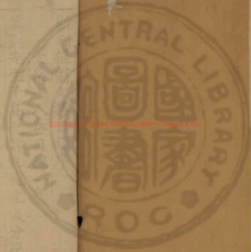


七歲能詩而程
為常六經之史
以師友之

分絕出
教言以
光覽加
新月
不果



新刻槎翁文集目錄序

槎翁文集十八卷目錄一卷吾泰和前
輩劉先生子高之作也先生天分絕出
七歲能詩而程勵不倦日記千數言以
為常六經三史百篇一覽靡不究覽加
以師友之學江山壯麗文辭日新月
富嘗以詩元至今會兵亂不果
上隱居世



皇明受命

詔起拜職方郎中進士

平按察副

罷去改禮部侍郎權吏部

尚書尋卒

仕歸歸之明年復徵為國

子司業以卒其行義在鄉邦其議論在

朝著其治績在文冊無容贅已平生詩

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者既非其全而文

集所錄亦僅存此凡為銘贊傳說序記

諸體若干皆藏于家百五十年于茲矣

莫好而傳之者玉光劍氣固不容掩迹

者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

也迫於

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

元侯受之閱已謂是郡之文獻也惡可

不傳乃畢校之且指俸刻之梓工既走

价予示俾序焉予既卒業則嘆曰郁哉

文乎夫大厦之輪奐非一木之枝梧也

珍鼎之雋永非一味之調齊也春陽之
煦嫗非一朝夕之漚霽也其養厚故其
氣龐蔚而隆凝其學博故其詞雄渾而
腴暢其志潔故其體與雅而切深繁繁
乎珠聯而玉綴也鏘鏘乎韶奏而鳳鳴
也飄飄乎雲乘風而江河注海也豈非
一代之作者哉顧久弗傳伊誰謗咎徐
侯為郡三年廡平簡靜民用不擾而表
章先賢風勵後進之心寔憊憊焉是集
之傳吾知吾黨之士不徒爭先覩之為
快矣予生也晚不及以時讀先生之書
至是而後得盡觀焉掩卷遐思良用自
慰而何足以窺其大全况敢以不腆之
詞弁其首哉惟侯此舉不可不書爰述
此于目錄之次用紀歲月云耳若夫首
簡之序侯名能文辭其何辭辭之校正

在正德庚辰秋閏梓完則嘉靖紀元夏
五也邑後學羅欽忠謹序

經翁文集目錄

卷之一

道心堂銘

鐘銘

硯銘

紙帳銘

紙扇銘

界方銘

養志堂銘

吾存堂銘

星紅硯銘

梧陽齋銘

稽古廬

仰齋詩

吳危孝子詩

題玉克溫江亭
宴別圖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枯木復榮頌

驅燕辭

詰鍾樟文

題辭為陳宗舜作

冲農堂藥畫像贊

十三人贊

高允齡像贊

白贊三

子彥弟像贊

龍玄問像贊

蕭斯和傳贊

胡濟川傳贊

王矩奉母圖贊

魁星贊

卷之二

石潭漁者傳

胡丞傳

華山樵者傳

楚江先生傳

達聖識禮傳

胡夫人傳

李時傳

孫先生傳

葛孝子傳

花子傳

逢掖生傳

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劉芳遠傳

夏日攷傳

五荆傳

卷之三

錄南園淮隱說

乳犬說

鍾舉正字說

蕭鳴舉字說

蕭鳴舉字說 原外說

錢佛說

王氏子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無遠說

龍非池字說 仁山字說

嚴揚太伯公祠說

羅用遠字說 錄高婦說

王伯昂字說

羅克復字說 汪彥實字說

平遠園說

卷之四

與周伯寧書

與工紹南

與譚若驥

上熊提控

與聞長老

與陳心吾

與王子與

與蕭鵬舉二

與本泉兄

與王高

答劉天一

與高未齡二

與祝仁寺

答郭慶寺

與歐陽仲元

與景炳文

與李提舉

慰鍾應龍

卷之五

三交亭記

壯字大旗記

三樂堂記

秋碧軒記

遊武山記

遊湖山記

高溪書隱記

紫霞滄洲樓記

其樂堂記

蕭氏芝草記

興國縣修飾學記

長春道院記

控陽道院記

鍾廷珍翠庭記

卷之六

興國縣修城記

三檀寺興葺記

奉和州郵貢進士題名記

涇泉記

虎墜木偶人記

樂氏重建追遠堂記

遊梅田洞記

蓬軒記

北巖禱雨記

胡山清勝堂記

茅亭記

世綏堂記

秦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重興院佛殿記

讀書所記

東嶽聖應觀記

愛日堂記

滄翠堂記

卷之七

東竹軒記

柳居園記

寸草堂記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荷所記

豐預齋記

子隱堂記

重修松青院記

武山義塾記

臨清堂記

杏林後隱記

遠山樓記

卷之八

送劉學正序

薦德深滄江稿序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王斯和遺稿序

舒伯源行閣集後序

送周士廉序

送王伯初序

贈蕭一誠赴召序

王以直文序

送陸師之青原序

贈段復初序

梅遜初稿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鄒氏春雨高謙集詩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秋口宴中和堂詩後序

劉尚賓東溪詞稿後序

楊氏族譜後序

送薛伯謙序

贈鄭士序

送虞復謙序

送熊廷璋序

芳上人詩序

卷之九

贈地師丘弘道序二

陶德嘉詩序

送畫史李約留序

王源劉氏宗譜序

東行偈和集序

蘭子所詩序

鍾廷方錄癸卯書詩序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贈鍾大猷序

贈熊擇史序

先登記自序

鐘祥詩集序

送友人遊浙序

吳炎登陸影巖蕪琴詩序

羅氏族譜序

卷之十

送譚朝舉序

南門陳氏宗譜序

送吳明理遠遊序

劉以震詩序

贈徐永年序

贈駱丞謝子良詩序

柳溪陳氏慶源圖序

自序詩集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蕭氏族譜序

送黃贊禮還京序

三衢徐叔名詩集序

送楚師胡從正序

朗溪曾氏瑞名序

陳魯遺稿序

王先生龍詩序

贈日者曾遵業序

送吉水知縣費侯赴觀序

林木余氏族譜序

贈孫如心序

蕭氏族譜引

送別閩人禹疇圖詩序

送許伯達序

鄭氏獨村堂詩序

葉雲詩集序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張氏族譜序

楊氏一貞婦序

西齋雜錄序

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送王協南歸序

卷之十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送蘇平仲先生還金華序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送陳德中歸省序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贈醫士郭和卿序

閒中風月序

虎溪蕭氏第三度疾譜序

月法圖序

蕭九川詩藁序

三窮詩序

贈任保宜序

沙溪劉氏靜安亭詩序

橫岡秦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卷之十二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跋曠伯達所藏康瑤玉和詩後

書文丞相茶安撫遺像後

跋閩宜沖所藏黃庭帖後

跋張真人遺像遺像圖贊

書劉叔清西清圖贊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跋鍾廷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跋張某所藏劉夢良檄遼圖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懋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跋周氏先塋誌文錄後

跋達侯手帖後

書廣水鎮都巡王廷死事本末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承議郎官誥後

跋張務民所藏楮書後 跋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題趙文敏公書杜詩後

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未州府君遺像引 書先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跋顏中行避地篆 跋蕭氏柳枝記後

跋劉大博所為湯信叔墓志及核山室記後

跋宋泰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碑誌

題蕭氏書香世科錄後

題王伯義赴金陵道中詩卷

題十八學士安歇園序贊

卷之十三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書宋高宗三詔後 羅子理族譜引

跋西臺勸哭記後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書呂氏均產記後

題所書宋吳太常安國詩銘等文後

書樂居野人序後 跋唐太宗手勅後

跋吳傅朋送張顯善帖後

跋王章書宋真宗冰水發願文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跋文丞相書集結感興絕句後

跋揭翰林李長三進士所賦和韻從元以德甫詩後

跋書黃州學記後 題唐學士勅書圖

書皇甫君碑後

跋顏真卿所書雷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題和靖味梅圖 跋葉照磨所藏東坡帖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跋東坡與彭城上友帖後 跋黃華山人墨蹟

書范文正公與時相論守環慶事宜帖後

題王左丞墨蹟 跋呂愈恩本袖二篆字并漢陰抱

卷之十四

題黃氏宗譜後

書元吳直人二代封贈誥詞書刻本後

書孫氏復姓文後 跋徐叔銘家傳後

書王氏慈烏記後 書博散生傳後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澗二帖後

題宣和山水畫後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母胡氏孺人勅誥

題蕭子所所藏顛蘭墨龍二圖後

書郭氏隱居記後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賢性來啓牘後

題晉七賢圖

跋洞然諸公詩卷後

跋長興令蕭德瑜所遺其甥郭復恒漁樵圖後

跋戴克恭所藏先世德熟及幼二堂記後

書荷山劉氏敬先祠序後 跋孫獻蘭公族譜後

跋周所安所藏周元公年譜後

題蕭鵬舉成己墓後 書羅月傳後

書冠朝郭氏家錄後 跋西溪八景圖詩序後

跋蕭遠世記後

卷之十五

招魂辭

胡山人哀辭

故提舉李公哀辭

哀張以修辭

郭南叔哀辭

祭叔母文

祭蕭敬修文

祭廖子所文

祭泰和州監達正道文

祭劉元帥文

祭蕭提舉文

告先府君墓文

告太夫人墓文

祭先考文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卷之十六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胡毋樂孺人行述

清溪居士行述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故質谷居士曠君行狀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劉國器先生墓表

卷之十七

楊君公平墓銘

謝夫人墓銘

鍾母李孺人墓誌銘

亡妻陳君墓誌銘

張夫人墓誌銘

二子壙誌

先府君遷厝壙誌

先夫人遷厝壙誌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元故奉訓大夫虞西道肅以應訪司食事

誌銘

吾廬嚴先生墓誌銘

魯母周夫人墓誌銘

元故養家劉公墓誌銘

故難君和卿墓誌銘

卷之十八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海侯

追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將軍濟寧侯

追封滕國公謚襄毅顧公神道碑銘

王秀才墓誌銘

東屯朱處士墓誌銘

控翁文集目錄序

黃太冲曰程翁以詩集孤行故屢流跋五美為作詩之法而子高之文峭厲轉折其五美不特在詩也

控翁文集卷之一

銘

道心堂銘

甯陽丘弘道以道心名其堂將致察於是而有所存
警也南平劉楚聞而尚之為作銘曰

維皇降衷心實具諸虛靈體一知覺則殊其殊伊何曰
理曰氣正由理出偏以氣累混而無別性乃汨昏所知
覺者茲欲是存粵古聖人揭諸大典曰惟道心微妙難
見彼人心者易陷而危曷以持之精一是師擬世之人
耳目口體欲動情勝越常敗禮失而勿持火烈水流溺
焉熾焉禽獸是侔所以君子必畏而慎如號三軍奉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0Color

Black

控翁文集目錄序

黃太冲曰程翁以詩集孤行故筆流跌宕五美為作詩之法而子高之文峭厲轉折其五美不特在詩也

控翁文集卷之一

銘

道心堂銘

雲陽丘弘道以道心名其堂將致察於是而有所存
警也南平劉楚聞而尚之為作銘曰

維皇降衷心實具諸虛靈體一知覺則殊其殊伊何曰
理曰氣正由理出偏以氣累混而無別性乃汨昏所知
覺者茲欲是存粵古聖人揭諸大典曰惟道心微妙難
見彼人心者易陷而危曷以持之精一是師擬世之人
耳目口體欲動情勝越常敗禮失而勿持火烈水流溺
焉熾焉禽獸是侔所以君子必畏而慎如號三軍奉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之令卒不亂驟馬不縱馳凡百進退視此指搗嗟凡有生聲色飲食形氣所資孰外而植惟情之發視理所同噉尔弗受鑽冗勿從是謂道心雖微而著性命之原形氣之主丘吾作堂在霄之瀕觀水有術觀山體仁務茲仁智企彼先覺歸而求之典護庸學維孔作則維伋述義擇而執之惟一無二大哉心乎惟道是尊君子伊止學問伊源勿謂受授奔禹尔汝奎人一致政告斯語

鍾銘

惟丙午某月賴寧都州尹廬陵王某作銅鍾于洞玄道院其制樸其聲宏將以祀虛玄而示無極也前進士南平劉楚爲之銘銘曰

紫王侯慕道詮液洞壑籠虛同蟠螭懸金奏宮發鏗聞格神天鎮洞玄千萬年

硯銘

西昌普照僧某因亂兵發經藏基獲古硯

有異像焉劉某爲之銘曰

欲陽鑿腴青且滋規爲周冷水所滄以墨研之堅而濡有像白哲眉目却攝衣跌坐乃浮屠得之藏基自其徒雲蒸兩行文宇數歷萬千劫涅不渝

紙帳銘

余留王氏館中設紙帳焉余甚愛之以其起居寢息恒於焉依有相長之義乃作銘云

奕奕乎其能覆也濯濯乎其不可污也邪氣不得以奸
其間則守之固也采績不得以施其華則質之素也賤
而可尊幸不為女紅之竈也卷而可舒亦幽貞之度也

紙扇銘

爾形若圓爾行則方清風載揚君子是將明粹之文正
直之德蓋庶幾未嘗易操於淒淒而矜容於赫赫者也
界方銘

爾為正罔或不正爾帶五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正
五是力

養志堂銘

就事不事親惟養不易心通氣乎乃可無二其養維何匪
酒食是承將順悅懌服勤烝烝吾父之父為吾之祖吾
一事之順而無逆我時在傍翁曰予孫尔事尔父庶幾
紹存翁既老終父乃捐世永懷先人欲養焉致朝升于
堂暮降于庭顧瞻涕洟担其箴箴嗟爾孝子類也宜錫
存罔所忻亡勿過感惟親之志不在一身亦以賢碩親
其後人豈無書琴亦有桑梓所敬所愛局敢不以立身
事君彰顯揚榮庶無虧辱以忝所生是曰養志養之大
者俗降禮淪達焉斯寡鄧有王氏世有孝孫我銘其堂
永旌德門

吾存堂銘

往年永和蕭實尚父志儒而養曾營自題其畫像贊

有曰寧爲忠厚不爲浮薄吾心所存自有真藥固摘
吾存二字以名其堂且曰吾將以示後之人焉他日
其子書字同文者果能世其業以大厥家則其存之
遠可徵矣余辱與同文遊因其來請文也適爲之銘
銘曰

相古有術爲函與矢孰無良心存乃殊以君子慎之自
任爲難曰存者吾伊人匪療於惟蕭氏街本醫齊由宋
而元十有三世惟尚賓父佩直有文伊像有贊由衷所
云寧爲忠厚不爲浮薄以茲自存云胡不樂推其存者
本諸生生匪由外鑠與天同行彼或去之我則存只存
之者何以此天理如偃斯伸如瘖斯吟春融物滋藹然
吾心鳳山峩峩螺水浩浩既樂既壽內充旁造我銘斯
堂辭不盡意式陳前聞以勗來裔

星虹硯銘

溫潤而秉芳方直以平今質斯蘊至文是經其環亘者
如虹晶爇者如星爇滿翰以致用宜守靜而引齡是爲
今季彥文之硯而崧爲之銘

梧陽齋銘

廬陵朔石曾同非謂同郡劉楚曰先世有梧陽齋者
吾曾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某將葺而復之以無
廢我先人之志予知我者也盡惠以銘乎辭不可乃
爲之銘曰

維古君子學必有所感修以居高朝是與觀諸生物必
得其方如彼指桐于山之陽雖茲名嶽本始周雅我琴
伐書爰祭其下木之斯植匪格易崇地之所憑匪陽易
從至和清彼生意畢達天行春融夙動雲祭候倂候故
乃玉乃金蒸蒸其葉淒淒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做匪
卑汚珠起匪穢棘異養宜尔不墮先志迥追愛新構之
乃更揚之有蔚其林有朗者石必敬必恭庶幾念昔後
此作者炳其圭璋雖昔有聞維時之光

箴

稽古箴

昔聞馬父論商頌那之詩有曰先聖王之傳恭稽

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則先民者豈非尤後
世稽古之士之所當師法者乎廬陵晏質彥文以稽
古名齋其志可謂大矣其友西昌劉崧喜而爲之箴

曰

學有先後匪由生知所以爲學必古是稽所稽伊何道
德文物禮樂制度繫在典策誰其肇之不曰先民堯舜
周孔卓哉聖神顧瞻古先曰世寔遠予末小子敢異其
軌先覺先知百世允師載考載惟邁往力追精神對越
表裏洞達不違始終寧昧毫末如水有源如木有根淳
龐盛大正氣所存友有晏質式慕古先仰而稽之惟精
惟堅爰構齋居揭以稽古動靜息思惟古是矩有嚴其

容有詩其文遊將絕軼前聞母徒嚶嚶母若唯唯
伊古不遠求之在邇古豈無初後亦今庶幾定志不
愧斯哉

仰齋詩

宣溪曠懷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國公燕獄中所集柱
句五言絕句一百首於其母文夫人蚤受讀而感焉
夫人丞相曾孫行也上距作詩時八十有八年而翰
墨猶新編帙几在懷惟其誠之弗謹乃構齋居爲崇
笈以皮之而揭之曰仰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雲陽
提舉李公既爲之記矣里生劉某復申之以詩詩曰
於烈信公昔徇國時遺其後人于獄有詩其詩伊何篇

什則百據而衍之杜氏是索當其命辭如出已情心口
相應條理自成始陽關送終憤入獄激辭陳義風振霜
蕭憐也竟敢棄乞外家勢書來歸毋教所知有秩其編
宜敬勿襲愛構齋居以及以力求言賊之易以名齋不
曰仰止先民所懷警彼高山屹爲在上引領敢足巖巖
是仰麟拘于押鳳雖于罽華鋒墨陣百世不渝公血在
燕公詩在吉精誦海嶽誠貫日月塔而誦之忠義所存
豈無他人爾外孫乞溪沅沅華山頌頌篇翰斯儲神
明是宅玉潤珠光未慎厥箴母使雷電六丁取將灑其
直筆允矣詩史載陳忠孝以勸臣子

美危孝子詩



廬陵危可久性至孝歲乙巳鄱城大饑可久出營粟于城西三十里之橫溪既暮弗得念父失所待欲他適又恐貽其憂乃匍匐而返及涉小溪忽巨魚躍入襟抱間持之以歸急沽酒為壽招鄰翁共食之親則大悅以為天之賜也若有感之者好事者因繪為圖以傳而敏修彰先生為之序其事甚悉其友人劉荆生復追味之以詩詩曰

吾聞至人之信可以及豚魚後采王祥與姜詩得魚奉親事匪虛念此翁生孝且寡遭此歲大饑手持黃金糶無所朝辭老親出門去暮及橫溪淚如雨親之饑兮孰予哺囊子囊兮返子濟乎中渡忽撥刺以上躍波騰杏而中開口噉嘴而欲語嗟尔孝子其何來吾寧抱持以歸止上堂見親親色喜囊中有魚乃無米魚可食酒可酌喚取鄰翁相與娛今日可飽不願餘嗟哉色生天所矜感道所過非其能我願四海長豐登爰魚炊飯其旨并順孫孝子日蒸燕

題玉克溫江亭宴別圖

至正癸巳東南亂作惟吉穎僅自保前黃州錄事宣差玉珊克溫與其弟克初寓全侯許嘗泛舟出穎離與故人會宴萬安之江亭時西夏謝均在座因寫為圖以贈之後克溫既沒而克初猶能寶箴斯圖至今間出以示余余因憶社年觀克溫舞劍於焦喻座中

其風流悲壯猶可想見撫視遺墨感念存亡報題短
篇以識殊慟

灘水日浩浩江亭已荒荒誰知園中景猶見黃州狂事
牲空復春馬飛不成行安得披浮雲從之舞千將

頌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楚遭兵亂奔逐蕩折聞鄰邑典
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甸旬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
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閭商旅
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肝肝幼者于于居者
以愉行者以舒旣而遊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
典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
擬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爲興國民獨得賢令尹
喜且賀之於是稍按與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
頌焉頌曰

某田之响响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陣侯是寶
若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甍兮陳侯是周
野有猛獸噬人血顛孰與逐之有仇其徒群狐睢肝或
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訖我有瘡痍候摩撫之我有
苦飢候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
不侮尔工尔賈尔田尔舍聞整趨風咸至庭下庭絕吏
將魯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止



鼓絃咏詩樂尔君子候車出遊在彼中洲擊節揚旗安
歌以休宥有羊豕池有銀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惠矣
賴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氏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裘黼
廟有鬻羹毋詔公歸伊民之師歛江沅沅方嶺要要我
輯輿歌永播無斁

枯桂復榮頌

吉水周氏前庭有桂樹二本鉅各數尺圍高異重蒼
廣添數畝相傳殆二百餘年蓋其上世手植故物也
往年兵亂遭焚燬其枝葉柯幹舉為煨燼獨其下數
尺遺植竊然如狀猗五鐵嵌巖眼疎又空凋殘薄僅
存皮介感其狀歎夷之又不忍而止欲試三年春

其東偏一本忽前繁怒舒苞挺叢出鮮妍蔥秀迸出
枯朽識者曰是將屬典文之兆歟是秋周氏之賢後
曰仲方者果以明經貢春官明年策上第

天子親擢為侍儀使子時備員兵部尋有同朝之好而
獲聞是桂之復榮也竊欣慕焉及覩前進士張潔所
為記又知君子之學克行時其出而羽儀

天朝以克當斯兆也有徵矣為之頌曰

繁木之生一氣所鍾由本而枝有悴有隆譬之令族世
葉收屬中焉或微其盛必徒有煒周宗大于宜田雲仍
若林其麗百千瞻庭之陽有蔚者桂厲陵風霜傲閩年
歲孰使其盛而燬其株條肆不遺兀焉委枯含華蓄英

久鬱永奮宜尔孫子式際昌運運符其昌士接其良范
藏
枯朽如春之蒸如雲之凝
薰蒸至和復此
慈培以仁厚芬敷材達君子是懋匪惟家祥實邦之光
維縹維楨視此頌章

驅燕解

有燕巢于齋居之內楹既葺而完矣而齋始之日席盤
打書籍賓朋之衣冠帶馬徃徃彼其沾汚初以為適然
久之乃散漫狼籍不可禁避或愠而欲驅之或憐而欲
存之二人者蓋互執之而莫之能決也愠者曰今茲燕
房函丈四阿矜佩聯接琴書森羅我眼嗚嗚我冠我衣
彼燕性柔嗚乃爾狡僕而儼焉於子如何矜者曰天之
生物各有定所惟燕之依必堂必廡豈比鷦窠林栖草
乳此而不存於胡能處愠者又曰君子慎居正潔自持
青蠅營營維王之疵若將浼焉去之奚疑未聞汚人而
可近之矜者又曰人物雖殊生聚則同觀其經營手口
鞠窮嗚嗚汗沔汚茸毛綴蓬藪伏未育毀撤以從君子秉
心則恐靡同愠者又曰伊物之智宜擇靜便修廊高墉
尔下彼遷顧乃緝緝穢我几筵物雖宜愛亦不苟然豈
有去害而曰違天矜者又曰人生處濁何穢何清課程
何說唾面何驚泥而處之乃一乃平愠者又曰人為物
靈與物異趨益者宜狎損者宜除故蘭生當戶不得不

豈有君子而同群合汚二人者蓋鄂鄂然數及覆矣而猶不可以窮也劉子子進而解之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毋泥所蔽毋徇所強故仁不必煦姬義不嫌捐傷含垢匿瑕敗類亂常保已防微終焉永臧於是決巢破壘滌几振囊闔門謝燕守吾貞常彼矜者以悟愷者以宣游泳齋居清風穆然

詰鉅樟文

予齋居東南叢石間有豫樟數本三四尺圍高可數丈皆秀巒壯碩遠歷年所先時兵興公府裝造戰艦糧艘以漕海泛江亂河渡淮者以百千計於是濱水近郊之材斬伐日聲乃發匠石轉入深僻搜窮抉隱始有掄斧斤執導引過而睨之者衆惜其奇古既不忍伐又不能止也徐而顧視其下則有穿穴洞决蠹蝕內紅糜節離奇膏液淋漓曰是不可用矣乃存其特以表叢薄劉子見而歎其以才累而以疾免幸也乃爲文以詰之

吁嗟鉅樟鬱鬱乎數百年之養而不萃也童童乎數十百里之望而不斂也蟠青蒼以傲兀萬牛伏而摧車何夷亂之亦遭礪萬斧以米加忽龍痿而虎悴色黯慘其無華雨淋淋以晝夜風颯颯而吹沙乃爲之告曰將孳雲呼風以特立於山林乎將爲蠹爲蝮以浮游於江海也將搖撼震動爲士馬之所踐壓芻糗之所相載乎



寧舍精息陰以下食於泉源而上莊於雲漢也將漂浮
泛濫於流波乎寧抱疾纏痼以休於寂寞也將衝激摧
裂於沙石乎寧懷垢匿瑕以休於巖壑也天之生物百
用斯備用失其宜材或為累貪榮利性所喪多矣所以
君子退思守已且吾聞昔有佯狂為奴吞炭為啞托盲
以辭聘者矣則爾鉅璋雖友離其形空洞其中又何辭
焉不然漆刻以堅蘭焚以香較其所存孰短孰長抱病
保終其又何傷

題辭為陳宗幹作

吾郡前進士村民陳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蘊俊偉非
常之學向其少日已極其聲有一擲百萬之豪有一筆
千鈞之勇奈何特遭也五連兩舉以無成疾抱病歸繼
三徵而不起因情歲月漂轉蓬萍誰不念之嗚其老矣
故飯蔬飲水常後後平風雨道途之間然憂玉銜金亦
卓卓乎言語文字之妙言就尔宿寓鏡方村二十餘
年豈不懷歸望禾川動二二百里况故址把茅之未綢
亦親喪淺土之未營雖也夫未嘗屈已以求人在君子
能不動心於知已遇愛知於江上豈無贈麥舟香乎念
杜甫於瀟西當有送慈心資者是故年弟特答題辭所
冀時賢共成樂助

黃

神農嘗藥畫像贊

史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尚矣或謂其嘗藥一日而七十死豈其然哉漢孔氏謂其書名三墳而不傳獨圖經爲醫家所宗不廢豈亦猶後世務耕而托爲神農之言者歟不然必有所傳矣夫子序書斷自唐虞而易繫謂神農氏耒耜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豈聖人於生民既有以厚之尤必有以衛之者歟史又謂神農人身牛首衣鳥獸之皮豈去古未遠冠服之制固有未備歟豈惟是哉九疋家陰陽氣運之說主治湯液之論若素問等書亦必有待乎後之聖人而始備夫開天立極爲萬世利者豈一事之感而一聖之功哉故曰神農氏浚黃帝氏作而首聖之功不可及矣渝川孫弟爲王仲璫寫神農像仲璫工於鑿者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伊古聖神爲民立命始嘗百草以濟天病草木金石各有定寒溫平毒物無過性主治惟君臣佐使命啓鑿之源執命之柄茫茫三墳大道莫竟圖經所傳斯述之聖其功萬世仁溥德盛望之如神孰敢不敬

十三人贊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故自平正壬辰遭亂至甲辰十有三載如筠陽劉樞劉機龍泉章善新建鄭大同靖安舒慶遠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禮悅實高安李朋吉

水齋梁翁清江楊士弘廬陵曠達豫章萬石西昌康
震吉水劉文昌廬陵贈 辱皆忠義文行之士或僮爵
食祿或草野布衣或功業未就同罹禍毒其悲憤赴
死與憂志無聊以沒者尤相望嗚呼千載之下庶幾
或有因余言而得其爲人者其逢時不淑不亦交可
感哉著贊姑以予之所知者爲目叙贊則以其人沒
之先後爲次而非有所擇也

惟蓋津劉本契丹氏遼敵元興繕以兵系由春及樞四
世五侯相繼佩符開府吉州自吉改筠推任兄子己子
後之樞實元嗣有乞其勇 軀幹軒軒當其赴急馬不及
騎弓不待韃二十年間征 闕戍廣東南烈烈風振霆

辰春與疾赴召省臣告嚴冠越江表二十四日分

嗣中寇旣過沮率師南攻通豐城接戰披靡乃中
矢而病其體義創出戰以憂憤終憂命弟機嗣領軍
戍又後五年機守筠堡夜 殲于盜嗚呼天道

章立賢氏龍泉南城人以文學教授鄉里策名縉紳在
癸巳春寇攻劫縣聚姓說城守宜堅拒勿去守陽諾之
終乃宵遁君大罵之誓不見賊竟赴水以殉父子夫婦
一家相繼今存者惟其子

豫章鄭氏系出高密有同夫者濯濯令質讀書西山時
米城中拜范司蕃惟卓行 古文是宗後游臨川見虞翰
林危大樸奇之與揚擅古 今家有藏書軒曰書帶取不

其山名草名以著世愛雄
又雅翰出自羣公爰勒諸石
以傳無窮或薦茂材歷教
兩州既視選于京歸遊時憂
乃傾財結義潔輯御里省
臣嘉之署富州知事曾幾何
特家孺子俄竟以憂死

惟伯源甫靖安世家父以
郡官致政名揚清華在至正
更科以易首薦分教處學
士習丕變遭壬辰亂起義于
御兵潰援絕家燬貲亡流
騰空岩間飢餓以僵時有胡
貢士亦以義舉事敗無成
同死鄉井

惟高呂玉珮從學于南
十九登名黃州是監書窮分
隸藝學習舞任俠負豪
氣如虎爰去亂固始歷吉而
時無人遂泯勿掩智或命之

弓騎陽曠以廢乃司柝南門
擊柝醉歌舞而斃矣噫其
奈何

有德禮悅賓本西域氏三
以易薦屈而弗第祥狂避人
冠服殆弊獨劬書苦吟如瘡
于味潛倪世故有感其容
當承平時已慮遘凶在辛卯
夏過之筠中辭我欽柱海
南閩東後果亂作不知所終

李本筠人起身讀書蚤試吏
廩陵惟養是圖採攬作者
交通名流一室蕭然日吟詩
不休乃丙中秋由贛省辟
屬官令史五日出戰收赴鎮
步水以死嗚呼萬里

言水堦波蕭瑟翁氏嘗以詩
貢乙科職教邑士時有全
公搃武頭州爰辟文學以參
軍謀饗楚優歌或肆以述

正色厲辭乃拂袖而作公時有聞改容謝之于疾于語
有規無隨汚兵南侵全奔而斃君留鄉郡義不苟道相
學有并奮身投之立于井中水不減願其友拯之既出
于斃或謂投者宜先以首君聞其言往繼以投衆驚赴
之卒不可收卿老作諒臨莫測則友有練高懸之井側
清江楊子家本大梁世襲武爵萬夫之防士私登壘攻
辭章朝不沐夜不沐積如飛蓬倒衣裳苦心吟詩形已
忘或帶歌姬馳酒觴連日不醒醉呼伴狂推時騎馬入
憲府行檢不飭衆所傷過漁窩伏精屋前年死蓋清江
曲

曠達落托蚤孤鄉因而檢徒爰有家豫章始史省蘭繼

爲人學奇氣翩翩鐵酒利 簡草恢 周發兵開若山
積水酒而情思孔闊操司 徒府入自州兼德謀決機有
疑無作或急義好事或學 誣貪婪終不絕賓客而沉溺
是湛時移事會與酒榮繁 獨沉浮詩酒顛倒歌笑乃琴
卯夏執友義旗而亟其從 謀不成以潰過嬰共凶暴尸
寺門猶抱公曠噫義之歸 庶幾不辱

有奇甥士豫章萬石受春 秋于熊氏屢進屢譴乃攻於
詩雄篇大章激烈切說林 滿醉卿或投憤呼盧或千金
買笑人不知其奇而譏以 狂世變兵作往依全公全敗
事更而九江是從九江既 隳豫章改紀君方彈冠以城

聞死嗚呼已矣



匡山下叔溪里有康宗武氏家故豐饒裕於禮嘗攝贊
四方從遊名士臨川吳公一見驚喜曰盛陵劉高仲有
此高第年四十一邵薦茂異擢為校官歸來著書目青
乃于癸卯兵禍連或與致深僻或棄之三日不得食
乃們石攀木與其幼弟愛過而俱匿兵退病作衣食單
窶連呼執筆左右莫從朗誦其所為文以終
劉文昌篤行誼連貢春官俱下第前廣東後江西兩人
憲府為書吏執正守經岳岳不可易下筆為文有奇氣
年六十餘遭亂不出仕卧病山中一夕死同郡同寮有
趙睿托疾得狂謝時貴死時野殯無完被

高允論像贊

萬安孫為金華高允先齡寫真蓋善得其形神之
妙而其中有大過人者又非丹青之所能模彷彿也其
友生南平劉楚繼述而為之贊曰

粹然而春溫屹然而山立睨千古以無前屈一障於下
邑有萬人獨性之夢有萬言一掃之才儼金明而玉潤
浩雲卷以天開置之承明著作可以暢其文登之蘭臺
殺省可以大共用其將為明堂之棟梁而盛世之麒麟
也邪

自贊

行不能以先人故其進也恒遲率不足以驚世故其處
也若遺以父子兄弟為師友以詩書文字為資基迨將

老而弗勅更多難而不移然而竊祿於五十之時已慨乎追養之不可及承祀於四百之遠猶瞠乎來者之不可期恒自省以端悌惟儻焉而孳孳尚庶幾其寡過以無負於天壤

又

爾才弗呼爾學帝閔迂守古樸謬古時英爽宜安於自足偶偶適於不鳴遊毒厲而心迪歷嶮嶮以氣平魯不究於俯仰亦何循於將迎然以五十際盛明不可謂不遇以布衣躋法從不可謂不榮漸吹字之濫楮耻聲聞之過情警靈誠於所事真無忝乎尔生忽老至而不知人之省之可驚念車坑甘靡歲懼在微而就孟賁漢省躬而慎往返初服於林耕

又祭服圖

其立也整然而如齊其齊也儼然而若思心洞洞乎其若瞻足踳踳而不馳蓋常受誓戒於春官秉實濟乎伯夷奉圭瓚於大廟將幣帛於神祇或進饌於社稷山川之禮或執爵乎雷雨星辰之祠隨天步以陟降侍冕裳之透運懷先民執事之有恪愧髦士左右之攸宜煥清朝之禮樂繁盛服之光儀爰繪圖以著敬庶永佩而勿遺

子彥弟像贊

有服其容有容其日志抗雷浮氣合秋肅玩理精深挾

辭茂或一爲未酌萬言雄錄浩獨往以無前堅自信之
誠篤以道義爲肝膈以詩書爲梁肉故能安所遇而自
無所尤慮之約而亦無不足者也

龍去問像贊

儒林之英山澤之服持常踐實崇範秉模然其嘖仁義
以爲腹藏典籍以爲富其襟度有侔因將以媿吳澤之
澄澤而志氣不辟尤有以並尖星之雄秀者邪

蕭斯和像贊

冠滕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溫志卓
而行通蔚中林之橋林儼雲表之嶽峯巖然前陵之碑
士慨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采之托繪事者旣永存而不
渝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尤柯遠而益隆邪

胡齊川像贊

其偉然擬柳城之雄秀其朗然鍾洞月之清奇其態度
見於俯仰其笑談得之酒盾謝圭組而弗君教詩禮以
自怡遺書錄紹興之奏稿故憤成龍圖之誌辭尚論其
世退休以時撫溪山之勝樂覽梅藹之幽姿追前聞以
獨性指晏歲以爲期宜沆芬於百世以貽慶於孫枝

王掣奉母圖贊

友人王掣讀書躬耕於磻溪之陽退養其母於茅茨
之下非有三牲列鼎之饋華堂重錦之奉也而旦夕
悅愉起居左右調節寒燠有以盡其歡心斯可謂能

子矣廬陵李約禮嘗過門候之喜其母夫人之康樂也因繪爲圖而里人劉楚謹係之以贊曰

窮人之生嚴父慈母其慈伊何物育之故育我者母惟
裏屬毛氣通體分幼哉孔勞方其在襁乳哺顛復跬步
號呼戚欣敗屬爰及冠帶室家是宜亦既抱子而孝乃
寒我觀斯圖君有槐把哺哺華髮翼翼令子客時升堂
吏不踵門饋饌以特笑言載溫嗟時之人去親懷祿或
危其身而遺以辱閭閻小民甘飽菽水豈曰豐榮庶幾
樂此嗟我無母憂悼實多整屏耻壘哀如之何奉觴
且以酌酒尔有慈母胡不遐壽

吐星發

詔天爲星鍾方爲人何傲文而製像後因像以致神此
唐宋之異等思元凱之同倫



首假文辭以

發身尚仰瞻而稽省庶追邁乎先民

槎翁文集卷之二

傳

石潭漁者傳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或笑之漁者曉之曰子以爲漁者必設釣垂綸操畧挈筌以浮游江海而後謂之漁乎夫美名與良利天下所共趨也而吾皆不得有焉惟漁者人之所不屑爲而石潭亦吾之所素有爲其所不屑則天下之於我乎忌焉者寡矣居吾所素有則天下之於我乎爭焉寡矣彼江河湖海之誠大鱣鮪鯨鯨之誠富然非十五犗之餌百裘之網則魚不可求非千丈之綸百尺之竿千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槎翁文集卷之二

傳

石潭漁者傳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或笑之漁者曉之曰子以爲漁者必設釣垂綸操畧挈筌以浮游江海而後謂之漁乎夫美名與良利天下所共趨也而吾皆不得有焉惟漁者人之所不屑爲而石潭亦吾之所素有爲其所不屑則天下之於我乎忌焉者寡矣居吾所素有則天下之於我乎爭焉寡矣彼江河湖海之誠大鱣鮪鯨鯨之誠富然非十五犗之餌百囊之網則魚不可求非千丈之綸百尺之竿千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之舟則江湖河海不可漁若是不亦貪且勞乎吾聞之地無大小惟適志者可樂事無隆污惟遠利者可安今吾之爲斯漁也焉性而不得亦何求而不遂俯而觀仰而嬉殆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江海之爲深也於魚之得失奚較哉乃忻然爲之歌曰石潭幽幽可以寫憂其施匪釣兮奚魚之求石潭熙熙樂且無疚其設匪戾兮奚魚之有又歌曰海不可以網竭兮河不可以綸求樂哉君兮石潭之丘歌已或行而游或眠而休或去或留人巨測也有過而問者取引避不見時聞其歌歎云

贊曰自東海漁者起於渭濱而世不復有真漁者矣其後或與三閩大夫遊於江潭或擊舟聽琴於杏壇

之下而其姓名行事類不傳於世豈皆佯狂避世之士歟然皆不可以貴富利達動者也若石潭漁者亦斯人之儔歟何察見於亂世也或曰石潭西北有群石漁者恒居之蓋東海生之裔也晦於迹而能潔其志卓乎其善於自托也哉

胡巫傳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城西延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饒瓊瓊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弔既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于市曰我自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



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母尔也且請畫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堽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環玦擲庭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于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跋而待也比明日明日乃蓋熾其人叱咤物聽登焦力疲又明日至于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充州使人詰之則曰方之龍布有五子咸撤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繫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雖行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

口請詣他祠更焚撤焉既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蓋急乃攔然以勇狗于路且行且拜禱禱頓跌扣首出血流汗被踵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于江之某潭其速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蓋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市曰天乎河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語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飯長號不止市人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孫子也劉子聞而歎曰嗟呼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欲罔天功以爲己靈者乎今以己物托於人雖執奉以求之猶或得或否而况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則也古

聖人所以春而祈旱而雩者亦准行吾理之可知而
盡言之所可爲者尔若後世叩頭求風積薪致雨雖本
於所默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巫籍其淫狡
以環筭蔽禍福於人其俸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
兩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悻悻然欲專親
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甚矣乎卒至不
聽其言鎮沛狼藉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可哀也嗚呼
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譎爲大言以欺人者卒至
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慙自悔猶嗔然遂之不置彼不
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誦其德自服其過
若猶冀其有所爲者苟或一聞倖焉則遂謂其果奇回

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國誣之禍大矣之人也又豈非
斯巫之罪人哉自某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遷
歲則大旱

華山樵者傳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黠度闊曠神情
朗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汝城城西有曰華山連
峰蔽虧高入雲漢層巖巖巖下殿虛視樵者日往未其
間不操斧斤不事斬伐嗜嗜然或踞石而甯或臨流而
游或倚樹而休行道中見樵者執杖文杏豫章千尺連
抱輪囷偃蹇橫澗出壑千霄拂雲者輒爲之顧視太息
彷徨低迴而不能去至樛蘿擦樹岑蔚樹蒼恒過而不



顧也性好奕率應手過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之嘗月中上華山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立人疑其爲仙云或曰燕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舟遊江湖間鼓柁作漁父歌人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云

贊曰世之尊功名輕富貴不爲者恒自託於漁樵尚矣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者豈信其嘗爲燕者哉是燕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燕矣彼入王屋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守而不變其操者若華山嶺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感於所見庶幾有慕乎披裘負薪之爲者然尤依然

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道之歎何哉不然其亦玩世肆志之徒歟

楚江先生傳

楚江先生名善字立賢姓章氏吉安龍泉南城人性耿介尚氣急義而不爲苟得讀書至古忠義士輒撫卷太息思見其人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東南寇盜竄起龍泉居萬山間又聯絡郴潭贛東之境不逞煽妖尤甚先生憂之是冬始奉其親入城邑爲自保計有完者帖榜者嘗從先生遊其先本國入授萬夫長來成是邑至是以進士及第授同知太和州事需次家居事急省府署攝縣事且以兵防委之先生聞之喜首性見爲陳說古忠

義事以爲國家承平百年一旦有警政臣子效報之日
宜急收民籍兵葺城塹厲器械儲糧糗爲守禦計完者
帖穆亦自以世受國恩又先人墳墓所在誓死守不去
越明年春外援阻絕寇攻圍益盛城中糧盡且數月至
食草根木皮猶拒守不下先生謂人曰吾今日乃得死
惟陽域中幸矣或有傳言完者帖穆將遁先生奮然以
百口保無它即復扣軍門揚言曰今日之事惟仗信可
以固民心惟守死可以報國必不可爲不義以自搖君
必勉之至相持泣涕以相感動完者帖穆亦以爲然許
之一日山水暴至完者帖穆孳孳乘小舸竟會通比
且寇斬柵乘城民失主將所在又飢餓不能戰城遂陷

先生家室嘗曰警服有急必死不苟活也至是先生之
父士壁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子婦
亦相挽赴井以死先生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訣曰
吾安能忍死復以而目見若類釋寧赴此往從爾坦矣
汝年小宜急去爲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煥號呼
不能止亦繼投之煥衣裾猶漂浮波間未遂沒會甘竹
人以筏來救之免焉時癸巳八月八日也初先生從前
進士吳浩授禮經與李運爲同門友後運擢高第而先
生屢屈於有司因慨然曰吾才雖不及今人豈不如古
人哉乃去場屋爲古文詩歌以自見或傳至燕京揭文
安公奇之謂其辭吞容爾雅一洗近代之陋世以爲知

言嘗於所居營釣舫齋用自號楚江釣者學者稱之爲楚江先生云

贊曰予嘗誦先生所賦張都巡婦殺盜詩壯其詞而想其爲人後過遂江見先生於蓮花峰下秀目方頤風髯戰張而詞氣衝衝謙抑可謂篤行君子矣今一家同罹難而父子婦姑各得死所豈直有所不得已哉亦徇於義不苟辱焉耳彼受人緩急之寄又固將家子也當圍急可以戰死矣不死食盡可以守死矣不死乃決棄城郭委而遁去其後卒以貨死境急不保妻子爲天下笑其得失後何如也先生凌其子煥猶去亂子子道途間常自憤不即死以至此而其

言甚悲嗚呼煥能忍死以奉父教亦誠孝子誠

達理馬識禮傳者利州監

達理馬識禮字正道高邑人祖五尺不花元初奉詔脩金水河獲龜蛇瑞應父長壽嘗爲江州廉訪監司因家常之宜與性廉介有操行蚤就學曾監通經史涉獵百家至六書圖畫靡不窮究而尤工小篆初以蔭授寧國路府判再調棗州不果赴改授監吉安之泰和至正九年九月到官靜處一室聲味泊然書十字煥問曰蔭漢儉帶足官卑清自尊其厲志若此然寧言笑容貌清苦人無有異之者雖同列未之知也及遇世折難音吐鏗亮目光矚注風采凝峻屹如神人卒有許一子門者竟

日無所受命至飢渴不暇去它日乃

守何爲吾

走豪猾遠

通吏胥徒業民相戒無敢一迹至公府十一年淮頤兵

動江西戒嚴宥畿巡防江上十二年二月事亟告歸所

治未幾九江隔南郡驤然聞三月陳其破吉安上官同

列皆委印綬宵遁民亦相率負妻子去遂理當然以

身勞集之民相與泣曰茲事變猝興公之歸我民其

殆不免矣自今有不與公同事者請共殺之遂理馬識

知民心堅可與共守即日糾軍實鈔賞格書比氏丁嚴

立保伍糾率義勇分控要害料兵之夕者將格丁之亡

命者一人明日謀府史之將謀者二人博殺奸民之首

亂掠市者七人械死悍卒之貨奸者父子三人兵發始

大振然內顧務旅赤立又上下洶湧不得請於所部乃

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楮幣數萬緡援州民材且勇者

十人爲百夫長以統鄉民之兵時郡城旣潰不敵首發

兵五百送監郡納連兇丁總管梁克中以歸而郡治遂

復前城有負固爲亂者遣州判趙某率萬夫以搗之至

石門趙隕於兵麾下循力戰不退衆驚曰此達相公軍

不可拒也明日執首惡來降而西境以寧他如命清江

主簿揚介階義士蕭晉成玉山以扼束固命紹興熙春

曾貫永新州判劉稭成觀背以遏上橫旣而西援龍泉

萬安東拒安福新喻無不聞風奔潰或請修城以拒守

則曰吾非忘爾民傾土石之堅固不知民心民心一搖雖有城能獨守乎否則徒殫耗財力以自斃耳竟不聽撫循丁壯省勞傷憊如家人子弟按行營堡不以寒暑風雨而輟退則終夕危坐不言迨旦調度設施迄無遺算時江淮道阻朝使不通惟祭政全普安撤里與尚書哈海赤守穎上流而中丞沙嘉班以重臣宣慰廣東尤慷慨有大節遠理馬識禮知此三人者可以集事乃近連全海復爲書遣一价遠通于帥府其詞極悲憤懇切宣慰得書大喜勉公善守以俟命既而兩司爨作嶺海益隔絕公悵然曰天乎吾自今始缺望矣日快日快自失人莫知也十四年冬以勞悴遘疾卧治決日寇之聚

龍泉者始悉衆大出由石洲觀背奄至城西門外曾照磨等拒戰不克死之謀報踵至至相顧失色遠理馬識禮從容應之不爲動夜五鼓賊募食黎明先遣部鎮撫趙家奴之來援者率甲夫出門外拒之自辰至午戰十數合力盡幾挫乃出其先鋒五百人蹂之寇望見大驚曰黃衫軍至矣皆棄仗奔北復奮追之俘斬數千百以歸自是無敢睨視太和者十五年正月代者至監郡丁公即署攝判府事仍督州兵遠理馬識禮曰吾受命監泰和得代當去攝判府事不敢聞命也即日出舍郭東門外方未代時庭壁下有列覽十數指謂人曰此吾所儲俸米也嗟使若惟家僮負挈俸米與書帙而已其

去也民遽留不可則就而隨之諭遣弗能釋至閉戶却
避則相與繼踵門外而去是歲閏正月十九日竟以疾
終于寓舍冠衣危坐而逝民間之咸罷市投業奔走會
哭下至婦女童稚無不涕泣相吊歎歎歎息之聲不絕
于道者累日丁公聞之亦哭于庭曰天不欲使完守吉
安乎何奪吾賢屬也時有宵其儻爲生祠者四方過客
想聞風采必張舟詢拜之小民家祀小儻有因繪以致
背者光時奉其母太夫人居官未半歲遽命其妻奉太
夫人以歸而獨與家僮二人居他日有遺歎于市者輒
杖笞之嘗語人曰吾蒞官有三字曰勤曰謹曰畏勤以
視事謹以守身畏以奉法彼刀鋸勢力世以爲可畏者

吾不畏也人以爲名言其在公庭日據案書真楷小篆
千數字李令伯陳情表諸葛武侯出師表宋元章持訪
錄中朝名士詩文咸手錄之工詩然不常出惟登金華
山賦五言近體一首又嘗結庵於金華之左因名曰草
庵云

胡夫人傳

鄱陽潘某妻胡氏生三子俱幼而夫有疾且革胡氏私
心計曰是三子者不可以無父無父將不能以成立使
父亡而母存無益也不若亡母而存父使扶樹三子者
則潘氏之有後也可幾矣乃夜焚香引刀斷其髮而禱
于天曰有如三子者而無父是天厚欲絕潘氏也三子

父不可死妾婦人不知所以教子誠無益於子亦誠無
愛於死今天不欲死其父則已如欲死其父則請以身
代之越三日某病少瘥又五日大愈既越月胡氏竟以
無疾卒劉子曰死生命也未聞有可代者而婦人迫切
之情則有所不暇計者矣今瀕死者以甦而生者卒以
誓言蹈死非天乎然死固亦未聞有可請而致焉者也
要之是固適然耳不然天豈不可以曲矜而兩全之哉
故曰死生命也而孝子之志則大有可悲者矣其長子
樞今爲安福主簿有廉能聲次子某某皆爲郡文學掾
皆謹厚爲名士余嘗聞之謝某云

李時傳

李時字居中其先趙之稿城人伯祖端鄉當金元之際
六歲能通孝經人稱神童祖信鄉生丈夫子六人其弟
三子字巨淵號壯勇其九歲弟仲原復燕之大興遂爲
大都人而仲原則時之考居也巨淵敏悟絕人攻畫仙
鬼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嘗畫盧毋國樞得說異之
狀或侍至上都仁宗見而悅之遣召於其家使者過巨
淵于門輒負置馬上馳去既見俾侍詔禁中由祇應司
大使進朝列大夫諸色人匠府總管聲譽藉甚時在從
角已知就師學無過片紙或住牆壁即點筆塗抹備諸
態狀年十六間伯父留上都馳往見之會巨淵方總諸
宮院繪事因共以入時見御榻旁朱績工麗迫而觀之

疑思入神忽駕至舍卒不及避前導者將訶換之仁宗
驚問內侍以李待詔家兒對乃舍之一日會食未時失
所在命梁跡之則樞密素方徃別院取屏卷諸書竊臨
幕之巨跡見而驚喜弗之沮也此長所學日親視凡近
俗工所為輒蓋舉棄去弗之類又見同輩侍詔者嘗道
率以工投視之弗獲禮遇心益鄙之曰有是哉吾將求
名家者以自樹庶其幾乎迺考古記譜自漢魏六朝以
來至隋唐而宋則若關立本之人物周昉之士女郭忠
恕之界畫王維關仝董元李城范寬郭熙之山水以至
米芾宮趙大年劉松年馬遠父子及近時高啟衍趙子
昂諸賢之雜製精品莫不避搜廣覽心慕手追雖寢食

左右審付之曰知卿貧故相資慎毋令他筆覺也性不
飲酒嘗夜直寒甚初內厨為米飯食之其家春厚類此
他日謂近侍曰李時小心謹慎何不授之職使食祿乎
用事者因擢為利用監照磨無何陞本監經歷第卒未
嘗強之入監時亦叩首因辭退謂人曰世事如此吾得
以薄技食大官乞孝娶卒矣况敢干天職乎竟不就先
是京師繁盛帝欲畫為圖以誇後世若大金張擇端所
為汴京清明上河圖者因詔時等具草以進凡宮殿公
府衙里民居橋道市肆人物車馬樹木千態萬狀縱橫
曲折咸分積而寸累之每計日以程其工如是將三年
自南而東而西總及其半忽會置不問棄莫知其故及

帝出奔城隅兵入大將軍以舊城大廣乃撤其北之半
而中築焉其界適當所畫之半而止識者因疑為識云
贊曰李居中身長數尺莽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
如不出諸口而於術知擇所尚好交將賢士大夫有
母年踰八十矣每旦出暮歸必進拜膝下奉杖飯寢
食言咲嬉嬉若嬰兒然以故常以去其親為憂而於
前所遺過至絕口不復道而年亦將邁且老矣獨嘗
為予言吾受順帝恩學死無以報猶記丞相持入之
初入也自以為蜀人宜尊事梓潼帝而京師闕焉因
奏立大祠於城西祠成命時國其九十七化事于登
或請更置曰方士獻俘於門者道丞相下馬見之間

曰此禁而棟以前者阿維也衆驚愕不知所對時從
容前聽曰是不忠于帝而遺孽于民者丞相大笑而
去既去覓其色若飽然者後旬日丞相竟敗嗟乎古
所謂執藝事以諫者居中其近之矣不然失其所養
與養非所用者豈待上之人之過哉

孫先生傳

先生名棣字明德姓孫氏九江人為宋故光州團練某
之曾孫元至正間隨其父掾廬陵就學郡齋在暨中已
擬擬自異不妄交慶日從經師學士避比杜益聞道德
性命之說通春秋大義屢試有司不偶然其志益浩然
也會壬辰春斬兵倡亂首陷江州民洵向無所適聞有

長官某以其爲兵極安慶某揚州者方結水系衆堅可
托乃與兄潛載其母性依之無何遭母喪家屬繼罹焚
溺者八九是冬隨水寨兵柝獲郡城至小孤而兵潰乃
與其兄亡走池州歲乙未王師始自和州渡江攻建康
拔之先時陳氏自馮起兵與雙刀趙夾攻安慶而據其
城守既而雙刀趙復東襲池州池州兵大敗先生因與
潰卒散處池之青陽丁酉春守將收合餘兵議將復城
既戰而萬戶某失利走趙所敗獲是日俘戮二百六
十人於市監卒以先生長者護而免焉然終恐禍及乃
伺間出城潛伏東西糧等村避之比冬聞王師自建康
分遣總制何侯某將兵取池州所至孫思著信招陳不

暴民稍稍米附會軍中有以書招先生者而何侯妙齡
秀發英敏樂隨志極意搜覈士類或以先生見侯與語
奇之即密置幕下計議多所與聞先生亦無不自竭也
戊戌隨湖宣城三月從攻湖州不下復由宣歷池以守
嚴是秋侯遣爲元帥已亥從守龍江以防東寇庚子春
太平縣民李明六據弦歌石埭上下五都爲亂先生計
其爲合勢必不支分兵嚮之宛純勇覆繼而銅陵民程
輝等據縣謀逆先生力贊奮兵掃其巢穴不數日生擒
以歸而九華城山土豪故輩逼受寇命崛強抵拒巨數
百里不能靖是冬從侯出兵凶糧敵境卒俘其渠魁池
境以牽時陳文諒假名號據上流勢岌岌相軋及秋上



親率大軍往討之先生從軍西上時時被堅執說難行
伍中既而陳氏不敵狼顧鼠竄我軍大振有旨調候復
還龍江及師過安慶陳守將聞江州破已先遁掠陣官
韓某以城降城中餘衆尚數千人而巨測候麾約戰艦
次鴈以以遙制之時總兵常公後發猶未至深恐遲疑
生變即分遣裨將一會卒二十人衛先生入城撫諭之
比至韓不見信使勇士數十人列階下側目露刃相視
先生不為動從容正色撫以恩信折以大義衆亦知勢
迫事危且大小不敵為之遠巡退却乃還至黃元帥以
羅友賢捷據貴池東流建德太平石埭祁門繁縣餘千
黎平諸縣以叛屢招之不下初雖嘗受侯調在兵間數

與先生俱頗見信重侯乃令先生往諭之先生即日就
道既見帥接如舊先生為之宣誦威令陳述禍福其人
且悔且愧請以八月出謝乃還既而過期終不至有旨
命侯為書遣人再諭之且調其兵守安慶侯曰是行非
先生固不可然不可無以張之者乃遣宣使安中與俱
時羅帥出駐城山留館中數日不得見衆疑之至夜半
忽有兵百餘人呼譟而至先生與安中及從行者俱被
切縛將加刃焉先生大呼曰朝廷待汝寬厚汝自負恩
失信至此而猶不知悔邪吾所以奉命再來救若等性
命耳何得反加害誠然某亦不敢愛死但未知若等當
更活幾時耳言已衆稍靡未明羅帥遣人先釋先生縛

且卑辭謝過歸罪其下至日中大陳兵衛請相見設酒饌中以大義而安中等仍拘繫他所時所持書檄已為劫去不可復追先生毅然以口舌代之反覆數百言其人內懷猶豫自以為既失信矣此必有以重兵壓于後者終不聽先生遂力求歸許焉惟病室中不遣行陰害之先生曰自古使信往來未聞有無罪而拘繫之者矧吾二人奉使出疆同一命也豈有一去一留之理若安中不遣而余獨歸朝廷若問安中余將何辭以對願得歸亦死寧不得歸請與安中同死于此矣因揚言使安中聞之安中亦號哭以頭觸柱流血呼曰請得一見孫先生然後就死庶國家明知之先生詞氣慷慨聲淚俱

下蓋帥為之感動即令與安中等俱還時十月十五日也既而侯又陞為指虎使湖守江西元已拜行省參知政事先時湖南周某與虎背乘留保三相為犄角據承新以叛者十數年是夏有旨討之侯亟調兵先據案下絕其援擒而戮之江西逸平暨歸先生自以孫寒一介出萬死辱知已幸矣因力丐辭去侯不許欲薦之不可因歎曰吾比聞人誦古忠義士謂言有之耳比得孫先生乃知固亦今時所有也他日命其于某拜而師事之居齋閣足不出戶者十餘年人亦罕有識之者

贊曰語稱不辱命謂之士若孫先生者其遠之矣迹其一介布衣學木策名而遭時孔棘寧不謂之不辜



矣乎及流離顛蹙卒獲所依難哉然非百七福寸爵
之廉與夫嚴刑峻法之迫而懇懇忠告是義如鶩卒
至情應於人節爭於友而義伸於己其視死生去就
得失不啻適然曾不以動其心及事立功濟又能却
而不居欽而不耀抑古所謂天下士者非斯人歟何
其瓌偉不凡如此也余又聞其先在宋存為團練使
而死國者其子以孤遺蒙護遂三世冒他姓至是卒
後之觀其隱約兵間馳飛闖關介然不失其正不亦
有祖風烈哉

葛孝子傳

孝子字仲謙名守德姓葛氏保之清苑縣人幼失父獨

奉母居母夙感疾每旦守德扶掖為施帶繫然後進
匕箸以食母亦自以為非守德則不能以頃刻居然性
嚴肅寡言笑或時不說守德為之踴躍不安必懇欵左
右柎頤志意使一解頤然後退惟南都使者聞而嘉之
薦于朝守德以親辭請公貴人憐之不逮授也職俾董
跡學就養後歷中山保定二府執授其行也恒以小車
載其母而一從步費甘旨與周身之物隨之或出遇時
果嘉蔬必懷歸奉母母未嘗守德不敢先一日偶被酒
外歸母切責之守德泣拜悔逆誓不敢復飲後雖尊賜
亦未嘗敢過三爵母以壽終守德哀毀逾節凡營奉喪
祭皆竭力身親之不以貧薄自損寢苦泣血終三年未



嘗見高既而兄文益求柁產守德以母初喪不忍泣諫再三不聽乃悉出所有聽自擇取而已則居所餘者不數歲文益破產遂貧守德邀還同住者數年及文益卒遺女一人比長為之備貨裝擇婿嫁之有女兄適陳氏既老無所於歸守德又為營田宅以資之下迨宗族有貧乏不能具禮者往往分貲力以助婚葬如是者率以為常而心恒慊然無一毫自矜焉衆皆難之由是里中父老戒飭子弟咸以仲謙為勸至有孝順子篤仲謙之語至正末兵興歲且大飢河北驛勳守德雙家依唐縣人明府山中以居一日出採樵至山中忽有大風從西南來衝擊悉迅若山隊道然家人皆賊悉奔走避之俄而兵至適出風行之道後來者遇害而守德家人以先夫免明日有神降曰我山神也若知之乎前日所遇大風即我也以汝家素孝行故來相護後此有難亦不汝及矣明年霜高構亂果大肆劫掠九山寨屯堡無遺者而孝子家終無恙人以為孝感云

贊曰夫人子之事其親無不自致焉者常也其出與飄風會而反遂不與禍者倖也而人皆以為此實天使之而非倖者其素行信之矣詩不云乎匪風發兮匪車揚兮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吾於葛孝子亦云

花子者寧都王太守家畜犬也王初爲寧都時得乳犬於同知孫氏家黑白雜文脩尾荒毛壯聲蓋狔類也固以花子名之由是呼其名即來投之食則拜不妄吠不樂馳逐亦不輕肆噬終日弛然卧庭下人望而憚之側足不敢涉其門時花子母故畜同知許其相去又近花子日往來視其母每得人食餘投骨不盡食必舐歸以餒之至舍飯往至則吐出于地伺母食之然後返一日金陵常帥率南諸軍急攻贛寧都首議迎款有守將某領暴卒人夜馳入守家劫資財殺僮奴十數人花子見賊入人走避之母家伏故主卧榻下不出不食後七日守以逸得免且返花子歸見其主固在焉

之
後已他日守歸廬陵携花子以俱謂予言如此蓋覩見

太史公曰嗚呼世謂有反哺者豈惟慈鳥哉而花子尤知義今人斥詆醜行者類言犬豕由今觀之殆不反矣悲夫

達掖生傳

達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當承平時嘗從柳先生習舉子業數就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爲之傾動遭世亂稍解縱絕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芥意日與其徒劇飲東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闔戶酣寢或造焉輒

曠目大詬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荅感
持觸事齟不得放時時操翰引觚錄述事物陳推古今
蒸體風纏紳有思致然罕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會
四方有兵革之事文雅道絕紙儒為迂佩刀梁纒綬短
衣者馳策而導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衰衣
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衆目而咲之生
然弗變也因自號達掖生云

贊曰昔鄒生以儒衣冠求說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
徒而鄒陽以為歸國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顯於
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結志故乃

可繫束如奔鮪追騷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滲
於流俗固自詭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
然哉

澹觀先生傳

先生諱天與字與可澹觀其自號也祖閔而楊氏中世
南遷遂為西昌人族蕃且富而先生與其弟從兄弟俱
文而貧而先生貧尤甚性簡直不能媮媮取合頗然長
身幅巾衣履非帛裘問疾不出門日取書懷袖間吟誦
而樂之妻子相對歡然無飢寒之色所居見侵於比鄰
至撤藩以相傾抵先生不為校風雨晏如也性嗜酒不
能常得歲授徒里中諸生多為致之每旦坐堂上諸生

執業以次進先生為講說旨義剖擊闕闕隨長幼精粗
高下莫不各得其所通者或取酒酒家得錢即送之自
是莫夜叩門無不得者每夷踞自對意極酣暢雖頹廢
擦核苦澁酸淡之物自視八珍之奉不啻也通易卜時
為人決出處得失進退如響而不為機祥變怪之說其
義止於玩爻審象而已非有他道也為詩文率口占以
授意到或自書之口無滯詞筆不停綴然不喜著稿故
多不傳年六十三以疾終子一人死南海上夫世之賦
貧而自喪者固無足議矣而士之固窮樂志不貪不競
若先生者宜不少也而性性不傳豈非世莫之知而然
歟若先生者楚嘗受學而知之者也其敢以泯而不傳

予作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求新龍氏女名琇當至正間其族父以舉義兵不克州
陷家燬時琇甫六歲隨父母情徙他郡既長猶不得歸
歲甲辰始歸安福劉氏其明年五月淮寇李明捷入安
福劉率室將竄水西時江水暴漲不米琇度無可往即
泣涕別無姑自誓必死江上姑猶勉以階往則曰今阻
水不得渡而寇且至寧能以身遺之乎念吾父携負十
二年周行數百生而速窮于以命也今日之事吾自必
不可使見賊也言未已寇奄至見琇棄他物急赴之
琇四顧無從遽奔入江中寇追之不及則引槩以鈎拳

其髮瑋猶天手解結乃就溺冠相視驚愕去時年十九矣瑋沒之四年其父欽錄瑋之狀以示且曰瑋生而精潔不假容飾而組纁天成又好觀漢故事母康嘗病不食瑋輒泣亦不食而奉持不倦蓋質而性義也欽之叔父子元於子為同年以書來徵又其言尤信云

贊曰自寇盜興民貪生冒耻無所不至雖由勢迫然亦有不得已要其較之所從者亦幾矣今龍氏女以他脫之質踴蹙崎路強暴祛其後淵谷臨其前乃能擇所從於不測之淵蹈而赴之若履平地而驚生所孔子論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而婦人女子能之及彼鈎援又能從容解縱以自決豈非所謂顛沛

必於是者歟龍氏之家教遠矣哉

劉芳遠傳

芳遠姓劉氏以字行於世始家言之泰和後徙萬安今為萬安人善相地蚤受學於其家君一龔翁而端厚簡朴與物無忤平居草衣芒屨日往來東西州不勑護然山野姿世或莫之異君亦不以其術自詭也與人交極誠懇於所謀卜也凡足有所獲心有所注目有所經則雖賤人囊子一以實告之不隱苟非其至雖委千金一言不可得也余始見君於武山有豪士某欲奪其親於近地而惡人之異議也乃惟夫言之符者輒禮之君第曰否否諸阿諛者或爭之既而笑之君即長揖去或追

之謂口於彼盡少就乎君口在法直不可何謂少就吾
不能為是也竟辭去尤善獲肘九曠穴之燥如完腐與
夫也鼠蟲蝮之穿結最蝕雖歷百致十年其淺深上下
如手揣燭照不爽尺寸他日有以耕牛為君禮者君引
牛東歸道遇人有以故攢剝蝕將改之而未發者君為
卜之曰是中本完潔何以更為同術者誚怒之請牽其
牛以格勝及啓采無所強同術者愧伏請必已牛歸君
君咲曰姑驗吾術耳何以牛為竟舍之去嘗自歎曰吾
居三顧之險致世矣然隘陋淺薄殆非為貽後計者必
改築之擇勝於萬安之枕塘四達夷曠無鄰伍相競之
病其隆然而盤者可宅其頹然以沃者可稼其窪焉者

可漁其蔚然而豐且蔚者可撫而可牧也即勞妻子
居之其鄰有孫如心謂子言嘗過君君自以為年且邁
誓謝絕四方日蚤卧晏起即問家人今日酒熟未有
來便常擊鮮爛醉他非所知也諸子唯唯君時引諸
於山木竹石間諒古人詩歌析然誌之以為樂讀書雖
不甚鮮然聞人有嘉言善行輒識之類能談古今事
洒可聽見人幼而孤老而困才而不遇者不計有無
惻然思有以振德之余嘗遊地望良山中歸及中道而
病病且革復喪二子時兵後田里曠然日既晏子泣卧
蓬蔭中未食也君亟來就視為之遑遑然若不可以旦
夕者乃走百餘里以告余爰蕭神神聞之幾失氣驚仆

又明日君復與其子持挈諸所資給者來問因勞曰君後當有子善愛母自戚也其敦友意義類此嘗語余曰吾有四子一女女嫁為田家婦吾無憂矣吾長次季三犬夫子皆質而多力宜為農其能得吾餘者吾叔子也今采然

贊曰古稱儒術而世言縱橫刑名與夫陰陽卜筮之說亦曰權術曰技術夫術而進於技則去道駁矣宜必衡其能必詭於利必悟其言行使世之學士大夫類極下之有以哉今劉君之學要非縱橫苟合者其去也不可招而使之狎也其非也不可貨而使之是也庶幾哉於儒者之守而之能慎重以自試者歟

太史公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劉君有焉

夏日收傳 叔興路會倫錄尹吉水

夏君諱善字仲善其先金陵人始祖澤宋建炎初因金陵亂從隆祐孟后南遷至廬陵之吉水遂占籍焉五世至桂父以學行著淳祐寶祐間由官監兩貢陞上舍祖得一從上舍君入補國學生父華遠元皇慶中嘗為撫州宜黃素州分宜兩縣儒學教諭泰定三年以明經預貢後以子貴封從事即吉安路吉水州判官母張氏封宜人君方在娠祖母蕭夫人夢有桂花之祥既寤而君生稍長從吉水君授易探源攬絳爰出羣萃至治三年就試鄉闈時年籍猶未逮及開榜同貢者皆先達宿望

而君以年少首易經人皆奇之明年下第以龍飛恩例授瑞州學正君不挫抑志氣彌厲天曆元年再貢黜判官秩滿丁外艱服闋改授徵事即興國路錄事再調承事即紹興路會稽縣尹未代以母病去官終於家初登第歸州人榮之太守為表其里曰鸚鵡坊其在建昌民有郝佛生者日鬻菜以供母而孝道醇備君特嘉獎上狀于朝遂旌其門先時江湖有劇寇旣就捕未決乃越獄散亡他境無能捕之者君曰是蓄奸以遺患吾不為也乃遣人蹤迹盡獲而殺之盜以非息州有三陵畧南昌新運間可旣曰峇千頃廢且又氏以里告君相度

形便浚汚發運逸使其利民則大悅興國地僻俗陋君撫以安靜首贊郡庠臨範金石刻置大成樂鼓三皇廟祭田建懷陂樓修城築堤三百餘丈周樹以柳舟航駁落隱為一郡勝槩會稽為浙東柱縣尤號劇君始至卒有循故事越境出迨者君揮遣之令非召不得見曰是浮濫屏縮庭廡肅然其差校也驗糧賦為高下仍歲籍之使無竄易為奸帖縣門約曰某若干月某若干日某日受侵某日代不知約者罰有差縣口食鹽課先特率侵於私鬻君設法每鄉置局命里長董之民給券一紙畫為十二月分每月令民賣券置鹽買訖則官以私識驗之歲周課完無有侵漏時阿理濕沙以刑部侍郎

出監經典而貢公師秦以翰林脩撰為推官皆喜得君
為屬會餘姚民以賦役奸弊言於郡請更之者阿理公
顧諸屬莫能任即命君往定之有大姓欲圖免之知君
不可干則賄帥府以召脩海塘撓君海塘重役非累歲
莫能集阿理公大驚曰是必有奸民所中故左計以搖
吾令者即移文具白之帥府悟始反君除姚即定其後
山陰富室徐某嘗以私怨殺人沉尸於海又仇異母弟
誣以偽造諸弊而幽之使不得自白會有以奸狀言於
推官者貢公曰吾欲取之久矣然非明敏廉介如夏會
稽者不可即委君治其狀或以權巨奸詛為君危之君
不為動即日叔捕窮詰竟按其罪於是遠徙褒伏足以

大治始脩孔子廟繼脩夏禹廟脩南鎮廟又脩馬太守
祠歲大比浙省檄君與貢公同考試所得皆名士時論
信之共以母病去官也邑人遮留之不可則言之郡郡
遠之諭留之又不可及行民罷市相吊泣其旁縣聞之
有進送數十里外哭而返者比歸母病少瘳而君得
奇疾逾月遂卒年四十有四君子惜之君天性夙成有
過人之資讀書下目數行而剖析融液貫穿洞達無有
遺難初貢時年二十再貢二十有六力強氣銳勇於敵
為不可以勢利奪故所樹立如此尤善為古文歌詩作
楷書清勁有法方之專門章句之士迨不及也所中科
文皆溫純贍蔚四方學者手抄口誦視為楷式翰林承

言政陽公嘗得其文於南宮歎曰此一代文範也其及門高第若山東劉謙河南李玉松江黃璋臨江章大雅皆策科成名有足稱道子男二曰瑛曰瓚瓚後君五年卒瑛尤力學克世其家云

贊曰漢史稱良吏類以經術飭吏事故能敦古教化興利除害其後奏最庸秩者性性有之然未有一門異代救世明經如夏氏者夫學脩於家其積之可謂遠矣政達於官而施之者無留難焉自非不奔於貨賄不鈞於權勢不懼於凶禍惘然奉法守正如夏君者其能然乎使其志得大行簡會稽而上將必有大造人者而年不登中書位不至上大夫財沉洋下

以上豈非命哉

五荆傳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耕次者曰璉曰琳曰璉曰聲琳之父自新琳之父自明皆先卒璉之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交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為琴吹弄蕭遂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輟城覽自成以曰我及等汪總甲事造運舟命神往滋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獄神引服在行旣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

而不悅得冊書報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
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其實誣冒自成
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
府不能決卒校播坐自成而出冊冊哭于門外不去自
成遺夢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
傷之後府以自成送嘉獄議後終其身以貧死且往屯
淮縣問冊與詩弟泣而嘆謀曰吾父其遂不返乎今官
府事方殷盡分力以共濟眾曰諾時輩最少乃命輩率
子姪以就學而命輩督耕稼命昧造器服役事而已與
冊將更逃往省于滁州會撤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
自贖冊即日收其家資貨得若干先置棧資往京師以

聽命久之下報冊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
益奮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所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
卒冊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冊來亟命為書緩
之冊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棧且格不行冊過滁陽與
其弟璉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
堂之比兄弟以夕帶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
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輪者九五眾異之以為紫荆兄
弟致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葉紛敷其間一輪乃
獨異而非是眾曰宜去之且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
未幾有苗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眾則大喜遂酌酒
酌之設具燕為冊為之賦五言詩以示諸弟賓客合而

和之音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
且時使居滄陽方間而喜慰焉贊曰

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惟同株
而李爰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
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又自有其事
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惡難臨臨沛極
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
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異類者以見類之異者猶
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數之真者乃
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
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為一偶之為二參

樞翁文集卷之三

說

錄南園雜隱說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州瀕
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垠北為龍灣之原瀨文溪其去溪
與垠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持旱溢
節盈縮而資灌漑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于
是者咸鮮澤茸膾不墮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啓居
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却新耕於壘上若將去而遂
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叮嚀問見蔬藝壘得
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于渌方頽然衣短褐胃風

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
且時使居滄陽方間而喜慰焉贊曰

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惟同株
而李爰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
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又自有其事
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惡難臨臨沛極
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
祥之宜哉夫始而視之以異類者以見類之異者猶
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數之真者乃
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
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為一偶之為二參

樞翁文集卷之三

說

錄南園雅隱說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州瀕
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垠北為龍灣之原瀨文溪其去溪
與垠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持旱溢
節盈縮而資灌漑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于
是者咸鮮澤茸膾不墮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啓居
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却新耕於壘上若將去而遂
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叮嚀問見蔬藝壘得
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于渌方頽然衣短褐冒風

日與畦夫野老抱挈瓶甕奔趨後先余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啓厲其色而請余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園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已而有事於隴焉而灌之道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壤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汨源源混混

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驚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導其生意節淺深以數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洶鶴大牛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啓然抱甕而起而歌曰汲江水之澗澗兮灌吾畦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為憂苟時乎其
帶與兮又孰知余忘之所求

乳犬說

予家畜乳犬將期年矣遭亂勢之入山中高田家有黃
犬老且憊乳犬常御戲之弗悟也所居當山水叢薄間
日有狐貉文狸睦野豕伏其下伺鷄鶩之間而攫之黃
犬習知其來輒呼嗥信率乳犬循其迹而要逐之他
日乳犬先覺輒徑往至有所獲乃絕亢碎首逆曳以歸
自是恒頷頰然有威怒意至逐嚙過門者人或賀子得
獵犬予甚異之乃夜半有聲倅然過山下者黃犬遽嗥
之且嗥且退入竇中猶潛嗥不已蓋欲出而屢却者數

四予怪其德而過怯也獨乳犬耽嚙叫嗥若將尾之而
窮其性者久之嗥聲不聞呼之卒不返明旦起視見道
上虎迹過山腰百五十步外有餘骨焉報曰嗜斃於前
矣劉子聞而歎曰世固有不度德不量力而妄肆吞噬
卒至喪其身而不悟者與此犬何異彼豈知其為虎哉
而或者乃嗤試老成違蛇之多慮則過矣嗚呼彼固料
謂天下皆狐貉輩若邪使當時一出即遇悍敵有所憚
而不敢肆則望狐貉輩且噤咀審諦矣况逐虎乎然則
致乳犬於死地者非虎也乃狐貉與文狸輩也善柔之
不可習欺也如此哉

昔武山有隱君子曰鍾離春甫以其子之始生當歲正月之三日也爰取春秋之說名以履端而字之曰舉正焉他日舉正年既四十矣乃請其所以字之之說於予予謂之曰此春秋正紀之義也故春秋首明必書所以謹天時焉其曰履端於始叙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其左氏之說歟予不敢知請置此而更其說夫正者無偏黨反側之謂也禮曰立必正方貢生曰見正人間正言行正事於家人曰正位也於三德曰正直也於為政曰正名也正之為義廣矣亦顧其所以舉者何如耳而舉之義有二焉釋者謂舉稱也動也如孟子舉百鈞如漢書舉不如儀之舉是也又謂舉揚也引也如孟子

舉於海舉於市如蘇民詩民鮮克舉之之舉是也夫惟己之動能不違於正而知所以脩其身則人之舉斯亦不外於正而知所以治其民矣此尔字之說也此予推而廣之有不獨著爾先君儼春秋之義之說而已也余與舉正同有志於學又同歲而生之月君實倍而先之其日又如十歲一焉蓋生乎吾前者固以兄視之則因其問字之及也余安得不推廣之以致其愛助之云云哉或曰端猶正也故字之所命本於端是不然正之義雖近於端而端字又有始初之義不止於正而已謂之止則固有以貫始終為一致而自無不正矣余故為之敬其名而重其字使有以自正而不惑焉庶亦有合於

其先君之意哉

蕭子葵字說

葵與陽同類也而異用焉用異也而亦相資焉古先聖
三樽有事于天地宗廟於是乎有葵陽之器以致用其
尊且大可知矣陽有九皆以之事烹雖葵有六皆以之
事禩獻然則烹雖以食而禩獻以粢葵列于上而陽陳
于下者也而謂之相資焉何也蓋祭祀之禮以葵定為
節而清酤行焉葵定於陽而粢禩於葵其相資以成禮
者豈不秩乎其有序哉然葵尊而居上備鳳雉之歸有
文之道焉陽大而居下極擬定之體有質之道焉君子
法陽之體以為質而所以充於內者無自感也感葵之

歸以為文而所以施於外者無不章也斯其為盛德之
歸矣盧溪蕭子葵嘗請其說於予予嘉其有志於
學也因為推言古之所以為葵為陽者俾子葵觀以自
考焉子葵故名家子也性年以剛概為百夫長擿甲夫
從前監州達侯守城有勞勳達侯死子葵造居山中有
年矣然余觀子葵之所以自持者甚大而重則或者欲
舉而進之於朝廷宗廟之上不難也嗟乎蕭君抱其器
而自晦乎吾懼子之器完且具而用之不可以遂進矣
易不云乎箴器於身待時而動君子之道也况有尔祖
時庵之說在君其歸而求之則子為蕭氏之令器矣

蕭子葵字說

友人蕭州字鵬舉請其字說於余余以為名命於親字
立於友古之道也然字之於名必相因以發其義是故
陸羽之字鴻漸張翰之字季鷹李嗣之字習之義之所
取尚矣今予之所以名州字鵬舉豈非有取於齊諧之
說乎齊諧志怪也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嘗聞之矣鵬非
鵬也鯀之所化也其飛而舉也非徒舉也風之積也方
天池之濱游而為鯀其大也不知其幾千里矣及其化
而為鵬而南徙背如泰山翼若垂雲其大又不知其幾
千里也使非積九萬里扶搖風搏而上之幾何其不塌
然委絕於泥沙間哉夫州者上飛之謂九羽蟲之翼而
飛者無不引而欲上予之親所以期望於子者固將塞

鴻乎雲霄之表為宜字之義之有取於鵬之舉也詩不
云乎鸞飛戾天又曰匪鶉匪鸞鸞飛戾天又曰馳彼飛
舉其飛戾天夫鸞也鶉也皆飛而舉舉而上者也
然皆未若鵬之能化而尤大者也取天地間能化而大
者以副予之名則鵬之舉也於州其有幾乎州其靜養
以充其氣積學以培其風則其飛而舉也可以絕雲霄
負青天橫四海隘下土不難矣若夫捨控於榆枋之下
蹶躅於蓬蒿之間不數仞而上則其視九翼而舉者固
猶遠矣况於鵬乎或者曰鵬及朋皆古之鳳字故朋鳥
象形鳳之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鵬字又為朋黨之朋
此字書之說也州其高舉覽德以瑞斯世引善類而同

升焉又鳥知鵬之不為鳳哉是或一說也非齊諧也子
必有所擇矣

塵外說

盈天地之間者皆塵也紛紛暮暮汨汨渾渾浮游糅雜
無方體之不周無罅隙之可間而人亦卒不能外之者
故外微塵不足以論天地而天地之間亦未能有外微
塵而自見者斯固天地游塵之所乘亦何莫而非塵也
塵之所充大矣廣矣夫人亦孰知夫塵之不可離哉今
夫坐暗室之內見一隙之日而塵之體已昭昭乎不可
掩矣至於其耳目坐乎高堂廣廈之上者或未之見也
一扇之揮拂然眯目一帚之揚攄然撲面動之愈煩則

其變也愈甚而非其至也及起乎平原曠野之中浩然
勃譁與風勢相騰薄至揚埃搗堞衝穴振宇上翳日月
旁伏光景為游龍為野馬而塵之變動為不可窮矣果
孰從其外以觀之哉吾嘗疑玄虛之間太清之墟去人
為甚遠必有至人飛僊扶日月吸沆瀣乘清氣以行八
極之表而吾之未見焉他日有清華魯鍊師者玄冠野
服靜坐一室蓋能清心怡神儼然與澹泊相遭而悠然
與高明共游虛乎轆轤之中而堂起乎墟埃之外豈真
所謂入火不熱而入水不濡者歟予竊聞而異焉方謂
凌乎塵之內者故為之說以質於鍊師蓋亦有見夫天
地之大於一隙之微者矣其然乎其不然乎



錢佛說

香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危偉顧盼俯仰奕奕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人無有知者或云將二百餘年矣癸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之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臂者臂墮地破碎覆古戲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無得錢數百千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併擊之大獲銅錢而去掘他佛以無錢得完間之寺佛云當合泥控搏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藏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在猶將無所利於錢施况木土偶乎利之所在雖土木偶猶不免於禍而况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王氏子名字說

癸卯夏五月余自南平來省伯兄子中於興國主城西王氏昆弟三人伯曰皆春仲曰如春季曰庭春皆青年雅質尤好客尤好教子讀書余甚敬之庭春有子四人乃月之某日其次子克忠始生男子余舉酒賀庭春有抱孫之喜君曰是不可以無名也願因先生而命之庶米者信而有徵焉余以為親之於子未嘗不願其美且賢也故子之賢足以為一家之瑞出而仕又贊焉一國天下之瑞也古今天下之瑞莫有過於麟者麟非徒瑞也足不以履生蟲踐生草角不以抵皆其仁也仁為五

常之先有純德焉宜名之曰瑞麟而字之曰仁甫君其善視而慎教之吾見其始於瑞家終於瑞國不難矣抑始生三日而名命之父責也長而冠而字之賓道也余也竊忝賓賓之末亦既借名之矣又安敢以斯子未及冠爲辭而不預擬之以字哉於是庭春拱而謝曰他日瑞子有知敢不敬佩先生之教敢請說焉余不能辭作王氏子瑞麟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慈山左衛指揮僉事楊君德先以其二子曰椿曰椅者來見且曰願有以字之也夫子生而父命之名長而冠之賓命之字字所以尊其名也而必有義焉則告之曰昔莊周謂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椿其木之壽者歟請字之曰允年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其材之良者歟請字之曰允良椿也務於德以將其壽椅也力於學以克其良斯無負而父所以命名之意矣德先敦禮而尚文其家教固有素也余不敏請自附於賓祝之末以所字之義書于簡而授之

無邊說

歙江之陰石潭之區有喬林佳木鬱積森勃下臨清泚上翳天日有梵宇曰慈祐者宅其中有上人曰無邊者居之余教過焉見其儀狀魁梧而質實言語簡訥而真浮溫乎如光采之在璞而未泐蓋乎如聲音之在木而

未振也嘗請余述其所以名之說余未有以復之他日
又請焉余不能辭則因謂之曰天下之物孰莫莫大於
天地莫小於毫毛而具有中邊之位焉故一匹之端曰
邊幅四圍之極曰邊陲中之外固有邊矣而邊之外固
又自有餘地也夫為邊而復有餘地焉其為邊也亦小
矣惟昔王者之有天下曰無外而楚人之辭有曰無垠
蒙人之說又有所謂無涯者焉涯也垠也外也即邊之
謂也邊而至於無焉斯極天下之大莫能載而與之準
矣此吾儒之說也上人其亦樂而頷聞之乎曰未也然
則子之說有所謂無量無際者同乎否乎又有所謂虛
空上下四維不可思議有所謂充滿周適大十三千恒

河沙外是夫日星繞環彌山八萬四千由旬其量之極
宏博則吾不得而知之矣然世自邊之說立乃有說物
我辨彼此分內外者上人豈有是哉抑子之宗又有所
謂食案之喻析非特邊無也雖中亦無也上人之於名
義必將無所於中適乎抑亦如前之所陳而卒亦莫之
擬度乎上人啞然笑曰止矣乃知與抱涼風濯清泉
弄柄石不以終日蓋超然不知憂變之為小而天地之
為大也而亦無所不在也故於別也書吾說以贈之

龍非池字說

水山黃洪之闢有隱君子請書卷其厚自溲瀟瀟然不
求聞於世曰龍曰非池翁人或疑之翁曰吾受姓命氏

有異於人人。顧嘗聞人曰龍非池中物也。故托之以自
名而世之知我者蓋鮮矣。他日以余之尚友也。則謁而
請。申其說。余隱而寡聞。誠不足以知之。將何以爲翁言
哉。如必欲言之。則請置此而更其說。嗟夫翁之命名也
其固矣。夫夫舉天下後世之得姓也。衆矣而莫不各有
其自。或以地。或以邑。或以官。或以物。而其大者。則固皆
義。義者。帝神明之後也。今子之祖於龍也。其共工氏之
勾龍歟。其夔龍之龍歟。抑御龍氏之後歟。氏皆不可知
也。然吾聞論世尚論其德。德之籍吾世之盛衰也。卜盛
衰者。以德不以姓。故命名者。亦係於德而不必係於姓
也。本乎初者。心其爲邑。爲官。爲物。有美有惡。亦係乎其

初之所值。而非可以有擇也。則凡世之命名立字者。又
豈必錄姓以立義哉。翁以姓龍而字曰非池。其爲泥也
不亦甚乎。抑君子托於物以掩其德者。有之矣。豈必龍
哉。夫池者。水之聚也。水不聚不足以成池。猶善不積不
足以成德。水之聚不已。則池可使爲江。爲河。爲湖。爲海。否
則終於池而已。善之積不已。則衆人可使爲賢。爲聖
否。則卒爲衆人而已。耳。子以非池自厲。必能不沾沾
然自濡於腐。寸拘拘焉。自局於一方也。審矣。此固士君
子之所當自致焉者也。又美必本於龍。而後然。我余辱
與君同出於御龍氏。故不以淺陋自棄。輒推本姓氏之
說。以正命名之義。如此。既以獲於翁。亦因以自規云。

仁山字評

清江傳說仁山侗儻佳士也一日來問其所為字之
說久之未有以對也他日復與之相見于株林之下因
請畢其說而余兼以辭焉則因指所見之山而告之曰
子知夫山乎其巒而為峰巖而為嶺連而為谷湧而為
衆者山也而草木生之品類植焉其嫩而為筠竹為松
榛為蘭菅芝木固無不美且遂矣其大者為筠竹為松
栢為杞梓檉柳豫章亦皆自其纖芒之莖徑寸之根充
而致之弥滿條達或為拱把為十圍為百尺之輪千丈
之標與夫萬人之庄者也此非仁而能若是乎夫氣之
鍾者莫如山而山之發生類於仁仁非徒生物而已也

出金石藥餌可以濟生養備材植為宮室舟楫車乘器
皿可以周民用不仁而能之乎又非徒周民用而已也
膚寸觸石凝而為雲可以雨天下四焦蘇枯潤萬物而
無所擇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非仁固不能尔也又
豈徒興雨澤而已哉天生賢哲奮秀于山大道之行可
以兼天下故甫申自微隆而尼父毓于尼山說起傳巖
而巢由隱于箕穎非山之靈秀以仁又焉能生賢哲以
幸天下後世哉是山也以生生為心而生生之效至於
莖草不利器用出雲雨毓賢哲而不但已其為仁也不
亦大矣哉抑山之為體隆然而已隆然而位乎地者物
也物之功用猶若是而况於人乎君其靜養以固其體



時動以推其用即仁無性而不在矣豈待外求哉仁山
遽起謝曰大哉言乎敬聞命矣敢不佩服無敢以無辱
於所字

跋楊太伯公祠說

甲辰歲鄉民有傳作殛神曰楊太伯公者明年春其祀
大行交境外數百十里無不祀者詢其自曰自顧穎曰
自廣南其言支離幽詭莫可徵狀其始懼民之難已而
弗從也則為易言以誘之曰毋煩以祠祀我凡山趾水
潛林麓田畛間皆我所樂止第削木三尺為主書名號
其上而椽植之祭用飯或為炬汝性有則篤否則已措
錢則胥置之而不焚時兵歟相仍民皇皇焉懼無以為

生又山虎出或傳神可虎者也有從畜猶犬羊牛者
歲來糈是秋禾稼稍登冬枯旱麥無苗入春得雨苗始
悉長葦萊螟叶陌間民譁呼曰公嘗許麥大熟信然若
等但為鐵糈荷麥耳於是父老謀曰是能禍我者不可
使暴露于風雨也乃為之架木覆瓦而祠祀之好事者
加點聖丹碧至國像衣冠車馬甚都過者瞻之赫如也
民一瓦一石不即赴功者輒報以虎來恐之且曰若不
敬飽食麥乎由是祠廟林立相望既四月麥秀不實獲
則大損民始疑駭乃五月又不雨螟腰時作虎害不息
衆用咨嗟則又相與謀曰昔者吾未嘗奉斯祀也虎不
入境螟不傷稼麥則時獲今螟虎無麥其新廟之所致

歎今三月不雨久則宜禱矣民間謂吳曰昔月相與後
升其里之故社而娶之曰吾農不知祭祀以獲戾於尔
神神若其悔罪能不出三日雨則當撤新廟以謝既三
日果大雨至五日遂足民相呼盡起撤新廟而焚之其
嘗懼虎害者至取其塑像鞭撻棄之歲以大給劉子開
而嘆曰甚哉民之可畏也持不根之見冀非常之利沾
沾焉謂可朝種而夕獲也彼豈知天道扶古之教民稼
穡莫大於神農莫聖於后稷而雨暘災祥之應於天者
猶不敢知而况於後世之涵骨乎維時兵災蹂躪民無
定志彼野巫鄙夫又巧為步辭筮筮其間俾衆詭言以
假威竊食於亂世亦可慨矣不謂前朝之立既與早併
及其毀撤又適與雨會遂使怒之歸咎不可追焚撤鞭
撻之不置名位之不可虛負也如此哉嗟夫彼假天以
誣民者固可醜矣而世之僥倖解后以成功者亦豈足
以終恃哉傳曰民至愚而神其真可欺也夫其真可畏
也夫

羅用達字說

卷七

錄驚婦說

歲乙巳兵後大歎民有驚其妻於廬陵之蒲洲得五斗
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夫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
本以凶歎不能兩全又無別貨可脫急故寧驚身以相
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

斗粟既能食新吾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為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豈而饑粟此去不百里查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借死况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勞而去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穢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樂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沁沁焉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我矣自當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為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况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億人之壽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責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出此反乘危利藹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濟其難而方恨去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說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澳忽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鐵錘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王伯昂字說

戊申冬余自盛陵王氏館中將歸南中生有名高字伯昂士習請曰昔幸以父師之命既冠而字矣惟是不敏從先士之有年而卒未能有以就於所造先生不終棄幸也願以之說以自勵焉予不能辭則進而告之曰子嘗冠矣而加冠之祝辭已乎其曰蕪尔幼志順尔成德則欲德之成也宜必慎於所字今子之字曰伯昂則父師之意豈無所冀望於子哉伯者古五爵之一而年之長者亦通謂之伯故爵曰某侯某伯也父之長曰伯父兄之長曰伯兄伯之若是乎貴且重也而配之以昂之云則固有所取矣昂之文從日取日之進而升者謂之昂則君子之自將也必其偉然有尊嚴之望超然有振拔之意而後可夫豈亦妄然淪溺於汚下之謂哉子知伯之可尊則知幼志之當齊矣知昂之可尚則知進德之當勉矣其說孰有外於祝辭之云云哉抑聞之仰而高者昂之謂也而低者昂之反也蓋觀諸權衡乎此俯則昂昂此昂則彼俯矣勢不能以階立心不能以二用也子其謹好尚以致阜其行謹修習以致崇於學則家之幸支斯無吝於父兄國之忠民可無吝於爵命斯其在成德也子歸矣將日望子之所趨以驗子之所至其毋以予之言為帶信也哉

張浚字說

淵者嘗請字於余余既以克浚字之矣則復焉
而請此說因告之曰夫淵者水之積也然必浚之愈深
則其積也愈厚蓋有致其浚之功而不能造乎其極
者有之矣然未有不由於浚而能自致乎極者也譬之
渠焉必疏之然後水得以行而不壅也譬之井焉
必淘之然後水得以泄而不竭也而況於淵乎子
試目之而求以益深為則蛟龍可致也魚鼈可畜而
大舟可載也否則橫枯塗縮沙石滯滯其不為啼泣
坎者哉以若又異淵之有哉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啓
之問以浚其源達之行事以浚其流而又持之和敬
以消融其渣滓礙之誠勤以磨礪其圭角擴之勇智以
究極其底衷信能然矣德其有未成者乎吾見子之所造
日決決乎其不可測矣嗟乎淵也其亦思所以致夫浚
之功也哉

張彥實字說

里之仕族張氏有生名焉者實字一舉矣他日子同年
伯雲劉先生見之以為焉而能舉之則固不若反詰已
有其實之為愈也况彥又為士之美稱乎蓋更之曰彥
實且俾焉來請其說余以為斯字之更也實自吾伯雲
甫則欲聞其義安得舍先生而他求哉生固曰該先生
之命也余不敢辭則告之曰易有之木上有火為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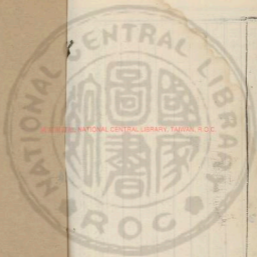
上而木下有烹飪之義而奇禍相乘有器之象焉下
之初六趾之象也中之九二三四陽之中實腹之象也
上之六五耳之象也又上之上九鉉之象也故初之出
否吉將有以承其實也四之折足凶懼有以喪其實也
黃耳之利困所以主夫是器之實而玉鉉之吉又將有
以舉是器之實焉比陽有實之所以為吉而不可以虛
焉者也是器也備四海九州水土百物之薦而不為豐
極九牛之函而不為侈小而百姓日用之所資大而聖
人之所以大享以養聖賢旋萬以事天地上帝夫孰非
其實之所致哉雖然否惡不出則誠善不能以獨存持
守不力則公鍊不能以終保知誠善為己德之實則知
公鍊為器之實矣生其學學焉益務充積而保之之
知無之不可以為有也知虛之不可以為盈也則生焉
美士之稱也幾矣矧生明敏通裕方力於問學余安得
不推極其重大而充積者以相先生之意而成生之美
哉生歸其母以余之言而遂已乎見先生尚質而請益
焉當又有以語子

平遠園說

天下之理惟平者能遠而取類莫切與山與水焉蓋嘗
觀於水其悍湍激浪與風薄石翻而上激雲日者非平
也然其勢率不數十里止矣又嘗觀於山其奔崖踔嶂
走巖峯而札霄漢者非平也然其勢亦恒不數百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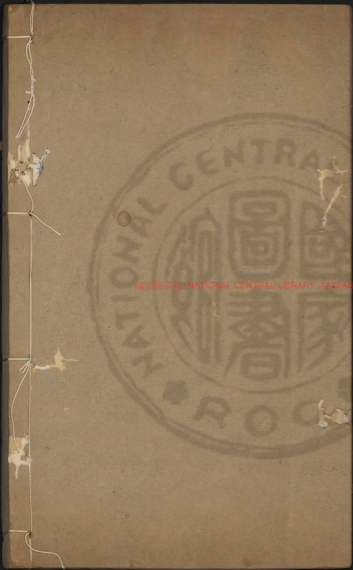
止耳惟中原曠陸一轍萬里長江鉅湖千頃一碧泖然
之光蒼然之色極而望之不見返渙一何遠哉亦曰平
而已矣惟於人也亦然其心平則無傾危之患其氣平
則無忿激之過其行平則無躓踣之憂此古聖賢君子
之道所以可行之終身可效之四海可建諸天地而不
恃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以此而已彼矯亢拂戾高自
說縱以為驚世駭俗之行者固有之矣然勉強於旦夕
者或不能持循於終身扞格於目前者必不能致感於
千里之外亦奚益哉交人豫章祝君仁壽別字平遠為
人恂恂易直與人交久而益敬其司驛西昌之浩漢逾
三年矣上賢而下悅之者如一日宜其仕之方亨猶行

之騁乎其日遠也好事者或為山水平遠圖以寄意
余因推其義而廣之使知是道不獨在山水間已也



© 2018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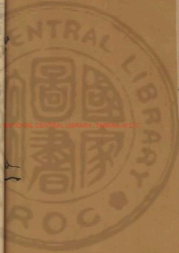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楚辭傳

楚辭傳白伯摩知已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
一十年及見足下與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
年留湖上每過從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頌勳
名流清之所地殊覺過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
恒若有知我者焉該莫事變東西隔越動定邈不相聞
又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迨九月有自豫章歸
謂楚已得餘臨江教導來告者楚不敢信誠不知其所
之夫死而原字益足可無言可意言於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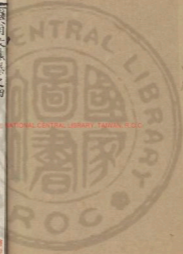


懷翁文集卷之四

書

與周伯寧書

楚拜白伯寧知已无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
二十年及見足下與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
年留湖上辱過從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傾動
名流情之所施殊覺過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
恒若有知我者焉茲夏事變東西隔越動定邈不相聞
久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迺九月有自豫章歸
謂楚已得除臨江教導來告者楚不敢信誠不知其所
從來既而使者益衆則憮然曰噫信然乎執彼上之人



果何所見而取於予予亦何以辱比於諸賢也夫莫之致
而至則必有愛我者為之先矣究其端而未之得也則
允愛我而為之先者將非足下其人乎使誠非足下也
又豈非其間復有知足下之愛我者之為之乎夫貧之
不如富也辱之不如榮也賤之不如貴且顯也尚矣足
下豈隱我然驚蹙之防必擬步而後行禽鳥之畏
人必審視而後下而况於士君子之出處乎故君子之
用楚人與夫人之自用其身也必度德必量力必尚廉
耻必厚名檢然後庶幾不疚不貽而出處之義得矣若
楚者雖未敢自附於古人而於古之人所行之道竊亦
與有聞焉方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

為詩文十六歲能挾策為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
淑諸人十九歲往豫章從大人先生遊廿一年以來九
三以詩經就試場屋年三十有六始預鄉貢獲廩名於
二十二人之列臨場馬誠不敢一日以忘其先訓而獲
矣於古人者亦忝冀一日之用以自見甚不至泯然而
遂止也奈何世變以來鄙邑蕩析原野焦枯林蕪定極
使老父傾頤於驚危倘親苟延於衰暮門庭單寒晚得
嗣息資業涼薄衣食籍難伏居先慮迄今三載志氣荒
惰自分無庸書翰不通於名鄉足迹不至於城府庶幾
息影幽寂作苦食力以任愚情今奈何強之以任委之
以職而加之以未嘗者也哉且楚之於仕有不可者三

有不能者四父喪在淺土未得歸殮此不可一也母老以無養不得遠離此不可二也名職國之大器無其功與實而冒為之此不可三也性疎簡嗜酒不善與人俯仰此不能一也久處草野短衣芒屨舉止粗俗章甫縫掖不安於身體此不能二也舊學荒蕪誦習亡失設有問辨何由資復此不能三也錢糧出入昧於經紀此不能四也夫三者有一不可猶將黜之而況於參者備乎四者有一不能猶將棄之而況於四者具乎故忘親之人不可與事君棄禮之人不可與為治令之用人者亦何樂而取乎此也夫知其不可而不為與知其不能而不為者理之至而情之真也夫豈外拒於辭而內啗其欲哉抑聞之售破硤而得善價則美玉必不至其門獻駕駟而獲厚賞則良璧必不入其廐若楚者玉之破硤而駟之駕駟也誠不敢首進以獲罪於天下之玉與駟彼天下之玉與駟皆可以易而致之者也誠於其所不易致者而致之則遠城之貴將不以破硤在列而自闕千里之足亦必不以駕駟載道而自却矣苟謂今天下未必真有良驥美玉姑使雜進而並舉焉是狹天下之大而欺伯樂卞和矣其可乎其近會陳簿而上艤舟於珠林灘下相與問勞憂慮浩歎終夕且言足下所以念我者甚至嗟夫人之所以念我者豈偶然哉其有以念我者必有以望我也而吾何可以自絕於知己乃隱



而不自白也固敢以言見楊士弘職伯達常允茶詰君幸併以示之是諸君者皆知我者也故無隱焉楚再拜

白

與王紹南

歲正月二十九日西昌劉楚經再拜奉書于紹南先生閣下僕聞之教人以忠者必能不後於其君也教人以孝者必能不違於其親也又聞之愛人之親者人亦愛其親則九欲愛其親者孰有加於愛人之親者乎於是楚之親今年七十有八矣耳目昏聩齒牙搖落又時時卧病牀蓐未旦而先飢未冬而先寒而其子傷慘港治先業以為養雖營舉於鄉而不偶於時歲自云適親且老矣遺世變故業之涼薄無資者莫甚於儒其心違違焉恆恐其親之不給於甘旨也乃去而學稼於珠林之下歲耕田四三畝又土地硠瘠雨露不時水旱相仍不免於飢餓其窮也亦甚矣然終倪焉不敢愛於鉅獲錢鏹之勤銜沐風雨勞苦筋骨不少休止他日治菽粟為肴蔬具漸澆以進也吾親未嘗不樂而甘之蓋其心亦甚不忍其子之貧且勞矣而終不以世俗之所趨所慕者責其子間不得已出營朝夕謀藥餌則必計往返之期以俟其歸若一日至于三日三日不見而思焉五日不見而憂且疑矣以故寧偈促家居不敢暫去膝下雖城府數十里之近猶或累月終歲不一至而况欲遠棄

之以從事於數千百里之外我去年冬間有宣徽院使
嚴公者觀風江西由吾州南上九垂髻之童戴白之冠
負瘡痍抱呻吟者莫不延頸跼足俯伏瞻望於車音馮
足間而楚以所居避僻固未嘗一見既而有來告者曰
嚴宣徽已薦舉若干人子亦列名其中矣余驚謝固陋
誠不足以得薦於公而公亦未必肯輕於論薦若楚者
田里之鄙人也何士之名我母亦傳者之過歟久之告
者踵至且曰行將趣子矣因自思曰吾上之學問荒劣
不能作文章以酬餼皇猷下之筋力脆弱不能執干戈
以扞衛社稷其將何取其為賢乎且士之賢者必孝於
其親未聞有親不給於養若楚者可以為賢也假賢士

之名而欲去其親以徼一日之榮得為賢乎况其親之
老且病乎方彷彿太息莫知所措而府帖荐下州司臨
門逼進就赴若甚於得罪而違治之為者使函白之親
驚悸惶懼號呼頓踣為之寢不安席食不下嚙者累日
矣因自歎且泣曰誠不意楚不肖而累其親以至於此
也遂奔訴於州陳辭於檳乃再進再麾抑使弗達蓋惶
惶乎無以為歸夫富貴利達人之所慕也貧賤憂戚人
之所惡也孰能棄其所慕而樂其所惡哉以其情有甚
不安者誠以親之年日足可惜而士之所守當論其重
且大者孟子不云乎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
身為大上之人所以求於下者亦必取其重且大者耳

使大者無足觀則其餘不足觀矣曾有益於人之家國
扶夫析父之怨恒有感於尸喪而四牡之作尤不忘於
將毋閣下以府公之尊任豈弟之責為風化之紀九人
子之道宜在所必勸孝弟之化宜在所必教而微下之
情宜在所必達毋使千里同風之治而有待養之子不
得盡其情者特賜矜憫免使遠去則斯道幸甚治道幸
甚

與譚若驥

若驥揀郎執事去秋從聶先生座中相見後即同龍子
恒造所寓值他出獨與令弟若龍坐池亭上對雨久之
而去時執事以方理者積不暇於應接而僕亦匆匆治

歸不克趨見遂爾疎濶動成隔歲雖思慕懇切屢欲奉
狀而因循中止者亦以無益於左右不欲徒致也伏諗
執事出入會府蔚為時望能使常道羅致恭下惟恐後
此豈族進退於庸衆者哉州中去年之禍慘矣吾黨之
士以迂樞無力又好爭空言特於先幾罹荼毒有不可
言者子姪輩至今淪落異域可念余生依栖蓬蔦間猶
凜焉有不安之色將何以教之哉楚自去年辭王氏歸
歸先慮力耕以謀養而歲早私田絕寸穗之入而離亂
之餘稻貸亦無所從資歲終又頗苦雨雪閉門枯坐烟
不出庭戶者累日獨與時忍凍題字從知己謀給朝夕
其窮亦甚矣獨幸吾親從而安之終不忍以世俗之所

趨幕者貞其子推此志也則雖饑餓不悔况謂其慕榮
達於所性之外者哉今春聞省府徵求之文下為之驚
走駭顧莫知其由直以楚未嘗有求出之意薦者亦或
過聽於人人而不知楚之非才也方東髮議者時固亦
有志於功名矣不幸幼志未行二親繼以傾逝歲月逾
邁志氣清沮悵然無以為歸而繼母亦病且老矣獨勤
勤奉養水於難難之際以庶養進酌前日無及之憾者
奈何世變多故奔走轉徙不常有兄弟之或族食數百
里外而楚得子最晚在襁褓無益於緩急以故志願在
侍不欲遠去誠以老親方來之年日足可惜而膝下倉
卒扶持之不可以須臾緩也且遭亂以來柳官村野舊

學苑廢書冊常不足於目而賢者言復不聞於耳故其
言論卑鄙不文以次於士夫其筋力脆弱不足以編於
行伍與豈能有分寸之益於今之時也哉由是愈欲退
伏草茅之下而不敢少剪身外一日之計此在他人或
未能知執事其必有以信之矣近者州司奉府檄起發
赴省當所以毋老之故且呈于州乞繳備申違冀得矜
免而府司奉行惟謹不聽情懇一以推故虛調駁之展
轉催督勢必受擾進退俱奈何奈何敬惟都事先生
今斯文之宗主而省府之喉衿也執事實相與贊可否
治文書於其間誠得不鄙其平素一舉以轉聞焉將必
能表其鳴而後之者况先生仁人孝子之心又如楚嘗

切附於門生之末必能不受其一言者故敢悉陳之仍
再拜扣者以請

上熊投控

僕聞天下之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墳墓爭
訟之謂是也故士君子切所究心焉自世降兵興以來
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弱肉強食暴頤鼓吻而吞噬者相
望於道至殺人之父兄殘人之子弟顧亦何所不有然
莫慘於墳墓之侵奪何也彼死者既不能以自白於世
而世方以輕且不意視之故朽骨抱無涯之冤而世道
人心之變盡可慨矣夫祖宗不能自保其墳墓而付之
後世子孫以子孫能守之也為子孫而不能守則非其

子孫矣尚何面目以食息於人世哉楚也有祖宗之故
墓在雲亭蕩山之間自其十歲能行步以來先人每提
携之往拜掃其下指而示之某山名某某也某墳某某
某也固嘗入乎耳熟乎目而銘乎心矣斯地也蓋先世
守之以遺先祖先祖又守之以遺先人先人又守之以
遺於不肖誠非自外至也非掩而得之也今一旦為有
力者侵而有之得不舉首痛心哀鳴疾呼以告于當世
之仁人君子敦惟閣下以相掇之尊領方面之寄凡民
之有求而不得有憤而不伸者必閣下之是歸而閣下
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止暴又繁繁乎共有
文也斷斷乎其有守也是不能不忍於一草一木之疑

傷者而况於人之親乎况於人之祖宗墳墓乎故敢一
哀鳴焉楚也年四十有四矣其足迹未嘗入於公府其
名姓未嘗掛於訟牒而遠遑下惟墳墓之是訊焉豈得
已哉誠不忍棄祖宗之藏以及先人之托不然痛憤之
極寧有長號而自絕者矣惟門下不以為緩且輕一引
子張目疾發而明斷之名正一定法施生人恩及朽骨
世道幸甚嗚呼環結草死生以一再拜奉書涕淚交隕惟
矜察幸甚

與國長老

光烈三載豈勝瞻系每清悲以相未嘗不在跨生松竹
間也前舍弟懋和來南京從法體清勝於大定尤中
坐閱人海風濤而信向景從願無不得非慈福無倫何
以致此其自去冬往山東今年四月始還部六月末復
有北平之命驅馳靡遑憂患益甚思欲爐薰茗椀以相
從林下之一室豈可得哉聞無文今留三德願能經理
止庵從獲多助亦法門幸事也一如子簡二上人近况
何似茶邊希道訊未恭侍千冀珍重

與陳心吾

傑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厚
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衆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遠
邇以來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
鉅才名逾五十年其膏護之所沾既多矣是宜乘時際

遲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也往者嘗一被薦入承明矣顧乃厚糴深潛逡巡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一不知天之用村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顏矣敢不自訟比聞先生寓講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雖聲俊彩鉤炳風雲時時幅中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兒子勢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將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九世之有美行者必揭

而為之悅焉惟是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夫純者綠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綠或素是以不禘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禘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綠飾之小者猶且不可而況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綠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綠以悅其親者宜天下人之心之所同歎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綠則朝王始朝王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未遺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



絲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玉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絲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諫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踴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凡孝子之欲世其絲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為李氏世絲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邑西南瀕潁江為龍洲洲陰為高滙潭江水匯焉宋宣和中有蛟蜃覆舟為民害閩僧光定者過而呪禁之其後蛟徙潭壘積淤成洲爰有澤幽據勝為續黃二氏祠

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

京六月末有北平之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無非惴惴憂懼之日奈何奈何有可終教者無吝批示一二庶有懲昏曠而慰孤寂也某再拜

與王子與

自前年五月南昌妙濟之別迄今三年有思中來者論聞先生自辭榮以來即杜門高居堅拒來聘足見介特有立不混流俗故如此中嘗奉譯詩二首奉春未審達否今年六月令弟子蔣愈憲自任所赴京偶嬰微恙適相與左右但惜不能久洽旋復離遠豈勝悵快尔後平復必膺新除矣但未知何職何地耳此時當必有家

問手足至情宜勿過慮也某自去冬差往山東今年四月還部驅馳甫息六月末旋復有北平之命觸熱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抗顏側足憂與愧并任重刀微罔知做濟先生將何以報之本司所轄八府僉事經歷皆分巡尚餘一遺缺官而區區以守司獨留情馬迂疎百責交奉日來袞馬與齊吏較朱墨程條法惟故牘是理高臺嚴遠古栢森蔚有烏鶴百千旦暮翔集喧聒不絕儼然深山大林風雪中時景也閉窗如此其况可知謾錄以奉一嘆令弟使眷還留桂林吾令郎伯貞必與之同去相扶助也以和叔介近况如何惡亦未可以火伏矣因遣人省家之便謹以奉訊阻速相見未遲

九石為斯文壽重不具

同前

傑嘗怪東漢老武時政教脩明而杜季良以父喪致客遂貽浮禍及其末也大盜竄塞國作而黃瓊之喪天下會喪者至七千人雖徐孺子不膏彫髀而暴鷄繁酒無喪不赴當時朝廷雖未嘗不嚴禮法城士而士亦卒未聞以畏禍而遂止者豈不以死喪人道之大故弔問會送之禮有不得而遂廢也歟今海內喪亂幾二十年人憚愁苦惴焉旦夕不自保至不樂其生而易其死由是椰黨散而姻族離文物喪而恩義絕吉去不講慶弔不通蓋未有甚於此時者矣然嘗思士之所以立於天地

間能異於物而為三綱五常之繫者非禮乎非義乎於是而猶不得行焉豈不可為之長大息哉僕之先祖府君實王氏之所自出而區區與執事者其行實相等其道實相孚其好愛又相篤固非若行道之人適然相遇而強為欣戚者也然或終歲不相聞或二三歲不一會輒為特所牽格非畏避於愚難則奔走於衣食徒碎碎與手相問勞語出口未竟而足已東西驚矣每一念之蓋未嘗不為之惕然驚感然愧而汗下也有知執事性者蓋先母於武山之東今年整令先府君於新山之陽地之相去非甚遠也而區區限以羈旅沉滯僻遠卒不得奔走匍匐一引歸臨塋以少效親友扶助之誼

則其去路人也幾希矣乃猶視焉以面目相視而為人乎嗟乎昔固有忌之而卒莫能廢之者今莫之或止也豈而弗之行哉於是佩於古人多矣惟執事賢伯仲孝感果濟克襄大事孝道於是而有終雖人助之末容有未至而天相之吉則無不順矣僕俯念世故慨其典嗟輒省往事以識吾過秋暑尚熾聚首何時瞻望雲山無任悽悚

與蕭鳴舉

僕自八月十五日差出鎮江十月十八日以計事暫還京適江西糧長聽宣諭者至首與吾兄以德及劉至善相見問令叔自成翁何在則云已出水西門外舟次



矣遂不得見旋於子所處得所寄書物皆到甚感荷不
忘也但書而稱呼名數過多未免涉於猥俗度盛意必
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表愛敬之至然政不必如此但
云職方劉君足矣如必欲執禮如師弟子云者則以先
生易劉君止矣又書辭情實妙而浮文勝今

朝廷更化去華尚質士風丕變於凡名稱尤不可不慎
非獨名稱也由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學宜日
新所聞而故習未盡掃除若與共可惜也故特為足下
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信以次日復往畢所委公
至三十日再還

京別聞里中諸人其方登舟亟遣人追之已不及矣

可勝快快別來思想日甚未審前所屬嶺南緝獲及泰
先歸所附途中一二應酬等作尚為寫出否今以德中
行又有舊稿一帙皆近時改削審定者附去望為淨過
足下試一觀省其先後得失是非何如也倘後數年有
益復有所更定則又當以勞足下是下其慎毋以頌自
憚也自任職以來因念吾儒平日讀書類以錢穀甲兵
等事為紙上浮談一旦投之必用之地置策不知縱橫
布武不知曲直幾何其不取且曠我重恩厚祿何以報
稱僕每一思之食未嘗下嚙餐未嘗安枕淚未嘗不濕
胃而而下也是下其慎自愛毋為虛名所累來春必緣
倉校有臨濠之行此時相見又當據所欲言二令弟與

子相舉善近况好否併告道意

同前

今夏令弟鵬南歸同胡玉璋來別區區營面致一二自非與足下同休戚則不敢出此苦語未審樂能領畧否子所學錄歸侍得請以人生至樂而至難得者到家必常相見若區區此中動定則彼能言之矣區前後所經詩及善帳等項殊累行李前悉已遣回托之香第子意收貯諒然此意也但怪前嶺南回時嘗附去詩稿一束今集中却不曾抄得豈所寄未到耶此瀕間之泰先當或為他所留下耳某自六月未有北平之行奔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未幾倉事經歷分巡皆出

而區區以守司獨處茫為迂踈自責叢萃方日與胥吏較朱墨程條法以故橫間其為愛恨不啻履水而集木也今本司官舍乃前元御史臺高敞嚴遠有古拓數十長廊廣蔭晝無人聲惟鳥鵲百十且暮翔集喧聒不絕每大風震呼一雨即雲蕭然深山大林中景也悶悶中雖欲求一二知己少抒懷懣不惟不暇亦不敢亦且不可得惟日與庭下立卒數輩擁卷兀坐而已少晚公退即閉門顧影一燈熒熒夜必更盡乃就枕至四鼓鷄鳴又亟披衣起視事若是者率以為常終不敢以外任而少肆也自惟年齒已及髧髮欲衰覺精力猶不惰乏此殆習性堅定而不侵於外物故耳所幸者省府中多有

官書可以閑看苦無好茶又井水醃鹵煎之則味奪而色變所食米即吾土所謂溢粟者抗稻亦間有然少鮮潔者黍稷釀酒香味大不如商冬苦無青菜人家多醃咸餅盎中以待之北來非惟物性不同人之飲食嗜好亦殊故調和烹飪之節徃徃舛牾而皂隸輩又本農家子推魯粗純殊不解人意嘗於自為之則俯仰掇拾之餘已不勝其勞矣而又似非所當為也故每食輒對案浩歎而已茲遣人歸省動定然候家人輩遇此未甯能動否想見費力也足下此來為况佳否度幹蠱之身公私收屬知不能遠出安得翩然過此少聚數日以傾瀉一二少慰平生之知己我學之舉善存與泊昂元等近况如何令叙此山庾兄令弟鵬南鵬起請賀友婿一一道意相見未涯切希慎重

與水泉兄

自曩歲過家一拜而別述尔三載其為懷仰要非筆墨之所能盡也前在南京時有自吳中來者言老兄捨近趨遠一旦携豫章翩然復上湘洛豈有所迫而然耶抑亦信吳移人雖暮年猶不足以少釋耶昨來踴躍當復健步人生無百年况四圍生殖固匪二即俱已成立亦奚不足者又何苦跋涉灘險冒犯嵐瘴而忍為異脚白首之旅人哉小弟無似向來本無出意外意此老兄所素知者不意為人推挽不免自悔遂竊操干

朝茲已三年矣今夏復有比平之命量資揣分其實踰
涯一个寒微夢寐莫致上惟

聖恩之重次念祖澤之遺蓋五十餘年而適遭逢四百
餘年而有今日晝夜備省寢食靡忘誠懼負荷弗勝徒
有以為父兄鄉里之玷辱故自承

命以來情餘日益年髭髮日益衰而憂患日益增老兄
將何以救之自離南京且半年而家間邈不可得故亟
遣人性候動定至於行止則又在家人輩籌之此亦不
改必也嫂嫂孺人槩中外大小當各安好令舅煥章父
子近况何如恭侍未期各希珍重

與王高

僕聞之去古遠世類不如古獨辛者猶必有師令市里
三尺童稚至無類也及挾書冊入學館未嘗不如古人
北面振衣請業考成極卑陋恐懼之態以聽其師之所
為非惟童稚也雖凡民一技一藝之微亦必惟其師之
是聽而不敢有少戾焉蓋得師則通否則蔽得師則明
否則昧是道也無貴賤賢愚少長咸習師之所習言師
之所言行師之所行違違焉惟恐跬步之不逮而或後
也孜孜焉惟恐纖微之不竭而或隱也下至秋剛之操
煖煉之攻與夫鍛朽縫紉之執不啻窮晝夜竭筋力以
徇之故為子弟者必求以齊其師而師亦恒樂以成其
子弟他日業成而達矣必號於人人曰某吾之師也其

師亦曰某吾之弟子也是二者恒相承而不相負夫前所謂挾書策入孝館與凡一藝一技之習者類皆閭閻駸稚之細民固非若今之衣冠世族顯然稱為佳子弟者也然彼或能為而此不逮彼方力趨而此或不屑羨甚可歎也今人或偏指斥百工下役之徒以擬諸人人則佛然怒以為辱至從師學習乃反後之豈不可怪哉以僕在執事館中謫幸辨疑竊有師之名焉辱尊君不以其不足師命足下尊而師之禮厚而意勤矣自忝承以來嘗慙然懼之直無以應執事一日之求者素之何待之甚至望之甚深而所以求之者卒未有聞焉何執事之鍾故其歸篤取擬然以立于執事之庭也有年矣

而非擊弗考吾見其徒為鐘與鼓而已也苟發而自鳴將異而怪之且誰能聽哉夫言之而不吾聞也意其必有甚樂聞者聞之也導之而不吾從也意其必有甚樂從者來之也如是而僕不知退且辭焉不幾於土木而尸素乎師之道宜不若是也彼且樂乎此而我處抑而奪之強其所不樂者吾見其殆憂憂乎難合矣僕非不能通飽食息坐玩歲月以徇執事之私竊恐三尺童稚有咲于列百工雜隸之徒有咲于傍吾黨之士有識于後其將無所逃其罪矣故以書告吾子其誠思之

答劉天一

天一孝廉友兄足下前承寄書示以近著序文若干首

發而視之則書辭有謙抑不自滿之意而序述有馳騫不可窮之態非善學而志於文殆不能若是也然竊怪足下不以示他人而慳慳屬之於僕僕亦何能為足下損益哉及會劉如王座中又辱示所為令先府君行述一通僕又知足下其於孝道能極意表顯若以當時即歎為足下少論白其所以而就途匆迫不得盡言故且携以俱往俟他日更思之當有復也自後嘗一再讀輒為之法然以悲喟然以歎而亦浩乎其有感也何也士不幸汨於科舉迄學成老矣而卒無所就又不幸有子連喪及不幸死客外遭亂十有六年不得返墳此宜何如其情哉竊嘗慨世之名為人子者平時待其親既

無以異於常人矣及不幸而死方且汲汲焉計其所遺之奇贏以為已計而喪葬有不至盡禮焉不恤也其所謂賢者則竭力於編黃齋薦以誇靡其御人姻族其其親之言貌志氣已日遠而忘之矣他日或有問焉則惻然直視不能奉一辭以對此世教喪而倫誼薄有不忍言者今足下不死其親獨能忍哀執筆娓娓叙述之又不半不抗情文實茂辭氣悲惋有足感動要其平昔見聞得於家訓能不失墜者如此夫既不遠數百里觸險陔冒炎毒負遺櫬以歸葬故里矣又思求托文字以圖不朽如此者則夫人有子如足下所謂一不為少矣尚何憾哉抑君憂而言不文禮也今則可以言而文矣矧

述矣美古人不廢而近世先正亦有自伏其先世者宜
乎足下之善學而有述也但其中所書有所未備有所
不必有所可疑者四三條請為足下陳之大凡書時書
地書名氏書官皆宜謹而信今於魯祖魯祖所娶之姓
氏則書而名諱俱不書府君卒之歲月書而生之歲月
與享年若干不書府君卒之地則書而歸葬之時日與
今葬之地不書此皆所未備也府君既明經應舉則傳
三宜無不通矣而謂其熱童子問撫孤妣而教育之足
矣又謂其初欲為僧道此不必書可也又云上世為漢
校書郎向之後此未有的據恐難使信且向仕漢三十
年居列大夫官為宗正管校書天祿閣矣而非為校書

郎也又云當五代時有為鈴轄者仕吉因家焉府君其
八世孫也夫五代之時不論即汴宋凡九帝南宋又七
帝合三百餘年迄今又百年矣而劉氏乃僅八傳而已
此大可疑也凡若此者皆窒而不通宜詳審書之不然
宜為疑辭庶得古人博信傳疑之意而亦無損於孝道
故敢據而商之嗟乎文之述也難矣惟言之於口而不
貽則筆之於書也為有章揣之於己順而安則實於人
也必達而可信不尔而欲以久傳無弊豈不難哉謹以
所為伏歸之足下而更正之苟足下不以為輟則學之
進也幾矣其前所示序文則尚當具論以少酌前書悞
倦之意固非徒以成足下孝慕之誠亦將以助足下好

古之言

與高永齡

永齡司逸文兄足下前以茶望深切一來相見乃辱不
鄙至進而與之言若素所交通者無論毫末其襟度磊
落落豈不出尋常萬萬哉數日酣暢道德之醞馥文字之
腴皆所未嘗有而樂於從聞者及登舟別去則又甚悵
相見之不早而相去之若巫也日來為况佳否楚自別
後以二十日離萬安二十二日抵家每把卷對酒徒悵
悵更相念耳妾姪本童駮無似而仁人之心發於聞見
亦委重幣俾之從師推愛及焉僕也拜賜侈矣承既竹
木茅堂或可畢力感戴何量茲發宋文繼畧及南豐文

同前

永齡司

巡高君執事日者萬安孫生來傳至執事所惠

書一紙及詩一軸得之且驚且喜誠以前此竊所願慕
而不可得見者乃今得其教言併得其文字讀之其為
樹樞可勝道哉竊觀執事所以貽教者始以鄉先正之
所樹立者啓之於前申以鄉人之所嘗過稱者譽之於
中又以今日之可以出而仕者推挽之於後勤懇

甚盛心僕果何以辱此於執事也惟先正諸公之文章
事業與夫操行節義遠矣僕雖不才竊嘗從父兄長者
與有聞焉然才質庸下未能以究所學又蚤喪二親遭
罹世變雖嘗一試有司而時過後發悲難泯其心志迄
無所採低徊窮軀益自悼而不知年數之寢邁矣茲
幸際盛明出塗炭又安敢過自矜重以取異於人乎
試以斤今之出而仕者將必有以任天下之事而任天
下之事者宜必有以成天下之功副當時之望而後已
若僕之庸陋繆及其於所任既非所素樂者而於所用且未
嘗少試也則又安敢肆然妄動以取不才之識而冒無耻之
責哉固自念夫有八寸之擗未有不顧自效於所知者苟

所不知不見答猶將呼號以聞之况今辱其求之之切而
訪之之勤者乎則所以低徊固避者必有所不可而難
於言者矣昔孔子使漆雕開仕以吾斯之未能信對夫
使之仕者在聖人而信與不信在聞聖人亦安能盡知
之哉執事以為士之際遇於今者亦已至矣斯誠有如
所云者僕敢不再拜以受教至謂無有後時之歎則固
非僕之所敢聞也而又謂將必有所俟而後出若安車
駟馬抑君子出處自有時命而凡有所願望而安排者
皆非也若執事之積學廣問能乘時以取功名而文翰
武畧無施不達固僕之所願學而求蓋者而亦何敢以

交自擬蠟哉異時苟得淬頑鈍困隘或勉效分寸以
這縱超軼之末而希光遐遠之下則仕似未晚也相望
不得即相見故敢以書復惟執事其終教之

與祝仁壽

仁壽驛丞契兄閣下日前率易進見極辱傾接連日坐
香風中使人不覺酣飲而周旋款曲言談風度各極情
致信人品固自殊也嗚別有處尤重惡懷後聞使舟下
海全旋復西上何勿勿尔和蓬軒記文已畧就藁綱當
題上但必賤濟無能發擢其謝子良近承彖人相快過
後萬以事不及注此必茫然能否所致願無庸之入果
何以辱於問友哉因筆漫及于啓自有其相奉故無筆

答郭慶守

此叙謝併致近况之候未問惟加愛以前光大不宣
際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
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
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
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
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
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
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子既死嘗自言所以
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
佞而阿附於仲者寡矣及其後策策營營之利修農工之

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
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下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
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為羣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
則管仲毀於貧收於不利而後於快也又矣豈復能少
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我故古人之知已必論其遠者
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蓋大端習說細類睚眦睚眦
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之知已其不同者非之其亦異
乎古之知已矣况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愧於僕者固又
非古人之所先焉夫古文書必記姓名詩以咏情性文
以道古今凡此皆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
亦孰不能言也而自有其意焉其意固未嘗不同而亦

焉能以盡同哉譬之人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也其
吟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以此同然者乃遽欲以已之
肥而瘠彼之瘠又欲以已之黧而譏夫人之皙也亦
難哉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也矣
况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憾怒哉昔人有飲而醉于室
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已之醒也羣聚而罵之其
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罵亦何以異於此哉其荷
足下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
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
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已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古若
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



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
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固慎承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
學日進如草木膏腴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脩
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謙懼然以四
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
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
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所
於已徒有以來謗謗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愧
人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上謗莫如自
又曰何以上謗曰勿辯此古人處己之法也既以自
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
及見恐不啻將米尚冀終示也楚再拜

與歐陽仲元

仲元茂宰年兄問下別去五年相望益遠中間音問闕
焉弗修寔以無庸之人不欲以無益之字瀆聽固非敢
慢也每暗家書屢辱岳問感荷感荷中論望重中州政
成二邑藹然流譽於荆楊齊魯之區信有學有用與時
偕行者也承聞專人遠候令即准過彼讀書此舉大當
大當但當著跋涉不無艱畏然准雖年小稍亦諳慣可
無慮也及見所與令即帖讀之有褒貶之文有鑿破之
氣快哉其能言也敢不欽祗敬歎僕屏居如昨無足貽
念自開懶之餘才力單薄不能少有益於朋友之緩急

魏員多矣舍弟子彥近二月間為穎府起發至京迄今
未有消息自餘州中朋友出處皆如常度令即必能詳
言之故不贅及阻遠相見未涯九百為遠業自重

與張炳文

炳文徵君足下去年正月辱過從田間幸得接見而猝
猝往來未饜文字之樂良重快悒今年春蒙寄書問及
所撰詩文一帙書詞委曲懇至叙情宣志悼往慨昔亦
惟感念出處之難裁合併之不易而過望鄙陋之不暇
耳甚感心僕何以得此亦何敢當此也方思所以復命
而未得乃夏五月又辱遠來僕適以他出不得迎候及
相見邑中辱所以屬望者愈切而愈深足下好德尚友

之意厚矣而不知僕之非才也是猶責春華於枯朽之
植觀夜光於瓦礫之遠不亦難於僕也自少好學古人
為文章蓋竊有志不幸中罹多故其英銳邁往之氣固
已消沮摧伏於艱難困辱之餘精神已泯乎其無營言
語已泯乎其無味矣而况於所謂文字者執切觀足下
之文知足下新功所到又迥非曩時所見聞者其間如
復姓辯則婉而斷中平山記則濶而峻其餘磊落成章
不愧作者詩則長短句類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絕然皆
致思清遠而製調高古其進而底于成蓋未可涯也僕
覽誦再四方為之讚慕稱道不暇而足下乃惓惓欲僕
為之一言僕何敢尔式學猶情農疇稼穡於大田之腴

拙工見短獲於廣廈之構愧汗奔走之不給尚何容喙
前承索書于文勉強塞命識志荒于鈍不自知其不可
也念豐勤渠無以報盛意輒少白所慙備高文以歸惟
鑒之亮之幸幸

與李提舉

提舉相公希遠先生閣下前三年經客廬陵之疏江時
閣下適留禾川城中營督時一貢書以自通於閣下不
謂將書者至禾川而閣下暫歸湖南中間屢請過州遂
致沉逸使臣；求通之心卒不得以少白則又亦嘗不
自悔恨以為當時不克躬修請謁而至此將欲更錄以
呈又恐復貽前失以故止之卒隱忍抱蓄以至於今其

惓惓蓋非徒然也今年夏始聞閣下留上麓而僕以七
月間先後改厝先人先妣於山中奔涉深峻抵冒炎暑
遂遶寒瘧久而未愈既而聞從者過流江亟奔走求見
而單車就道沾觸風雨舊疾復作遂爾羸阻良可慨也
抑前書云云者固將來以自通耳今則辛拜庭下瞻見
顏色故頸竊有請焉僕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而立言者非立德立功之君子則言有不徒立者
矣夫言之立也難矣發之於當時施之於天下傳之於
後世而無不信其為言也非藹乎仁義之發必確乎是
非之公者也以故天下之士恆視其言以為法而凡世
之孝子順孫思欲效顯其親而勢卑力微無自發明者

則亦必有以藉賴憑托於言語文字之間以致不朽夫
賤之不可使貴也貧之不可使富也死之不可復生也
固也而一言之立有可以貴可以富可以不死者焉此
非發潛德之幽光而操天下後世人物之權衡者何能
以與於此儻之先人山林一貧士耳而拙於奔競勇於
自信雖湛浮鄉里若無以自異而操守恒凜然不可奪
雖呻吟佔俸若無以自見而所蓄積蓋測乎其莫窺又
事先孝與人忠而致俗急義老而不勣不幸蚤不遂於
科名晚弗就於著述而年不待志時與亂逢有足悲者
其子又謫步庸下不能自奮投趨時好取祿位以為前
人光顯顧其平生豈無一言片善可以自見者於是而

不知求所以選述焉是過佚前光而重其泯泯也可
嗚痛哉敬惟先生學足以追古人文章足以名後世粹
然抱至美而無所虧挫屹然只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
昆岡燬餘之璞玉而鄧林雪後之杞柘也又能不受未
論以獎進士類不惜餘風以強振枯槁則雖其平生不
以毀譽為欣戚者亦將頤頤然有所屬望焉惟是先人
沒且十有六年而今年始克更登十六年之間豈無赫
赫當路可徵一言者然求其八如前所云則未之見也
故與之言或不能見信而其所言又若不足以信於人
人者故寧陶陶焉歷歲時企望光忍死跋涉以有請於
左右也昔吾十世從祖德慶州君忠簡胡公為之誌十

一世從祖常德府君文忠周公為之誌令其文錄于家
乘者罔炳炳然與金石爭輝而不泯也先生倘哀憐之
賜之一言則先人草野之名得托先生之文以不朽而
先生之文亦得與忠簡文忠並傳於無窮矣情至事繁
不勝惶恐謹錄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行狀一首輓
詩十一首及前翰林待制楊景行所為先德錄序一首
并錄前所附獻書一百通為一帙隨書呈上惟采擇幸
甚

冠鍾應龍

洞引彭年可勝懷全仰惟令先君東巖先生養承家學
覽羅世歎名宗衣冠屹然巨壑凡所以事親取友蓋未
嘗不極其終始隆篤之意詎圖雀角之訛竟致鷄犬之
禍聞訃悠遊且信且疑但馬感傷繼以零涕念先人敦
世交友之契而不能效凡民一日匍匐之情既重憐悲
良切愧悚諒惟孝心純至哀痛奈何回極奈何尚惟抑
哀以敬衰事則顯揚方未寔頭頓首為謹奉慰不次

權翁文集卷之五

記

三友亭記

立靈蕭煉師於道院之西偏種竹數竿植松海各一本
因隙地為亭以居之銘曰三友將以友乎此三者也余
嘗過之見師幅巾篋衣宴處其間顧盼左右入主出賓
欣乎若自得所友者或者乃不容徒聞而咲之豈知道
哉夫苟能虛已以待之擇善以從之則天下皆吾友也
非獨人也天下之物亦何莫而非吾友也古之人友一
卿之晉士推而至於一國與天下則友亦何常之有哉
師學老氏者也栖迹深窅以同物之化游心高明以觀



權翁文集卷之五

記

三友亭記

立靈蕭煉師於道院之西偏種竹數竿植松誨各一本
因隙地為亭以居之銘曰三友將以友乎此三者也余
嘗過之見師幅巾篋衣宴處其間顧盼左右入主出賓
欣乎若自得所友者或者乃不容徒聞而咲之豈知道
哉夫苟能虛已以待之擇善以從之則天下皆吾友也
非獨人也天下之物亦何莫而非吾友也古之人友一
卿之晉士推而至於一國與天下則友亦何常之有哉
師學老氏者也栖迹深窅以同物之化游心高明以觀



物之妙則其於三友也取之必端矣使誠於竹而得舍
虛守中之義於松而得葆貞抱樸之義於梅而得高素
緜和之義則九老氏之所以為說者類於此焉觀之庶
幾乎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矣又豈徒羨於外而忘其中
者哉它日陪歐陽仲元羅君子理訪師於斯亭之上相
與微吟緩觴弦白雲而歌清風但覺清者可挹芳者可
襲而高者可仰也余為之歛容降心而竦然加敬蓋不
獨慶煉師之得友而又幸余之寡陋者因煉師而亦得
以交其友也傳不云乎不知其人視其友於煉師信之
矣是為記

冠字大旗記

冠旗非古也士談藝而獲雋為好事者設之以遊於其
門者也各魁者何按說文魁即首也北斗前四星為魁
故士以榮膺首選者因謂之魁獲雋非魁也而亦云者
好事者侈而謂之也其纖無定文大小長短無定制而
其色必用正黃非自重也重其將登名於天子天子受
而拜焉者也西昌由趙宋來科目得人為盛皇元科興
而中廢繼而復興而世變作矣自延祐甲寅故翰林侍
制楊公景行首登甲第丁巳陳陽鳳繼之至治癸亥蕭
雲龍白雲瑞楊外雲又繼之天曆己巳曾貫繼之迄至
順壬申曾貫再貢二十九年之間登名者五人焉至順
乙亥科廢至正辛巳復興而小更其制歷三科為庚寅

而楊植始中副榜癸巳蕭謙結之丙申楚興歐陽銘始
獲正薦蓋科復又十六年矣先時捷子報者率用黃紙
為小旗倩人書魁字走致其門綴華城製旋球於風雨
間昔陳陽鳳得解時獨樹陳氏世科旗於庭下蓋其家
故物也當科復之六年里人龍煥仲章嘗慨然歎曰吾
州素稱多士科復久矣乃未有棄然舉首何也有則我
當製魁旗以榮佞之衆曰士氣萎靡甚矣不可無以作
興之者查力成之君即市帛命工練製聞廬後倫魁堂
木堂刻大魁字為故宋狀元文信公所書道人模畫以
歸乃取帛所為三丈二尺者十二幅橫貫為身中鑲青
帛為魁字上規紅帛為星文其首別用通帛二幅為旒

長二丈有咫牙鬣榛然其首幅之上端列為紐繫二十
有四乃外為長繩俾竿首而引繩循屬于紐間以注于
旗之末使得牽制之捷用帛若干匹以丈計之若干用
工九若干日旗成藏于龍氏越四年始得楊植泉欣然
舉旗周行市中時監州達理馬識禮政尚嚴肅不以辭
色假士民間鼓吹喧甚召入獎勞之見魁旗侈張而聚
觀者衆因戒曰此學校盛事盡樹之靈星門外張三日
而飲之母褻易也自是旗歲於學宮壬辰寇亂有欲私
沒之者既獲免乃復以歸龍氏癸巳得蕭謙以客外
不及設至是余二人者竊忝乃九月十三日復出諸程
氏而張設之時歐陽銘留龍興承歸祭舉旗及門賀其

母而退然後過余珠林士友來會者五十三人鳴鼓擊
執纛且及舉旗曳旂而從者又五十有六人由州出
南門懸舟渡江長洲大風飄揚煇炯兩岬聚觀者以千
萬計時江西參政全公摠兵自贛下駐快閣與使客
校臨觀而嗟異之江南父老言自為兒時聞長者言
狀元時有魁旗渡江來今乃復見也旗至留余門者
目矚鄰喜助之至先立高柱於壘上乃以長索縱旗
斜置柱尾東西俯仰隨風而旋人望而偉之時周本世
由言水來報捷自携魁字小旗併樹其傍周云此大
于言水所未有也已乃復歸于龍它日有欲序書三
以不登貢姓名其上而未果也戊戌龍興始又明年
子亥成兵入邑魁旗乃亡于盜嗟夫于狗在郊見賢
盛宅望之表風聲樹焉而况科第之儀文所存太平之
盛觀所係其作與鼓舞之機深矣宜君子有所不廢也
仲士之所以自表異於天下固有大忠大節如往時書
魁字於廬陵齋壁者世或末之思也於旗之有無乎何
居而旗之始作則不可以不書書之異其事也亦以彰
龍氏之好德也旗亡而後書者異其終送也亦使後之
作者有所興感於斯文也

遊武山記

歲庚子三月既望余絕江而北將取道武山過南溪訪
蕭耐氏未行會寧郡謝可用廉伯容自郡城來因與曾

元友歐陽仲元會飲于快閣約明日共遊山中且遣人
先往南溪告以後日當會雲峰寺至旦余拉諸君就道
適余第楚亦來會時天色忽晴除作出西門兩數點
如洒過文溪雨竟作霖欲遂休或者曰兩且旋止盍遂
往乎乃擁蓋扶行出村雨脚益繁望武山不可見諸
君竭蹶泥濘中有大呼欲返者有強扶以遂前者有悔
替其初不遂止者有歎者有慍者道左有泰清道院咸
入而避息焉日霽暮雨不可止可用元友仲元與予弟
望曰人者奮然振衣辭謝先返余不能挽也因謂伯容
曰諸君逝矣如雲峰約何吾與若令女第留宿于此明
日登山決矣比且雨果止余與伯容冥行霧中院有奇

士胡性元者先之履氣凝蒸衣袂鬢髮如沐登高丘
見武山南角椒露雲氣勃然解駁而北且前且望色
喜而心動過金華紫霄宮有陳允寧者聞余來遊山也
欣然躡屩以從乃徑香隴取道田陌間望山之東南以
趨延緣造登波陀稠疊林列谷轉雲豁天朗而是山已
屹然吾前矣少進級田春嶽行地趨偃僕踞躡仰見其
上若有土垣者性元云此古所謂下寨者也其下為龍
王洞之左踰垣以躋忽巖薄間聞啾語聲則神與端
敷子者果由雲峰至矣翀首問同遊者安在余告以其
故為悵然久之乃追道鷄冠石由西華門入佑仙觀浮
丘王郭三僊祀焉廣庭敞虛連岡石翼大江橫陳境勢



宋曠可望觀後有鉅松數百株北行數百步其地平行
為白雲卷、壁猶有福字刻府君題詩今卷遷于佑僊
之側廢址宛然其前為東園或言中有僊人迹石有基
盤石皆叢棘蒙密不可見道左高阜下即古臨溪寺故
址有方石僧直尋丈假開山半曰衣籠石、左復有巨
石中剖三之一若截肪然誰而不仆曰試鋸石循嶺稍
既有石室為北岩、穴嵌空有泉溜澗注其中可容數
十人有古石像若大士者故人名觀音岩或傳古陶皮
二僊人脩煉之所也出岩左數步仰視片石銳若銜牙
側出崖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除泉沮如前人仰而不
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道童鬚鬣者年最少攀緣

先登引衆客次第以進若魚貫然既登稍踞石上俯
瞻不測足跡、戰掉不敢注視云、下人稱旱者夜著
燈路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輝下山則雨隨至矣又稱山
陰上陟絕頂曰武婁國世傳為武姥所居之所山峻開
為仰天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通梵雲庵、危傍有鑿石
除地町、者云昔人避亂所居其邊崖皆築以亂石所
謂上寨者是也又稱出山坳有石甃深廣可三四尺泉
湧其中曰陶皮丹井雨旱不加縮飲之甘冽可以已疾
傍躡小瀆循山勢以逸注于梵雲庵之厨庵面勢幽阻
負輿挹深群峯犬牙若環壁壘蕭蕭有板刻宋江淮運使
張汝賢及松菊老人劉敏求詩詩有山茶古梅二株每

春冬時霞披雲翻縹緲山谷人疑其仙境云猶庵右數
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叢下為虎穴皆石壁巉空下臨險
絕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曲負踞踞之狀可指而
見也日既暮將過雲峰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
崇阪送子佑僂已鳴鍾見燭笑道士胡雲山飲客松樓
下有獻山菌者大如斗自如雲輪圍肥晚食食之甘甚
夜半就寢月色料然窓紙松風號呼如虎亦不能寢也
晨起出西華門而右將過雲峰出蹶龍洞有片石方
廣八九尺路經其上若石梁然險滑幾不能度同遊者
先過南巖舍獨與數客分路下釣臺石壁有珠泉並釣
臺以西上山平復與諸客會于雲峰寺之後有石怪

紫迴數百步可傍通而入楓柯林樾交雜羅陰下有亂
石壘礮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名覺生者跟跡
出揖客拾級先登首至一小亭闌欄檻間泉聲金玉
聲已爽然如滌精入畫廳又比躋層閣觀流泉或陶覽
為竊吻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剡竹連入池中潛行
出亭左注焉踏為兩窪為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濺
濺時出石間其亭闌深靚極可遊息結絡布因地勢
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脩寺碑撰
文者國子監簿陳年書丹者故衢州通判劉奎余六世
伯祖也通判未嘗為州而此云某州者恐誤耳載寺
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寺

基凡一甬易而始定于此理或然也循廊出山門坐覽
平曠見穎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玉映光入庭宇其
外則萬安蕉原與州西東浪川諸峯青出天際邈若一
覽而牛吼粵臺層岡鉅石踰伏如兕籟弄烟濤控帶洲
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僊而又過之
余為之久坐而不能去以為奇觀將盡於是矣覺先生曰
辱諸君幸臨當為作茗供乃復策蹇出山門折而左上
山後獅子峰觀補陀岩石特立數丈嵌頂而峭趾有
方石橫壓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前為觀音閣
故基其陰皆巨石聯絡相亞稍東數十步有崖壁峭立
前可懸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前巖山下如轉霧峯

聞數里今循偃闔地一呀若陶穴又並崖而東得石洞
為出水岩左石砌而虛有泉涓然潑于地中不見其
出蓋泉源也覽竟復出補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峰峰
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嶙峋若卓巨筆蓋是山
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峯北循故道過西華下筆
巖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埕躋石徑而入屋教樞
極清整簾蔓翳蔚深不見人有翳壺子摘園茶獻焉
出坛下又數百步有甃伏于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
始循一門而入甚狹其迴曲次第廢狹不等上人常持
火繩索而入云每間各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
然人不能當至也又西北過天寶壇欲譚道士酒諸客



醉歸爭戴杜鵑花行歌松林間暮抵山下之臨溪寺而
休焉跼謂茲遊不可以無述余以為神僊餘煉飛解之
說江南山水之窟性有之其傳訛傳會要皆不足辨
竊自歎生長是州幾四十年若是山近在眉睫往來不
啻東西家有泉石奇勝如此而不知豈不可愧恨哉且
方與諸賢之為茲遊也直旦夕跼步間耳然或阻或率
或遠而不能以直遂况遠在於數千里之外與夫懸特
於數十年之先後者哉惟古之君子居一鄉則友一
鄉之著士孟子不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乎武山者吾
州之東山也然則款登泰山者宜必自此始矣是遊也
始由山之東南而趨東北復自北而趨于山之西以逕
于東南復由東南以趨于山之西南以歷于西北復趨
而返于山之北以歸先後凡三日同遊者九人所見或
不能盡同愛亦各有所得焉尋奕諸鍾某蕭獻供茶者
禹珪善歌僊游者伯容飲而不醉者胡性元陳允寧不
飲而好吟者跼與端也其喜者擬偶以疾而不飲者則
余也

遊湖山記

乃四月朔余第壁以余言遊武山而木獲僧也與永豐
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山之佐僊觀則馳書南溪
邀余與前同遊者俱來會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
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

雨止見郭君與恭君尚



友好奇士也飲然

君之遊武山也飲矣有潮

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其禪師嘗居之夜聞山下有聲如潮故名其石又奇蓋往觀于象欣然願往君杖履詣命家童具酒饌以隨將不但潮山止也晨出巖樓岡下經羅漢窟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考進登梅塢寨出梅將生廟下經山塘口望高霄寨遙見數峰入雲巖然有深窈狀然遠而莫之即也躡巖途出石獅岩下抵石筵登意山嶺者劉氏祖墓在焉面眺隔江三泖諸峰皆秀拔如畫下臨奔流莫可褻玩晚退飲溪南郭家庄暮抵白竹山下而休焉明日將往湖山適郭君與仲為催科者所厄今第復以疾作先返余獨

從舉正及謝山人偕詠師對天池凡五人者往焉出小橋過泰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有蕭學文者聞于與客至要諸途而飲食之是夜留宿城南回家隣有王老翁者嘗往來湖山間請先導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葉葉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而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間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雙石柱方跌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莖華間上刻軟賜旌忠廟神六大字其下彷彿有字皆漫滅不可辨山之窟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塋但所謂旌忠廟神者為不可考耳前入山徑有石巖穹然左轉而壁立其

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峰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
步忽平陸中間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開山下有
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稍折而
北其西岬諸峯皆石骨凝黑如積鐵斷而復連其圓而
宛曲者為如意岩竦而虛敞者為通天岩中壑為小
洞可容一人坐其頂中湧而下墮有泉上出若激萬珠
灑岩腹而下鈴有聲又轉為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
纒若懸鍾焉侈出石筍高與峯等若擎而欲離者下有
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叫有千楨松今不存矣其
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滂漉其趾其間者為猪頭
躡而踞者又若虎與狡狴兩厓之間皆平田沃壤宜隴

修心道人往云月僧鑿剎之蓋僧散已又鼎興校者遷

其北向林木合谷幽巖不可近但覺深淵深山益密橋
絕路窮不見人迹叢叢蔓藤遮礙崖澗微聞水聲激
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
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甍泮居相傳為唐
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骨經其上又入為
法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磬木簾間
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山寶鑿舍
利護國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
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峰高且圓者名
大佛座其面有小峰秀出而上夷者名小佛座惟佛岩

下有石穴日出雲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
加鑿之益遂不復出事有無不可知似亦足為貪者之
戒也寺右有小徑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
進矣谷迴林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
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々羊々雪
爲翠紛映束峯連袂旋壁拱外箇中深烟霞糾錯疑非
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蓋久之因念世亂
十年餘而深山古剎亦廢壞如此况園於都邑城郭之
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意岩下田父家橋
石橋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吳岩寺之毀僧結
茅築土散處其傍岩壁森立門左有古木根蟠石上如

高溪書隱記

緒其陰有暖婆泉山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余與四人
者蓋樂而忘疲於歸之二日乃迷期遊離合之故感今
昔廢興之跡著山水奇奧之狀為湖山記書其一以遺
同遊而未果者留其稿將以時遊覽而自釋焉

王君子啓之適西歸既三月矣余以索居之故悵然念

之又以為君之英偉神光耀之才一旦遠去親故而插于
荒閭寂寞之蹟其不能以久處也審矣或者曰西歸山
水之勝君因將遂之而樂之以忘歸也他日以書來告
曰紳之西有高溪者其源發于湖湘之南盤澗抵堅遠
迤曲折凡數百里始演而為木溪其清而冷也可賦肌

骨而鑑毛髮其深石為潭為湫其淺者為澗瀨其廣不
數尋引土人率支石聯緋引畧佈以通熱收水熾鳴
其下滴泓黝黑過石狀懷有罅子如葉是容四三人然
篙楫不常具也有小白魚潛行石空警尾揭然與水
衝薄恒不得息食石漿而腹取以為養不事釣罟秋水
縮時可鑑而拾也兩崖有山嵌峯沉浸蒼翠流動群木
交翳鳥鳴其陰時雨過草豈林香山花斑駁如綺笋澗
漱生石間紫葳天出如玉可採擷以供朝夕田沃衍彌
望泉流交騰秋授冬秣非甚旱可以饒穫自余之西也
逸乎與世遠而惟是溪之安有好事者為我闢館其上
為游息之所因命之曰高溪書陽子章為記之其有以

識予情之所以夫嗟乎君之為斯名也美矣然非君子
之所願也方海宇清寧賢明彙興其志氣所至殆猶騁
馳康莊鳴鶴雲表翎翔騰蹕時息萬里豈常有山林一
日之遐思也哉今其由然茲溪之上與高深幽紫者
同其懷與鮮華盛麗者同其情與黽黽肖翹同其趣此
國士君子不過於世者之所為也而豈世之所同適者
哉彼馳騁乎富貴利達之途奔走乎車馬塵土之場者
固日以為適也一有不得則戚焉以悲嗒焉以喪業
然無以為歸其能勝然有一日之樂知君之所云者乎
抑聞之惟君子能不溺於徇世亦不果於忘世故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返者君子讀之信斯言也異時其無負

英偉振光耀而起于蒸溪之上者尚有徵於斯文哉請
以復於君因述而為之記

宋霞滄州樓記

昔許僊之祠曰鐵柱觀直隸章闈閣中神居尊嚴深宮
高墉如在天上然周顧地備雖寸地無容於廟其西廡
為道察鱗次歸此文亦實區列其前龐雜室其特甚於
是願真堂有德而左鍊師令振敷玉隆者題其樓曰紫
霞滄州而後是宮之玄境勝趣備然迫出手埃瑤之表
矣君嘗請于前宣文學士周伯溫氏書之而屬余為之
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
柱亭對峙深廣不貽尋丈而疏明洞豁金光玉潔上較

玄宗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君之名斯樓
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群仙之
所都也陽瞰欽升海色鸞暉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可
即而攬之手彼蒼觀風物珍奇盛麗而茫海宇去人
萬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
千載之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游
之想矧寄迹老子法中而嘗游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
嘗與君遠引而周覽其東則梅仙彩窟之舊宅其南則
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北則龍沙之鏡鏡宮亭之浩渺
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崗鶴嶺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
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燦若旌旗之自天而下若神



劔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島嶼迴淤出沒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允可玩可挹可嬉可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乎哉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冷然金石之音老僮來歸視其故宇日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韻飛珮騎鱗鳳而往來於斯樓也君其俟之

其樂堂記

歲庚子冬粟原羅君允道作新堂於屋東瀟明年辛丑三月堂成取夫子美顏子之辭名之曰其樂介其友蕭雅言以記來請且曰方堂成時子嘗過而覽之矣又知我者宜為記勿辭夫堂可記也其廣狹高深之度經營工力之計則匠徒能言之亦屬工者能知之書之宜無難者若其樂所以名之義則雖近世大儒若程朱二夫子攝引而不發或發而未極於言余何以記之哉雖然聖人之道大笑而嘗所聞於父師者則固亦未易以言語形容也夫顏子之樂顏子固未嘗自以為言也聖人言之聖人誠見夫顏子於其言無不說而學其學至於欲罷而不能是必充然有得乎其中而非外物之所能奪者聖人安得不稱道而歎美之哉抑天之生斯人也其有美善焉有良貴焉有高明廣大者焉人亦孰無此樂也然而昧者汨之欲者蔽之貪者喪之日嗟感之以求蠱於宮室車馬飲食之間彼固自以為可樂也而不

知其所憂者大矣。允道質美而行脩，閑居讀書，蓋泊然無慕乎其外者。其必知博文約禮之所從事者矣。登斯堂也，精深而思之，靜定以存之，清明以將之，優游怡愉，以適吾心之泰，俯仰詠歎，而歌古人之詩，夫然後知聖賢之所樂者，舉不離乎日用之常，而世之所謂富貴者，曾何足計哉！抑斯樂也，自夫子言之，十五百年之後，而程子始引之，又百余年，而朱子始發之，言之若此，乎其難也。羅君亦嘗玩味而有得於其所已言否乎？若余者，竊聞而慕之，方思求其所以樂者而未得也，而况於言乎？然不可無以復於君也，輒舉先正之緒言而釋陳之，因雅言以質於君，或有以交正焉，請書以為記。

蕭氏芝草記

當至正丙申春，臨江山山谷之民，得異草，以上于縣，縣異之以為芝也，送于郡，郡送于省。若憲時，素州盜猶負國，有大官奉

旨以頌兵討之，而未發者，省命圖其狀以送之，且言其得為假兵兆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百數矣。明年，楚以卿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貴人以前芝草圖相示，余因得見之，信乎其秀且異也。孰知不三四年，兵禍造作，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吾未嘗不慨然為斯草三歎也。其在當時，雖容有好奇之過，而諸公掩婁思治之心，亦可悲矣。然又竊自思，以為禍變之作，未

有其於斯時則天地間和氣之剝蝕消歇者又寧不有
熏蒸凝滯之潛發者乎歲在庚子余讀書武山之陰聞
有異草二本生於石塘蕭氏故居之址蕭氏故文獻家
也則異草之生固宜余他日過而見之則連綿輪囷大
者如疊麟團鳳小者如明蓋如金支其莖幹皆赤黑堅
瑩如質漆其狀墮之美蓋又有過於余西江所見者而
識者亦謂之芟烏夫草之有芟猶人之有賢秀也謂之
賢秀固有以異於人矣謂之芟豈不有異於草乎蓋嘗
論之凡陰陽之和變於物而自行固將無所擇於地而
出也然亦有非偶然者矣今斯草幸而不出於名都通
衢為車馬行迹之所蹂躪亦幸而不產於貴富門庭堂
廡之間為好事者之所剝掘繪飾以矜耀於斯世獨由
然與蓬蒿瓦礫偃處於林泉寂寞之濱而得以全其天
和將非幸哉雖然國家將興必古稱科舉文蕭氏之賢
者也其父母及其祖母皆淳龐和靜鄉稱善人其階庭
子弟又皆娟秀美好方勤事於詩禮是天將興其家而
未艾也夫為孝子而瑞於家為良臣而瑞於國蕭氏其
必有當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厚以培之必有鍾和藹
秀以濟太平之運者豈徒為草中之美觀而已哉

興國縣備漢學記

清江陳侯某為興國之三年既而賊均狡繕城繕兵保
完邑民拒逐鄰寇矣乃大備孔子廟學將無圯于後有



加于昔闢阻夷隘增崇拓深以仰稱聖人尊嚴之居以
申崇諸夏文明之教以無負方岳擢任之意以無隳邦
人聲姓之常侯為政誠知所本於接廟學在縣北隅負
山而城外門俯迫民舍紆道旁以前未有闕乏者其正
殿門廡中更將葺僅完揭講堂官以他村改為之棟登
將弗支而義時所謂尊經閣在講堂後高阜者已蕪沒
不可考矣至肄習無以為居歸人無以為康俱藉古廡
教址弗張候惻然曰是不可以誨邦人也今則是職即
考園崇基度材庀校首撤大成殿簷阿之掩藹高揭而
重覆之北為尊經閣以度肆也下為講堂九十有幾楹
高廣若干尺南為書室門又為別為泮宮序之前鑿

地為池規其半倣古泮宮之制正途中闢直臨城陰庭
陛之高蓋可仰而歷也戟門左為廳事五楹以居春秋
朔望之有事者又為廡屋若干楹兩廡之北為齋居東
曰某西曰某閣右偏為二程先生祠左為先賢祠又左
為學官廳為庖福之舍東廡之前隅則靈官祠在焉其
他朽腐者易之漫漶者飾之傾偃者葺之而規制極弘
備矣至於禮名儒以為之師立學規以為之勸暇即躬
造講庭引群弟子考程誥義至懇不倦他日察其勤
者則加燕勞給筆札以優異之其惰而弗率者亦緩期
以冀其改不加怒焉由是遠鄉僻壤不遠數十里咸
遣子弟來學人始知有教道之美既又惧學賦之玩弊



也乃遣士屬稅田之隸各鄉者圍其廣狹方圓之形編
以為籍使不得欺又勸增新入之田若干石又築學東
之隙地為獄屋九十有八間。為餼錢歲率五緡通計
之得九十緡收其入為養士之助其立心遠且厚類如
此夫豈世之傳舍視官府徒飾文具希時與者哉夫嚴
聖人之廟祀者尊其道也尊其道所以崇其教也其道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而教者所以使之循其常也自兵
變以來紀綱或淪於殘暴而仁義未泯於天性非賢守
令有以尊崇而作興之吾未見其為善化也方下車之
初四郊聲譽適聞日懷。焉率其民以從事於棊櫨矢
石之間瀕萬死而守益固故寇再至而再卻之既而極
更張條理以還定其民而日不暇給矣此廟學之修所
以見於三年之後計候之心苟嘗一日而忘斯舉乎今
顧瞻新庭翼翼。魏。聖神赫臨過者起敬而况儒其冠
裳出入是門由是路者亦曰非於此忠於國敬於已信
於友而已斯聖人之道也令尹之所以教也斯邦人父
兄弟弟之責也毋徒誇詡宮庭之亡瓦美飾廩之豐厚而
已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董其役者
邑儒士某也

長春道院記

古遺世長往之士恒有休懋備習之所彼豈擇而取之
哉感化而冥合聞風而景從盖有非偶然之故者若今



長春道院之建是矣方之外有清衣道者曰方丘生蚤
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既而師事李西米於武夷山學
全真之學有來者故金蓬頭之高弟子也久而去之居
龍虎聖井山之天瑞庵又去之浮游江湖見東魯能仁
叟崇明性命一致之要其說與金突復歷叢林究境宗
旨遊四祖見平川濟公玄解木牛之機登雲居見小隱
太公竟悟斬苗之旨大復告之曰龍蛇混雜必須尋箇
休歇處後得安成之武功山而休焉武功者晉葛仙翁
鍊丹處也日月之所蔽虧風雷之所震撼巖崖絕磴人
迹罕至生築室其巖若將終身一日忽棄之去衆咸駭
之未幾兵起武功燬焉去而之豫章止快沽林復曰茲

城繁庶已極詎宜久居又六之將歷崆峒踰梅嶺登羅
浮以絕于南海焉其言曰吾教以清淨無為、宗旨以
一瓢一笠為身具然昔有丘長春吾宗師者啓神武不
殺之機有功於生靈多矣今其教將自北而南乎他日
由穎之興國見令尹陳侯興語大奇之乃止之曰子雲
水徒也凡一山一水無不可以遊息者何拘、乎羅浮
之求哉一日由南郭登金鷄冠嶺而眺望焉土人云其
下嘗為鍾氏圃曰芳所長春者廢矣生聞而歎曰茲長
春遺識乎吾瓢笠之緣其在矣時鍾氏有赤者樂善
人也聞之即慨然以其土施之授卜日理、為營宮
室一時材植工徒之盛若川輪雲委無不翕若中為正

殿祀天神者凡九楹高若干尺前施廣廊旁翼兩廡殿後為堂曰會于一東為小廳曰有何不可又東為小室曰幻寓西曰葛藤窩皆休息談藝之所前東楹為高門榜曰長春道院兩山之崖終以長垣引以廣塗帶以松竹蔚然深秀誠仙者之所居也世院南少西數十步有大池焉方廣數畝搗石起亭曰清碧可臨可眺而翼乎其前者則慈祐寺僧振述之所作也振述麗質而習靜類有道行者而邑之名士曰羅若某允年以文辭著稱生日與二人者游蓋甚相好也他日方生又將於殿之西作新祠設陳侯之像于中復為己與二君之像于東偏以著一時會遇之雅且昭不忘焉夫鍾氏之司

池固嘗盛矣然卒淪棄為無用之地一以起而棟宇之名號之遺蹟若遺然而陳侯營創之功要不可泯矣昔顏魯公為撫州刺史凡管内名山仙宇如麻姑壇記

為之大書深

刻于石故五六百年間莫敢有廢之者

豈惟莫之敢廢其高風偉績足以媲美于無窮者豈偶然哉吾見其道明德立山益高而水益深也抑生之者去而遠遊其所得於先達異人之餘論宜不得而遂隱矣來者因是有聞焉則長春之教所以演於東南而倡於輿國者其在乎經始於癸卯三月之九日休工於某月日董其役石曾可武張茂德而嗣其業者則郭宗

玄元素也

旌陽道院記

三台山在興國縣西二里而近有三峰焉其中峰蜿蜒委蛇東北行而西後折而南峙故謂之三台或曰三臺山故為道觀有遺廬焉先時土人居其傍見夜嘗有火光乃去之既而邑人有鍾生者頗慧而好脩與河清治平觀之道士曰楊質以誠曰王漁順曰劉會昭恣者游既而得淨明忠孝之學將施其地結茅其上祀旌陽而誦習焉既闢地矣會兵亂而鍾生亦去世乃不果大義癸卯春邑令尹清江陳侯某觀射于西郊過而登覽焉愛其深窈高瞻離絕塵囂因贊之曰是可以祀旌陽矣乃卜日審向夷高塞地斷地數尺得古劍器於槁壤中人咸以為異既而植表而靈鶴翔挾石而甘泉發玄風始倡嘉應咸集乃度材庀工首為正殿三間祀旌陽許僊其中而從以王真劉真人暨諸宗師前為三門旁列兩廡東為講堂後為道寮又東北為亭曰牧鶴又為齋壇於後山之頂復為亭曰有雲然後是山之階無不畢獻而玄宇之成日備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候綱維之力蓋勤焉余聞西山王真劉先生初傳淨明忠孝之說於許仁其所謂淨明會過者余不得而詳之惟忠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亘古今天下人之所以為人僊之所以為僊者修此而已矣此而弗修人且不可為而况於僊乎故守而明之又學者之微旨也



由是祀其所以三教之師。田是居其所以講道之徒。此
道院之建。豈徒聳晉祠鳴鐘鼓已哉。而陳侯所以表創
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居
是山而奉斯祠者。宜蓋有所興起於方來矣。昔旌陽之
僊去也。謂千二百五十年後。五陵間當有弟子八百人
出以闡吾教。以其時考之。則幾矣。安知其不有在於茲
乎。以誠玄悟。預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習恒
不可測。然聞有高向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
印之否。則終歲輟居而名社。一不知也。又平居好接古今
陳說。忠義人有過。至而折不。息時。味若醉語。及與之飲
乃終日未嘗辭。信獲一布袍。一瓢。然行歌市中。童子或
指之曰。巖道住。大咲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器
與其後。繁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即讀
書不休。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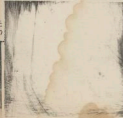
鍾廷珍翠庭記

余年十六七時。客授與國鍾氏鍾氏。許季中有廷珍者。
清脩端謹人也。類頰玉色。鬚髮漆黑。眉目如畫。衣冠袴
翼。有容于坐。而愛敬之暇。日過其庭。見有若蘭芷若蓀
蕙。修葉叢茂。植以巨盎。羅庭戶間。前覆累土為臺。高
下有成。又以小盆盪水。錯列群石。鳥有饒者。有擗者。圓
者。偃而中。虛者。跛而雙峙者。若蜂窠者。龍躡者。若浮屠
者。若獅虎踞踞而睥睨者。高下踰尺。夫若盈握。咸有竅。



穴貫穿拉蒲草貞其四時靜。蓬、然若虎鬚之濺
鳳毛之濯而較骨之蟠蛻也。或者為其慕尚有罔於昔
周元公憲草不除之意摘取朱子贊語中書翠庭二字
以揭之。當時諸老先生為言其義甚悉。余方歎日相健
讀書鳴琴共間以賞之。會有東遊之役不克遂。然未嘗
一日不往。亦于懷也。去之二十有七年。予始重來。過鍾
氏而觀。所謂翠庭者。則其生積之盛。莫因猶前日也。而
金粟蕙之餘。已無復業。時獨察君年日邁。志氣不衰。而
髮變亦皓乎其星矣。賈不重可感哉。他日君舉酒庭上
屬予為文。以記因謂之曰。性者成。成。夏。饒。前年辛丑冬
連壬寅春。四境兵禍之荐起。而環攻者亦甚危矣。當其

時青山赭而為童。巨石鞭而流血。其為枯槁憔悴。高目
而薰心者。可勝言哉。若斯庭之亡。憑固宜為君喜。且賀
也。又何記敢辭。抑君之身吾見。而信之矣。君之子若孫
其益務所以滋培之。則鍾氏芳澤之流。其有既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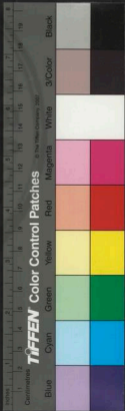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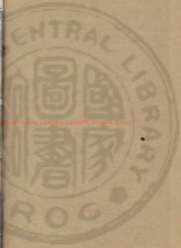


橫新文集卷之六

記

興國縣甯城樓記

歲癸卯正月甲寅興國縣既浚城之隄乃三月甲寅又大脩城樓戰屋示非倍也城為門者五門外復各為甕城以包絡之設市閭焉內為正門甕石立捷上出重屋凡若干極高深各若干尺城周圍三餘里三十步後為列屋以周覆之凡四百六十有三間一千八百五十二楹工役凡若干食粟費若干由是垣墉環衛廬舍翼張土石無圯裂漂飲之虞居而守者無風雨矢石之慮凡遊其中者如行通市如息廣廈瞻其外則將、乎其蔽



正矣。乎其職屬而不絕也。縣雖小城不亦壯矣乎。於是西隅蔡某以嘗從事於屬工之役也。則來求文以紀陳侯之嘉績。余時過而見之。其詞可辭。夫城所以域民而保障也。而其患嘗在於難守而速壞。既復其池而立之門矣。又重護以甃城之固。既建重屋於門之巖矣。又周覆以列屋之深。豈非防患於幾微。貽慮於久遠。必不使斯民有一日之弗安者。矧儼然萬山間。靈飛驚峙。又有以折其凌噬之心。而起其敬畏之意者乎。侯之用心亦勤矣。是後也用民之力。而不自以為勞。因民之財。而不自以為費。何也。役興於上。而利達於下。故也。侯守文彬。清江人。明敏剛果。而綜理周密。蓋能憂民之憂者。其為政先備類如此云。

三檀寺興復記

興國縣城西門外有佛寺曰三檀寺。其地接開闢之交。據山水之會。當圍池之勝。盛長廊廣殿樹幡幢鳴鐘演梵。吼為國家祝釐。祈福展昏濟。千。然曳履披緇。聚而食者常數十百人。而金碧鉅麗煥然。與山川風物相映發。噫亦盛矣。其始創於李唐。本名西山寶勝。永泰院。宋治平中始更今名。祖殿備於南宋之紹興。辛癸繼脩於有元之大德。庚戌寺僧有和者嘗抽衣贊贖瓦甃重覆之。則後至元之已邅也。至正戊戌始燬於兵用。和不悼艱勞力營興復。既垂完矣。辛丑冬燬

馬斷礎荒甃歷亂蓬榛間其徒至無以自庇過者咨艱
用和慨然曰我佛以一切有為幻寺之成壞將否在
佛宜無所與也然事佛者恒以莊嚴布施為大因緣而
持心不轉退而精進之警策今我不以荐燬故而生恚
慢心且如來遺教謂佛法付之後之貴而有方者其果
然乎即以其說請於令尹陳侯曰曷為國祈祝之所
不可以不理矧其教固能誘民為善者乎即捐俸為邑
民倡命邑人營葺葺其伎而經紀之以癸卯某月日興
役某月日告成爲正殿爲門廡爲僧舍爲法堂爲廡溫
之所莫不以次備舉材植杜佛規制宏麗而工役以瘳
鐵鶴以時用和於是復蓋勸焉余時適客是邑獲觀
茲事敬賦謂之暇亦有遊於前無憚於後有足稱焉而
用和又數以記之海請余以爲古今盛衰興廢亦一者
之有然天下之中勸於成而沮於甚者皆是也勸乎以
致成而遂衰焉斯沮矣憂衰而不沮且能終致其成
者蓋亦寡矣充是心矣以之爲國家天下可也豈直事佛
高堂建而已哉則寺之興復也宜書之者所以表用
和之勤又以著咏侯之樂善好施亦以紀承平盛觀之
復之漸爾如此也寺東而偏故有隙地前有放生池反
廢址壇遺址當復其侵而歸其利於寺者蓋皆用和
之力云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九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入初之隸于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上郡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強敵之倍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李威厚具有進士題名者選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番五十年由楊景仁至楚得十人為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或武絕其姓八年月歲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三再試其或給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五正長而鄉試

未之新格也利九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之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楚以晚學實泰斯舉額題名之有序至陞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論于衆曰惟士之所以學于家舉于鄉而音于天子之庭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脩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之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霍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



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夷而平曠曠壑望水下激成厓深行地中故田若盪高水若盪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竭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澱交田面載奔蓄深澇流下飛久之浮壤漂靡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厓直壘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磔磔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月創造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杆虛者如筒鑊旋轉如礮漏欹滿若傾瓶鏗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磔之兩腋磔墮而旁垂空窩搜扶纏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巖突而漫頂珠玑重灑照珠騰沸其右則技間懸絕若鈿鈿噴刀颯風射虛以合注下磔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六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吐若狀皇然四圍周環而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鑿鐵室以青蒼雜以駢赤者朱黻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為燕窠為蟬戶為蟻塚為羊胃為穀紋為錦綺為金鑽甲為鍾乳滑潤磊砢嵌岩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微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于窪若走敵赴揀然乃折而始行渟湫為坎者再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

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于其東原寓會之西巔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備屣步嬉已備然有濠澤間意及注視水鏡落、若空乃解冠振衣浴于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咲語響答如在壺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浹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為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深澗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為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過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莫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當之休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特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壘滯而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于是洲之陰而未嘗有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拾逐之者是
秋安成山氓有恣人盜已疏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
人也則迎致而靈禱焉與神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
則終靈暴耳其神園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
真終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
夜半月朗在地門外動窅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
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然來至神所
以爲人爲之曳尾睚眦傍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
人不動乃稍近對器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
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刺桐爲之桐木
柔脆歲久且枯速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嗜虎爲
之招者譁吵訛謔以冰解不可益駭駭罕踐登也
右揮拉始行賊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
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藉道上悉有完者因私悼神之
無華怪虎之暴而又嘆其賊警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
故畜豕他日虎獲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窟伏宰
側佛之覺也竟失足陷窟中咆哮躡窺窺覺不得上應
急聚槌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困騷也今虎死
於是其遠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
木爲神軀蓋製美衣之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
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
虎之噬木偶人誤也然冒死衣而獲非其所者卒能致

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歎及虎之墮于窟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為而倘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窟死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悖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又覆轍遂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幸之虎籠於窟盜息于野天道之應燬矣而敬戒之機不亦妙乎

樂氏重建遺蹟記

宋李西昌采漢樂氏有遺蹟一堂祀其先者嘗附于其里之關林寺先是代割田入寺以供春秋祭祀時則有祀事而專所其作堂以專祀者則自其十四世祖瑞始也自有唐以來其祀事代以七世傳之宋第元又增一日

年格焉違守無或替之者乃至正丁百兵與寺燬而祠遂廢樂氏之十七世孫有曰集者孝謹人也他日入關林過祠下目洞縣而履霜露為之泣且誓曰祠有不復建者我則不子即以私錢若干起一室於法堂之北凡五楹高廣各若干尺為神主由父若祖而上咸列其中俾無遺焉復悞祠費之弗給也仍割私租若干以益之其意可謂遠矣則又遣人請記於楚作而歎曰禮有之士一廟又曰庶人祭於寢今子之先有諱美才為宜春丞者有儒術為嘉定進士諱某為國子待補者有諱鳴父文父為國子校正與司書者皆造俊在官者也非士族乎然立一廟與祭於寢皆謂立於家而祭

於內也今堂於寺而祀於僧無乃不可乎又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圭田五十畝禮也今由于之九世祖季常至十二世祖鳴父皆割田以供寺者既若干矣由于之祖而下至于子又四世而捐租以助祠者又相續而末已得無溺於施而踰於制而非所以為禮乎是不然無所不用其情者孝子之道也未嘗自以為至者祀之心也舅自封建廢而大夫士無所於立廟宗法之衰庶或紊於所祭自是世之禮有不得復先王之節而淪於夷狄者多矣豈獨祠祭而已哉竊嘗思之天下之人奉其先也亦孰不欲宗祀之延長皆然家之興廢之成敗其勢則有不可知者矣嗚呼後世之賢否世業之成敗其勢則有不可知者矣嗚呼後世

以教行其宮宇遍滿天下至亘數百十年而莫之壞蓋其說禍福因果足以糾劫人心而維持世變故過慮之士因托之以係無窮之恩而於理之有無所不暇計於是世業衰而施田守後嗣絕而僧徒雜主廟燬而祠祠存者往往有之而世道大可悲矣矧樂氏詩書福澤之未艾復有能承守世業如集者則斯堂之復不其宜哉今而後祭於家者能不替其春秋脞品之薦教於家者能不廢乎詩書六藝之文將周旋升降必見所祭則祭祀之保雖百世猶一日也又豈待於外求哉若夫歲之時月必卒其徒絮其饌而誦持以致祝薦云者則彼之教亦寺僧報德之當為也故不書

遊梅田洞記

出禾水東二十里而近曰梅田有石洞焉余始由沅江
溯水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謁于其下初未之奇
也明日望西南上有蓮峰截天若障馬屏障者叢山也
山下平田中石峰駢立巖然若困廩狀者異之因問
焉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曰
盍往遊乎子敬欣然攜衣道客西上同行有其客尹用
霖劉某羅仲禮從而振杖履則其猶子哲也始循行水
澗出柳陰遇射魚者因緣田陌間乃逕石橋穿折深窈
由山麓以度見石峰隱隱朝霧中高下出沒若近忽遠
時秋日澄霽田野初獲然牧散漫有芋畝柘圃葵麥町

洞間布如雲叢壘中茅茨拾遺時一則一絡雜吟語聲
尚之則太古也又前遂墟落沙小澗數百步則石峯森
然若踞而忽起已屹于前矣將及洞旁見新居翼臨池
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不冠出揖客者有問之則戴君
宗瀛之子敬故人也及問將遊洞若何宗瀛即率客由
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其山絕頂壞由頂及趾
皆然石叢梁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棧利若櫛
如橫偃若墮擲又若牛以虎踞驚蹕而雷震起伏先後
雜遝百十有餘躡躡若梯澗生罅隙間紅石蒙幕莫可名
其若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迂于溪門高可
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蒼元幽曼卒入蓋

駭不可辨久之仰見竅實宛然天光下照岩中石色陰
白兩壁皆甕腹若陶而虛者若剝而空石中有立石竅
高大名觀音石前有石柱附壁蹲植地連蹙大焉
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清泉滲流而下或以為龍首
紳人嘗禱而雨焉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一尺餘頗類碁
局有乳頭迸出石而若布子然可捫而數也復有仰天
盆石泉下滴其聲琤琮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肺肝
若蜂房蓮花巖巖玲瓏系微而未鍾仰視之有憐心焉
或按小石擊之其响然者若鼓鏗然者若鐘而亦莫之
辨也其旁左側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竟宗灑曰此
前洞也好事者嘗挽鐵算火多嘗此行循小洞之空以

達然不可行也乃相引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
高如前洞而廣倍之深復十餘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
為三區其頂復有巨竅深若圍井偃若華蓋上弁下吐
光景注射中刻為池有泉畜焉清冷皎骨夏不溢或即
前洞之泉源也稍殿有陰穴迫窅若永巷立久覺寒氣
森悚不能以復進矣予觀洞門旁壁柱之泐裂有斧鑿
痕怪之宗灑曰此石宜煉灰尤潔膩堅瑩利朽鏝復鍊
功倍常望土人割鑿火煨醃淬而碎之然後負置陶穴
火五晝夜而灰成今石日加煨而民用日滋不知其法
鑿廢爐將何時已也又謂向百十年前避兵者蓋其後
洞兵卒攻之不及乃自繫從天井中下而初之一洞



焉比年永新亂鄉民復墜洞以守男女半以千百數
寇至以火烟攻之幾死又近時有過前洞聞諷詠聲在
洞中而不可見聚听者至百十人既而有一人忽白石
空中接墜問之則某之也恍惚言曰我適遇一女子引
至殿上謁紫衣者為左右攬叱而下衆昇之以歸病卧
數日卒宗濟為予言如此日將夕乃出洞復飢宗灑家
而別出過反古有黃老翁具酒餼要而飲食之比歸夏
陽復張燈飲湯替家則月落宵半矣予稍醉就枕不能
寐因念凡山之附於地而中實者積氣之凝耳若岩穴
空洞果孰判而孰為之哉聞嘗遊萬安黃塘記其形勢
表裏有相類者然皆限隔淪弃於荒遐寂寞之濱未嘗

有美若恍惚遇兩言子所不論而世之慕奇勝以空
遊覽者有之至於敵險日閉則亦智士所不為也他山
之石一類厲見者亦多而致洞以煉至致燬則交贊
厚利亦有累之者之斯豈非君子之所惜哉他日子返
流江寓舍思斯境之奇絕而歎朋友遠從之不為也乃
述述斯遊始末而記之記成書一本遺子敬且以論同
遊者得書其一以寄興而時覽焉時戊申五月六日

蓬軒記

己酉春三月之吉予與王子啓同載南上萬安因錄舟



訪驛坐視君仁壽於浩溼視其驛之墟有除地方鑿池
其前而插蒨花竹其上者顧庭下有攻木為棟為榱椳
獨操楠洵瓦弗之具也問焉則告曰余屬有四方之役
不能以長有居室也將為小亭上施卷蓬以覆之具其
袖鑿而時綴合之使可負而行可捫而止若挾舟而與
之俱焉者幸而句成且將請名與記於二君也子啓請
以蓬軒名之因為賦詩四章仁壽欣然不遑起謝察其
色君欲遂得子文者以方就道木暇也後一日子歸自
萬安與子啓再過焉則蓬軒成矣仁壽遂各入座軒中
高唐僅尋丈而意境暢豁如出塵寰載虛空而不可端
倪也適風雨飄至蓬茅有聲環視群木之掀舞起伏其

傍者若乘流而奔馳也觀池水之浮蕩合者乎其前者
若憑欹而泛薄也况其大江橫陳辟州泰錯平極天際
遠見山杪其一時風物之勝又皆足以映帶輝發於菴
軒而不匿者乎吾嘗駕一葉之舟偃卧其上自以為堂
高數仞不啻過矣及歸城市肆履一室則又以為如舫
舟中方為之歎焉而不舒其厭常喜新真所居之能移
人也欤今仁壽假櫟以安其身因簡而寓諸政仰無憂
瓦植椽之勞而俯有花竹園池之樂則所以出波濤除
風雨遠險阻而即安肆者宜無往而不得其所矣人以
舟視蓬吾以軒視蓬非徒視諸軒而已矣又將以天地
視蓬軒為天地之無往不在即蓬軒之無往而不得也

夫無往而不得者天地能適乎天則其止也孰能膠之使不行其行也又孰能引之使不止哉子啓曰是足以記矣請為記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脩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憇焉或名曰觀音岩有石像石爐款頤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里外咸不應南漢士揆有蕭君鵬舉獨感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

以此岩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節幣潔菜醴望岩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岩下鄉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岩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積來合而數點洒漸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若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濘中不敢去自午達中不止明日山下田隴照水潦交流膝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起立丁丑復焉歲以大檢君則曰緊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剪絲為金幣為幡幢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牲酒賽田神因以勞嘗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

賜君獨慚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執之
之勤而益信其祈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凡
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天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
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
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乃屑、焉以求
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岩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往余客萬安嘗與士之、心者過東湖張氏之林亭憇而
樂之溪流縈迴洲渚盤、丘春夏潦漲牽漈、走匯亭下
可以瞰洄洑而挹浩渺湖上有山類陂陀聯絡土石巒
積不甚秀竦獨亭之東北有數峯巖然如畫高出天半
巖乃隈俯俯負巖亭隱而莫之觀予甚惜之別去餘二
十年重來湖上則張氏亭居已再易主瓦礫隳然蓬蒿
中遺迹不可復識矣余友夏伯玉邀予過易氏訪、賢
伯仲而觀所謂湖山清勝堂者則風物之美故不離乎
東湖之區而平阜所迤沃壤周布鳴禽上下花竹清麗
有足樂者又北上白雲數峯乃予往年所惜不可見者
皆圓植如毛玉簪竝如屏障端拱如美士軒、然出看
眺間可慕而不可抑也可愛而不可玩也豈非士君子
游息之所之一大快哉於是伯玉舉酒為壽請自以記
斯堂者嗟大湖山猶前日也而隱顯向背若有依乎其
時者則夫嘗悼得失之故亦豈不因乎其人哉昔張氏



林亭盛矣其嘗往來游觀乎其中者今其尚有可得而
問者乎然皆不可知矣而予以無所用獨遺於世乃復
再過而登斯堂焉豈非幸哉夫君子所以自致不朽者
凡山水之奇曾不足以恃而若觀之盛強反為區數
之資者多天惟無所汚濁之謂清無所屈辱之謂勝之
二者君子之全德也子賢於此叙孝友之善而不迫於
憂情之私抒安靜之懷而不撓於外物之數則其為清
潔也大矣豈直求之湖山間而已哉伯玉欣然曰是足
以託矣遂述而書于堂之壁

茅亭記

予身者族子劉仲啓之所作以居息焉者也

尺而高之度復廣其三焉亭在大原三岡之陽直其故
廬東偏故廬嘗燬於兵仲啓思有以復之而相忘於簡
易也乃闢壤為基因石為趾伐山取材曲直隨勢不甚
煩繩削上列條椽結為跣椽覆以茨茅堅厚比密切堅
然故陀若蓬之累若困之積而丘阜之中峙也其東北
西三向皆綠以環堵空其南以通明其旁復築土為垣
以周之潭幽風雨微除炎暑斯豁几榻周布簾席
不驚但見喬木參差前出垣端後有橫岡繞艇翼乎其
右嵐光晴翠下窺戶瞻坐而覽之不知萬間之有廣廈
而飛甍之有重閣也仲啓芳年盛氣倘通敏方志學
而博於藝文又能以其閑曠之日彈棊賦詩熙林釣水

以為樂故其事親既極旨其之奉矣而尊賢取友之意尤
篤不倦故凡徜徉燕集於斯者類皆擷蘭翠桂懷芳
而志潔者也余嘗過而憇之以為斯亭無雕刻之華無
聲采之飾無饒朽之巧而取材於山干茅於野不庠不
陋類有質朴淳樸之意宜資之易而宜待於他求居之
安而可維以常葺則凡超富貴利達之塗得以安乎平
素而不侈於巧異者其視太古林樾野處之風亦豈遠
哉他日仲啓介子甥溥雲來求文以記嗟牛一茅亭之
資地人孰無之亦孰不能為也然而有莫之為者矢顧
乃旁筋骨疲心志於土木文繡之工而過為其所甚難
與不可必得者傲然自以為雄一邑而誇一世然計其
身之所經營曾不易也忽焉與榛棘瓦礫同一凋落卒
不能以復振者往、皆是也則劉氏茅亭之作又豈可
易而少之哉矧仲啓予同姓也儉而無慕乎其外者也
敦孝友而能樂乎其當者也余安得不述而記之俾以
告其後之葺斯亭者

世錄堂記

世錄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
子承道始來求文以為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事吾祖
毋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
年七十有三吾祖母九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
以世錄名之上以後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過焉不幸吾

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亦燬予惟哀斯堂之不得以
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
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文以勗之吾子孫
將承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侈矣而皆出
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覲而幸致之者也然有可得
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七
十矣身著五綵綈爛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
不以吾之方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為之衣綵以為
戲今不惟吾親之既耄顧吾昔之幼而壯而老亦繼
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
懷哉於是為之戲綵為之旬旬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

而之悅焉批 走心也則允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在
不用其情矣 時曰乃生男子絺衣之裳載弄之璋夫
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
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
禮有之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
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
其親豈悅親之進哉綵繡之小者猶且不可而况於身
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綵以悅
其親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欲者矣且李氏之先
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綵則朝玉始朝玉固將以示
其後之世也今田永道而視其子共孫又三世矣則世

錄者立作李氏子孫之所當其心者乎使後朝至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哉或曰世練名堂本宋中丞慶剛之所名也當時謀議陳公與天下賢士共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踴而愛襲也余曰不然九孝子之歆世其絲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處氏得而專美哉是為李氏世練堂記

秦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邑西南瀕潁江為龍洲洲陰為高濞潭江水匯焉史官和中有蛟龍窟舟為民害嗣僧光定者過而呪去之生後蛟徙潭壘積歲川是首極端塔為兩翼二比列

居者若今天一院其一也有元皇慶初僧無盡者募邑人共勸基其上夷土石雜荒穢縛茅植竹以為庵庵成而無盡死後若干年僧號南山者自萬安洪興院來主之爰斥規制易創梵宇持肖法像具設筵供而院之名益著以大矣歲在甲辰天兵頓西昌院則盡燬獨觀音大士像錄衣寶冠儼然烟埃烈燄間若有護而全之者邑人驚歎咸起敬信其徒勝清戒律嚴密持誦精勤大思慕緣為興復計其不足也則勤力耕種節縮衣食以補助之乃洪武三年春鳩工發材剡高塞窪審位易向首建正殿三間以居佛復起旁屋若干以為其徒休息之所而像設經具與九教之所資莫不次第修舉以復



舊觀蓋其經營八逾年而始就不其難哉憶嘗過龍州
行荒陂斷隴間鳴禽上下水木清茂問徃時龍臺龍門
雲江萬壽所在已莽然荆棘不知其東西矣獨天一故
基隱約叢竹間蓬廬如匏僅庇佛頂而勝清與徒不嘗
以死守之不去日持鉢化飯以自給視其色甚暢其心
甚爽而其為辭也達而不滯視其園樂橫可十數畝方
種椒數百科薯數百頭松韭千數本編樹數十株町疇
平路溝塍修整課其傭驅兩犍駕犁其中粹然若時
將暮而風雨將至者余竊歎之以為世之人為妻子衣
食計者徃淪浹勞苦而不知止今浮圖氏果誰為哉
會是年夏五月余以應詔來京師遂竊標于朝然

君邑山水幽勝之憶若天一者固日徃來于懷而未已
也又明年三月友有嚴復者以書來告曰述者天一幸
遂備復而勝清死矣方臨終時慘嘯其徒以記文為
請且曰文不得則日將不暇也嗟乎若余文亦何足為
有無哉有如陵谷水土其形勢高下皆一定而不可易
者然去之數百載之後為蛟魚之穴為鍾鼓之筵猶俄
忽變易如此而況土木有形之具或幻而象焉或烈而
燼焉或決而蕩焉尤不可以今昔計而耳目定也况於
文辭哉文之傳不傳不足計若勝清之節約勤苦以扶
樹其宗教而悠遠之托尤不忘於身後者則不可以無
傳也天用志貴專立事在勤信於人者必其行之篤傳

諸遠者必其言之文是道也固不以小大精粗而有異
予方欲與勝清論之而勝清不可作故因其來請乃述
之以告夫嗣勝清者庶有以繼其志而益勵也夫異時
來歸尚當過而觀之以徵予言焉其徒名某今嗣其守
者龍門之此宗道其意而來請文者復也復嘗從予遊
而知勝清者故其請尤力云

重興院佛殿記

洪武五年秋九月奉訓大夫都督府斷事官歐陽朝
佐以其卿重興院僧友順來謁請記其院之新殿予以
公務未遑諾也每旦同朝而趨既暮或聯鑪而返朝佐
必勤勤以為言私心竊疑之入

潮江大史化理方內嘗中都好斥北狄民奔命供億之
不暇寧能有餘財築而理佛祠者乎友順曰不然皆
吾主僧真誠之所自施也佛之居莫大於殿然非起其
所已廢則不足以明成壞之固非捨已所甚愛則不足
以展報酬之願斯其所以發之果而成之易也若是而
為記之不亦可乎余不能辭按重興院在廬陵縣北三
十里有小曰阜源翼然鶩停烟若霞壁靈祇拱 蚬龍象
顧臨粵在唐太和時開創於金地院之海禪師至宋咸
淳間有毓庵秀公者始重脩之元至正初竹礪叢公接
更造之而規制極宏麗矣既而燬於壬辰之兵去壬辰
又二十有一年矣天下日趨於治凡二氏祠宇嘗以兵

廢者亦漸次脩理以復其故真誠環顧殿址荒落弗治
則慨然以身任而力為之故搨錫而木泮于江啓鉢而
甃陶于野畚土伐石工作並興搏壤設繪色相具足起
法筵於瓦礫之地現青蓮於烈火之餘夫豈偶然之故
哉蓋真誠佛之徒也進無所求於人退無所憚於己顧
能相時而順動因廢而為興可謂不昧其初者矣誠使
天下人心尊慕報效乎 君上者皆若真誠之所為則
海宇雖廣何禮樂之不可興事功之不可立哉余旣重
歐陽之請又喜真誠之能有為也乃推吾說以告之使
器而刻焉駁之列而為 樞者四繼而為 祭者九高與深
廣各若干尺肇工於是歲七月某日將以十二月某日
畢工真誠字性涼郡之故家劉氏垂依某師為弟子實
勤敏端慈以奉教伴共能使信篤彙合而興造有成者
宜哉交頌字天然嘗捐資建院之法堂為人質而喜文
蓋本歐陽氏云

讀書所記

洪武四年夏 朝廷大徵天下士凡通治一村一藝者
咸來會京師於是許君如珪以應 詔起浙之會稽旣
試藝而論官也天子御奉天門親推為兵部貧外郎與
予適先後自得熟君之為人蓋勤敏而志於學者也暇
日為予言其先世家上虞後徙郡城有別業在富盛山
中山矧而水秀有林園陂池數十畝可樵可蔬可漁而

粹者也。方晉亂時，竊奮然有志於功名古者，徑賢文兄師友講習，於是嘗題讀書所大云字於楹間以識之。今不自意竊祿于朝，弗克終所事，然於心固未嘗忘也。子幸為我記之。嗟夫！君之志於學也誠篤矣，然豈徒以為必呻吟其佔畢，卷舒其簡編，而後為讀書耶？抑亦必當盛山中之別業，而後謂之所耶？人患志不立，則漫漶放逸，而無所於學。志苟立，則何所而弗讀？書亦何所而弗讀？非其所耶？古之人固有耕耨而讀經，行牧而讀史，則耕與牧固讀書之所也。買臣行，公薪市夏，侯傳經於徒，獄則獄與市，書之所也。漢書之所行，任至於入大廟，所在原隰，軍行於。

讀書之所

行任至於入大廟

而問焉。在朝廷而言焉，則宗廟朝廷皆讀書之所也。人惟不知其所以學也，乃有隨其所而遷者也。是故仕於國，或背其家之所，修進於郡，或棄於縣之所，守甚者在朝，而修於言在廟，而惜於禮戒，懼不存於軍旅，咨譏不迫於道途入市，而利心奪焉，至微而憚心怵焉，其於耕也，或也方政，焉計其稼，獲之豐古較其糴蓄之蕃耗之不給，其又何有於學哉！今君出而不忘於處仕，而不變其初觀，其周旋言議之間，慙然猶前日富盛山中時事也。若是者，又焉往而不得哉！昔也由富盛山而為兵曹，他日由兵曹等而上之，吾見其游焉習焉，將無往而不在也。豈徒歟！然語人曰：我讀書之所在會稽山水。

間而已哉異時乞身南歸取故藏之書教鄉人子弟發而讀之以廣國家作人之化予老矣幸尚有聞焉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洪武二年六月 詔天下郡邑凡文武官吏各修居第以聚慶於公署示民有尊嚴也然官有常數室廩宜無所不備制有當度公地或有所不充由是墮者以闕短者以盈規者以方缺者以葺循規奉公無敢或後明年冬吉安府永新縣守禦官俞侯某新作千戶所於縣城之西偏其東適界於靈應觀之故址不足以成制乃并包而營之又明年縣守崇比軍士收寧政通時和思舉靈應觀之未復也乃捐俸若干購民地之曠

隘者於公署之東南得若干贖邑民重屋之欲售者凡若干楹即日徙構其上召故觀之道士吳克仁等俾遷居之他日與其幕屬金汝霖孫馴等謀曰凡吾所以為道徒之居則可矣然既櫟簡陋甚非所以奉神天而昭祈祝也盍相與增廣而圖大之可乎咸曰然力以某年月日鳩工庀材前為正殿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外為三門夾以兩廡與夫官廳道察庖庫廂之屬莫不畢具高敞宏麗有加于前神天赫奕如視舊觀於是克仁之師祖江元谷令居南昌妙齊觀者聞俞侯之能與復以有成也乃具茲觀創立之始末與興復之歲月求于文得勒石以為記按靈應創始於南宋乾道間有



法師包公守乙者初建佑聖閣以崇真武之祀後不知
播廢於何時元至元二十一年邑人周子與等議起廢
乃禮請耆衷道正譚公士宰主其事歷復安文公以清
尹公志遠龍公允三傳而至震岩陝公、慨然有志於
更創首捐經費為之倡而募綠邑士江廷秀安老劉貴
和等共力成之命其徒蕭內觀劉洞陽蕭德符等相其
後由是締構繪飾輪囷煥巍然為一邑鉅觀矣自至
正甲申至壬辰九年之間工兩畢而東南大亂已而兵
挺于州觀則盡燬迨乙巳冬 天兵赫臨濬蕩克穢版
圖既入政化聿新爰命新安俞侯領兵以藩扞是邦者
於今七年矣撫循士民招徠流竄綜理庶務罔或不周

而靈應興復之校所以見於公署落成之餘者蓋內無
廢事而外無遺敬者也此非法修令行惠薄誠著其能
然乎惟天無往而不存也故亦無所往而不可以致吾
之敬昔旌陽許君旣按宅上昇不可得而見之矣鄉人
往，即其居近之地而立祠焉祠之所在神之所存也
則靈應又焉往而不得也哉惟名存則實存，則凡
外物之虧盈消息往來倏忽者宜有不足計者矣矧桑
海嘗三變矣而道園未嘗變也天地固未嘗易也人心
固未嘗忘也又何患焉此俞侯心也而興復之功為不
可泯矣余既述以文乃復系之以詩曰

玉京崇：未山迤東赫敞下臨靈應所宮殿初虛危

降精福極有歸其閣佑聖是立由宋迄元踰二百年
舉厥養華翁登真仙曾丕霸兵變告難顧視靈宇土
焦石爛龜返于淵鷲翔于天有行者壘鬱為荒烟瑤
圖天闈 神聖受命四海一家文武奉政揆時拓地
作我兵衝爰包絡之廣斥有加我極我堵我戈我楮
侯曰噫嘻神天而震乃營開曠乃購材植工師繪史
次第授職如霞斯繁如雲斯興晃朗屹峨舊觀是仍
歲時揭度水旱來禱升中祝釐邦國是保異南其峯
乾北斯岡水秀以環山靈發祥玄宮有焯俞侯所作
匪作伊復士民是若懽懽森羅鐘鼓鏗鐃詞以錫之
百世不忘

愛日堂記

里大原周亦京氏孝友人也與余為陳氏友婿有先廬
在太原山岡之東北比歲燬於兵暨亂定叔京始與弟
季中奉母夫人以歸躋然環堵蓬蒿交戶叔京蓋皇
焉以為憂余他日過而解之以為人之事親有不係
身居室之完盛與否惟能使其親無往而不安之斯其
為能子矣叔京雖強然予言察其意終若不以為然者
自是余去家游京師與叔京不相見者數年去秋余由
兵部職方調北平司臬叔京以書來告曰自子之北也
田里豐恬時和物熙茲幸作新堂於故址以奉吾母惟
是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七矣而吾深惧夫奉之之日之

不能以永有也爰取古人愛日之辭揭而名之子能為我記之否乎嗟乎若叔京者其於事親也可謂知所愛也夫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夫知之則斯愛之矣人惟不能以知之也於是視其親之年忽焉如駒馳電激而莫之省至有蹈無及之悔而貽莫追之憾者可勝言哉蓋嘗即夫一歲一日之近而論之一日之景既夕矣則前之為朝也已不可得而復追一歲之假既冬矣則前之為春為夏者已不可得而復返而況於歷七十又七年之數者乎人生百歲為上壽世之人未必皆百歲也姑以百歲成數計之則七十又七之數已不啻四之三矣其所餘之一曾何足以當夫往者之奄忽况其間或虧或逾之不齊者又有不可知者耶故傳曰孝子愛日夫愛者惜而不自足之謂也今叔京下交其第而上事其親脩其腰豐腴之奉極歡欣和悅之情雖登百歲介千福而猶不自以為足此其愛日之心豈有窮已哉余也抱終天之痛祿不逮養重復求一日之樂如叔京者其可得乎然千里之外與嬁家慶尤不能不為姻婭間喜幸也異時南歸尚當奉觴升堂為叔京賀之

槐翠堂記

吾邑之南有地曰雲亭踰十八都之雄而冠六鄉之首衍迤平曠中引大溪其源有接乎章貢平川之境走百

十里許而入于大江民生其間有肥饒之利而無旱族
之艱故富人鉅族咸累業而不替焉而雲亭之最勝者
則曰沙溪而沙溪之右族又以劉氏為首稱劉氏自宋
元間已燁：有聲至如圭益彰且大如圭未弱冠已克
補立業誠剛毅事父母孝弟元長第一門長幼咸得懼
心與諸元輩處念生齒之繁而不足以蔽風雨於是去
屋之東百步得曾之故址而一新之中建聽事前夾廊
廂後建寢堂左右翼以橫樓風晨月夕翹首四望北南
西東諸山環拱蒼翠之色蔥：蒼：或在乎几席之間
可挹而有也因名其堂曰挹翠予嘗假館其家諸子姪
皆從不遊往未將廿年與如圭處最厚故請記於予予
謂翠者出乎山山之有翠猶其草木蘊懋土石溫潤故
其發見於外也如此然人皆馳騁於山翠之中而能得
翠之美者蓋寡矣今如圭不徒得翠之美又從挹而有
之則山川之秀若默：契焉苟能資處游之益培德業之
基積於中者既厚發於外者愈弘粹面盎背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則翠之美不在乎山而在於已矣而人又得
仰其德業之盛而挹之乃與山川相為悠久容有既乎
如圭其懋勉焉



槿翁文集卷之六終

槿翁文集卷之七

記

東竹軒記

竹之產於東南而貴重於天下者莫荆揚若也是以聖人錄之書曰箴箠曰簡籥箠而葦之植無紀焉其見於詩則有衛之淇澳曰猗、也曰菁、如簧也既興美之而猶嗟嘆之乃三致意於有斐君子終不可讓兮之盛豈竹之可貴重者尤在於質美而君子固將比德於是歟是何竹之多衛產也若燕也者則固荆揚之北而亦衛之東境也而竹之產無聞焉何哉豈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固各有所專而不能以相通者歟將燕地當極北



槿翁文集卷之六終

槿翁文集卷之七

記

東竹軒記

竹之產於東南而貴重於天下者莫荆揚若也是以聖人錄之書曰箴箠曰簡籥楛而葦之植無紀焉其見於詩則有衛之淇澳曰猗、也曰菁、如簧也既興美之而猶嗟嘆之乃三致意於有斐君子終不可讓兮之盛豈竹之可貴重者尤在於質美而君子固將比德於是歟是何竹之多衛產也若燕也者則固荆揚之北而亦衛之東境也而竹之產無聞焉何哉豈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固各有所專而不能以相通者歟將燕地當極北



窮遠地鹵斥而時凍沮天地生之氣至是膠固閉距
有不得而苑生者乎何竹產之荒落而鮮聞也既又疑
之以為荆揚之限隔固遠矣若燕之於衛則地之相去
若此其未遠也世變風移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而余固
有不得而知之者歟洪武六年秋予來北平古燕
地也入其境則蒼然平曠草色盡白時時驚風吹沙人
馬對面不相見荒墟敗堞間雜松偃栢往有之然率
離奇勃窣有慘悴可憐之色求其一二清修茂悅彷彿
吾南土之常卉已不可得而况於竹哉夫竹中通而節
圓理密而氣清非高明爽塏有未易致生植之遂者今
乃欲求之於風沙冰海之區難矣一日過嶺予仲郭之

東谷見所謂東軒者有美竹焉問之則遠致而新植焉
予也余為之駐觀久之愛其扶疎玉立枝葉森布清風
在戶爽氣逼人欣然如見故人於異鄉倘然如遇高士
仙客於空同之墟廣漠之野也抑予前所謂世變風移
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者豈不誠然乎哉仲郭因讀為之
記余謝之而宋果其明年春會予有京師之役比反也
則臬事日嚴文積填委補弊救過之不給尚能以文辭
名哉今年夏仲郭來徵文且告曰吾東軒之筍已再竹
矣昔者之諾得無忘之乎余亟謝不敏則為之記曰竹
非庶產尚矣然士君子所過者化其於物也固不矯情
而循其所無亦不易地而變其所志若仲郭之材美譽

猶篠蕩節籥之出於荆揚者既已拂拭黼籍而登薦于天子之庭矣則切磋琢磨所以備其身成其文而思所以美於淇澳之君子者又可一日忘之哉宜斯軒之所以名也抑聞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而東云者固和氣之所鍾也則茲軒也將非朝陽之地哉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若見昔之鳳凰將颺來止於斯而和鳴也尚幸有闕焉

柳居圖記

圖柳居者何志初志也志之者誰三衢徐叔名也叔名余憲北平之明年示余以柳居圖而中之以言吾邑柳居者三十一里之華川有宅蓋焉北城於外安道先人設而蓋於青陽也嘗徙而廬於華左如是者既十餘年矣幸天下清寧民物咸得以休復余惟不敢以忘先業也始復營華川而返息焉自惟無所庸於世亦無求聞於人。以吾土水木清華之可樂也嘗取柳數十本周庭垣而植之曾不幾何而青翠上下陰翳如行者過之深不見日余方息交絕遊閑戶取聖賢書日誦而玩之時。升高眺遠望青陽松楸於雲烟香藹間慨然有陟岵之遐思焉或興至神怡則褰衣屐席臨清澗蔭嘉樹叩琴而歌之儻然自以為可以苟避於茲土而世亦若可以遂忘於已矣或者不容以余之居之也乃目余為柳下先生而薦之於春官者俄而鄉老大夫禮羅在



門敦迫就道而華川之柳居遂非吾有矣一貢于鄉而
辱與俊造遊垂貢子 王履而進叨御史之命茲又獲
與同事于此榮幸倍矣念吾志初不及此顧天一日舉
以畀之而不少靳者是寧可以俸有哉吾且：雞鳴而
起從一童單馬出坐府中方與僚佐平議輕重茶決可
否曾未竟而群香抱文牘趨庭下更著紙尾者已鴈鴒
進而摩綆厲矣少或眩焉則水火馬位死生利害倒置
故吾日稱：然以驚且畏若無所措其身者反思吾昔
者柳下之優游可復得哉爰取華川之景合青陽為之
圖時展而玩之以無忘其初焉此吾志也願有以記之
可乎余惟匹夫而有天下志者士之謂也所居有大小
所遇有顯晦而志則各有存焉夫豈可以一揀裁之哉
惟其始之不以所處為困者居之變也終之不隨所居
而變者志之定也 志之定而居之變其名稱有不昭
於時矣乎彼輞川近觀之詠平泉草石之記沾：然遷
於物者吾無取焉今叔名清亮強敏志得道行而猶能
不忘其初若是不亦窮達一致而忠孝之兩盡哉吾見
青陽華川之間其小石草木九經吾叔名之所遊覽而
指歷者將欣：乎共有榮耀哉四方賓客與夫鄉人子
弟豈無過其門望其蔭而思挹其聲光者將必曰此御
史柳也又相與慙：培置於方來則名之傳也寧有既
哉余不敏請書是以于圖之左以識而俟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寸草堂記

番陽汪李清平居讀書彈琴養親以為樂嘗作草堂於浮梁山中或者為心寸草字於楣間為之名者蓋取孟東野氏遊子吟詩中語也李清蚤以文學起家入太學為弟子負未幾奉

旨分教北平之大典自以去其親之遠且久而念斯堂之不可得見也則注然告語於廣陵劉松請為文記之將以日誦而自省焉抑余固抱永感者也將何以為言哉夫父母之於子猶天地之於萬物也天地生萬物不可以數計而形色之可觀者莫著於草之長短鉅細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類之微且弱者蓋亦莫甚於草焉

夫草之為類固微而弱者也而又謂之寸草則其為微且弱者不亦甚乎此凱風轉心劬勞之恩也。豈義匪我匪辭之痛也此孝子不自滿足而慷慨有感於其中之詞也由是推之則所以盡其事親之道致其敬身之誠者宜愈至而愈未至且將競焉閔焉反而自顧蓋漂乎其有不勝之悞者故寸草之不足以報三春之暉猶孝子之不足以報昊天罔極之德也千載之下四海之內有人心者孰能不慨然於斯語哉嗟夫天地生之之機其著見於物者固日進而未已也其始也纖柔非不啻若毫髮絲粟然及其終也滋茂暢達有不可以限量計者夫人之心皆然也豈惟草惟然哉蓋必有

以養之而無害則庶乎有以全其所賦之本体而無所愧矣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尔所生是記也李清其代思之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洪武六年秋余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之閏九月幸及考以十一月赴覲其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外官軍九年為任又聞有

旨召等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余以留滯道次弗知也乃月之十有一日余賫所書事蹟赴考功蓋按進監王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殿選儀禮司正某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敬於大本堂啓此等按察司副

使劉松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性復任今宣諭在途宜令聽候者東宮司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備知事俞思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燕等文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蕃與浙江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京師之會同館計天下凡十二道官通若干員時來會者止四十又九人官固未備也始至則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朝儀禮司正戒各道官率所為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

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
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基皆先入文武百
官從之既而司正引黎班循關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
復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
而中使趣召知上已升殿矣司正與牙班導象由殿右
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刻紋團鳳肩夾御座正南
面此位乃猶殿庭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浙江應使一
人立最在前山東山西江西各副使與崧共四人立次
後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儀可與凡僉事及經
歷等官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後時奉天殿新成土
木疏樑未甃結也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漆

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常席焉天顏濟洽工音暢亮
宣諭叮嚀繼以誡勅特命戶部尚書僕斯以官段四表
重賜余全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之剗切也宣諭
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三月朔司正具戒
入辭衆以詰旦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俟立于奉天殿
之前墀上既升御座司正以關乃就位贊拜禮畢趨
退出奉天門未竟有旨復召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
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羣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上厭之乃徐
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衆且還至乃
直南趨出奉天門渡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

勇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時甚衆復
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
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乎今天下太平有司庸名秩食
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
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
以察慎乃憲度大考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母干天紀使
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為本職矣是日聖訓諄復現
前日尤篤切嚴厲使人服而思之溫然如被春風而煦
至和凜然如聞雷霆而隱餘震也拜辭稽顙上將起
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逆顧曰若等
其備來上既入乃自東祀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

群臣登自西祀遂列慈于殿之右掖陳几席馬云有
寺賜賜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
司官謝賜膳勅遂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
謝而出又明日齋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
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也舟行九十有九日始達北
平暇日因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為一帙且以
識好會也夫有食其祿乃不思究其職理其事而負
聖訓者猶負於天也可不畏哉是錄凡四十九人其由
御史而遷者若干人由部官而調者若干人由臺掾及
察院書吏而陞者若干人由府州縣與人材而舉者又
若干人意才雖高矣而況於司憲者乎惟是十二道之

分布天下其選為甚嚴而任為至重也然其間除權後
先陸湖遠近或同選而異趨或異出而同事固有聞名
企蹟於十數年之久而終莫遂一日之觀接者有之則
夫因親與而為斯錄也又烏能以已哉況其間有可監
可視做而可敬畏者又皆區區之益友者邪嗟夫惟天
不可狀惟法不可玩而吾之心則不可以不盡也幸相
與萍礪津餘以報稱上意將必後此而觀考焉又豈
徒若今所錄而已哉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北巖雄偉四
望夷曠有浚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區其

西荒蟬龜象徂徠岱宗崑山後左師藤絡于東北皆紅

青浮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百

里之勝可指顧而具矣按之規制不知重備何時其典

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飾

葺耳而因仍者殆皆此類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

四五尺麻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

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

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于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

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為任城宰而采其來而止也嘗於

于此之樓之所以名也惟太白為奇氣好傑遊其足時

幾半天下九江漢荆湘具夔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

勝之區亦何所不參馳何日不辭暢而以酒樓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楷立所造者其事亦奇備卓絕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知之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洪武十年三月十六日子與本司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自京師馳宣諭還北平道過濟寧郡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借其客曹伯仁吉水夏侯齊載酒邀余與同行諸君遊棧上擁誦唐朱金元以來詩文碑碣九十數通於是大白之去世幾七百年矣為之低徊慨歎久之既下樓為舟二鼓矣乘月出草樓行五十餘里將入閘河舟人大醉妄行入野湖菱蒲中不知所向乃傍柳樹而息明日與叔銘相視大笑遂書此以紀同遊歲月

菊所記

吾鄉多竹而鮮菊非菊之獨鮮也凡菊之生柔脆芳潔所以培植蕪息者恒有待於人然非幽閒靜逸之士則亦不能有以盡其性而使之必遂非若竹之勁直堅密而根屬萌達可以歷數世而不悴雖或浸植而亦無不長盛者也自余少小時已喜種菊然不可卒得聞人有佳品輒不憚艱遠分根裹苗惟恐其不多且異也然而朝夕異姿咫尺異態培築之未固而難大或為之侵凌灌漑之未周而風日或為之烜燥其幾何而不支誰委絕於草莽之墟也哉此無他亦由心有所繫而所以養

之功有不繼焉耳。距余所居南二里許，地瀆河流，為
菖蒲田。有康氏世居之，其字體亦者，則其郡從中之特
然者也。性直且能以急義先其鄉人，方少壯時嘗操干
金浮遊江湖，間揮斥散施，若不經意者。晚乃退而休息，
為往年余以倦遊歸適東南，兵亂里巷蕭條，故老無有
存者。獨時過體存氏相與，憇林竹之秋陰，歎前人之
陳迹，而君亦皓乎其將老矣。問邀余坐南軒，見榻間揭
菊所二大字，問之君，欣然指軒前隙地，謂予曰：「足恃求
佳菊，植於斯，燕賓親於斯，以為他日娛老之圃者，子幸
為文以記之。」余咲曰：「君第植菊，成而會賞焉，則記成
矣。子文不難也，自後間相聚，輒勿別去而居之。」菊卒

亦未果，如其所言者，余竊怪之，未幾余以

召命去家，與體原不相見者又八年。比來北平風沙蒼
莽，中於竹竿，見獨時時於士大夫家，見菊本甚夥，因憶
嘗諾於君，每對之，未嘗不惘然也。今年春體原命其婿
曹景忠來徵文於京師，且曰：「翁之菊，今燦然可畦者已
若干本矣，請必得先生之文，以復命。」余不敢辭，則記之。
曰：「昔先正有云：『菊花之隱逸者也。』使君如前數十年強
壯，可仕則必不暇以事此菊，使如前十數年轉徙避地，
時則亦不能以有此菊，使君之子若孫，無以致其治生
力作之勤，而奉其旨焉，則亦不能有以樂此菊。故此菊
之與人必適，然相過於蕭散澹泊之鄉，然後二者得以

相成而所若體原者豈非余前所謂幽閒靜逸之士者歟將見吾鄉菊產之盛迨有過於竹者其必自君始矣豈不快哉抑余之生後君若干年最不自意竊祿于朝遂不能以成其初志獨憂患之餘容髮之變乃有甚於君而不自知者豈不益重余之所感哉茲聞菊所之盛也徒為之踴躍以喜而不可即姑為之記以復於君俟于他日南還幸載酒而一過焉

瞿預齋記

前成都府綿竹縣丞陳亨衡若澍甫嘗題其燕息之齋曰瞿預既去蜀而調管庫於吳府也適余由北平臬司來觀與之相見於京城之寓舍因以告而請記焉其言

於市肆以為卜為屠販者皆隱也皆閤閤焉混混焉不啻將以塗眩天下一特之耳自然而卒猶不得免焉者亦以其徒知假名迹以隱於人而不知所以自隱焉耳若存乎之隱也無所待於人而安乎已焉非善於隱者其能然乎且通津要路衆人之所必趨而豈祿茂績亦志士之所欲得而頌致之者也生斯世也為世用也亦何憚而樂乎隱哉惟時之會遇既難而士之致尚亦異於是乃有遊業即汗窄措身於無聞之區泯其用於不談之地以苟全適安而已者其視古君子之志已以志於天下者固所不逮而清風偉度亦庶幾有愧夫豈塵遂影之高者矣吾聞啓予以康強之年際隆盛之治享



井昔之泰而若泳乎堯民淳和之天是寧後有一毫之私心也哉故其居於是也八德觀虛一塵不生市喧統適山色逾靜峙其春草幽芳夏陰岑寂勝浮雲之欻舒耳為禽之上下良朋草止則命鷓投壺以樂之清風徐來則為琴詠詩以娛之凡世之憂樂毀譽得喪曾不足擾其中而自無不得為若是而專之而謂之子隱果孰得而爭之哉噫是固天之所以遂成之者也宜子啓之有取於是名矣抑余與子啓不幸安姓名於文字一旦謬嬰所知披井其任卒踰巖暗以重愧悔乃今聞啓子之風而慕子隱之勝始超然若發蒙矣寧不為之低徊三歎而踴躍以喜哉其端其以余言復而家居處而書

豈未有不至於陔覆者也豈非充天下之至險哉蓋險之可見者崑山捍水之石驚駭者人固知所以畏而備之其有甚險而不可見者車馬聲伎禽獸貨賄之可矧可款其能知所畏而備之者幾何人哉吾聞若澗之丞綿竹也單君一室嗜飲泊然有征伐則揭片紙於百里外如呼嗷然發夷之民扣首學服其去也至有垂泣者此豈偶然致之哉今既去西蜀而從吳府出險阻而既安遠矣通猶名齋以向之所畏戒者此其心蓋將無往不為懼預見也豈非安而不忘危夫而不遺於險也哉或曰懼有動而疾觀之貌預有思患預防之義足又一說也然皆君子之道諒亦吾若澗之所樂聞者故敢為併言之

馬余先世傳與君為姻家故與若澍有交道則記之作
既以為告亦因以自警焉

子隱堂記

東昌王起子嘗築堂於所居西偏以為息之所余友
王君子啓過而樂之曰子隱子啓出而仕矣而子
隱未有記之者他日以余退休山中也始命其子某來
請記余謂子啓命名之意雖不可知若子隱之說則余
能言之矣何也余二人者蓋嘗欲隱而莫之遂者也而
起子獨能以無所事而安於隱余烏得不喜而為之記
哉古今天下之隱者衆矣惟無所係累於名迹者能克
其隱之至彼其游於江湖以為漁服於田野以為農藏
其姓通理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
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至於臨難死
節亦是女榮事也公之戒子弟處榮立節如此則殿中
君受誥之日豈不亦有感於其先公之訓哉此又歐陽
氏子孫之所當知也余既獲觀是誥於以忠之三峰堂
謹識而歸之俾有所

跋張務民所書後

余幼頗嗜書嘗以行及見唐人真蹟為恨一日與揚公
武論唐人法書公代問余嘗見楮書乎欣然出古錦軸
一卷曰此唐人法書而我月道又改公乞為楮令書無
疑君子當

如而下凡數十傳訖文終必歸于一未嘗離分兩行
書之字甚大如蠅而結構圓正姿態閑雅奕奕然無
束意余觀之不覺下拜自後因他客獲旁觀者再然每
巨草遶欵之輒大笑曰又令若長一格矣因為余言此
五本歲季季士負嶠家後仲易陳先生乃移書先翰林
因勉余兄弟收之曰無令至寶落他人手也後公武之
仲兄平携至武有裝篋之賴謝氏有彥清者欲委重賞
一兵士不可公武又謂此秘府所未有者茲親裝固藏
之舉臥起與但惟其人不得見也庚子秋州陷於寇公
武逃去知我輩公謀為措意戀戀不去竟被官明日寇
兵入城搜心之無一也上驚紅印以爲道家經籍乃
於堂之壁間俟子啓扉而論之庶斯言之有徵也

重修青松觀記

廬陵東南多名山距城六十里而近為小水有道觀曰
青松介于崖山洞岩二境之間世或罕知之者洪武十
二年春予道匡山之陰將遊香城乃過而憇焉重門固
延平時省布泉流縈注草木叢茂而玄宇中宅鬱高據
勝若夷而深若拱而合若掩而密蓋行者雖過之而不
可見也故其為變足以遠俗鏡汰足以給耕而風氣完
固境象舒曠又足以道和宣滯事清貞而納虛玄也宜偶
然我觀之道士曾恭禮者余病人也揖予升自西階謁
其謂新殿者則告之曰余之為是也已十四易寒暑天

而歲月之記隱若有所待者公能懷於一言乎余諾而
去之既夏五月恭禮遣其徒某請記則為數曰自喪亂
來未幾三十年凡神仙窟宅之在江右其勢崇力鉅當
四方形勝之會足以憑藉扶樹者今其廢興何如也有
數畝之宮如松青者乃汲於修復而尤不忘於記述
如此欲不書得乎則書之曰觀創始於南宋之嘉定四
年道士劉智可者實符建之其名義無所考或傳其始
在今山中不知何時遺兵亂乃徙今地其可知者當元
員大德間觀之祖師梁冲虛始化其里大姓鄧氏倡而
修之持六十年而燬於至正丙申之變後有胡居敬者
亦修之禾粟而卒今繼而成之者恭禮也中立正殿三

間通為一室以居天神傍設條舍以栖其徒外為正門
翼以兩廡經始於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吳元年丁未
之十月材良制宏工力齊裕無廢於前有關於後故其
層棟邃宇寥廓而承輝嘉林秀阜煥灼而改色高真昭
赫塵仗森嚴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嗟夫事無大小成功
為美頭無後先因時為上使非恭禮之端靜有守而脩
教精虔則安能與其象服勞苦出患難以成其興復之
功如此哉是可記也於是其徒某聞言讚歎踴躍歡喜
請勒諸石以告來者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

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舉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徃教以續其分者矣費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倚於下乃有棄禮而襲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版之脩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者如此可不謹哉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建於郡縣之學者又為之度地置俸各社合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異非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舉驅而納之防範於

率之中又從而求誇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為工以爲商賈進、然望李舍畏而去之者矣

朝廷知其心乃即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大謂之自便則其孝與否一聽其自為而不復以官府律之也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如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達十百里曰不羣青衿之飾耳不聞弦誦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李經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孝四方嘗讀書於武山八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首擢大學官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二老矣居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

三四上乃知以請及歸也其家人子弟嘗習居之學之素而尤慕居此日之教大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資信修弟子禮日子以以關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等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局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者乃即居之居近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垂書諸券以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盛陵王伯衢兄弟聞而趨之又爲之助山水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元正告成其徒某某等相與落成之居即以前在監學時似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具批介兵部鍾球善承請記余謂古之教者家有塾恒

在國學之下典當澤漸序之外蓋地勢陞而民教亦者之所爲也說者謂塾在里門之側古之仕而老者編戶教焉夫既以孝悌忠信與夫六藝之文淑其子弟矣又朝夕蒞察其出入而經其動息其爲教也蓋亦有義於乎其間者今君之教於是也謂之老而歸則有所本而謂之教鄉人子弟則庶幾成周設教之意歟夫

聖朝自便之旨蓋亦可以義而起之者也夫上有垂教之誠而下有願從之志將見禮達於公私而無拘節之嫌教孚於遠近而無扞格之患藹然而義聲著沛然而仁風行矣抑君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其說具諸方冊可見已惟師道立而後教道行尚相與持守而



激勵之異時學明堂成將皆毅然有立必不為不義以辱君之教其有裨於國家卓然為時之端人正士者未必不由此出也余老矣無能俊尚幸闈里中興學之盛而思見人才之有成焉故因其請記舉所聞以告之凡余前之所云庶勿蹈其失而益勉於所務哉書巖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汝溪者山明水秀負良而面坤為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為正堂朔望率弟子自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櫛東學又前為正門門外為棧道、東西勝以攀桂凡槐栢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旨則簡學文也

臨清堂記

安成王千植構臨詩堂於所居洧盤之近而移書盛陵伯殊趙君來請記伯殊之言曰吾友王千植世為安成望族近時有字行中者其先君子也質實而好義以忠厚教於家而氣鬱重於鄉其居清磐也磐之中為大泉焉廣可數十畝浸淫瀟瀟蕩風蓄蓄若旋若蒸乃溢而旁注有巨石四五錯出泉面如波汰擊擲背負而首戴不可方測蓋嘗擇勝而築堂其上故承旨歐陽文公既特書臨清二大字揭而名之矣堂成未幾而兵燬作獨公之墨蹟所以寶而藏之者故無恙也今子植不忍其先君之舊闈故基之左以為堂而鑿池其南引洧磐之水注之而復臨清焉先生幸述而記之俾以遺其後人

關之韓康隱於市而女子識之是皆欲自隱以掩人之
知而不知其終不可掩也若董仙之於廬山則有不然
者何也仙之意固將以大愈夫斯人之疾而未嘗隱者
也其所種杏又皆由夫人懷惠啣感者之所種而非其
自為也以種杏皆由於懷惠啣感者之所致則其心迹
固彰彰然有不容以自晦者可知矣夫豈若世之变幻
出沒以自蔽於一隅之所為哉廬陵清水劉思恭鑿師
之良者也自其先世以療眼之術鳴四方至思恭而業
益精效益神超而邐之者日益衆他日以舉州山水之
勝徙居之而種杏於其間且曰予將隱於是矣爰揭而
名之曰杏林後隱因余友蕭鵬舉來請記余曰余固觀
予之杏材也又烏知予之所以為隱哉然吾聞之鑿之
道近於仁者以生物為心其視人之有疾不啻在己
故凡耳目之所及必亟起而救之惟恐後焉若是者宜
不必隱也隱者不能若是也使隱而晦之則吾生全之
心始過而不得施矣而况於自關以自異者乎夫推知
華仙之種杏有以廣其及人之功則知君所以托杏以
為隱者又豈容有一物之不得其所而一氣之不得其
平者哉故曰托於自隱者名也推其道以自致焉實也
名實之相合隱顯之一致吾見子之杏繁然而華者繁
然而就實蔚然而株者翳然而成林矣則凡四方之嬰
百抱青者之間君之名也有不質然携扶植植望翠

州之杏而求諸者乎君雖欲引以自晦不可得矣矧
今賢明相逢治具畢舉凡一行之自一藝之精未有不
自幽遠而登顯庸者則由是以所施於一鄉一方者推
而達之天下之幽隱俾有生無眩瞽昧蝕之患朗々然
不啻若扶雲露揭日月焉是不為天下凡有目者之大
幸哉於是而舉德思恭之膏愈其疾而尤喜余之言不
敵於一隅而有合於君子出處之道也得因以自附告
人種杏之志請述而歸之以為記

遠山山記

吾南鄉有劉君芳遠者謹厚好靜人也異時往來萬安
過梓塘樂其風土淳厚山水清勝一旦携妻子去而居

之以耕稼乎其中將二十餘年矣今年始築樓於所居
之北曰遠山將以娛老貽燕於是以余相知素也而亟
來請記焉其言曰余平生嗜好無他惟山居之是樂自
行四方以來若登山者蓋無往而不與之相值而周旋
也然往々微而過之忽而去之不能以終日今吾年居於
斯以有此山也顧年老且倦遊視吾子之子若丈夫子
者又八人矣每晨晨切上堂候起居罷各力所務惟謹
吾退居一棧之上特起而四望焉則山之繁々然者無
不若躍而采若趨而止若環而拱以會于斯樓之下者
終日而不厭也若若者庶幾余之志哉子幸為文以述
之且將以示後之人焉則記之曰夫山之附於地而為



高下遠近者勢也勢豈有定在哉惟審所處者於有以當其勝亦必居之高而後有以盡乎遠故高不極則遠不可盡矣遠不盡則勝不可當矣而況於山乎曰是山之環抱塘必相先後左右者今循昔也何昔之勝而今之顯昔之遠而今之迹也則所以聚精會神而於奇賦秀於斯樓者豈不存乎其人哉故有其人則有異山有是山而後蒸然蔚然所以啓拉生聚以資益吾之用者自源、而不竭矣若其地之井列而畝分泉之漑達而畝注有以致豐腴而供伏臘者固茲山之美利也小之拉蔬米蕃薪蒸育禽魚大之出雲雨而行四時澤霖暑者又孰非茲山之嘉產與惠澤也哉勝時上日嘉嘗故人及執飲之餘閑叙登臨之樂事或焚香靜坐或舉酒言咲披八窓之清風納四達之私觀迷見微雲卷舒於焦原虛龍之巖時雨澄霽於茂園南州之外斯時也纖塵不飛萬景咸萃雖几席俯仰之頃已超然有平挹壙垠凌厲宇宙之意而不可窮矣則君之名斯樓也豈不微之遠而益信哉雖然由十里百里千里而遠者勢也由一世十世百世而遠者時也勢之遠而可迹者吾固迹而論之矣則九君之子孫居挾於是所以繼先世廣先業由迹而遠者寧不在茲乎

樸翁文集卷之七終

樸翁文集卷之八

序

送劉學正序

今年春二月永豐劉君允恭以西昌學官秩滿受代將歸州人士以君能於其職既惜其去復謀為之餞有咨嗟歎息言於庾曰州之學官凡代而去者相望也其文行操茂復有如吾劉君者乎凡我耄耆之賓養於斯我弟子之游歌於斯復有如吾劉君之能禮而能教者乎名卿顯官離人騷客之往復留寓於斯復有如劉君之善於歌咏紀述以道其行者乎甲兵錢穀之屬於有司者吾何取以咨度文墨論議之出於民士者吾何取以



樸翁文集卷之七終

樸翁文集卷之八

序

送劉學正序

今年春二月永豐劉君允恭以西昌學官秩滿受代將歸州人士以君能於其職既惜其去復謀為之餞有咨嗟歎息言於庾曰州之學官凡代而去者相望也其文行操茂復有如吾劉君者乎凡我耄耆之賔養於斯我弟子之游歌於斯復有如吾劉君之能禮而能教者乎名卿顯官雜人驍客之往復留寓於斯復有如劉君之善於歌咏紀述以道其行者乎甲兵錢穀之屬於有司者吾何取以咨度文墨論議之出於民士者吾何取以



折衷乎言之若有不懌然者余因解之曰劉君誠賢者也亦誠有如前之所陳後之所慮者而未之盡也君科第人也學春秋之學而有天下之志者也請以所聞為諸君誦之則舉酒屬而告之曰昔在宋時吾州有鄉先生謚清節姓蕭氏者以講學行義聞四方四方來學者多至數十百人皆能濯磨樹立以發明先生之學時則有若胡忠簡公以其學撥高科歸拜床下即戒之曰毋禍吾春秋他日忠簡公正色立朝不阿權倖至斬檜之踵一上而三綱倫理賴以不墜忠簡尉為一代名臣者春秋之教也今君兩以春秋貢於鄉雖不幸不獲大其用於當世猶幸而懷材抱器獲歛其華以厚施其教於

先生之鄉幸非茲歟惟吾州近先生之居服先生之化雖荒山窮谷之巖涯百世之下猶有不泯焉者故其士慷慨而尚義其民質實而知禮承平文物之盛不論由兵興以來寧死傷困乏不悔而必不為不義以自污是雖先生之流風遺澤所以感化於人心民彝之素者有在而君職教之功亦豈可少哉視昔時四方文雅鉅麗者宮庭鞠為茂草衣冠化為囚奴其慘有不可勝言者矣顧瞻我宮翼：將：老倪來觀禮器完飭君從容俎豆共開四時莫祀無缺儀廢禮謂非本春秋之教其能然乎君去此而受顯擢於上也有日矣由是蓋推明春秋之學於天下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以庶幾乎撥

亂反正之機而患難有所不計則天下之大方來之遠
又豈無長劉君之風而興起者乎異時州人思君教將
必曰嗚呼劉君是能無辱於先生之鄉而無愧於科第
無負於春秋之學者請以是為君期之而為諸君言之
若前之所陳者則固有常職矣而又何慮焉衆曰諾於
是酒且半散益洽乃分題賦詩各道其志而俾余序之
至正十八年戊戌南平劉楚書

卷之三 德澤滄江稿序

滄江稿者豫章高休其所賦之詩集也休字德澤深為吾
故人德也又之弟德賜又字亦氣為秋詩名聞天下德
賦不遺世亂浮遊江上諸公貴人爭為之傾篋前席

不俸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厲至揆詞摘章光彩橫發傾
其座人如春花間柳風日爭妍如寒泉觸石霜月孤照
灑而不流於媚淡而不極於苦暖上乎昨者之矩度矣
故見德澤深如見其兄見其詩益信其為德躬之令弟也
嗚夫此昔人所謂難為弟者將誠然歟然則繼今而有
作者將又不止於滄江之錄而已等而躋之洛下之二
陸江左之二謝不難矣德澤深其思所以企而齊之哉余
辱於德躬父善不能無望於君者故誦其詩而輒為言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至正十七年八月前翰林廬陵劉侯楚奇以廷臣奏薦

山江瑞二郡守擢拜廣東憲副時江淮寇盜尚充斥將
命者南邊海道六月而始達越明年三月候者至侯
乃治行今大司徒平章公道童行樞密使榮國公火休
亦供以中朝重臣祇奉 明詔撫鎮江西九科兵輯民
署官細職便宜之務固不修舉議以候方治大江有勞
績若增其垂成而遽去者既而又幸候之賢明其往蒞
於廣東宜也則以有所屬望於是大司徒公與榮國公
合傷官大張樂設燕于江閣以饒之其光華禮秩可謂
遠而有耀者矣時余竊聞而喜之因自料候前為郡時
嘗以廉平稱亦嘗以廉平望於人者矧今上承
聖天子之寵命下服賢公相之教戒則其得以有為於

是職也審矣又自嘗以受知於侯故因侯之行願效一
言則再拜而進曰今天下之致盜而生亂者非貪且暴
乎夫惟浚剗剗利以致其肥排擊靡灼以肆其毒而民
莫之亢也且猶曰不足焉故民不勝其怨且憤羣起而
環視之而法始有不勝其治者矣及其所以治之者又
徃、昧戾膠巖忍遠畧而急近利於是以致貪濟貪以暴
蓋暴日曠歲愒民愈困而盜愈不可息是猶益薪以止
沸溼泥以求清也歎天下之治得乎惟侯固窮士之節
而有天下之憂者也其慮之著恒不足裕於其身仁之
施恒不忍於犬馬識遠而慮深才周而學博則所以弭
盜而止亂者將不在今之茲行乎哉人心之窮極而思

治者莫甚於此何而庶官之得行其道者亦莫尊於是
職由是可以厲眾司而濯磨群弊可以植立風紀而收
繫人心凡平日之所欲為而不得者將力為之平日之
所欲言而不得者將盡言之則法之所持德之所守事
之所立有不正大如天地輻輳如雷霆明焯如日月者
乎是宜為近臣之所舉遠臣之所屬而聖天子之所
倚注於萬里之外者也若夫昧公天下之大計而爭一
日之私能以自暴於禍及若或者之為則天下國家何
望焉厥今東南之職貢賦上計奏于京師者悉由海道
不閱月而達於是遐遠之濱不啻若歲向之近而周
循之徑也其自今使方伯有同知之責天子臨南顧
之憂政紀清明民物豐謐嶺海所際飛聲颯將必有
聞於上而揚於外者則儒臣進用之妙將不自劉侯益
振而大之矣乎

王斯和遺藁序

劉子諱賴王斯和詩慨然而歎曰異哉詩之能感人也
其詞雅其為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為人溫而不
戾者歟其趣高其思遠其為今之遠士而有古之遺風
者歟何其能言也言之宜其必傳也傳不傳於斯和何
與而君之能言則有可感者矣古今人之能言亦人
人殊其傳者亦何少也豈非言之有精有不精而發之
有至有不至者乎言之精而發之至而猶或不傳焉吾

未之見矣不傳於今有不傳於後者乎於是斯和氏歿且二十餘年矣誦其言而思其人益信乎余前之所陳也吾獨惜斯和言不及中書足迹不出千里交游不徧一方徒吟吟乎溪山寂寞之濱而所就已歸然如此使加年博交遠涉深覽則其可觀者又豈止此哉斯和之令子紹嘗以春秋之學就談鄉閭蓋與余同志者也又嘗修王氏族譜一家文獻繁然可徵嗚呼王氏若斯和君庶為不死者論故家遺澤君子尚其有考焉

舒伯源村閩集後序

右村閩集雜體詩四十七首舒君伯源南陽龍之所作也今觀其首篇至迷痛等作如氛棧從南起偏騎斗牛

感異却見星沫睽孤張鬼車虜畿肆焚灼妖詭窮竟惡安得古神劍一出為掃驅皆本其忠誠慨憤之辭述痛終篇有曰殘喘如幸存承家自茲始示旭子詩有曰百年文獻俱灰燼賴尔成人早有知示起兒詩有曰教育或有成庶幾紹前往其屬望之遠又如此至婦女辛勤儉兒童辭憂慮等語極其奔走流離之感至悼亡憶諸叔兄弟憶諸友憶昔等作尤悲切懇至語絕復連至獲狐行望官軍黃雲蔽歌尤哽欲哭至老牧歌殆將忘世長往而不可得其辭雖平其志益可悲而君亦絕筆於是矣君名慶遠世為靖安人至正元年以勅領鄉薦明年下第歸行省擢為贛州路儒學正再調瀛溪長

未赴士辰春紅巾渡江州縣望風解散首陷建昌寧州
進攻靖安君曰是草野烏合耳即奉監縣潮海集衆拒
之為父老子第陳順逆禍福諭以死守凡繕城儲糧撥
忠義募勇募身賞格嚴軍政皆所條畫時大府受功方
急接不至民惶惑不知所向久之得謀報言郡圍已解
而朝廷亦止刑首亂者餘悉從宥使者奉詔由海
道至會府而路梗不得旁達屬邑君即遣人趨閩道迎
之且請兵來援省府書大喜即為檄加獎厲且署捍
今職君辭為使者至君為設位再拜然後讀詔民老弱
來聽有感泣者遠民始知大府無恙威感厲自效由是
寇至輒敗之九月寇衆忿至攻圍甚急民猶血戰不

去會糧盡方置潮海被執不屈遇害冠訊知君偶首焚

其居大購索君獲之榜掠戰不勝然利其寶藏故緩其

死君一夕則守者得脫即易服竄於騰空匿重穴間自

併為後計不苟死也既閱月而寇益衆義士又多戰死

省府消息益不得聞君乃憤不食以卒此詩皆其先時

往來作於上洞者也嗟夫君脩學砥行者也生長永平

席蔭華顯而被服文雅策名上科一旦變起倉卒非有

旁近強勇來粟城郭可得憑藉其所偶道又非素有芻

牧也顧獨以父毋墳墓所在義不苟辱乃奮然推義以

五鄉十六都之疲民而捍數十萬方強之暴寇蓋亦難
矣及家亡身執猶能脫虎口以圖後功而事與志違卒

以慎終豈非天哉今潮海死封疆之節較然明甚而君之倡義不辱以至于死不惟不及錄而其家人亦未嘗以為言獨其鄉之共事者恒稱惜之嗟乎此固君之志也而上之人所籍以為人心世道計者果安在哉君有子二即旭與昶其仲弟慶餘字伯章、有子二曰昭曰昞昭昞旭嘗從子遊至是昞以昶來見而旭卒矣昞為子具言其伯父勤事始終法然以悲且出斯軼頌有以識之余讀而悲之他日質所聞於君之妻弟李君克正如其言尤信於是咸伯源甫昔者之知己而痛世道人才之不偶也如此又將以慰後人之思也故為忍悲而識其集之後云

送周士庶序

西昌距廬陵不百里凡山川之英氣人物之風節蓋有蔚然相望而炳焉以相輝者矣則夫懷材好遊之士之生來於斯也其能悠然與感於百世之上者豈不深乎其入其世之所存歟廬陵周君士庶故宋丞相益國忠文公六世孫也質美而篤智氣直而叢昌父事其兄而孝友行於家非道不為而忠信聞於鄉閭和以盡常欲以通變而才能聞於諸侯然招之不可使附也進之不可使狎也興其所積而養於中者不亦深且厚哉今年夏貴然白駒不遠其馳訪友於南溪之上余得與之言慶者幾匝月薰其芬而挹其光信為相門之佳公子

也一日將治囑其友郭君與茶與飯石者携酒敬登武
姥之岡望潁江之流以餞樂之其感慨之懷蓋浩然而
莫禦也徘徊俯仰南望三顧思清節之高風而不可見
也思歎訪先丞相讀書精舍於清溪之上以求陸先生
之遺迹而時移事異徒見荒烟野草鳴禽斷壙莽然城
東之墟而不識也意其盛時佳興凡山鎮水涯

先公流風之遺而草木石泉有至今被其榮耀者則士
廉之為斯道也豈不遠而有光乎抑登高能賦可以為
大夫君子之事也矧登山臨水諸君能無慨然於送歸
之感者乎乃各分題賦詩以贈於君而予竊奉道家子
也故序其端而不辭

送王伯初序

天下之術衆矣非見理明而用志專者不可以寄生死
夫天地之生斯人也甚不易矣古聖人所以為之醫藥
以濟天病者其說固甚明且盡也奈何巧者汨之昧者
識之貪鄙者惑之乃有首鼠兩端以倖覲其術之中者
而不知其為斯人之禍慘矣况嬰孩乎古人以嬰孩之
疾為無華斯言也尤君子之所當慎也不然把梓之木
不朽於連抱而嘗殞於萌蘖者其責宜有所歸矣友人
周士廉忠信質直人也問語予曰吾鄉有王伯初者暨
三世矣其為人謹厚不伐言若不出諸口至臨病辨證
治則皎然如燭照數計而不與赴人之急早夜不倦而

必不志於苟得吾廬陵不啻數萬家其始生之孩待伯
初以安於襁褓而遂其成立者皆是也若吾子之瀕於
死而獲更生則尤難者矣始吾子生甫八歲一日疾作
衆或難之君獨曰此疹也毒閉於陰而不得發耳必進
劑劑乃可既而洞下泉環視胎爛若將咎君者君笑曰
此直寒盛未復耳趣進藥如初且約曰若下不止當更
灼艾以助之既而灼不三四劑而氣復體舒則皮膚間
隱：如粟聚錦注又頌之已軒然睡息矣君又曰今疹
已盡出則藥當止惟和飲食以調之即復常矣已而疾
果愈衆始大服吾他日為既以報之君固却而不受於
吾心嘗慙然而未能釋也子幸為書其事以揚著之可
乎余以為君伐病如漢淮陰之握正雖說以危辭而有
所不動及其急義則又如魯仲連之排難解紛雖奉以
千金而有所不顧異哉用術之慎而行義之卓也前所
謂見理明而用志專而可以寄生死者非斯人歟推其
心也雖使天下四海之大舉不罹乎天關焉可也豈直
一鄉一國而已哉余樂道人之善者也輒因士庶之請
為廣其說以美之且以自附於古大史公傳越人之意
云

贈蕭一誠赴召序

夫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此天下之士也天下至廣也
士亦豈無所事哉農服耒耜以出粟米工執技藝以供

器用商通貨利凡穀粟絲麻力役之奉無不備宮室舟
車冠冕鳴釜音樂器械之制無不修而遠近彼此有無
之通亦無不致斯固天下之人為之也豈惟人哉惟物
亦然出珠玉金錫以效其貴重出毛羽齒革以效其堅
利華美舉天下之物且不能遺之也而況於人乎況於
天下之士乎余友某才美而學充器周而識敏蓋息丘
園而懷天下憂者也豈非所謂天下之士者歟其論議
可以折衝俎豆之間其文章可以羽儀朝者之上其志
操可以激厲百世之下豈徒若川陸之出珠玉金錫鳥
獸之出羽毛齒革而已又豈徒若農工商賈各規焉
執其能以自蔽而已哉茲其應時而起也必有以效天
下之用而俸斯人之望者矣夫委道之璧常發輝於堂
帷踞雲之驥必成功於險絕而覽德之鳳將亦必輕千
仞之遠而來下矣而况蔚然止於郊藪之近者乎嗟乎
蕭君其去此而升乎高明者熾矣則九卑焉無所
負恃而甘伏寂寞以自絕於斯時者得不慨然而長吁
撫焉而自失矣乎

王以直文序

余往時遊學四方歸必過王氏從以直君論文字客有
稱或人為文者以直後首不應曰文難言也世豈有決
裂牽綴氣卑辭蔓而可以為文哉古人不若是也因與
論世之隆污人之得失皆極其所致所能與其所遇其

辭雖不皆本於古人之成言而亦無不脗合於人心者
自是余握筆臨文未嘗不為君慙然於坐談時也退而
見故翰林待制楊公：間為余言以直氣銳而才膽後
輩罕見其比公之子清江簿君某又為余言少與以直
同學以直讀書下目輒數十行落筆動數千百言其明
達敏銳出夷等上嘗戲語我曰觀市兒讀書終日吃
不能吐一辭由吾與公等視之彼將不直謂我輩為天
人乎吾見其文信其言矣要其才人固未易及也余後
沉沒羈林文字日踈方懼有愧於君而君已慨然薄江
湖厭塵鷺退為西林隱居以自適他日予過西林讀其
文而悲之會江淮亂作衣冠散處逃難山中而君亦抱
病不起矣思昔過從升堂觴酒把腕振袂論文字時何
可得也一日得君遺文若干篇於其子澤余復而讀之
益愴然以悲而深有感於昔者相從之言何也君之文
固能自成其一家言者也其體渾浩磅礴而無決裂牽
綴之弊其氣完以正而非卑也其辭明以昌而非蔓也
此其自謂得之於天者豈偶然哉蓋君之所為文僅見
於是而其時之所致人之所能與其所遇亦蓋可因是
而推之夫也於前而顯於後者命也使老其才底其成
以大其所施則其光輝條理豈不鉅然金石之間灼乎
星辰之上又豈徒伏光隱遠聲靈而止於山林哉今待
制公不可見矣而清江君方毅然有志於斯文之興起

亦既悼往者之不可作矣則余於君之文也又烏能已於其言之述哉

送陸師之青原序

慈恩陸師將往謁雲林定公于青原山以予於定公雅有篇翰之好故來相別且微言焉余時方濯纓於文溪之上退休於珠林之下家、清風獨唱寡和悵然為塵外石泉之想則於陸師之往也烏得無言哉夫青原祖庭也定公尊宿也謁祖庭以依尊宿上入之為斯行也宜不可以已矣矧定公業白而行精氣溫而言暢發為文辭卓越清麗其弟子之從遊者亦矣寧有能窺其藩而躋其堂者乎陸師機神穎拔洞觀獨詣為詩律往往有清致蓋亦聞風而興者茲又得山水奇絕之觀相與淋漓而振發之吾知其往而有合者審矣昔蕭岑從越客嚴維學詩抵吳興之柯山又與蓋公遊而詩名聞於當世評者至謂其人入作者闕域非獨雄於詩俚間而已今定公雖不欲以皎然自處而澄源之律度師得而勉而企之於是行也詩道其首昌乎吾將以二子之會遇自慶也於是酌觀山之寒泉招子瑤之白雲咏快閣之清風以為之饒若夫宗門之玄音祖庭之勝義余方之內者故無得而援焉

贈段復初序

吾弟之子輝者誦明敏達頗知勤於學余甚愛之自其

嚴時得瘍病瘍附耳陰治之不盡其方瘍已而漏作每
食飲頤顛動搖輒滲澆沾清綠泆衣頤如是者既十年
矣余惧其血肉潰敗將流澌以日瘳也甚憂之間舉以
告人或憐而授以方劑者有之然卒未有能已之者今
年始得改君復初為治之不數日遂愈余初甚恠之詢
之則其灌注攻建疏壅而實空如理河決如導川匯始
終翕張具有倫紀嗟乎若復初者將不得為醫師之良
者乎其言曰血氣流通於一身所以消息吐納者其竅
有九：不可以一廢而亦不可以一益也矧別附於耳
陰而發於頤頤之交者乎又九竅之消息吐納未嘗不
有其節少或過焉或衰焉病矣矧茲毒液流注之消：

焉而日不合者乎夫水順其性則分派布味萬有不同
而同歸於海委衝決奔溢始為沱為泥為汎為決為決流
而不可救矣今解之是疾也其猶水之決溢而為沱為
泥為汎為決為決流者乎而必引之得循於故道使各有
所歸然後國防墳壘築以捍殺其決壅奔潰之勢焉
斯水之性無性而不順矣嗟夫復初之治法良矣世寧
有聞其說而信其功者乎余喜解之輩復究其體膚而
君之言為有合於道也故述其說授之解俾覽之將因
吾文而有證焉

梅邊初薰序

豫章張君自其幼特從廬陵蕭敬脩先生遊先生教之

學詩無應口成詩無艱難留難之意蓋其天性朗悟然
也當時貴器之推擇為州郡吏選不得卒業然其嘗慙
憾然不能以廢也前年秋奉省命以司幕來凶昌因得
其平昔所以學於先生者三覽之其賢而有志於古者
也觀其述之所至心之所以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與凡
民物休戚榮辱之狀無不盡書而偽賦之至其思親懷
友之情尤極依依之不能自已而時異乎殊公府微
給之煩道路行役之勤且拂亂而汨渾之矣天威於物
而有言者情也即其言而究其意之所在焉斯可以觀
世變矣子始識君時頗然佳公子不知其能詩也一日
絕江而東載酒過余疎林之下因論余往時與諸同年

遊三德院題壁詩以庶慕之乃却佐吏出寺門數十步

據案坐古槐陰下初覺呻吟疾書而歷和之乃與詠歎

而罷使當時然矣子又曷日在之相與睚眦咨嗟至于

今不置是雖其心之篤而清風雅致亦豈尋常簿書

筐篋之所有哉自後世君見几席間無他文書惟經

史及古今名士寺觀等此其志固非以是而遂盡焉

者也於是君之曰子且再期而詩一作視昔時又

增而益豐矣來者其可量乎雖然心源猶井也才

猶劍器也井之渾者必浚而始清器之鈍者必砥而後

利尚力其浚而母怠於砥礪焉則心源之發有不沛然
以達而才器之利有不肆然而遂成者乎昔蕭先生之



所以告子者必有其道矣其試以余言復思之其亦有
合乎否也君別號梅耀余因題其詩曰梅邊初葉而併
為之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歲八月余留郡城友人張萬中以赴咸寧司征來別且
請曰庸幸嘗從先師鄧子益氏遊識先生於館下於今
十有五年矣茲將有行也願先生無忘先師之好賜一
言以勗之余曰嗟乎子從宦者也而倦；師友之厚道
如此其猶悞有不達於政者乎子早從名師精學樹志
已蕪邁不群及屢變故又能卓然自拔不憚仗勤將命
之際所以交邦國治軍旅和人民者既無所辱命而亦
無不達矣茲其徃司征也亦豈有殊道哉夫足國之道
在財而財之所阜在商旅自喪亂來凡賢財之源於四
方者亦既决裂潰爛而不可復振矣今其榛千金費重
貨涉風濤踰遠徼冒虎狼犯不測之憂以僥倖什一之
利者亦凜然其不易矣君之性也若之何患之使源；
交通而不至於壅滯哉持之以公毋苛察以為明也行
之以寬毋求羨以為能也所以盡子之職者如是而已
吾見江漢之旅皆出於咸寧之達而子為征商有道矣
抑又有羨焉者昔子之師嘗語余曰宋末卿先達有主一
張先生謫曰躋者以詩為咸淳六年貢士嘗子之大父
也又曰我先侍郎嘗言其為人萬學該博而不獲展於

用子孫必有大者其將在子乎萬中志於學而善用者
也又能篤於師友之道余故復述前所聞於子蓋氏者
以告焉子必有以自奮而不負前之所期待矣語曰仕
而優則學無往而非學也引征云乎哉

郭氏春雨亭集詩序

龍灣與中河之水合流而下也其陽為西郭之壩鄒君
子賢有亭翼然臨于二水之會凡來訪鄒君咸憇而樂
焉乃二月八日君邀余與蕭氏子素兄弟譙集亭上時
從余遊者王澤及君之二子瑄瑛咸侍焉既雨而余弟
楚亦至相與合席而飲獻酬揖讓有未賓之儀有少長
之序焉層簷敞虛橫檻逼水風南來雨冷不可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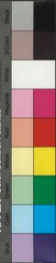
登為龍洲春作方與町畦交布逸見紺閣瑤宇茅舍竹
屋出沒遠近草樹掀簸與風勢回薄若乘舟而低昂也
洲之外為大江陰為南岸諸峯若三顧天柱常巖巖
吾前者皆微茫不可辨但覺山光雲氣行太空中如遊
龍陣馬超然與奇氣相雄長浩然飄飄笑相傾接而飛
花驚燕時近尊俎亦一時之奇觀也我酒半兩稍休君
舉酒屬余曰夫清明之景得之者衆矣自余有此亭以
來眇有今日風雨之集諸君其自謂情景之奇勝何如
也幸為我賦之余惟春雨有澤物之功而君恒有活人
之德可以媲美而斯亭之集亦不可以無述也俾分韻
賦之且以春雨名之而余為之序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安成義粟里有賢君子曰歐陽孔述。嘗至正壬辰之變，獨携其季弟與妻子去其鄉而南也。凡三徙而達西昌，復渡江而南以達雲寧之下。徑益又三徙焉。其徙也皆非有所擇，率衝風雨，跋水草，歷巖越宵子，然替其難，以馳丸與馬僕從之。所相囊橐，糗糒舉無有也。其為人又恬質簡約，粹外而茂中，與人言恒若不出諸口。然卒能繫其身以行，而無所不達，亦無往不安之夫。豈持口舌憑勢力，揆才智以自張者乎？其中必有過人者矣。於是君之去其鄉者幾七年，然後歸其歸而來別於余也。反若有不惻然者，余因告之曰：古之人以去其鄉

為不幸，而予之所處則有難言者矣。昔也幸去其鄉，茲又幸而獲返焉。其去就進退不亦類有道者乎？吾聞義粟義里也，歐陽世族也。而君又里之族之賢者，其可久於外而忘歸乎？吾不知前之播遷流落，道路能如君者幾何人。今其得歸鄉里，見親戚省墳墓，如君者復幾何人？君歸而問焉，昔鄉人父母子弟之未嘗去者，今其猶有存者乎？里巷之桑梓墟墓之松楸，今其猶有未嘗剪伐翦然而益茂者乎？望其居而思旋處之不遺觀其溪山而思釣遊之所在，然後見老者之在堂上，進少者於庭下，握手歡聚，舉酒更勞而告以昔之所以去，與今之所以還者焉。其必為之慨然而長歎恍焉而自失，忻焉



而交慶者矣由今以往使鄉人相交勸而服行仁義為不辱而長子若孫耕田鑿井相與休養生息以不去其鄉為歐陽君之勸不其越歟余從弟勉於君有同寓之雅而伯兄子中又辱有彌路之好者也故能從知君之賢則於其歸也敢愛其言而不述之以告其鄉人乎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左旂使君既宴客之三日以余嘗期而不至也後為禮命容仍宴中和堂前大司徒楊驥伯達而次凡十二人堂下有佐尊者有歌者有彈箏者有橫吹者有鳴洞簫座中者則宜春易君鈞繁有將赴瑞昌簿與余同坐因邀賦短歌為別者則劉君士隱吉文人也酒一再行歌

奏逸陳談笑諧決衆客大樂酒半使君命王某執爵請于衆曰昔者之會當賦詩矣今日不可無以為樂請分韻各為令樂府一章可乎衆曰唯於是劉季道取紙書七言古詩一句字斷之按以為丸雜置禁中摩夏春探以為韻示無擇也繁行或探或否探者爭啓丸先視有喜者有訝其難者有先審其音調者其否者以不能適是音律若余不才者君亦不之強焉既而辭者半韻餘其一衆復以歸之子堅：不辭也使君樂府最先成其辭清麗和婉至章末獨屬意於余若勉余當醉飲者余欣然酌酒謝使君：釀焉衆賦畢作者各度其聲命歌者歌以觴客其音調有不諧習者使君自與子堅

倚和之余屏右諸客屢首得歌而杯行無筭一不自知
醉矣余惟陽春白雪不啻誦其成曲而和者已寡今黃
鍾大呂各奏厥聲而志亦無不達將非古燕飲之樂哉
惟使君以干戈之寄而不忘於文字以軍旅之殷而不
廢於朋友况其樂足以樂和歌足以述情感儀足以合
禮而言議足以成德庶乎好賢樂客之風非忘其事而
繼以淫者是以君子有取焉客十二人視前日蓋互見
之子堅名賴柱北庭人善文詞與余為同年而余則南
平劉楚也

劉尚賓東溪詞集後序

余友陳子奉簡子儀數過余稱東溪劉尚賓之賢因出

其所賦詞集一帙凡數十篇余亟請誦之則其詞理清
適如空山道者其風流跌宕如金陵子弟其閑情幽怨
如放臣奔婦色慘意深其述懷撫事如故京老人感今
道舊語咽欲泣亦何能言哉昔稼軒送春一詞沉痛忠
憤悲動千古至今讀之使人毛髮寒慄淚落胃臆真悲
歌慷慨之雄士哉尚賓多年雅志登傾竭庶幾聞風
而興者惜余不習音律不能為尚賓商歌之然憂患之
餘亦不忍聞矣余友有蕭聃者雅好古喜洞簫他日尚
賓能過余武山北岩下風清月白之夜當與數子者命
洞簫為子和品令之章而尚賓自歌之其亦有足樂於
余志者乎二友歸其為尚賓言之

楊氏族譜後序

友人楊獻自少讀書刻意科名而屢不得志於有司嘗慨然曰豈有廬陵楊氏之後而窮者乎余因詰之曰若為忠襄公之諸孫乎曰非也將謂文節公之諸孫乎曰非也然則奚自則滋然曰吾中奉公後也忠襄為中奉之從姪孫源遠流分亦既莫得詳矣獨吾中奉而下之系可考微者此獻之所以感憤而興起也他日獻自相江來手其族譜一帙示余徵請觀之則精墨解澤之派炳列蓋前代故物也首載唐宰相楊氏系表下及於文節公所撰脩族譜後序譜自受避命氏之始由洪而唐而宋為弘農為錢塘為廬陵其系廬陵者有曰而柳

詳於獻公上之祖上下千數五百年間勳業科名之懿遠徒離合之故子孫流衍之自方何盛哉余因究所謂四系者則皆任南唐而始居廬陵以譜牒之旨孫其曰延安曰延規者則別而為澁塘之祖其略於延安延規延宗三系而獨詳於延邦者意當時四系子孫於大人衆不勝並載故各詳其所係而是譜為延邦之後則獻之祖父故持書而備存之者也然後知忠襄祖延規文節祖延宗而中奉則祖於延邦也有以矣中奉公諱存字某為延邦六世孫登神宗元豐八年第終中奉大夫洪州通判五子皆顯仕獨季子諱王訓者不仕別獻之九世祖也王訓歷

五世為過極咸詩甲戌以卿貢陞國子上舍迨元興又將百年而楊氏之詩書文物能不禦所以俱歿不亦難哉中奉公秉剛守正不附京相其正氣備節可呵叱雷霆增光日月雖沉浮郡州以終要其所立亦豈在忠襄文節下哉異時二公抗節相望而起謂非中奉公有以倡之不可也今中奉之子孫不啻數十百人其才且賢如獻者信不多見矣而又能感激奮勵於千載之下求以不辱其先如獻者則天之所以報於中奉公而未著振於上舍公而永大者存不在茲已乎吾悼兄子之亢美于前人矣豈徒歎羨咨嗟於一第已哉請書譜末以為序

逆薛伯謹序

士君子用世之具不亦難致矣哉患其無具而不患無用之者君子也知其有具而不能用之者而不能盡其具者非君子之所患也用之矣用之而復盡其具矣而有是具者或不能以自盡焉則亦患在其為君子哉況未嘗有其具而欲輕於自試者哉汝寧薛君伯謹嘗抱用世之具而能不患於無用之日者也其為人疎解倜儻博慨激烈有古燕趙秦俠風二劍術善讀書尤達於史事而旁通捷出於兵法雜家故嫉惡若仇赴義如擊其決機制勝有沉鷲果敢之勇有變化闢闔之奇蓋屹然而不可犯浩然淵然而不可知其所止極行於世



將日十年然未嘗售其用於人而人亦無有異於用之者而不知伯謙之其日完以大矣方歎民倡亂火烈水決江淮之間風草披靡小有才識者或不能不眩於所持以自附於恍惚茫昧之天不則魚肉溝壑耳君乃奮然召其親引妻子去汝穎出漢沔涉湘潭走江西之廬陵而止焉計其間觸狼虎履蛇虺犯風濤者歷三時幾四十餘里而卒能令兵生完其家以保其親非有明決之見奇變之才者其能之乎抑其所以審向背決去就以愛重其具而不輕於一試者亦豈無所待而然哉於是東園之冠楫竊我索耶令永新州判官劉君某清主簿楊君某以富州賢兩奉郡侯之命出鎮于匡山之

匡山之義士蕭某者實先後給助之艱危方訖而濟是力一旦聞薛君之義以撥命來辟君雖欲掩其具而時之不可得矣夫東園地不大於一縣人不衆於十族也其山澤之險密皆禽獸之穴窟也故愚民之窮亂畏罪者咸趨而負之揭羊而圍樞粟而食驅老弱以當鋒猶假效妾以固刑換其為惡固甚烈而其計其狀亦窮矣昔甘吾民也民不皆恐於為盜也危妻子暴骨肉弃田疇燔室屋以為盜被亦豈樂乎此哉歲月持艾勞費屢歲除憐陽舒以時其行君之所以濟此者宜必有其具矣之數君者又皆灼義理達時變而能不愧於天下之士者也今不遠之招亦既知君之所有而將用之



矣不徒用之又將盡君之所有而用之君猶有不樂於
自致者乎伯謹行矣毋抱其具而不見於用也亦無用
之而不盡其具也使抱其具而不見於用猶虛具矣致
之具而不盡其具猶不用矣古之人有言曰日中必昃
操刀必割亦顧其所操者何如耳且今天下之民泯
琴者蓋不立東國一隅而已也若筮者素無其具而
不敢輕於自試者安得不重慨夫天下之大而深致意
於吾子之斯行哉於是伯謹抗劍而別子為之歌曰擊
劍兮鳴鼓馬嘶兮空谷挾浮雲兮東馳送清秋之黃
鶴黃鶴舉兮雲中橫四海兮激長風噫嗟若人兮丈夫

鄭生序

余年十九客豫章羈栖分簿勢檢單寒居無以為資出
則依然不知所之又不能識當時之賢士大夫以故
賢者之言無從而聞焉退而屏居讀書以求吾志致
飽歷寒暑忍飢渴懲蹙忿如是者久之而猶未有所
得也乃愈自振厲不敢厭倦日求夫當世之賢且才者
以增益其所未至者焉當於群衆中聞有言新昌校官
鄭君同夫之賢者曰君漢康成之後嘗從遊於清江范
太史之門其行義文雅萃手一家湖山衣冠之族莫不
能或之先也余竊慕之而不忘於心今年春予轉客寧
都適同夫為州牧官始獲親即友益扣發言議上下去

今世變之殊與聖賢言行出處之詳以至覽山川草木
之勝發吟咏情性之奇於是余之所得於同夫者厚而
有微矣無何同夫且代去其仲子曰之純者不遠數百
里道豐城沂臨盱度廣昌米迎其父余於是又見之純
者復能無愧於其父兄而余之所以獲交於鄭氏者亦
何幸哉乃九月之十日同夫行之絕請辭且微言焉噫
余嘗以兄事尔父尔父亦以弟視余而不知余之不才
也言何以為子告哉吾子承祖父之成訓不出戶而得
賢師友內無飢寒困頓之累外有資訓切磋之益其猶
有不肆力於學者乎宜其氣溫而恭志遠而篤浩乎若
江海之方決而未可以量測者固非若余之憂患者

無所依薄而後為之者也子今年二十有四視余昔者
當子之年之所為固有愧於子矣而况今年二十有九
長於子者五年而所為所志曾不能有一日之長之異
也則於子之行也不曰有所愧矣其能愬然無所感於
既往之茫茫者乎往者不可追矣而學未成志未就猶
以饑寒奔走道路使書白之親顧望於內而迄無以慰
其思者此其為情宜何如耶今子迎侍以婦父之子
兄之弟其樂類有全於天者安得不因子之行而重
有感乎若余言者誠知不足以為子告矣而猶懼子之
安於順適者或不能以信夫困而學之者之不易也故
教告焉異時子之弟之紀自邵武歸幸亦以是語之無

徒使余為文學君之傳交則庶乎其可也豈徒曰微利達之榮懷睽離之思而已哉

送康履謙序

吾鄉多故家有康氏居古許山者族尤盛而遠余聞長老言自其先世以儒雅忠厚表著一鄉人有忿爭望其廬或愧悟而返當是時康氏固未有顯仕也至履謙而家益大履謙嘗從先君子遊才敏而多智登孤能奉其毋撫弱弟以振樹家聲及兵革四興又能奉州長命出粟食其鄉人之壯者使執干戈以防範不軌而保先其鄉士激之以義結之以惠率身先之省府方嚴累以官會世變作矣君閉門却謝順遁田里而聲名日起厲者

交至若有不能舍於君者亦豈容以自藏者夫天下之才必為天下之用王蘊於山而瑚璉之饒登薦於宗廟珠生於海而照乘之彩炫燭於都市夫豈自獻也哉王蘊於山而草木為之潤求玉者必不自棄於險絕之谷矣珠生於海而波瀾為之光則採珠者必不自絕於干仞之淵矣而况時之所遭慶之所積有不期而自達者乎憶嘗侍先人聞令先君之言曰我黃陂府君之外諸孫也府君遊江淮以夢義立功授秉義即知黃陂縣晚年賜休嘗教子孫讀書以嗣世科萬無蹈我故步也今兩家子孫能有感於其言者乎余時從俊識之孰知去之二十年遂有今日哉抑先人去府君纔三世耳故康

於君劉氏有中表之好履謙於余兄弟尤厚而不疏茲
其將應辟而起也得無言哉言不及乎他而必叙先世
之美者所以見康氏之顯仕者自履謙始而履謙之所
以顯仕者又自其先世忠厚始也

送焦廷璋序

兵亂七八年環東南郡邑凋喪十九徃時號為世宦貴
游者咸習恬長逸不能負斗粟操尺薪以自給至凍餒
其父母妻子乃負之然號於人喪其所守噉盛時簞養
之禍亦可感欬夫得祿既不能常有矣使得數畝之地
日荷鋤馮驅牛犢耕耨其間豈不猶足自存者然士无
定居業無恒產而其事又非其所素習也其亦何

以自免於今之世哉余友焦璋廷璋世為晉之清城人
延祐中其祖大中公由某官來知泰和因家焉迨君且
四世矣九州民之老者見之則曰此吾故侯之孫吾嘗
遇事其祖若父也其少者則曰此吾故侯之子孫也昔
吾祖若父皆其民也則和與道其賢補其貧而私惟其
不仕者其在士君子則固已知而敬之矣方承平時君
超然弃七品階陰不求叙柱門藝圃攻苦食淡與儒生
居游九聲技藝馬業心灼目者一不以動其中遭世亂
寧飢寒頓踏不悔而必不為苟得以辱其世其自守固
已介然矣他日以所居當戎馬之衝又能奉其祖母入
嵩安山中即開曠為安養計其幾於虛變又豈不如於

人教等哉抑吾聞盛衰迭運者天之時得失相乘者人之事而乎此東南諸邑若萬安淪陷之禍其慘烈亦甚矣然其民細而勤其士質而好文其土衍沃而多利有蔬粟麥苧之美有禽魚稻菰之饒有園池花木之麗余嘗遊而樂之君之往也先之以夔刈啓闢之功蓋之以樹藝營繕之利歲改月化又烏知自今不可以獲手昔之盛哉昔瑜之先君提舉伯奇方少時以大中公之命從先祖府君講學于石岡之下大中公既二守湖州猶屬罕業焉故余於君有再世兄弟之契又竊同有志思效于前人者今奈何舍我而他適也余以親戚墳墓坐困于此不能適之而偕作矣獨嘉君之安貧賤甘勤苦能不屑其先為孝子為順孫非若世之馳譽者習驕惰遂至於淪落而貽悲誚者故樂為之言以相之

送張經歷序

夫懷天下之利器者必工於制裁抱天下之奇寶者必重於登薦然惟賢者能不急於用能不極其能而士君子於進退卷舒之間有可觀考者矣若真定張君鵬舉則其人也自君少時侍其親宦遊江南已穎異卓絕始試吏吉水繼調龍興廬陵兩郡當至正辛卯壬辰間兵革四興君不憚勞勩以佐監守凡調度徵發營繕攻守秩然若素所經畫者故廬陵監郡丁侯尤嘉之舉為江西憲掾木試而丁侯有廣西憲使之命乃併移廣西會

亂作留廣東未行而江西守相道童公嘉君前據廬陵
時有勞績復以陞廣東帥椽之檄來下時帥侯忽連刺
沙大喜火之南海三山官窻有樂君奉命往論其酋招
徠之得三千餘戶繼而湖南變作復推擇君往視旋復
桂連二州以歸時軍後大興儲峙吉之君以邊防無領
盡謀規措有方不閱月得錢粟數萬糜庫充溢二司嘉
穎之上其功於 朝廷即擢為帥府都事俾究其用秋
滿陞本府經歷未幾三山之禍作而君乃飄然以侍親
去矣嗟成君忠孝也其出處進退豈不卓然出夷等上
哉夫其荆棘之不類者器之利也登薦之不亢者資之
奇也然皆際變故於適然之會而各有以建奇偉不常
之功又能不急於用不竭其能一歛而藏之於無所施
之地可不謂之賢且智乎憶在甲午冬楚嘗以公事一
見君於郡幕孰知去之嶺海九年來歸所建立又表：
如此而問閑道路憂患荐加髮髮之蒼者亦日可感
矣方將相與上下古今以究觀世道而君志已浩然山
中鉅欲挽而留之有不可得者因為叙其所以而推美
之俾觀風者或有考焉亦世變人才之一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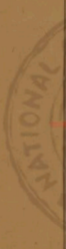
芳上人詩序

余嘗與芳上人論詩於清平之跨牛菴其性靜而質其
氣和以平共為言也直而近於雅方之外能言者率多
然大抵纏汨於倡頌口耳之習而於詩之道遠矣他日

出其所作一帙以示余反覆玩誦之爽然皆奇語也上人方盛年遊名山大川如東西家九江風淮月具山楚水之清麗雄鉅可悟可愕所以涵養其性靈恢宏其盛觀者宜有異於人人矣抑聞之詩本情性而發於天才成於學問其蟠空拔地出無入有不可窮測者此天才也至於循律度範驅馳從容優柔以造於成家之域又豈不有在於問學之助乎君學禪者也其試以學禪之功而進於詩焉其必有所悟矣

人老登年遊名山大川如東西家元在風淮月吳山楚
水之清麗雄偉可惜可惜惜亦以運養其性靈恢宏其盛
觀者宜有異於人入於仰聞之詩本精性而發於天才
成於學問其輪廓波地山無入有不可磨滅者此天才
也至於術科必能無窮也以世於家之域又
豈僅有在於聞學之功也若學博者其試以學博之
功而進於術科者也悟矣

樓前是井卷之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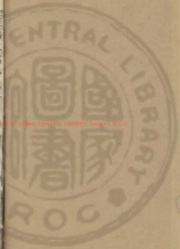
全閱陶情義詩凡若干首嗚然作而嘆曰詩本人情而
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
也聲達而情見矣夫喜怒哀樂情也而各有其節為清
濁高下聲也而各有其文為情而無所節也聲而無所
文也則不得以為言矣而况於詩乎德嘉以名父之子
歲年茂學宦遊江海間所交皆名士大夫不幸遭匪變
故乃委而去之耕釣於雪山之陽閱閱焉若遂於忘世



序

陶德嘉詩序

余閱陶德嘉詩凡若干首喟然作而嘆曰詩本人情而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聲達而情見矣夫喜怒哀樂情也而各有其節焉清濁高下聲也而各有其文焉情而無所節也聲而無所文也則不得以為言矣而况於詩乎德嘉以名父之子處軍茂學宦遊江海間所交皆名士大夫不幸遭匪變故乃委而去之耕釣於雲山之陽閑閑焉若遂於忘世者獨嗜吟咏不廢故其辭清新而不累於陳和婉而不



備於暴介察而不違於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矣抑聞之萌孽之得養杞梓之所以鉅也流衍之不已江海之所以深也瑜瑕不相掩則良玉之美具矣子之年昔少而今壯少之所為壯或悔之余豈徒以今之所至者望于子子由是不倦以求進焉則情之發也必正而和聲之奏也必宏以遠矣余不及識德嘉見其詩如見其人且重余弟楚之請也故不敢以撓陋辭輒為評其所以悔書其端而歸之

贈地師丘弘道序

余嘗怪大史公書天官傳曰者龜策性倖極推災祥言之不置至地理止言河渠而下及卜筮之類何歟其叙黃帝以下至舜禹皆各言藝處又言登箕山見許由塚又云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余悅其毋家良然夫淮陰非能相地也聖如舜禹賢如許由其所筮處常歷數千年不廢此豈偶然之故哉故筮者人之所重也經曰卜其宅兆又曰筮之以禮而其說乃不少槩見何歟當時敘述學伎立名者下至相馬牛蠃者皆累累載其人而相地者獨無聞豈在當時固卜者兼之而未有專門者歟不然其文庸漫不經學者難言之而遂不傳歟太史公凌四百餘年而後其書始顯於晉之郭氏豈天不愛道而書之顯晦固自有時歟今郭氏書所謂內外八篇者謂之經可也而

其間又自引經曰云將書之上國又自有經歟何晉
以來不一傳也郭氏後又數百年而唐之張說一行袁
李肇始推衍其說逮其李世廣明亂作暗入子弟散在
四方揚筠松以流徙困辱之下始新其說以立教而二
曾劉胡之徒又從而鼓吹羽翼之於是頡之墓法始大
著於天下至宋廖氏劉氏極矣然其為術好騁異立奇
以附會災祥得失於分寸之間故其言支蔓穿鑿類書
經而徇俗視郭氏書遠矣况古法平蓋嘗病是不幸不
出於西漢而不見錄於太史氏亦不幸而出於秦漢以
後而不得見正於周公孔孟也將大樸既散而言論愈
繁世變日下而巧偽滋彰其流弊至不可勝言者豈非

千古之一憾哉立君弘道賴地理學之善為者也居常
山之陽治郭氏書將三十年與人言必本於忠孝其為
人卜筮也必不枉道以徇利太史公所謂以伎能立名
而有高世絕人之風者君之謂矣其來西昌也人之欲
筮其親者多就君卜之而余之二親亦獲更曆者皆君
力也其淺深去就蓋自有其法而所謂鬼福及人如靈
鍾之應粟芽之春者則非余之所敢知獨嘗與君上下
古今言議有及於是者每為之瞿然而卒無以自解於
所疑也故因君之歸叙余說以誌之

玉源劉氏宗譜序

人莫不有所自人本乎祖人之所自也而人又莫不各

有所自然道之於口不能以永傳而無說故著之於譜所以紀其祖之所自而引之於後世者也可忍哉自宗法廢譜法亦壞而莫嘗求其故則其風氣習俗因循簡慢之弊有非一端矣夫世之貴富者則恒有所不屑為而貧且卑者又有所不能為少而壯者固有所不暇為及衰而老矣則又有所不及為永平文物感際既有所不得為則喪亂蕩析之餘又安得而為之哉廬陵劉氏有持志字志遠者板塘族也自其少時嘗刻意春秋之學俾倪科目將以充其宗不幸志不遂仲世變遽作而持志亦且老矣他日持其所貯玉源宗譜圖引以示而徵予序之譜本承新劉氏著自汴宋時有為諫

始則慶曆宰相其公沆之兄也注而不

世述其名四世而宗俞五世而平嘗為宣州太守號石門先生者則為始遷廬陵之祖也卓生士和迪功卿文和縣主簿七和生廷廣廷廣生三子汝昌其長也汝昌生四子克立其季也克立生朝宗朝宗有子三人孫九人曾孫十九人而持志其一也持志年且八十為世十有三視其子若孫之相繼凡十有五世矣系屬詳而跡咸明絕續善而尊卑定失其微者雖近不書信於傳者雖遠必錄錄乎合宗之意繁然序族之法三百餘年之源派本末具見於尺楮間可謂能謹其所自而不為風氣習俗之移奪者矣使持志挾榮感富之資當強壯

承平之日而為之則亦有大不難者今乃以其所不能
為之勢所不及為之年與其所不得為之時獨奮然考
訂續次而力為之忘其時之亂與其身之貧且老也豈
非孝友至性老而不倦而俯仰憂懼有不能自已於情
也歟則斯語之作非徒以老俊偉者推于前人又抑
以昌茂秀發者待其後之人也其存心之厚立志之遠
百世之下將必有誦其言而慕其義而興起者矣板塘木
宗新所居之舊號其遺虛後之三跨塘也乃以舊名更
之而又謂之玉源云

贈地師丘弘道序

顧人自唐末以相地名天下其術同出而異流其人無

知意高下雙白四逆

窮世封墓天言

而不顧然計其是也恒不出東西家視其家性性有親
喪救世而不

因風氣麗古必有異人勝士出於其間余或木之見則
固不

而逆決也他日余弟楚為余言丘君弘道

蓋卓然自異者矣為人拘拘寡言平居事親孝與人交
久而益信自其少時已篤意揚魯之學然不肯少徇襲
流俗慙感鄉里以自狹嘗涉閩歷楚遊江東西問九古
賢名卿碩士先世之所營城真仙神人靈秘詭恠之所
都宅與夫喬山廣林恠石巨澤深淵之所控注而端蓄
者無不窮探遠覽極陰陽幽奧精微之會以窺昔人裁

度營作之功其用心蓋博而遠矣然君蓋慎其所得未嘗以售於人非其人雖與之終日而片言不得聞非其地雖委以千金而有所不屑其家廬陵也余與之再見於瀘江之上愛其山水明秀而濶南王君以世家文物之懿又知賓而禮之故君亦樂為之盡凡其卜而有營者類皆比於古法當於人心要可以開靈發奇歷後世而無患者於是莫不慨然恨得君之晚而欲挽留之也孰知其浩然而不可留者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執一口傲然謂余曰吾自祖父再世而上昔者既幸卜而更葬矣其未及者蓋亦嘗擇之以少待該日月有期將歸而襄事焉子士贈以言乎余惟君之學既精且博矣又能慎而施之以不狂於其道及歸而有也又能不忘於於其死余也何幸得君之重以信余弟之言而祛余昔者之所惑哉故樂為述之以告其鄉之人亦敢教勵休之一道也余弟整備見而讀之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勵也夫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乘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徒記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言之如曰美鬚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皙曰黧也曰黑而鬚根也其傳駕世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



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書或徇愛挾忿為美惡高下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倫人莫得而議之而彼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象肥瘠長短廣狹之際分毫莫或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由是觀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見者亦寡矣畫陵李約禮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旋來無不死然能使見者即知其為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小有盈縮於其間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輒為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也人莫有能得而議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蕭子所詩序

余友蕭雅言博學強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甘竹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關遊覽之所歷一寓於詩歌懷松挾槩行吟坐嘯終日屹屹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輝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浩乎其有所本也豈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禍變世之作者往往有感於杜陵天寶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以為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

嘗無所法而物之則卑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陋矣
母汎汎以為易母棘棘以為奇也充之以學養之以氣
約之於其所守達之於其所施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
矣况於詩乎余方有志於斯道思求能賦之士以相長
發焉若推言者固余之所願也歟因其詩而為之一言

東行倡和集序

歲壬寅秋八月十六日安成饒府大發兵攻廬陵之新
安一道由白沙渡江入麻洲一道由泰和入仙槎兵勢
四合氏大顛散是日余縱龍塘歸珠林則家人奉老母
已先往山中余獨與伯元子中仲弟子齊和是具翁堂
上俱怡愕不知所為又明日過石嶺下次第與家人相
聚遂前而入南甯又數日進抵長坑之石龍山聞新安
且破退保富田而領兵亦奄至水南與鏡約大會富田
城下時游兵四出田野寂然烟燄綿亘百十里矢石之
聲盡夜相聞乃復深入南門山窩里良寺久之聞富田
以城降諸軍各驅牛羊婦女大掠而返余挈家稍出三
四嶺依從弟茂和以居未幾余以疾遽返先廬而家難
作矣當時家人同行者廿有一人奔走轉徙於外者凡
七十有六日七十六日之間余兄弟相依為命蓋無以
刻違離者九親物觸事傷時感舊一於詩乎發之或同
或異或倡或和或賦或否其多寡先後雖不盡同而情
之所至則有不能自殊者矣嘗賦詩時紙硯不能具性

往相聚於溪澗傍側山岩林木間抱泉斫石拾木葉雜
書之三人者或相與悲歌或相視諧笑兀然而坐飄然
而行愔然而息如是者率以為常一不自知其詞之苦
而憤之悲也因竊自嘆以為東南之變其一時倉卒罹
兵禍者何限而吾兄弟幸得遠去以不廢文字之樂其
得於天者不已過乎越明年余卧疾林下方起念伯兄
遠遊興闕而仲弟復留賴吾母已不可見而兒姪輩又
先後失去為之泫然久之退思當時所歷如一夢寐而
彼之乘時欺天嗜嗚叱咤以自擅於一方而卒貽毒於
斯民者今又果安在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生於斯世
其得全者天也其不得全者亦天也天吾之何哉因闕
故紙中通得詩若干首乃第錄之題曰東行偈和集而
藏于家以俟余兄弟之來歸也呼斗酒炙山茹合席於
堂上而共讀之不當痛定思痛少母忘於患難之時豈
不亦有交所慰感乎哉

贈璧士馬如春序

前二十餘年余游平川於璧士中識隱君子曰馬君春
谷風儀峻整衣冠甚偉言論落落可聽其伯子朝顯尤
清修和厚克世其家余嘗登其堂見其父子兄弟間恒
雍雍如也邑四境奉輿馬以迎候視療者日踵其門君
戚急赴之其貧且賤而有告者君亦畀之藥以歸而未
嘗校其直其仁厚性類此余後雖去之蓋嘗稱其為

人今年再過平川問春谷既已仙去而朝顯亦蚤世獨
其季子有朝貴者方董職為衆望之師而學業操行乃
不異乎其父兄也可謂能子矣自兵亂士大夫守專門
之業者非棄而遽變輒落而不殖求其能如朝貴之世
其德者尤寡夫鑿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曰
仁而已仁於四時為春春則物遂其生而無有天札疵
癘者矣君之先君曰春谷請別字曰如春不亦可乎既
以論朝貴復為之序以贈之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愛其人而頌其善者古之道也畫之詩曰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周雅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又曰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蓋其愛是人也必本之德以推其得壽之宜亦
必假於物以致其祝頌之意上下通用之故曰古之道
焉然其為詩也往往發於會遇燕飲之際未聞有因其
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夫固其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
果純起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惟近世河南程先生有生
日當倍悲痛之語斯言也其亦有所深感也夫文人鍾
君廷方吾先君子及門高第也清介而有守家故多嚴
善又多佳子弟故其庭恆有文士之迹而不雜為心六
月某日其始生旦也余時適留其家獲次賀賓之末見
其弟與其子若姪釋於堂下者衆然相屬也見其
賓若友賀于堂上者于于然而相夫也然人各有詩詩

各致其所以願望頌美之意夫賓之所以愛其主與人
之愛其友者固不異乎弟之所以愛其兄子之所以愛
其父也存之於心而為愛發之於言而為頌其情同其
辭能以自己乎於是廷方之年六十又如一矣其子弟
嘗錄慶賀詩文自至元丙子而下將三十年若詞若詩
通得若干首是來者之歸又將源源而不已也豈非感
哉君子謂是詩不溢美不達親不怡樂有古之道焉夫
事有非出於古而其道不違於禮者君子不棄也矧其
賢德有足以應之者乎故因其父邪歸而為之叙

送王以誠之武陽求父喪序

人子有終身之憾而抱無涯之悲者莫不哀於方幼而
父之既違之失而又遂不返焉是其親卒不可得而
見也則孝子之忠宜何如哉有王生以誠者吾里人也
其父泰亨甫有學行尚氣節富至正丁亥間去家而南
游於楚久而弗歸生既從黃冠師學老氏法矣恒端
焉以冀其親一日之歸而見之又四三年東南兵禍大
作適里仇寨泰亨甫亦問蓋不相聞而生之年齒日壯
矣每飲食寢處涕泗交下至稽顙祝天以祈其親之安
今年春始有自漢來者言泰亨甫已死且蒙葬其所
矣生雖不敢必其然否而悲憤鬱鬱尤甚則慨然曰其
不肖既不幸淪兵教而不子矣幸而聞親之喪之有在
吾寧忍使其終棄於數千里之外而弗返乎則具糗束

後泣別於其所往來者余因告之曰子之父昔不幸而去子然所以子者亦將以奠一日之有成而利澤子也不幸無所以死亦豈不以有吾子者在而得引以自慰哉子之為黃冠師未必尔父意也為黃冠師而能違焉以不忘其親則難矣夫能不忘其親者即能不辱於其親者也能不辱其親則雖尔父之存所以厚望於子者亦不外是矣尚奚以悲且憾為哉子行矣過一漢之上首訪尔父之故寓以求尔父之故交拜而請焉去必有告子然後為服即尔父之殞鳴哭而盡哀已權必如始喪雖之不可忽也雖久不可易也既又設祭於堊壁而告慰焉既嘗矣則必泣而絕於墳者三而後行庶乎魂之有知依而末止也不亦可乎曾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生其思所以為自盡者哉異時負骨南歸附先城而襄事焉常又有以語子

贈鍾大觀序

典文

輿岡有名家子曰鍾君大觀以其邑吏秩滿當遷也其友謝以善措君之去也則來謁余文以致贈焉以善之言曰甚矣鍾君之難能也以百里萬家之邑當庶務捨攘之秋有甲兵焉有錢穀焉有興作詞訟焉宜若一手足之為烈而後不然自會府有汰冗之令而邑長每兼吏之司於是一絲之事盡屬於一令之尊而令之所以設施注措者又恒屬於一吏之手事叢責倍而吏於

公昔始棘棘乎其難矣惟大觀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二
事勤足以奉公明足以燭微凡應對奉承之間將命
護之舉靡不交盡而兼至故上有以得長官之譽下有
以得邑民之情而優游安裕以終其秩莫有間然者
其才且賢能致是我嗟夫大觀則誠難能矣念昔大觀
不垂髫時嘗執經從吾伯父養蒙先生游已蔚然顯長
可敬孰知去之三十年乃能操觚引績以從事於邑大
夫之後而有立卓卓如此非賢而能之乎夫事之繁
者固難於獨任而功之責成者恒亦不必係於衆謀
任之也專則其爲之也力爲之也力則難有所不避而
責有所不得辭否則疎進旅退徒置置曰非我責也誠
我職也我何以汲。為而天下之事始日隳矣君子視
大觀之所為豈不重可為世道人才勸哉大觀和厚周
植物之貴重而器之詰利者也其遠而升也駁乎其
上達矣波一州一邑之勞要不足以滯子雖然余固知
大觀者之以善其亦有感於余言乎固以復於君遂述
而為之序

送荃師胡從正序

傳曰荃者蕪也欲人之不見也後世乃有遷卜之說至
啓發再四而卒猶有不得其所者何哉亦曰始之不慎
而不得其所以裁之。道也孔子謂古不修墓非不修
也惡其不惧於始至於崩而猶未免於修也修之且非

禮而况欲更啓其故藏者乎則孝子仁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宜必慎其所始矣友人與山令尹邵君利川有母之喪殯于淺土者將再殮午日逢日然惟吉兆之是擇一時號為塾師者各以所見日唾門以售其技然其言不經下者率阿播取合高者或誇誕立異以故時口抵牾糾錯君歎焉他日聞輿典國有塾師之良者胡從正氏質直端靜治郭氏書積二十餘年探索研究如儒家治經宗主揚魯宋說而泮造廖氏之微其為人卜筮往性安便詳審無依違欺蔽之病衆亦咸推讓之曰非從正莫可謀卜也君然之即飭書幣遣人馳二百里往聘之則退然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語口者及與之登臨上下顧瞻一環蓋洞乎其識淵乎其論而殆乎其有也凡丘隴之形勢情性泉池之勝路源委無不瞭然心目間美不容掩惡不容蔽而刺戾迎折無不如法其言曰堯者乘生氣也淺深得其所乘則不必錮以金石堅以膠漆而風不能散水不能淫蟻蟻不得入草木之根莖不得侵而遭殺寧安矣其不然者反是久之於九州之東得地之厚而固者曰鶴鳴山其西得地之坦而秀者曰田螺坑其始也榛棘之所蒙翳狐鼠之所憑依過者或未之奇也至是遠近來觀咸咨嗟嘆息以為胡君之術之奇果足以酌其言則又相與侈復驚訝慨然歎即君純孝之績為有感也嗟夫人亦孰不欲其親之壽

且安哉其生也不幸而有疾維拜而迎鬻不過也若委
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斯言也誠以欲其親之安將無
所不用其情焉而况於親之終乎孔子曰死塋之以禮
又曰卜其宅兆也傳曰凡用於棺者必誠必信孟子亦
曰無使土親膚皆此意也此固人子之所當自盡也自
後世惑於鬼福及人之語而鄉師俗巫乃有貨視人之
親以為厚利之資至使人子朝塋夕改亦將有親利於
其親之意否則怨且怒焉其亦惑之甚者噫彼固無足
道也乃有不憚不圖舉其親委之於饕餮沮洳之區者
亦獨何心哉以君治莖非告歸其御禦君既獲賊之矣
余因原古之古者所志昔之所以為人治莖為安且富

贈熊暉史序

人之所以望其親而能慎於初者如此以贈之庶
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必君之是求亦化民成俗之一助
也若夫持淺陋之見徒以人之親試其巧而猶不能不
待夫來者之改為則感矣鄙君吾知免夫

友人馮君佐以大省之命卸送粮舟往來章貢之上數
過余道相探能若以德之賢其言曰君清修樂易人也
以長材雅識受知於今中書平章公蓋非直策名於簿
書案積問而已也頃者平章公顧念廬陵泰和之境瀕
於暴敵特命君以掾史重出督征賦既而又即其所滋
暨提控之命以優異之九州東南之甲兵錢穀科征造

作一切調度。妻以屬君。隱然方面之寄。腹心之任。而
喉舌之司也。余母卽舟載上下灘石間。若鱗屬。雖無
不虛往實歸。而無稽滯廢。曠之患。君之賜也。茲余將
歸計於會府矣。子盍為我序。所以畢事之故。以歸成於
君。庶幾君之美。彰而不闕也。嗟夫。熊君之賢。固已昭晰
於時矣。焉君其亦有歸。惟賢能之賢者乎。成巨室者。必
簪笄村土。無所從。則下無所附。故攝械索抗。恒有功於
百圍千尺之梁。棟何也。一木之大。不能以獨舉。必相須
而後成焉。而況於為政乎。二君之美。蓋交可紀也。雖然
氏貧。鈔急莫甚。於今日。凡兵之所仰食者。費也。而廢之
去。而為兵者。又相望而起矣。其操耒耜而緣南畝者。日
寡。村何以為供輸之繼。執善計者。其亦思所以紓民之
力。而與地之利者乎。傅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
其時矣。僕願因君佑。以達於熊君。君仁人也能無惻然
於斯言而上聞乎。

朗溪曾氏瑞石序

廬陵有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朗溪之上。有異石焉。穹
窿嵒直。跨兩崖之間。若榱梁然。可以通行者。昔有人過
之。指謂曾氏曰。是為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既而曾
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佑戊午舉。里豪忌之夜。遣人
排石以斷之。迄今百一十年矣。應龍之五世孫有鉞者。
為余言。當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行。者

至祭木以通迨其祖父時則斷石漸長已可三四尺許
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將謁今之能
文辭者紀焉余甚異之他日余友劉君伯章過而見焉
為賦詩以志喜且曰序卷端者吾西昌劉同年也當自
為君請之後伯章歸安成與余不相見者數年而賦獨
勤勤以序文來徵且謂伯章之意宜不可以孤也余不
敢辭則為之言曰夫天地鬱積磅礴之氣以周流生息
於河間者固未嘗已也而其成毀廢興類關於人家國
天下則有非偶然之故者矣而君子固不論也昔新莽
嘗繞通午谷矣而漢之祚固自興也正倫嘗忿鑿柱因
矣而千載之下論人物事業者卒歸之南柱而正倫無
聞焉則君子之自修又豈容惑志於所異而忘致力於
所當為者哉抑聞之人衆勝天一定亦勝人夫斯石之
毀也昔之有力者既偉以銀而勝天矣茲其長而將合
也豈非天之久而定者卒有以勝夫人歟吾聞魯氏多
賢子孫皆文雅端碩為時名士使斯石雖斷而弗合猶
將奮起以自效矧山川獻靈其滋長聯屬以復于舊也
有日則由是典禮藝賓天府以繼各科之世而成茲石
之祥者寧不在斯乎孟柯氏所謂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誠其慎固之

先登記白序

嗚呼昔我先人臨終以故書一帙遺不肖孤等曰小子

識之此先世墳墓錄也小子識之不肖孤敬起拜受教
執書以泣諾不敢忘既襄事發而視之則先代有司質
劑與私家契券具焉嗚呼其敢忘哉惟創氏自五代唐
天成間由金陵來迄今餘四百年由始祖五府君諱况
而下迨楚歷十有七世其間生而聚居歿而換葬宜皆
有其所也而世殊事異播遷中絕者往往有之矣欲盡
錄之得乎惟我先大父實存府君及高曾以來世謹券
牒之藏而時嚴春秋之祀得於家訓而命者固多而據
諸故老耳聞者尤審而不放由是修地毀剪剗棘戒斧
斤詰侵暴所以保而守之者蓋無不盡其心焉嗚呼其
亦難矣昔孔子幼孤塋其父而不知其處問於鄒曼方
父之毋得於五父之簡然後能合塋於防及其塋也又
曰某也東而南比之人也不可以無識夫有所不知雖
聖如孔子不嫌於下問而慮之遠者雖聖人不能以無
所識也况夫後先之相代陵谷之相乘盛衰之相倚又
烏能以畧之而莫之省哉是錄自一世而下其墳墓之
散在郡邑却跡與夫塋植之久近城厲之廣狹咸按其
所錄者係而列之摠若干號題曰珠林創氏先塋記嗚
呼十七世四百餘年之錄亦庶其畧備矣惟奉教以來
荐罹喪亂燼焉失墜之是惧茲幸及於少寧以有存也
我後之人尚嗣守之以無廢我先人臨終之訓哉謹述
而為之序

陳曾遺業序

陳君曾者余妻之兄也既冠而孤同母第一人則出繼於族父曾獨奉其母楊氏以上事其祖母康與其叔祖贛州府君及叔祖母胡夫人三人者俱年登八袞每旦府君衣冠坐堂上諸孫進謁訓戒嗚呼當時曾之從弟猶四三人而應門禦侮營養計事無失節應對唯諾無違禮俾老者至忘其子之喪而內外一怡愉者曾也君自幼已警敏能言外祖待制楊公奇之比長益刻意舉子業治周易義常以外祖自期待諸舅啖之然喜其志不輒挫也當其父潮陽府君沒時有四女俱在室君資裝嫁之皆不失所余辱婿君第二妹而余震貧君以文學相重不嫌也至正十七年春祖母康沒秋九月贛州府君繼沒又明年庚子胡夫人沒前後終三喪於兵戈擾攘中罔有不自盡者甲辰夏兵亂又作君昇其母走雲亭山中母遭疾沒於馮嶺途窮事迫無以為殯已解衣妻脫簪珥以易棺而藁葬焉掩壙甫畢而兵至人為孝感也余時避地閩川與君不相聞及秋乃相見於龍陂相持大哭君且哭且訴余察君有憂色數寬譬之君黯然而不自釋也別去未一月聞君已轉徙黃嶺之北寓田舍中得瘖疾七日不食死矣痛哉君有志績學以立名而遭時遂絀迄不得一聘以沒然以一身歷四世奉重闈偏親生事死葬為陳氏順孫孝子有足稱者不得

重闈偏親生事死葬為陳氏順孫孝子有足稱者不得

頤且壽義可無憾矣君天才疏暢下筆落落成文無矜持澁縮之態借未
有存者他日於故書中得君前後所為詩若干首文若
人之手澤而繼先獲請余序而識之嗚呼君之文其可
傳者非止於此也觀者尚因所言而推所未見者斯固
知之矣况有子能傳而振之則君之志與名有不遂顯
達於方來者乎余為君序此而余妻之喪亦已四年矣
噫其忍言哉君字有慶壽止四十有七云

鍾祥詩集序

字舉善

古人謂詩能窮人之情人必有不苟
尚視權據發辭吐氣能赫然如虹霓
固不得而友之也惟不得而友之故
負之所有其得以友而親之者類皆
大困既無聊之輩徒呻吟窮蹙嗟
惻寒蛩相爾汝而世之知之者或寡
汲焉求所謂窮而工者卒亦莫之遇
而不輕以畀人邪母亦徒能工於窮
邪久之於武山之北得一士曰蕭翀
其言而未見其窮也又因翀而得鍾
者蓋窮矣而又工於言者也嘗與之
丹井之清冷叩石門之岑峭或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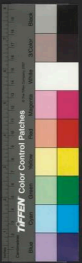
之士其貴富利達
轟然如雷霆者吾
亦不能以窺其懷
飢寒不振之人與
蓬蒿晏然日與秋
矣亂離來歸方汲
也將天欲問是道
而不能以工於言
者蓋方有志於工
端鍾祥馬之兄弟
登西華憇雲峰歎

丹井之清冷叩石門之岑峭或連月

遲留或竟日忘返 其探幽極隱打澗釣寂皆世之所厭
棄而擯斥者而三子者獨甘之如至味如大樂方春戀
而不之擇彼宣信 其為工哉他日過之則端也蚤世而
不遐謝也日啓於 世變而未遠而祥獨得肆志一力於
詩而工有之茲獨 非其幸歟然祥遭亂喪其親又喪其
妻子先弟穉穉區區奉身之具無強近之助嘗營小屋
於南溪之濱樞柱 兩立將三年卒未有以為覆者蓋今
之所窮人者歟嗚呼視其志巖然而不挫視其色侈然而
不憂方長喙短咏行歌坐嘯怡然自得宜其詩之達于
工也幾矣今年村錄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觀其所錄則
性：進迷感年江海奔楚故都朋遊意氣感時吊古之
作又不直呻吟嗒嗒與秋蟪寒蟬相爾汝則所謂窮而
工於詩者豈徒謂其能工於窮苦之辭已哉苟由是而
求以蓋工吾見其貴富未見其窮也雖然余惟窮以至
此而有識於子也子之无已矣吾既不得而語之矣子
歸而以是語州馬盍亦思以振而進於工乎

王先生挽詩序

三槐王先生淡于萬安之五年將以洪武元年六月二
十七日葬于其里千秋鄉北新山之原前期其孤子沂
佑相與括髮變服衰窶袒跽觸炎暑犯星露走百二十
里之萬安之漣源之龍下襍奉先生之殯以歸而襄事
焉行道見者咸咨嗟太息以為君子有此孝子為能以



盡心於終事如此及葬也無遠近疏戚又咸來會哭以成奠遣之禮其姻族則相吊而泣曰是能教孝友而達姻睦者也今已矣吾中外復有如斯人者乎其鄉鄰父老則相頷而歎曰是能周恤上下不吝施不苟取以惠難相扶持積讓相教導者也今亡矣吾里寧復有斯人乎其親之人土則相與言曰是能訓迪我子弟以忠信于家鄉而相發施政于王朝者也今亡且葬矣世寧復有如先生者乎其郡若縣之士友則亦相與言而歎曰是能教其子以承其先者也奈之何子之學既成且顯矣而先生卒長往而不之待也則相與敘述其言行各為歌詩以寄其哀焉夫薤露蒿里古挽歌之名也其辭

雖皆所以哀夫人土之有死而悲夫死首之速而不可得者然直夫人送之戚與適然之感而已宜嘗有所措稱而道之者哉今諸君傷孝子之失其親使不得以終養又哀先生之孝子友廡讓修於身故於家達於友信於人而卒不克一死於時以沒又歎先生昔者不幸於於喪亂茲乃得際之公平遂故山獲吉卜遂光顯有以慰其平生豈非幸哉也是者宜皆托之挽歌者維其聲以有作也是詩為先也一作也叙之者所以著先生之得於人者有可哀之實也以見諸子之作為不徒尔也詩免若干首次而錄之也左

浙為東南鉅麗自錢
 年而後為元氏所
 之禍至是四五百
 久始歸于今之職
 據上流之偏視浙
 老死不相往來者
 蓄以通車楫也無
 伎之巧麗奇詭以
 遺食於林泉也於
 謂焉游其外又有
 以敷其負也

元有之又將百年而後始有兵革
 郡邑文物之盛一旦摧覆地薄之
 其離合盛衰之故可謬言哉江而
 東西家然其民質茂而不淳有至
 士為尤甚何也無商賈之高皆
 宜之繡符驛傳以行郡邑也無工
 通上下也無僧真之變幻定力以
 有以文字簡冊游其名有以繪畫
 遍使行客以游其言夫游於名者
 於外者未能以圖其中也而於

以
 州士為窮
 無不遊而無不知也及掉臂出門輒不數十里俄然如
 有加失而返何則其官於兵戈則累於妻子而困於無
 上下之交宜其不暇遊以止者皆是也而況今之罹
 喪亂瀕死幸出而僅存者乎余之悲比久矣會友人
 某過余以將東遊而來別也因與之言浙之離合時之
 治亂與夫士之困窮無皆勢巧智而難於遊者如此其
 慷慨有大志其操行制事斷不在古人下而獨超然
 有志於四方則其為斯遊也必將求以信乎已之耳目
 而後已其亦異乎世之游者矣浙江東西不啻數千百

里其山海城邑物產風俗之可歌可紀可悲可弔者亦
有異於昔而復於今者乎其懷材抱器之士隱約於魚
鹽屠釣之間者固尚多矣其亦有可得而從之遊者乎
風氣既回聲應斯在此千載一時也吾期於子之歸焉
觀之將見子之識日充文日肆而天下之觀在子也於
是感賦詩以遺其行而余為之序

贈日者曾澤萊序

吾聞往時有溫羅二家得麻衣道者教學於江上異人
其法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演千百十零之數以千百
十零配祖父妻子之位定以八卦綜以五行者其常也
推之以卦氣所屬之爻加之以父母世氏之數者其

也執其常極其變凡世之生，不齊者舉無遺策而數
之妙始不可勝用矣然其學宏博奇奧二氏誓不以傳
人，亦罕有能窺之者嚴之學早已無嗣夫傳而溫之
學多傳其子孫得溫之傳者獨蓬萊曾氏止耳蓬萊懷
悟警敏事其師如事父故蚤學而藝成其術嘗與二氏
並行而益顯今蓬萊年且八十而神寬力壯類五六
十者余嘗見之於廬陵之龍門今凡三見矣觀其為人推
誠機祥性，不為怪誕觀望於凡貴賤貧富壽夭直若
然如目視而手指至極其如嬖支屬之情貌美惡泊心
迹隱微咸覩，極言之不諱聽者言歸坐絕倒而聞者
三心折神伏耳熱汗下不暇再叩此其為中也亦何奇

武嘗竊觀世之護者或以千支或以星氣或以曆數無慮數十家然藝柄抵牾鮮有合者其說至於同年月日時則皆窒而不能以通窮而不能以變獨二氏之說不專論本策又推其父母之數加之以為積夫本之同者衆也至積則無有同者矣因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之實此魏管略所以不能加唐李虛中所以不能知也此豈非其不傳之秘哉近時省中貴人有聞君名以檄來檄者至則以十數同生辭就君決之君推論皆奇中高下有差不爽貴人愕然驚謝誌焉之朝君咲曰後若干年某月日吾其死矣何以薦為貴人知不可強厚資之以歸猶時之扶杖出石門山入城邑步履若馳人爭迎假之去夫留恒莫測也君嘗謂余言方少年浪遊江海間所至從者如市日得不曾常弊就博徒戲擲之或時為同舍生持去然我卒亦未嘗貧也嗟夫若曾氏者可謂能達而信於命者矣夫豈短人然持小數私智以証於世者哉然世之為術者類能觀人而不知所以觀於己至有負乘而猶招日暮而倒行者亦異乎其所以觀於己而信之者曾氏則死生得失豈不觀於己而有餘哉他日別余將歸老山中余恨其難於繼見而世或莫知其學之所自也故述而序之將俾世之傳日者有來焉

洪武二年歲己酉二月十五日庚辰春和貳守夾谷侯
出勅農于城西郭門之外道令典也是日天晶氣和風
日澄朗旌旄前導與馬後趨凡州之幕官屬吏胥徒下
至此肆野老無不奔走後生恪恭所事而較官儒士以
及村藝俊秀之徒亦莫不來會田間持觀禮焉鼓三奏
途迤既除冠服儼莊恭芬載陳禾稻乃駕相協利器牛
馴二晉九推而運五種斯播其老幼婦女夾阡陌擁隄
而觀者蓋以千百計候乃釋服就位召毗肆咸造于
前宣其勸詞勞以酒食莫不歡欣呼號踴躍羅拜惟此
德公不遺敢不風儀告以力田事以供王稅自今
以後無怠慢農既退乃與耆儒士更聚於月池之
上而飲勞焉衆舉酒為壽適有持麥糲米獻者侯欣然
簪而飲之曰此豈登之兆願共誦君樂之也既乃備酌
焉酌獻有容邊豆斯扶寶既樂止日將夕矣侯則曰樂
不可枉事不可曠今茲勸農乃職之宜綠芳既終敢飭
廷駕九尔在侑能無辭乎衆曰諾時清江鑄史孫昂請
為圖以進而諸君子咸歌咏之州人劉楚以候為農興
勸也謹謹而有常及與士勞飲也又能樂而有節是皆
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吉水縣知縣費侯赴覲序

洪武二年己酉夏四月吉安府吉水縣費侯將赴覲于
南京祇令典也惟吉安為江西上郡其屬邑凡八而吉

水地大賦警實當下流之衝凡使客貴人由江西南上
將泣于府者必先至吉水又其治去大府不四十里凡
有徵發科調之舉率先他邑以責其成則為吉水者不
亦難哉貴侯本儒雅而濟之以通敏之才體慈和而達
之於頌劇之政宜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也見其優
優以成而不見其戚以憊也則其性而入觀於王朝
有不備顧問而承寵光者乎侯若曰惟茲下邑在昔實
號繁衍習俗恃寬業亂鼓暴孽芽其間者有之矣賴天
威神靈擊颺舉劓劓嶽嶽摧拉角距泮就福矩維特創
頤頤呻以呼維此教育實令彼屬撫摩滌蕩嗷煦生成
延祕迺廬以千以城然後王法憲度天奉日品百里外

豐山夷水清此豈臣能惟天之明敢不再拜稽首以對
敷于王庭由是考山川風俗之美道由里生殖之蕃陳
十庶文物之盛彬々然煌々焉其有不最於夢邑而重
於一郡者乎於是賞僕行有日其邑七蕭梓遣人微言
於春平列達以爲湖楚同郡之顯以也誠令得服朱紱
於寬闊之野日從田夫野老誅歌曠邑賢侯之化亦多
幸矣其能與知國家考績黜陟之大章大法哉雖然嘗
聞之矣有天下凡好任為守令者率三歲代去得上計
於中書而已然宰執不得見也而况於九重萬乘之尊
嚴也哉今國家監柱弊立新制以敦化本以一人心凡
郡守縣令率俾久於其任其守令以下皆得以時入觀



因陳其所當言而上之人又將因言問嚴賢否而為之黜陟焉今吉水之人方崇侯之政而未鑒則朝廷其將以侯終惠於邑民也審矣梓幸為我謝費侯曰勉哉斯行吾將因侯之牲以賀朝廷之任賢令為有徵又將俟侯之歸以賀吉水之得賢屬為有未也

羅氏族譜序

余幼聞長老言宋李時江之南有狀元張氏以勢力據梧州縣一時氣焰赫赫不顧身出門下張之鄰有羅氏字正叔者視張氏下嘗東西家然足迹未嘗一闕其庭方退然教子孫力耕勤學為自庇計在當時若甚無過人者其後張竟以事廢而羅氏以學克持至今益嘗

恭其人思見其子孫乃至元已邇聞余客豫章始識誠甫與其弟德甫仁甫問之則正叔諸孫也將年俱已六十餘而面頰白髮髮且類如古仙人其子弟又皆惛然長身如芝蘭素桂森秀可愛時多使重資行四方為廉賈類能言宋終遺事及鄉里人物盛衰賢否得失大槩余喜歎過聽之不厭也後二十餘年以私歸鄉里及過江南則諸老沒矣獨德甫之子和鄉仁甫之子惠鄉在焉既而和鄉沒而惠鄉與其姪曰志道曰修已者咸攻苦治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而惠鄉猶勤焉為治舉子業方有志於科第一門出入彬彬禮讓盛矣哉他日惠鄉錄其族譜半幅以示且曰先世舊譜遺亂散遺

弗存相傳南渡後自金陵徙江州後自江徙吉自吉徙
西昌有諱德善者實始遷之祖也迄今且七世矣某悞
無以傳諸後請為之言以徵焉天世族之係也難矣惟
善之疏者利莫大也有富盛薰灼如張氏者今其狀元
之居之墓皆湮沒江上萬轉中其子孫不知何在而羅
氏之後猶能守其先廬墳墓於陵遷谷變之餘方習詩
禮尚文雅日振而朱父則世之遺子孫若羅氏者豈不
可以為法哉則嗣羅氏者宜知所勉矣

株木余氏族譜序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與吾劉氏連烟而同里其家傳詩
牒斷自曲江襄公靖始襄公嘗知吉州其孫忠因家焉

此西昌余氏之所由始而株木蓋其別業也今所居近
有良田數百頃皆其家故物鄉人至今呼為余家段云
當宋季襄公之八世孫有大成者自號竹林翁與光祖
實存府君同出監簿王氏為外兄弟志相好而學相讓
也翁以科目享自期待讀書幾為之喪明翁既沒其從
子曰希武者余先人與之交鄉人稱曰友梅先生
早孤而貧躬稼植以養其母既長授徒里中每得一耳
輒捨不忍食必懷囊以奉鄉鄰稱為孝子方元盛時士
夫競為短衣茸帽尚跪拜禮先生不詭於俗每朔望謁
見獨縵巾深衣大帶端拱而深揖使學者見先王之摠
又嘗為四言韻語以訓蒙使知古今人物天地陰陽之

類與夫君臣父子忠孝邪正治亂得失成敗之故而必
不為虛言浮詞以欺眩一世此其學行之植教導之施
有不徒然者矣先生淺遭世多故鄉閭士族之世其家
者益不可見獨余氏一門至于今不替而先生之孫昌
齡尤能讀書守禮以事其諸父友其昆弟而保譜牒之
遺豈非難哉夫盛德必百世祀源潔者流之必長本之
盛末之必茂固也而君子亦思所以自盡者乎子之所
以祖襄公而不敢忘者誠知敬其所自矣不知襄公居
曲江未第時其上又誰祖也豈亦嘗有如襄公者乎其
前之未必有如襄公者而公能特然拔出嶺海間以自
致於天下矧為襄公之子若孫者乎况為其子若孫之

賢者乎若爾伯祖竹林翁之善學爾祖父梅先生之篤
行是皆能以無愧於襄公之後者也子益亦亦以無愧
於爾先祖父者乎余竊歎今譜載襄公而下居古者皆
單傳至五世而始善不知令其子孫之居嶺海其譜牒
詳畧又何如也異時過曲江拜先祠合群族而考德問
業焉余尚獲見余氏之全譜也昌齡其勉之哉

樓翁文集卷之十

序

送羅朝舉序

余以假窳不善俯仰無所庸於世蚤退耕於林林之下
由是與貴顯者日遠大夫士亦不相通聞獨時從東
鄰羅君朝舉遊而樂之君盛時右族佳子弟也其邁尚
氣緊與人交重然諾而不為苟欺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臨事見義勇於必為雖千萬人無所與讓家無羨儲
而其門嘗有四方之客資無十金而其氣嘗有技贖之
豪於酒獨不嗜飲或強之輒逝去至其飲客則必無不
盡醉也於文雖不甚通然常好蓄古書史或為人待去



樓翁文集卷之十

序

送羅朝舉序

余以假窳不善俯仰無所庸於世蚤退耕於林林之下
由是與貴顯者日遠大夫士亦不相通聞獨時從東
鄰羅君朝舉遊而樂之君盛時右族佳子弟也其邁尚
氣緊與人交重然諾而不為苟欺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臨事見義勇於必為雖千萬人無所與讓家無羨儲
而其門嘗有四方之客資無十金而其氣嘗有技贖之
豪於酒獨不嗜飲或強之輒逝去至其飲客則必無不
盡醉也於文雖不甚通然常好蓄古書史或為人待去



亦不較也間為余言少時負恃豐蔭不知讀書為何事
今聞人談古今心甚慕之然無及矣其邁往之氣鬱積
而無所舒每登高弔古輒放歌自遣蓋慨然有燕趙豪
俠激烈之風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去年秋嘗客遊豫
章興之慶者皆個僕不羈之士其聲稱鶻然湖山間今
年三月始歸之未幾何而君又以浙江之後來別嗚乎
君余之益友也若之何舍我而復東哉今法令彰明才
俊並用若君之踈達而不拘於一器超軼而不滯於一
方吾知其性而有合也審矣余奈何辭於書因於酒坐
致於農圃而不得以遂相從於上下也則九君之所優
為者余固有所不及矣而君之所不足者豈非余之所
謂無庸者歟於其行遂書以別

贈孫如心序書

萬全孫如心與其弟循亨以傳神寫照起家當時大江
以西公卿士族咸為傾動所至延接惟恐或後君亦不
苟下筆必熟其人然後為之或酒酣氣飛或境合神會
則一遊目頃頃可得其平生否則雖終日與俱至欲求一
筆彷彿亦卒不可得此其人其藝豈尋常勢力之所能
致哉如心修腰而美髯又磊落善談論其平居既甚愛
其弟循亨寡言而溫粹又能以事父之禮事其兄每濡
翰施采自相可否至妙悟處輒相視而咲入叵測也余
家祖父遺像皆出君筆無不極其情貌之至先君存時

甚愛更之故其兄弟恒往來余家去年亂定如心再過
余則以其子來而衛亨死矣君不忍其弟之亡亦為之
追憶容貌圖而置諸左右及圖成而不忍見或出見衛
亨所為靈牲牲悲泣躑躅而去當其父棄世時衛亨年
甫冠如心撫地之無不至其後與兄弟共財不計出入
者又二十餘年及避難山中遭饑病不相舍躬扶犁以
行至讓食爭死以相全如心為余言如此其容甚楚而
其情甚哀嗚呼此非其孝友之至者歟觀人者亦安得
局於藝止也使嘗究學問以克其所至則其傳著十載
豈直名藝已哉金華高司迺承齡嘗為君作宣志錄矣
余篤君之行有出於名藝之上而志有可悲者故從著
其孝友之實而為之言

南岡陳氏宗譜序

南岡陳氏有玄間先生者當至正十六年與余偕試江
西往來同載者幾一月先生長身鶴立目光如漆軒
擧腹中言笑自異充然有學行君子也視其志若素所
醫籍未得辭而欲直驅遠攬以僱羨于前聞人者如余
為株林族也為余言昔余陳氏有甥名猷與吾七世伯
祖家鄉府君千齡為同年後嘗為德慶通守者又有名
申為南安參軍視吾七世祖為表兄弟嘗為吾陳序慶
源圖者非君之上世乎楚謹應之曰然則慨然執余手
曰吾老矣此行利不利未可知歸則我將修吾南岡後

譜、成又當以序爲之於子是秋余竊忝而先生歸南
岡方怡然篋室爲興詩齋以淑其鄉人子弟自是兵亂
日起而先生卒以布衣不可作矣後十三年爲今洪武
元年余過武山見其子鉅於蕭氏館中恂、能世其家
者也他日示余宗譜一帙泫然以告曰此余先人所歆
爲而未就者先生昔嘗許以序幸終惠之先人在地下
將亦慰悅者也某不敢辭按譜載自金陵府君輝而下
至褒九八世由八世拆爲小宗者六人若南岡之祖褒
其一也褒而上余嘗於他譜中繫見之褒而下則鉅之
譜爲始詳蓋又別其所日而引之於其後者也鉅之用
心亦勤矣余聞鉅之曾大父南岡隱君者蚤世有子四
人俱幼其配周氏年三十六而寡誓不更適刻苦扶樹
諸幼竭所有資以從學不足則鬻田以繼之故諸子咸
激向學不撓而益厲所居隙地隳於勢家、利其寡
弱時掩有之利唯勢種詭眩百端終不可奪於是南岡
孫曾之世承者又數世矣豈偶然哉惟陳氏與吾劉氏
俱錄金陵米歷四百餘年子孫相望爲世十有七而
陳氏爲最盛在南宋策科名者多至五十餘人有仕至
州監簿兵部者其富至田連阡陌第宅半邑里人易
世殊其淪而微者亦既有之而南岡一派以寡母弱子
屹然守先廬尺地於陵谷變遷之餘而詩書音澤尤燁
然有耀而益遠如此則余於斯譜也安得不歷究而備

言之以中余前人之好以成子先君之志而且以待其後之人哉

蕭氏族譜引

蕭氏子有名德王者余妻鄒氏兄之女婿子也示余以其祖觀我先生所為族譜序文一首併列其高曾祖父世系第為一帙泣且告曰某不幸早喪父不知上世所自幸先祖時存辱惠教之今死且不敢忘然由某而上所可推者五世止耳五世而下為吾諸父諸兄弟者尚若干人不幸遭喪亂轉徙死亡者多矣其存者惟某而已蓋深、乎一錢是恨也先生幸惠之教俾有所做發焉亦先祖父之願也某也敢再拜以請余閱其所叙則知其先本柳溪蕭氏雖世次科名官位俱不傳而不可知然謂衣冠族處男子至二百餘口又謂擬科取青紫累、有見於故譜則當時之盛固可想見矣憶余童髫遊泮校猶及從遊柳谿諸先輩長身踈髯幅巾廣袂年類八九十聽其談論先世事蹟斑、如畫又嘗見進士題名記宋末有諱森者蓋柳溪也惜德王生晚不及見而聞之然文獻之存金石之傳豈無尚可考徵者乎由是繼而承之引而伸之則爾祖為不死矣書不云乎遵迹自身德王勉之慎毋以前之不可知者自沮後之不可期者自怠也

送吳明理遠遊序

泰和為盛陵下邑其地頗大江連條簡然并屋朴陋田野荒瘠人民貧儉其物產無所宜飲食無所資而貨財無所居積故達官貴人往往噫視猶擲不之顧幸而見臨也則朝至夕發其商賈之舟驛使之騎駸焉日循厓遵陸而東西上下者亦未嘗見其解鞍弭楫能以頽史淹者也獨士生其間咸好文敦義與人交極誠款衣素食淡不持外物以為恭而送迎勞來每有依不釋之色而世之嗜利忘節者亦嘗有所取讓焉惟吳君明理之來也愛而樂之未嘗有厭弃之意此豈世俗尋常所能測哉明理俊邁疏達不拘於時勢好讀書為五七言詩又好交海內名士凡有一善之長片言之美者必

踴躍以求通傾竭以定交雖千金萬鍾世以為難得者君芥視之不郵至是留吾邑者將期月矣嘗與之掩卷飲策坐談於一室羹糲茹藟終日而不厭及與之西眺武姥南望三顧瞰高堰之龍湫攬珠浦之鴈塔則又為之怡然以相歡悠然而忘返也余既喜君之素濠泊月岑寂能不弃於吾土如此又私竊自念無他技能得委弃於此以遂其相從之樂豈非幸哉一日解其裝見其所得朋友詩文若干卷愛之不啻明珠拱璧猶以為未足方汲汲焉求益於四方則其所得蓋未可涯涘也於其行因舉酒告之曰君其去此由章貢而之閩海也日遠而升矣凡風濤烟嶠之雄惟都邑人物之鉅嚴蛟鼉

虎豹之所憑伏也百貨海錯之所殖積也珠貝綺縞之所炫爛也其見聞必有溢於前而後於今者吾見君之不能以復有吾邑一日之蹟也審矣異時東歸將論君之所得尚有副余深望而慰其孤陋之無聞也哉於是王君子與合能賦者八人以李白送當塗趙詩句分韻韻各賦以為別而命劉某為之引

送別聞人禹疇園詩序

前泰和州判聞人度芳為陝州之明年二月既望其子禹疇自泰和往省于映也乃過諸所嘗往來者言別明日士友若于人出餞于快閣之左祖帳既陳舟楫具載乃有執爵起而言曰禹疇行矣今諸君之為斯饌也既

成禮矣則禮而繪於圖文而達於辭者能王善之乎夫樂莫大於不遺其親情莫難於遵列其交誠事其親於遊宦之次而色笑起居無不稠焉者固足樂矣然別其交於行役之際所以黯然自傷而嗚焉却顧者亦豈人之情也哉昔召公之去召南人猶愛其甘棠况於其子乎今泰和之人愛度芳而不離也也因推之以愛其子庶乎其能好德者矣而禹疇孝友之譽溢於四閩是非徒能順其親而又能以信其交也將非今之孝廉乎哉禹疇行矣其至陝也入郭而舍車望門而修容升堂而拜愛自尚而祖比幾及萬里行役之感能無勞乎從容倚杖之餘其為我致辭曰泰和之民僞矣然未嘗忘也天

其或者終惠于我務其臨照沛其澤施州人蓋將有深
望焉嗚呼其飲斯於是禹疇欣然舉醕泉賓以序文獻
各賦詩而退清江繪史孫昂為圖而州人劉某為之序

劉以震詩序

天間師曠之琴瑟者知其非下俚之音觀昆山之璞玉
者知其非泥塗之質蓋其美也必有所自鍾其和也必
有所自發而况於詩乎余嘗求漢唐以來迄今作者之
詩因以觀其人凡其人之美惡邪正窮達修短若是乎
美不齊也而其詩亦性。因之以見而莫之遁焉憶嘗
過蕩安得劉以震詩若干首於其子魯寧蓋諷而詠之
者率日而不厭彈。乎其情態之真觀。乎其志氣之

放瀏瀏乎其聲光之達余為之一倡三歎而思見其人
及觀其崎嶇兵戎淪浮下邑俾時運而幽怨之感生慨
事會而悲憤之氣作則又使余嗚嗚拂藹蹙然不自禁
而止也問之則以震嘗讀書志科第及遭亂負劍從軍
於邊陲功名不遂顛五午四十有八以卒故今之所錄
亦其傳於家而僅存者惜乎吾未見其終之宏且極也
然則撮乎尹之片資固可以驗其為昆山之琚耳竊眇
之餘音斯可以信其為師曠之律矣後之覽者尚亦有
興感於斯文哉

送許伯遠序

浩溪驛丞豫章祝仁壽來告曰余與許君伯遠生而同

鄉學而同業及出而仕也又同郡今其為司幕於龍泉
歸也余將持酒江上候而別之子知伯達者能無言乎
余辭不獲則復之曰今之仕惟州縣為難而仕於州縣
者惟幕職不易其能卓然出而有立者固鮮矣其能優
優然終更而去者蓋亦不數見也况龍泉乎龍泉當
郡之西南山長谷深寔生龍蛇其民趨趨強易以梗
治朝廷自更化以來首選今高傑為之令而外省復檄
君為司幕以贊佐之豈徒贊期會省文牘儼然群吏之
上而已哉夫州縣之司幕猶人之有執舌也位雖若甚
卑而庶務所關百責攸萃蓋又有難於令與佐者其不
朝檄至而夕譴去者幾希惟君才足以御煩而智足以
適變惠足以有濟而敏足以有為且嘗給翰牘於省署
觀禮節於公卿宜其可否於縣幕之間而下無不悅承
復於郡庭之上而上無不獲而且以有終舉如此也譬
之銛利之器可以斷犀象者必不難於割難超遠之足
可以追風電者必不難於歷塊吾知君之去此考其成
而進於州若府也日遠而升矣豈能以久淹於下邑哉
夫仕於外而能美還者紳里榮也重其別而以言贈者
友朋情也余既重祝請又以伯達交余之有素也故序
而且致頌望之私焉

贈徐永年序

築一障之地總數十輩之卒以護莊方數十百里之衆

者可延職也而其地恒隸于州若縣崇嚴監聽之下時
有督賦逮捕之勞顧其職誠良難者異時官缺則以州
若縣之吏攝之而其職其難又有甚焉春和早禾市舊
置巡司蒞邑西北七都之地其假西深山竄谷避邊絕
壤民風伏鳥窺其間微呼恒慢其期賦稅恒後其入往
往政累有司有司以其遠於州而遊於司巡也故當秋
賦之期併以督徵之事委之而責其成功焉夫遠於州
則情有所不能通而勢有所不易及惟遊於司巡也則
情之通者如捧之應呼而勢之易也如臂之使指若是
者宜無留難也然往々不能盡其道以致鉅額債事者
有矣况於攝者乎番禺徐君永年故江東名家嘗史餘

千仞其長有能治聲其詞西昌也通司巡者有西戒之
侯州長以君嘗奉詔于西也即選君攝之時四境無虞
烟火聚藩額如承平君一以安靖撫之民則大悅州以
君之政為能信其民也乃復以七都之賦俾君督之君
不以其暫攝自緩而能盡心於所當為民不以君之不
能久於職為可欺而必相勸先集以不負徐君之教此
其有為之才施於一障之攝而勞效明瞭如此由是而
推之一縣一州一郡縣可卜矣余既嘉君能無擾而有
成以不負於所事而又因其民之請也故為之序以贈
之

廬陵鄒季章居龍溪之上石鼓山之旁其族東西比閭
列屋而相望也其隣烟火雜大夾道而相接也其誦弦
言議溢里而相聞也蓋嘗聞而慕之意必有千人之俊
百夫之特出乎其間以振其山川之秀美者恨余相
去遠而莫之見也他日周子所益為余言季章所居獨
村堂者清勝敦樸類有古風雅致而文人勝士賦而誅
之者亦既積而成什矣子其為我叙之嗟乎獨村豈季
章所宜名哉吾聞季章意往士也鄉氏大族也龍溪仁里
也其於獨村也何居將山水雖與人同而所居有超然
而獨殊者乎將特立卓行固衆濁而獨清者乎不然將
亭之物表而遠托於寬闊之野與夫寂寞之濱以自異
者乎抑亦與物雜就將酬人而立於獨者乎孔子曰德
不孤必有隣侍曰千金之子不產於三家之市誠以其
類之相成者有素以君之賢宅里之勝雖欲深閑固拒
特立以自信吾恐風之遠聞聲之宏播則恐然之音將
不遠千里至矣字終栖遯一立堅而已哉所益欣然笑
曰此固季章之志也不泥其名而究其實不拘其跡而
得其心可謂善頌善規者矣請書以為鄒氏獨村堂詩
序

贈評丞謝子良詩序

江郡謝子良為西昌淘金驛丞之明年政舉具啓舟航
安流丞徒譚趨使客忻便上官才之其始至也兵亂初

輯公私弗紆驛舍荒落舟載弗備所司無以為若客至無
以為寓乃既據閭榘奔若築木石而驛之次舍以修料
其材木程其工用而舟之運載以具又能安而不擾以
齊其民之力和不恭以得其徒馭之心既三年而政
無不舉具無不修而君之聲名亦獵然起乎大江之
東西矣友人吳存吾為余言君之能善於其職也如此
他日合其鄉之人士為歌詩美之者凡若干篇而徵余
序之余觀其詩既贊叙道其興營之功又申頌其清隱
之美蓋君子樂道夫人之善者如此抑古之人有言曰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而儀封晨門皆賢而隱於下位者
也若謝君者其清士而隱於下位者乎以其政之可書
又如此則由是擢利器以濟天下可也夫豈能以久淹
下驛於余不及識君因存吾之請而信其賢也乃述而
為之序

粟雲詩集序

吉水蕭君伯興自其少時已嶷嶷負材望思有為於世
晚遭变故乃歛其英華一肆於詩他日緝其所為五七
言歌詩為一卷以示而題之曰粟雲蓋取李白望五老
峰詩中語也其托興亦遠矣夫太白詩之聖者也當
其以布衣一介得君於一壘之間承詔於三章之賦其
光輝騰踔殆將依日月而乘風雲者矣及其過潯陽望
五老也方欲托於是山以云々者此其過往不羈之氣

豈尋常之所能知哉今伯與之詩清澹而有則詩婉而成章飄乎若風行而露舒也盤鏗乎若玉鳴而金奏也繳繳乎若日光而水潔也蓋慕白之風而興起而又將因其所托以自寓焉者也然伯與以通敏華瞻之才嘗試於用而未達也非於行而未振也故其收飲滄瀟日廣而月深則所以懷夫性情發於詞章者宜混乎其未淡也由是進而依日月乘風雲其光輝騰踴又可量乎且志剛達而陳大雅者白之志也豈徒連類引義宋放高視徒飄然有越世之心而已哉昔大師氏論詩有六義終之曰雅也頌也所以道王政而頌功德伯與其毋以巢雲自晦也他日太師有作吾見子之詩可以奏

雲和而頌靖頌矣

柳溪陳氏慶源圖序

余幼時從家祿中親九世從祖南安府君所為陳氏慶源圖序文因歎曰何陳氏之多賢也先人因進甚曰吾邑士族惟陳與吾劉氏皆因余慶源圖序之好舊夫小子識之比長於妻祖額府推官公許始見其所藏家譜圖舊本今又於姻表煥章新藏觀其家藏本系而吾南吳府君之序最其高則二氏光耀之遠而有徵者豈不在斯文哉故陳氏自唐同光中有諱暉者由金陵避地南遷子孫遂為西昌人其文物科第實最一邑至宋大觀宣和間篆更名杞以周禮頌郊貢逸處淳克任以賦

學福上序其間舉於鄉於監於清者既三十有六人由
千齡登兩宋是夫第至道全登咸淳第入元而陽鳳登
延祐第其餘擢科奏名者又十有九人若潭州司理君
益其本也煥章為司理君之玄孫由煥章而上五世為
益八世為璿、兄弟之人而譜獨詳於璿者蓋至是始
各稱其祖而析系於其下為者也其茂德令吾豈一
然而一日之積哉嘗考陳氏之譜聲備於慶州法司千
齡則即余所見之圖圖蓋叙其秩而不遺者也雖備於
兵部形則似歐陽之譜圖斷其敘例至玄孫別自為世
則即今煥章之所錄者也其始錄任進之目為陳氏進
士科題名者則寧遠縣尉道之所為也其易而為積慶

圖者又衡州司戶洪孫之所定也其法凡四變而益密
今煥章謹書而脩藏之則其意之廣遠固可知矣竊嘗
合二譜而通考之璿之再從兄弟有曰應直其子誠孫
晞俱婚于劉而吾先世雲從婚于陳而陳之甥則吾之
德慶府君也方德慶登第適與舅氏千齡同年而千齡
於吾南安府君則又為表兄弟故其序慶源圖也按以
為親者之疊々不絕如此孰知八世之後若余之無似
又幸辱婿府推公之孫女而煥章之弟日章復婿余女
弟則二氏世好之維豈偶然哉今日章不幸早世而煥
章諸子皆清脩嗜學能不替於前人則方未之興又可
卜矣嗟乎府推公不可作矣先人教戒之言隱乎猶在

耳也於是而再覽吾南安府君之道文安得不嘉陳氏
之有人而益慨余宗之弗植哉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大常司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備法駕御來見自東華門出詣 太廟謁

仁祖淳皇帝以配享告 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

止駕乃入 太廟門帝輦而趨右丞相率羣臣百司以

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還所司以俟命又明

日丁巳雨止 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徃省牲于壇左

之半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 旨命 中貴人召兵

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宋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

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

奉臣張壽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

事中臣宋春祠部主事臣張孟廉禮部主事臣孫某國

子學正臣夏閔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

所居齋廬遵輩道之傍逆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

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時 上新服網常紗中神慮燕

閑 天顏稱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天雨溼霽克

履朕心尔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著味因命賦

做下柳檜并荷露詩一昔臣琳等奉

命踈踏退郎殿隅屏息肅思濡翰構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

賦詩者咸往殿後觀施子花伴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
成序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季道等出

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又嘉
樂時物志通辟下斯 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

臣松喬司職方幸陪 法從道 天威於咫尺遂言志
於一堂其為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

庶幾表宣 皇風傳示無極

自序詩集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之
之天橫振觸吐詞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命賦鷄
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為個
子師然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
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
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其猶
有未至已乎乃歛蓄性真滿襟故習盡出初集而焚之
益求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備
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製之工與
天象符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

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於物理九歡欣交然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表証之不如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破裂之不如雄渾而渾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協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大詩之變焉是道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之慕儔游希蹤巖壑輕窅窅避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訓以之嘖嘖或放情廣座醪醑以之暢酣至於修五陵逸佚之豪道方閩華年之思以至雜字送遠紫馬停舟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都欽繼之感慨抒懷達興精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遠者又多不載故由已邇以迄于己酉三十一年之間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世人物則擊有可感者矣每歲彙為一藁而每藁必因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峰曰墨池曰東門曰桂林曰龍灣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巳通十有三藁先時避難山中九喪彙齊筆可以資患雜備飢寒者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茲藁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感之草

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紳取而校之既感其
雜而無所屬復恨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
之若五七言及短古律併絕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
首釐為三帙將以獻于家俟余兄之長而賜之其意不
亦厚且速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迨壯而未之
克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
父兄師友所以期行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
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咕嗚嗚嗚而不能以自已於
言者譬猶幽鳥之鳴春秋虫之既寒有莫知其所以然
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
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張氏族譜序

古受姓命氏莫不有所自而各尊其所祖若周之姬
之子夏之姬是已姬之不可以為子猶子之不可以為
姬也是以古人謹之後世宗法既隳氏族濫紊憂良者
或譏異以遁身孤微者或因親而托迹夫從外歸則贅
婿者混之也子從繼父則隨母者清之也惜於禮義者
既不知所以自明徂於習俗者或不知所以自辨由是
天下之姓氏不絕於無後而絕於有後者恒多矣夫有
後宜未絕也絕於不祖其祖而他人是祖其為絕也孰
甚焉然無後之絕天也有後之絕人也天不吾絕而人
自絕之不亦大可悲哉吾邑爵譽張氏五代末有為殿

丞某者由金陵遷蘆陵之長蘆傳若干世至某嘗為池
州太守其孫某始隨其舅氏來居秦和遂冒尹氏姓迄
今若干年卒未有能正之者某之七世孫質始奮然自
樹一按其譜而證正之張氏之本支遂粲然顯白於後
世矣嗟乎若張氏者豈非余前所謂孤微者或因親而
托連者歟何其纏綿隱約而蓋盛也夫能使孤微之系
潛培默持於歷世之久而不至天淵謂非尹氏力焉不
可也然使張氏不延以蕃則後世雖欲復氏之矣其後
延且蕃矣使質不知學以充其宗則必狃於俗安於常
而亦不能以自拔矣今張氏幸而有後又幸而有賢且
文若質者焉豈非天哉吾知其世得連而益大矣於是
麗邑有以質學行群天下之上應徵于南京其至也力
以疾辭而獨惓惓於宗譜之正如此故於其告歸也書
此于譜之右以贈之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皇上收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 詔儒臣大修元史
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記載亦云備
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通未有成錄者加之
兵興胤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宛史哉時監修
國史太師宣國公某暨總裁官學士宋某等具以上聞
請命官採摭遺事以備紀錄
上惻然憫之矣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



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
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恭實
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還事周行
數千里救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
南方群公載筆史館日顯灑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
潯蓋發其所錄以大賜其特書之筆而召所得事實與
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
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于家因輯之為目錄者也抑呂
君方北時劍著墟矣守藏空矣簡楮亡矣舊臣故老非
死而徒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彷徨憂顧竭心思目力
邇風操雪鶴深扶隱凡山亭奏交之傳誦還卒聞聖之

見閣上自朝廷制誥知旨熟研謹議省臺章奏公府文
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
碑塚碣之幽潛御評釋官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
天人災變之徵摠、平彬、平廣欽洛矣信一代之寶
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襄大調謠不專於
一物之味九海陸珠錯賦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禹
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效者皆明堂棟
宇之所藉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
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
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以

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李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各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惟能因其自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楊氏二貞婦序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有疾蕭扶持蓋繇一咳喘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縣七辰米無藏不被兵警井邑蕭條

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妄成寇將大至民間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瀕溺不止川霖戒其子同子持昇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逾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時姑病強昇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于外吾常以爲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于此設不幸即借死一室不充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逆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寔是歲九月廿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回予求其母不可得號哭于道或有告

之者因自縊視之信運負屍出井瘞其傍為二墓焉時
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邵氏云嗟夫死難事也
况於婦人女子哉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勸則
或失其正故寧後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舉
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
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真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
來平時雖為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丐須臾
之活而里巷閭閻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往往湮沒
於踈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邵二氏能因人自
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
而康卒以壽終用錄為余言如此其情亦可悲矣故述

而表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
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
其報而母乎起予為之泫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
沒起予益勤問學惘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
武三年余始去家寓_{諫于}

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

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敏
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
澤貞烈之義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
崇書

蕭氏族譜序

自余為蕭氏物歲時先母率員輩以歸寧於石岡之下石岡距吾株林不十里其地抱山而負江具林巒原隴之變其園圃有桃梨棊柿榴栗之植有松韭瓜■葦芋之滋其陂池有鯢鯉鰱之畜蓮華菡萏之秀泉之經于田者可引而灌田之琛于門者可俯而稼也舅氏俱有子一人孟曰性與余同辛酉生季曰桂少余一歲與之歲而狎故余常喜采外氏其留也或踰決旬月至忘歸焉當是時天下方太平田里熙然人無譁駭轉徙之勞家無乖悍狼戾之習吾外祖梅溪先生與同居從兄弟三人余弟氏兄弟與其從弟及其從兄弟五人每旦

侍長者坐堂上襲衣角巾長身美鬚起居後先揖賓客接子弟陳說詩禮不輟於口食已即杜者各出任事幼者入學肄業老者時時曳杖行田陌間既晚從一二童子尾牛竿行歌而歸余私心慕之自又以為吾所居不迨也聞竊聞長者言宋季蕭氏有諱保孫為掌計者潛貢進士登仕即諱思燕之子也養甲一邑環所居數十里園田山林未有清以他姓者後從文丞相起兵事敗冢覆余他日偶過其門見古桂陰森階甃宛然而墟墓中峙者驚問曰若之何而墓于庭也旁有控手者曰此非所知也蓋是時掌計故宅為勢家奪又矣後數年余稍知讀書見外祖之從弟字濟可者其言談舉止類非

里中所有者問以問諸人則曰是翁嘗奉命招降八番歷年而後返余因是數性就觀之翁愛余見輒以果栗相啖即合果趨進曰聞翁嘗至八番八番何地其人形狀若何翁笑曰童子何用知之然以余能問不得不為之言而所言者余固不能盡解也朝格九平人誘降者當得一官時為有力者掩之不報翁即日斥索金買小姬乘駿馬以歸歸即解衣荷耒以從農或時鼓刀屠肆間絕口不言當日事人亦鮮有知者死時年踰七十矣他日又見外祖之六世從弟宇南可者魁壘迭宕腹大十圍嘗慎里舍兒姬起叛義恒頓額面折不少貸里舍兒百計中傷之雖困辱屹不挫其初而孤也嘗檢冊出

蘇休輒吟誦久之豁然自以為窺見聖賢機與迺盡掃諸說而自為之言閉戶誦註十餘年人不得見嘗載其書遊江淮間從名公碩士講之後留豫章授文安公之門最久以故恒不得家居後余以所業拜翁於典國之寓舍翁大喜曰汝固吾賢宅相也因出所註四書五經令徧觀之且曰吾老且死且夕悉以付汝矣即推案呼酒引滿數十鍾啗肉至盡一器啗鳴傲脫氣樂超然自是別去余不能以繼見而翁亦客死豐城計徃來外氏餘四十年間梅溪先生最先沒繼而濟可沒又繼而南可沒吾母兄弟三人不幸吾母先伯舅氏以沒又後三十餘年而叔舅氏繼沒於甲辰之兵亂至是不惟滄桑

今昔之變可感而蕭氏一門之所遭難又有所不忍言者矣方桂之避亂也其母劉與之相失乃携其孫齊從人入山中比歸則廬室盡燬桂之婦不知所之既而聞桂亦死弃枯井中母哭之哀而病時無視之者抄兵至不能走竟與禍虜其孫而去時性獨與妻子奉其父走而東得俱免後以父病卒因寓止僊臺之九州及亂定始與其子辰還訪伯母與弟桂之骨殖之而後去然對人泣涕以不能復故為耻比歲乃構材植修廢址返而更築焉於是性之子又見子而性亦隆然饒首矣余自洪武三年奉詔起家入朝為兵部郎中六年夏調北平按察司副使與性不相見者五年今年以余弟子

彥之來省也致其家譜一帙且為書序焉余敬覽而悲之因為書自余孩稚及北歲以來所慕所見於外氏者如此而慨余不肖無能當益於外氏且忽以老若性之孝友誠篤雖歷艱隘苦無獲近之助而卒能返于故以華其將序而保其先業夫非前人種德培厚之所致而能然也宜譜之所以作也嗟夫君子之論世美也尚矣有薦貢以登仕宦盛如掌計慷慨入絕域立萬功如濟可剛介植義勤苦著文如南可在他人宗族中求其一且不可得况兼而有之手然則梅溪先生之慶源碩采所以暢其生而達其混者又安得不於吾性之子若翁行問卜之哉按譜自廿七府君九傳而至梅

溪又三傳而至性皆克世文學今其旁近族從日蕃以
茂則俗載于譜余不能以悉論也自府君以下其名字
行第與夫娶某氏某某所備注而時世歲月之久近
不傳焉不亦大可慨哉譜引注其先寔白金陵太守諱
某始後南徙吉之峽江由是散而徙者凡三族其一諱
某宋朝散大夫某邑之木溪其一諱某宋金紫光祿大
夫遷龍泉其一則性之始祖府君是也其事蹟雖無所
考證然意其傳必有自故不敢刪而附存之以復于性
以俟他日之考擇焉

西齋雜錄序

余弟子丹以洪武中庚七月四日來省余於北平留西

齋者九十餘日余時以副蕪備負堂臬事才力淺薄而
文牘瑣委日不暇給且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其間得相
與談啖者自酉至丑數時而已每張燈促席相勞苦外
相與念前人之艱難悼稚年之荒戲以至歎先塋之文
違慨宗緒之不競追慕悲泣或達旦不寐時有感觸亦
往往形諸歌咏或同韻而異辭或異韻而同賦手揮口
吟更相評潤至會意處輒相視而咲命童子進酒引滿
或五行或三行志氣酣暢談論益奇殆不知人間世復
有可樂如此否且北平故都也幽并古豪俠之所產也
其遺宮舊苑之繁麗通貴鉅族之雄富豈無可以娛適
心目開拓志意者乎子丹方矻矻裘足不出戶既不

遊亦不之面會司之庫含有寄藏世籍數千卷子彥時
從守史假而讀之至手抄不輟遂成卷帙他日欣然執
以告曰是行所得多矣世寧有忌而奪之者乎一日為
余作西齋記齋臺數百言余愛其文峻潔奇勁而前後
所賦之詩又皆沉致卓越詞渾而氣雄因取其藁為次
第錄之而以余之郵謬附見一二蓋不自知其年之既
邁志之日荒才之日耗而非其敵也按茲所錄何異魚
目之間明珠硤硤之混荆玉當必有識者從旁辨之余
蓋不敢誣也憶曩壬寅秋邑有富田之禍余與子彥從
中兄挈家避兵里良山中三人者日從巖谷間拾葉題
字相倡和余嘗錄為東行集今茲錄繼作而中翁乃引
恬家居獨相望於江河故千里之外不得以共此樂將
非憾也耶惟余兄弟平生無能及人者獨富貴患難之
適然吾前曾不一以勸其心而幸其為惟文學之是樂
此其得於天者豈偶然哉子彥歸其以是錄獻於伯兄
當必相與箕踞林下擊鉢而歌之而余也又將兀然悵
然遐想於燕山風雪之夜矣南北相望何有窮已不知
白首惟聚讀此卷當在何時謹識而俟之

送黃贊禮還京序

洪武八年乙卯秋七月太常贊禮郎黃仁奉

旨監祀于北平遵遠制也乃八月戊子朔省臣暨將臣
憲臣各率其屬有事于社稷越五日壬辰乃祀風雲雷

兩與其境內山川以及城隍旗壽之神益徧舉為誠感于千里之外禮洽於五日之中牲帛菜盛登獻豐潔儼恪在嚴無敢不承君子謂是舉也邊守之臣可謂能勤以從事太常之臣可謂能敬以將

命越明日贊禮將歸以令嘗與陪斯祀也未微言焉則為之言曰今行省之奉列於天下者九十有一而北平為極北最邊其地荒蕪而多寒其上鹵斥踞墳其數宜粟與黍其民狠鷲矯情輕業而寡謀一遇水旱霜雹蝗蝻之災輒復駭回散視去其鄉里墳墓如棄樊籠其奸惡或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設行省與按察司以統漑八府之衆立都指揮使

司以總屬十有六衛之兵故燕趙方數千里之境皆翕然知奉法以向於治然有天時焉有地利焉所以變化舒條闔關於冥冥之中宜必有赫然為之司宰而不可度思者此春秋祁報之典所以必推之遠而行之至歟夫北平古幽州地也州之鎮為瑩巫閭又其大者北嶽之恒山隸焉其次則槍竿龍門玉泉五華與夫居庸古北紫荆之既塞固皆北鄙之雄峙而靈秀者也水之鉅者為遼海其次則有滌滌易唐與夫津沱桑乾滹沱之派而皆匯于東北之巨浸其為利也固廣然時而奔放衝陷噴決所以為民害者亦不貲矣風之作也則簞發粟烈至蕩沙排礫噓人僵馬而秋冬為尤甚其雨或經

時不一降至木暎井枯或霧霽時之晦暝震激雲雷憑
灑不可端倪若是者一失其行則是重草木為之不遂
而六府三事有不得其治者矣六府三事不治則方社
不通神又焉得而享之哉欽惟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稽式古先裁制禮樂秩群祀昭
格上下足以溥海內外神人率職雖遐遠萬里近若庭
陛呼吸指顧蔽開景從固有不宣而信不令而行者矣
矧茲典重監儀禮成報祀兵民協和而邊圉以寧山川
出雲而年較屢慶謂非順成之嘉應可乎符見東海之
波帖而不揚榆關之陰夷而益固由是肆觀方岳并于
天又烏知不端兆於此則贊禮之南還也宜上有以

復復 明命下有以述守臣之勤而贊頌聲於無窮者
矣故因其別為之引而復系之以詩

夏日醮集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洪武十一年戊午夏六月既望余與子彥弟及兒子原
從行訪友於雲亭山中明日借易攜兄弟由後谷渡溪
口入黃岡憇大坪望三顧山徘徊久之退而過仁城蕭
氏蕭氏有均寶甫暨厥弟均顯者聞余與客至也出揖
客權甚入其庭余故人子魯錫九疇在焉均寶導余登
臨清亭時門外赤日方熾風脩脩起庭砌間弗之覺也
顧視塔下有水行兩崖間廣不數尺深不及尋而瀾瀾
汨汨出沒左右縈而為帶折而為袂舒而為練澄而為

鏡引而為虹霓見其來而莫知其所自也見其去而莫測其所止也乃與衆客稍臨而觀之時弄而激之或掬而漱之芳潤寒冽蓋佳泉也問其源則始析於清潭之洪陵中合蕪原松門之小水自東南來奔放曲折九二百餘步始匯于亭又西走二三里許乃出洪陵之下流曰油潭者遂舍而大注焉余嘆曰人之資於是水也逸矣若其始之斯地以導之復結構以臨之者不亦勞乎均寶愀然以告曰斯余先子之所為也自喪亂來斯亭斯泉之不鞠為茂草蒿埃者幾希茲幸先生與諸君辱臨是泉之將湮而載疏亭之將壞而復新也敢具簡牘以請衆曰唯唯於是九疇欣然起酌酒飲坐客俱半達中咸觀而盡醉焉考之經傳謂江之別流為汜是水也其猶決而復入者歟且水之流而漫者多矣固未有潛行地中破薄阜宇而為人資觀如此者也以余觀之蓋四美具焉其性至順可導而不違也其體至平可制而不暴也其容至朗可鑒而不渾其用至廣可漱可飮可濯可灌而無不足也今幸與諸君考論四美觀以成德則登高能賦可無述乎矧均寶甫金玉君子弗汚於世而均顯以台州學政時亦養童於家適得與諸君遊息於斯無風雨寒暑之虞無跋涉公澗之勞而有軒窗几案之適則斯亭之表也又安可少哉於是諸君樂斯泉之美幸茲會之難又嘉蕭氏巧於宅勝雅於尚文而充能

不忘其先德乃取唐人詩泉聲到池盡二句各賦而撰錄之俾留亭中而余重爲之序又明日里友槎叟劉崧書

槎翁文集卷之十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

序

三衢徐姓名詩彙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纖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錄之以獻于天子於是前所謂纖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觀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爲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絕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諷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恒與之相乘

不忘其先德乃取唐人詩集聲到池盡二句各賦而撰錄之俾留亭中而余重爲之序又明日里友槎叟劉崧書

槎翁文集卷之十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

序

三衢徐焄名詩彙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纖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錄之以獻于天子於是前所謂纖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觀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爲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絕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諷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恒與之相乘



於無窮而不息者也或謂剛後之無詩豈誠然哉三衢徐君炳名端介謹厚人也洪武五年春以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為

聖天子耳目以布衣疏遠之士一旦

正笏簪筆日近清光得言事不諱其風采固已巖然廷陛之側矣未幾行郡南海按事浙江亦既闕不實畏於心而周備於事矣而凡咨訪引覽欣感憂思一於詩乎發之者尤寃乎其有童而可歌可歎也又明年調北平按察司僉事其所標所詣又能廣以達至能發積年叢伏之冠繩當道貪黷之胥此其行事固已卓然異於人矣而興懷紀事之作又有過於南海與浙江者姓名不以余之無似也辱與之言焉謫乎倫誼之孚悠

然忠愛之隆昭乎風雨寒暑之變易也燥乎昆蟲

草木之生息繁夥也歷乎城邑田里之艱易休戚也

取古之而不遺焉是皆古之人將秀行而采之於人

者今乃不待於外感取而自言之其視古者采詩之官

殆將過之矣獨不知古所謂采詩者果何如其人亦有

能如徐君之工於自言者乎其能工於自言者今雖不

可見然以二雅之存者觀之詎庸知非當時采詩者之

所賦乎采詩者之能賦與否未可知也其政事之施又

孰能知其如徐君之盡於已而著於人否乎嗟乎徐君

吾知子之詩不徒可以觀南海與東吳其燕之風而已

將由是以觀於

朝廷卿大夫之雅亮亦莫之或過焉惜余不足與言詩也姑識余說而歸之

送上搗南歸序

慈溪王生搗自浙東絕江渡淮溯黃河走數千里省其父經歷公於北平之憲幕既三載月矣辭其父將復歸浙東來告別其言曰搗之省吾父以至於斯也豈奉吾祖母之命以來茲幸獲拜膝下俟起居承顏色矣竊恨留滯日久無以復命而慰其倚望之思然去住從違之間誠難乎其為情者先生何以教之余察其色若有戚戚然者因告之曰嗟乎生寧以子之必不去其親夫然後謂之孝乎生若不必盡然者父自惜人子之欲致養

養者未嘗不欲仕而仕者恒不能不去家而違其親夫固非樂去而違之也勢不能兩全情不得兼遂而况道里之阻修風氣之異宜與夫習俗之微惡不齊有不能使其親舉安之而無違者於是人子行役瞻望之際始慨然有不足於其心也多矣若生之端厚通敏好修而善學又能入而事其大孺人出而省其嚴君使高堂念子之懷游子將毋之感交釋而兩盡豈非孝子慈孫之能事哉余聞慈溪山明而水秀陸瑒海錯指顧而具太孺人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康強而雖老非天之施報善人不及此生行矣春河流漸風帆南迅升堂拜慶奉觴稱壽當必首以經歷公之所以書諾所以平反所

以勤事守職者歷告於太孺人焉當是時太孺人之見
孫猶見其子而生之所以事太孺人者固即所以事其
父矣矧生年甫冠其於事親之日方長而未艾者乎生
行矣其慎母以去其親之亟而感之以斯行弑余也不
幸蚤失重慶又抱求感五十幸及祿而親已不逮矣觀
主之父于祖孫三世間竊悲而思養之故於別也不忍
觴以酒而重為之言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仁存方論集者盛陵鍾君本存之所撰集也論若干百
方若干首通為若干卷本存究心是書餘三十年其參
考折衷雖若出於一己之持見而貫穿出入無一不本

於前賢之所已言者大察以靈樞素問為本而以長沙
張氏叔和王氏為宗介然不徇於衆不感於俗不疚於
利而所以為之言先後緩急者莫不具有其法焉本存
何以能若是哉推其淵源遠有緒緒蓋自其先世嘗婿
於郡東冊砂之朱氏朱氏有字交亮者遇東季國暨嘗
入侍疾遇知熙陵及其暮年乃以所以傳之子若孫者
傳於其婿而鍾氏之暨遂焯然名江右迨本存既三世
矣本存天資明敏論議暢發自其壯年國進嘗齊然趨
聞九傳碩之士無不交而奇與之書無不覽故能造詣
精深體驗切實要非苟焉駕之名以自騁者也尤個
儻重義其赴人之急如拯溺救焚惟恐不及而未嘗有

一毫計慮之私故其平時得於家傳師授之鎗者充沒
沒然惟恐夫人之不知而世之不傳也由是修辭以達
其意者法以嚴其用如品劑主佐錢兩生熟為湯液為
圖散者諸方之謂也風濕寒暑虛實強弱為內因為外
厥者諸論之謂也譬之刑書論則其議獄之文方則其
斷罪之律也苟毫釐有差則死生為之易位顧可得而
易言之哉是知律之斷固不可不嚴而文之議尤不可
不盡此是書方論之迷所以互發而善舉也雖然書
必題之以仁存者豈非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暨之
為道乃所以存夫生物之心也歟吾見是書之行也遠
而有功於生人也大矣或曰本存乃翁字仁可著以仁

存亦所以不忘其先也是尤可嘉也余故喜而為之序

遂齋平仲先生選金華序

金華有博碩介潔之士曰平仲蘇先生年四十而始娶
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其性恬逸深靜而
不揚其心微妙精密而不肆其言語簡實而有倫坐一
室或終月不出門戶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
其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否則先生雖未嘗拒之彼固
憊然自不敢以清進也平居正襟凝思澗止山立雖寒
暑風雨雪雹之紛然者交於前金壁寶貨錦綺器服之
爛然者陳其側一身之勞悴飢困與夫世之可欲可樂
之雜然者無不齟齬起伏於其左右而先生曾不一動

於其中焉故能觀變於上下古今數千年之交連識於
天地陰陽人物變化之會彙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
之要蓋莫不備達而貫總精悟而神契也由是抽其結
於不可行之端騁其詞於不可言之妙燦然如星芒而
日麗鏗然如金鳴而玉振沛然如河之下決而海之東
注也視其默歸冥措不啻俄傾而既之於口著之於筆
者已繁然數千萬言而不可窮止矣此其過於人而
得於天者豈偶然哉方洪武三年秋余僞員為職方郎
中始識先生於藍學先生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
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而莫之敢後焉未幾竟以
疾辭翰林之命而歸當是時非惟余為之悵然若有所
失凡士大夫之知先生者蓋莫不惜之欲留之而不可
也後八年為洪武十年春正月今翰林承旨宋某以請
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知卿者乎其舉以自代公乃
舉二人對其一人則平仲也其言曰有蘇衡者臣鄉人
也嘗由學國正擢翰林編脩雖以耳目之疾辭歸然其
人博學飭行為文詞蔚瞻而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
上許而亟徵之於是平仲以二月復自其山中承名赴
京其始至也自宰執而次咸躬禮而候之先生懇款誠
篤具以疾對如辭編脩官時語明日入見奉天門
上厲視久之既退問群臣以其所志因以其所對者

委上然之。勅賜官段表裏各一寶鈔一十貫乃遣以還先生拜舞受賜欣躍就道於是。朝廷之士又無不為先生歆羨歎慕者余特適以入覲來自北平與先生會館中蓋別八年而始得一見。不決日而先生且歸其特何以慰睽離之思而行屬望之情哉則為之言曰今天下一家群工百執事之臣無不布列在職故人者夫孰有能自外於照臨之下也哉惟承旨不以先生之所不逮掩其所長而必薦之者事君忠也。聖君不以其所長強其所不逮而終縱之者待士厚也。臣忠於下。君明於上天下之治有不翕然相成者乎先生色生從容無適無莫既不榮於序進亦不恨於終退其於去也猶始至焉余所謂博碩介潔之士者非斯人欤明日與先生別於龍河之上乃酌酒而重為之告曰先生望重於。朝廷行乎於天下其文傳其言立有不待後世而知乎雲者矧在昔成均之教所以為。國家樂育菁莪而培植蔓葉者方彬彬乎進用之有日又安知河汾之教不丕顯而大行矣乎余也遭時而才不逮有志而學不克其負愧於先生也多矣異時幸遂放還當沂浙江一過金華山中以求所未嘗見聞者先生當必有以終教之也。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洪武十年春 朝廷以國學生試庸而又勞於外者俱授以各縣丞簿之職而南北異調焉既又令其將去親遠且治裝之不易也乃命中書凡有親在者皆量程於假伴就歸省然後之官又入賜夏衣一襲寶鈔三十貫 恩賚於上情決於下一時奉命承寵相顧動色拜舞於 闕廷之下踴躍於道途之間蓋善善焉振振焉相偶而胥慶也噫盛矣哉於是比平王復明初以黃岩縣丞歸拜其親泮水之上辱過余為別而請言焉明初嘗訟提督事於憲司余始與之識及余考滿入覲又與之相見于 京師茲再蒞於斯也明初又適歸省而過焉余知明初者也使其行而無所覲於余余猶將強而

告之况於其有所望而再請者乎惟國家每尚重祿名秩有大小然不可倖致惟賢才是與煥然一洗前代資格之陋然其於諸生也視他選尤加意焉其始必升之太學以培其本次必試之事功以驗其才及其任之也又必優之賜予以作其氣其法可謂至謹而意可謂至厚也夫丞所以貳一邑而切近乎民者也故凡政事之施徵令之法雖亞於今而無所詘自主薄而下若典史與吏則又所觀法而受成者也近代自世蔭外惟進士為尤重然非積之以數十年之功苦學問又必踈遠退而勝負於數千百人之中然後幸而一獲焉非老則困矣及其慷慨就道視息憮然親庭重遠曠之憂遂按

有黜極之色若是而欲其發舒志意以少展平素難矣
今予之往之其心寧有所不得而將待於外者乎夫持
無不得之志則內外寧而心可以無累矣夫無所待於
外之資則志氣廣而政可以有為矣矧予之先世為名
卿大夫固嘗接武法程而馳聲風紀者乎則所以襲踵
承輝而小施於一邑者宜無往而不得夫豈浴山林結
鵠之士一旦卒然實之於所未嘗試之地也哉予行矣
聲先萬乎鄉閭榮寵溢於佩服行色輝於道路可謂有
及親之榮而逢時之盛者矣茲往而蒞政也將見年日
益壯氣日益充而智日益明其高思所以淬礪振挾澤
下無辱於其先而上有以報稱於國家也哉異時

江山海之區間有異績焯然自奮以起者吾非予之望
其誰望故於別也序以侑之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今年春二月余留京師會僉憲徐君林名以召命
自此平糴至輿之相遇於會同館俄有葛巾布褐頹然
而癯者趨而請見對名曰此余外弟程子正也其進退
禱然可觀余固已心異之及戒舟治歸同載於蓬窻
之下與之相即益密則見其日用起居凡衣服飲食先
後緩急之序與夫書數之精有無可否之對莫不靜治
有序非惟叔名信愛之余亦未嘗不顧之而心悅也午
或聚飲不酒人沾醉至汗漫相捋藉子正則未嘗不飲

飲亦不至醉其容止凝然固自若也余甚愧之問獨後
首內顧着爵而不樂者久之余以狎故誚之曰子得無
有異思乎婦名曰否之彼憂在客外久不得見其母耳
余由是始惻然又知子正有母之為可念也間為之談
古今辭旨可通解者子正輒竦而聽之終日忘倦既又
必為之憮然以蹉惋曰奈何余少日之弗及也今雖喜
之憶其樹老矣余將何以見先人於寤寐間哉余至是
復大驚子正之志要非庸之以此者也他日進而詢其
先世之自子正愴然若不能自言者姓名因告余曰昔
吾鄉有三程先生其伯氏曰表者以貢士下第由婺州
遷善書院山長後以同知温州遂安州致仕其仲氏曰

穎者以博學茂文為後進師表則子正之父也穎之手
曰達尤力忠厚以世其家晚而無子故拊命子正為之
後今子正之母則實先人之女第而余之姑也故余於
子正有內兄弟之好為余聞而益敬之後余與叔名還
司既三越月將日從子正求聞其三先生之文之行之
美以自勗而子正且浩然有歸養志矣一日介叔名來
徵言嗟乎世之飭其冠衣銜其世資岸然自說以大方
孰不以為真適用之具也哉然而虛頌而動勸遇事而
眩愕復獲其倒之失措擇算縱橫之不知若人者余固
竊悲之矣而亦豈子正之所願為也哉吾嘗評君其通
變不拘進於智其沉毅有守似乎身其風激憤切類有

志而惘歎無忤又善與人交是皆難能也譬之巨室之
店泉嘉品之醜醜而良藥之苓朮將無適而不宜者世
亦安得而少之哉余幸與子正處又而知深於斯別也
能無一言以相之乎子歸矣龍山水勝處其華茂清
淑之氣人罕得而專之者子熙熙然未覩讀書其間將
必有得焉幸因叔名以告我

送陳德中歸省序

宋康陳德中以國學生分教濟寧之任城縣既三年矣
則告於府公與其縣之大夫將謁假而歸省焉會余以
朝覲歸自京師道過任城而德中來別余雖以未歲
之下然聞人之欲省其親也未嘗不為之歎美以速其

歸焉及抵北平德中乃介其友王楊來徵文余謂德中
以甚富之年當太平文明之運與

聖天子俊造之選乃獨得以文藝出教魯邦為弟子師
茲又獲南歸而拜其親焉難矣余觀德中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功然如不出諸口爽之處淺而不厭儲然
自持而不為矯激之行是雖其資稟有過人者而家教
之力焉可誣哉然定省之禮既久曠於晨昏之際而溫
清之節復三違於寒暑之交宜其心於此有愛然而不
安者矣今其促裝於東魯之邦汎舟於徐泗之水迺楚
州經維揚絕大江入京口以道夫東越之境而歸焉
將見望其山林城邑而喜矣况於其鄉里乎見其父老

子弟而悅矣而况於其親乎吾見親勞其子：拜其父
欣：手色咲於一堂之上而仁風美俗藹然自形於浙
江千里之外將不曰陳氏幸哉有子如此哉則由是承
命膺秩以致其親之光且顯者宜必兆於此矣余已罕
無成而老耄至祿幸及而親不逮則於德中之別乎不
為之低徊歎息而不能以自我抑予之宗宋委有龍
川先生者忠孝人也子婦侍之暇幸訪求之鄉人選老
或有能傳誦其雄文卓行於山岩草野間有可以守風
俗厲士氣者他日重來幸以告焉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嗣慶在京師與余為同族其學也與余為同道也

與余同姓然其去此而歸也復與余同郡焉則於嗣
慶之別能無言哉夫同姓則情戚也同道則志合也同
族於外而婁然有相顧之色者感其去鄉之同也今嗣
慶往而南歸而余復北遊焉余烏能以無言哉吾聞嗣
慶為故沔陽史君諸孫富於年而幼於學其悲用之日
迹矣若余之遭時竊祿曾無裨益於萬一徒悲年之邁
而悼學之荒固不敢信其進之果同也矧其據席講諷
卓然為侯門賓師有尊祭之禮而無趨承之羞視余之
僕馬蕭然曰承伺展酉者又烏敢謂夫族之同哉直姓
與郡為同尔然余宗自泰和君之宗自安成其果可謂
姓之必同乎且君求書南歸拜慶堂下而余還：奔命



北平去故鄉而日遠將非同郡而異趨者邪雖然君子
務於學既厚其所以慕貴於用必慎其所以進退時
也用舍命也而彼此遂近一致也吾何庸計同異於其
間哉子歸矣探道義之淵深樂山林之清茂吾見學成
而道光氣完而志裕固將異於余之所至則後之所遭
者其光耀宏遠又烏知不有大於余者乎嗣變別也序
以告之

贈璧士郭和卿序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非精於理而周於情狀者不能察
而識也是故陽虎似聖人而項羽與舜皆重瞳子匪惟
人也惟物亦然賦賦似玉魚目似明珠鉤吻類黃精而
地菌類香蕈非惟物也人之情亦然怒盛者或嘆喜極
者或神色自若豈惟人之情凡疾亦有然者矣是故傷
寒似瘡陰證類陽瘡類陰而血盡似妊娠肺癰類咯
血吾嘗欲著其說以驅俗父而未果誠以辨之未精察
之不至則墮於失人流於不智甚者禍其身而害於人
豈不可畏也哉王宗顯余姻表弟也其祖存介先生博
學篤行為元名士暮年失子嘗挾二孫坐臥而訓之年
九十餘乃終宗顯其次孫也自余與宗顯別而宦遊于
外將十年及歸宗顯來身其色若赧然有不得者余問
之則曰余妻不幸有疾疾今且咳血矣奈何余因勉其
更求良醫蓋世未有疾而不可療者一日復來若色

豫而言暢者復問之則欣然告曰昔者之夜今愈矣方疾作時以爲羸察而進溫益之劑者皆是也故藥進而疾加未有不以爲危者近吾鄉有和卿者聞而求視之見咳唾在地有痰血與膿相雜因問病者曰方咳唾時口吻間有腥穢否乎曰然又問曰其血將上壅隘於喉嗑而自咳乎將咳而後出手曰直先壅而後咳耳則咳曰余得之矣此肺癰而非瘰也因更進理肺藥不數劑良愈矣余聞宗顯言因歎曰世之冥行曠聽而誤認形證妄投藥劑者衆矣言惟肺癰若瘰疾然而已哉辨之不精而失人則陷於昏察之不至而不智則蔽於愚禍其身者猶及於身而已害於人者其禍豈有窮已哉若和卿者庶幾其精於理周於情狀而有過人之功者矣抑余聞昔張子和視武陽仇氏子病以發寒熱非骨蒸而為肺癰藥之果效此蓋以脉與形色得之有不待見膿血而逆知其然者也

閒中風月序

和卿宜必有見於此矣宗顯遂起謝曰世謂古今人不相同可乎請書而傳之余將以贈和卿而驅庸醫之惑者

風月在天地間何所不有而人或不能有之惟無所事而安於閒者乃能得之以為已有而閒固不易得也是故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雨冰而水食辰出而酉歸甚至鍾鳴漏盡而不知止此其人之身與心若瞽若



狂攘：汨：以馳驚於膠葛紛靡之場其於寒暑晝夜
且不能自辨而况於尋常之風月哉古今詩人言光景
之佳者類曰清風明月而論人品之高者亦曰光風霽
月至形容其所樂之至則曰吟風弄月是風月在天地
間固不待招之而後至求之而後得也然而世人具耳
目者乃反若不見而不聞之何哉其心必有所繫累而
不暇及者矣若吾邑洵溪郭君德祥蓋亦庶幾乎余前
之所謂閑者他日示余詩一帙題曰閑中風月余詩而
誦誦之則知天地間之風月人不能有之者君乃舉詩
而有之且有以充其志而發其蘊焉故能相清明於筆
端陶光霽於胃次而又旁搜遠紹近求窮攬所以吟且
弄者一於韻語手發之非無所事：而安於閑者能若
是乎德祥年幾七十無少壯馳逐之勞家有金子無公
私酌酢之擾而又依山林之觀密樂治世之清寧宜其
縱心任運超然天地間能有他人之所不能有乃復取
以名其詩若私幸而獨專之者是必有見矣豈誇語哉
若余竊有志於詩而少也奔走於衣食壯而濫祿於朝
行優尋於棄病所喪多矣茲幸歸老林下方將少希一
日之餘閒則山中方來之風月尚當與君分半席而細
論之未晚也

虎溪蕭氏第三房族譜序

古人莫世繫以明昭穆必謹譜牒而著源本疏者所以

合其異於同也然源之遠者至流分而蓋殊本之盛者
至未繁而彌異故各親其親各尊其尊者有之矣豈知
其初本一人之身也哉自世教不綱宗法不立人無所
統屬甚至不能省其祖父之名諱者有之矣况世譜乎
嘗求其故愚不肖者無所知而不能有為才且賢矣雖
或知之而又不暇於有為幸而有志焉則前無所徵後
無所述非敢於忘刻則牽於憎愛親切者或以貧賤而
見遺疏遠者或以富貴而強附於是世之譜繫始誕漫
而失實者多矣可勝歎歎廬陵故家蕭氏為盛而吳盛
於吉水之荒溪嘗洪武三年余始憶喻蕭君宣余被
徵及仕也又懼事於西曹德瑜有學行有材譜余甚敬
之及詢其所自則困虎溪派也又三年德瑜出宰長興
明年余亦改官北平德瑜以余嘗伏其大父秘書府君
之行也書來告曰吾蕭氏由虎溪而散徙者本一族而
往時修譜者乃各詳其所自而不之及嘗欲續而修之
顧官守于外顧莫之遂念吾群從兄弟若與譜若九川
若思高之所共祖者琛也琛而下始拆而為四曰鏡方
曰馬塘荷塘曰平田曰虎溪今由余兄弟視子若姪之
相繼者十有七世矣長幼不啻數千指然而居徙不嘗
慶吊之禮或有所不通名字不聞尊卑之序或至於無
辨其幾何而不為路人之歸乎今與君慨然有志於斯
將合四派而為一譜以貽其後之人今幸成矣願有以

序之且以傳不朽也會與靖亦倦以序文來請則按而述之曰蕭氏本長沙出唐宰相復常觀察湖南之長子儉而下七世以迎馬敦亂歸江南故子孫往往散處廬陵間其既居吉水之虎溪則自宋徽德中儉之後有諱居生者始也居生四子曰祚曰俊曰琛曰操而族蓋以蕃其始皆未有譜元大德間操之十四世孫甲叟昉起而自修之後泰定間俊之十世孫惟高亦自修其譜若琛之四世以下操以各自有譜與不知世次而略之非徒畧之蓋有不勝其錄者矣宜與靖於此有不能以自己也初與靖之十二世祖式有田庄在虎溪之徑頭至九世祖元德始遷居之則今鏡方是也九川之祖

瑞與其叔父德高以大德間復自虎溪而遷于廬陵之馬塘荷塘是皆為琛仲子高之二子追復晏之後德瑜之四世祖賢思高之祖資皆為琛幼子勝之後而資則遷于廬陵之平田賢則仍家于虎溪者也後先四百餘年更歷數朝而琛之子孫代有顯人蓋蕃以衍豈非盛哉自世變以來故家文物凋落殆盡而與靖獨能寶藏其祖父前至元中所紀錄圖本歷數十世不墜尚微巨致以成其編彙之志豈造物者陰相默佑故運之以有待歟觀其本支旁殺聯屬有序仕宦墳墓紀注有要近而不遺於卑踈遠而不附於華顯有幾述之實而無妄忘之私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宜斯譜之所以雜作也斯

諸作而蕭氏之族庶幾完而無遺矣使後此復有如與靖者出則斯譜之錄豈特十七世將百世可徵也余惟蕭氏故名族其子孫方興而未艾既重德喻之請又嘉與靖之能故其後以元其宗也故不得辭而為之序

月渚圖序

晉人以清談自尚以理致自高以風月山水自放雖其造詣時有淺深事為或有疎闊要其曾次必不可使有一毫塵俗之點滓如蟬蛻秋露龍遊香空此豈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也哉吾姻友袁文德清修冲逸而志慕古人嘗為余道其家月夜泛渚事心然慕之他日以山水圖一幅相示且歌曰於此有月可以吟覽於此有

渚可以游泛安知君子解后此逢江空月寒吾將曷從余因憶往年舟迴采石候風雨晝晦波浪山立使人魂飛膽掉四顧茫然不能自止乃今圖畫天然境與神遇有如此者亦奇天哉愛善而和之曰維天有月何時可撥維江有流孰與容與慙非謝尚子乃彥約百世一時整感氣格於是又德舉酒於明月之下放歌於清渚之涘但覺天地澄虛而光沁毛髮岩谷陰呼而數掞金石不知為倦耶夢耶晝耶今即昔耶抑余前所謂如蟬蛻秋露龍遊香空者固不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矣要其中亦豈容有一毫塵俗之點滓也哉是月渚意也吾故為之序以道之後之覽者寧不超然有會文德好古之

心而思月清會遇之勝者乎

蕭九川詩彙序

初彙者九川蕭君所錄之詩彙也君世居吉水嵩華之
陽在宋元間其祖父為名宦鉅族而九川為佳子弟故
其才情俊逸風致沓雅好交遊四方大夫士凡登山臨
水感時懷故親物考藝一於詩乎發之而未嘗有憂憤
無聊之色蓋其有得於居養之素而家教之厚從可知
矣自余洪武庚戌去鄉里竊祿于

朝者幾十年今年夏始遂歸田之曠而不自知其將老
矣其遲鈍枯稿不為朋友棄者幾希獨九川以文字舊
好時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談其先世交遊文物之美故

余復有聞焉既又以余為知詩也特其平生所賦歌詩
類為初彙焉就余評余既辭之凡三四往返而不厭則
評之曰君之詩其清麗如夫容出水光采奪目其簡淡
如銅鑿在列而歛質自異其蕭散如空山道者其豪岸
如說劍注去其神完其氣逸其意遠要不可以節目拘
而淺近觀也此豈非其家教之厚而發於君養之素者
邪若余也安從有志於是而不自知其志之乏了之耗
年之邁已不足以與於知者列矣君少余二歲而精力
風采顏若昂而過於余方辭湖州縣薦送而益肆力於
詩其進寧有涯哉異時練達平實造詣深遠而復有作
焉吾恨其將不給於評也是為序



三竈詩序

鄒陽嘗候掘遠為吉水之二年其爲士錢。侯詩三竈詩若干首來徵余序余因詰之曰三竈者何曰揚君伯奢也揚蘭谷也侯也三人皆賢者也竈之義何君曰彼皆薄富貴而安貧賤者也然則三人者皆未嘗仕乎曰伯奢蘭谷固未嘗仕若侯則既出而仕矣曰既仕矣奈之何一其竈而與之並也曰侯能不忘乎故不棄乎寒若無異乎二人之竈者也故曰三竈焉嗟太竈者天下之所甚惡而不欲以自名者今三人獨共樂之復取以自名焉豈不過人達哉若然則余知之矣昔者嘗見侯之水之上雖其緇星綬坐黃裳擁暢從以治百里之邑意

氣若甚張然其布衣糲食冰蘂自持爾然一寒士也又嘗見蘭谷矣雖其肆志江湖翱翔蕪湖若無不足者然勁若霜栢堅逾鉄石毅然一奇士也獨伯奢在安六未嘗過江西不得與之相見然視其交固可以得其人亦二君之流歟而世或以竈而疑於侯者彼蓋徒視其外而不察其中者也眩於名而不究其實者也視其外不察其中眩於名不究其實非知侯者也知侯者必不疑於竈不疑於竈者必不惑於其交何也竈也者天下之所弃而士君子之所守也守其可易哉吾固觀所守以信於侯知侯之能不忘乎竈者即能不自於其交者也退而不負其交者即進而能不自於其君者也易稱君

予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果何性而非君子之道哉
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言也乃所以合之為三窟
而無間也與詠手詩者既系其後余知侯者能無注乎
作三窟詩序

贈任保宜序

史稱二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記禮者曰鑿不三世不服
其藥夫鑿與將異道也故將不必世而鑿之世必累至
於三而後可信不然其禍將有慘於兵者矣可不慎哉
昔太史公使倉扁性極方治變惟之說未聞有論次
其世者何也余益竊疑之吾里中有任氏以業鑿名家
自余為童子時聞其先有榮甫之子迎吉老而

余長始獲交其子光德

今又老矣而見其子保宜

何是家世業之多賢也歟余聞光德既克承其先復善
教其子每診疾必推以法往其然也則曰然否則曰否
或曰似是而實非也或曰將盛而未作也欲退而猶戰
也父子至相辨詰問難必斟酌損益以歸於當然後幾
而藥之故其藥無不聖而治無不效者又其赴人之急
無風雨蚤莫皇然如疾之在已而未嘗有違當願望
之色問之自其祖父咸然矣吾不知任氏前後所活幾
千人其子孫之業雖百且世可也而美止於余所見聞
四傳而已哉他日劉君銘文嘗德君起其疾而無以報
也乃徵余文以美之夫任氏父子之賢人能言之何

待於余而節文必余文是微者豈以余之言為足信乎
抑嘗惟昔人論技之精者謂又不能傳之子之子不能
得之父此非公言也何也凡技者人之所能也彼自不
能傳與得耳其可廢於天下哉其能傳之又非得之若
保宜父子者可謂過人遠矣余故著而叙之以自附太
史公傳倉扁之遺意

沙溪劉氏靜安序

吾邑東南多大山有雲五河出焉盤屈僻嶺間行四十
餘里至沙溪始演述而平放溪之陽有劉氏世居之若
明道者又劉氏之傑然者也余二十年前嘗避地其鄉
時兵亂四起民無所托足明道與其從子方東在田里
倡義勇率其眾雜耕掘險思保障以有待然當時
狼狐鼠狙犬出沒如鬼域石為之拂風沐雨草居藜食
雖歎一息之暇遑寧可得我版圖入

天朝民始得養生遂死以相志於無事而君之齒壯且
日老矣乃洪武十三年夏余自南宮致仕來歸他日再
過之適劉氏治亭新成或有以靜安名之者明道以余
故徵文余惟人孰不欲靜而安者然人之有身不能以
靜而不動不能以靜故不能以安焉豈惟身然哉惟心
亦然何也事物之來無窮而嗜欲之橫不節則固有汨
而撓之引而抗之者矣而况禍患死喪有以怵乎其中
而變手其外者哉今物不疵癘人有定志里巷無犬吠



之誓而上下家莫稅之安則君之為斯亭也庶幾乎清
明幸命之達者矣當其春台凝滋不見行迹夏木繁陰
時聞禽聲若然而息於斯也有琴瑟圖史以為耳之娛
有几席盤盃以為口體之不入有子弟之共事出有賓
客之從遊而無不自得焉則吾之心豈不凝然而益靜
晏然而遂安也哉視向之抖擻畫鳴人相視失色至鷄
犬驚草木動而遠無以而歸者今果伊誰之賜哉蓋
必天下一於靜安而後山澗水類之民無不得以蒙其
澤而享其樂斯樂也固將田吾之一身一家推之以驗
夫一鄉一邑之盛由一鄉一邑斯又可推之以驗夫天
下之治之盛美豈徒禁蓋木石為釣遊詩酒之地而已
哉抑吾儕歸年得以優將於此者固甘
上之賜也其可忘耶宜斯亭之所以名也於是諸賢咸
喜而賦詠之而余為之叙

橫岡袁氏族譜序

袁氏族譜譜袁氏族也袁氏德齊之所輯也譜成德齊
來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
者十有三人上溯吾祖若父之既往下視吾兄弟子姪
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數指然而遷徙不常絕
續不一大懼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
無所據也念昔吾從叔祖吉明與吾從伯福可嘗編為
衍慶圖不幸遭亂散逸不傳吾先兄景亮景達欲重修

之俱不果而卒今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
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素氏
之譜不亦幸乎按素氏本金陵人五季之亂避地始居
西昌邑西之素家巷族大以蕃至宋元祐間兄弟又拆
為三一居萬安之株唐一居吾邑仁善鄉之鍾步一居
雲亭鄉之橫岡其居橫岡而可考者則景甫之始祖孟
成也孟成之子季茂又敦傳至義鄉紹興間以貲力信
義為鄉都官與其子從義奉命行經界法公平不欺鄉
民德之迨宋季勤王兵起所居盡燬故物無有存者元
初至元戊寅聞義鄉之後有諱德善者則景用之高祖
也戶占糧二十四石服五雲驛夫役凡八十餘年無有

遺缺則其富盛可知夫其後丁口千餘屋區倍之蜂房
水滿菴蘭蕙烟火連甍絃歌接棟過者望而加敬遇
冠婚喪祭殯送有常度燕會有常期酒行有常數闔門
五世同一欣戚無間言焉每正旦尊長坐堂上子弟孫
婦以序列庭下歲以為常或小有忿爭尊者必聚群族
召之至為之面陳禮義諄諭勤撫俟其悔謝乃已退則
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義事復惟然如初有古之遺風
焉當其時富者挾貲貨走南北為豪商鉅賈仕者效才
能食官祿為司征為夫長為從事官學者業詩書為名
士勤者服先疇為良農然皆知惇行務本有以樹立孜
孜然稱其為素氏佳子弟也元季東南兵亂連歲乃有

甲辰五月之變而袁氏流離焚劫疾疫之厄有不忍言者今遭過 聖明海宇寧一自洪武建號以來又有四年矣袁氏之族生齒日繁而文學之徒彬彬輩出其後有不昌且大者乎故今諸斷自孟成以下凡若干世而生卒年月墳墓所在莫不詳要宜甚之有請而德齊之有述也豈非賢子孫乎吾聞水之渟也其決而放也必大火之燔也其熾而熄也必盛善之積也其發而振也必達吾知袁氏之世其繼此而日大也 矣余家距橫岡不三十里於德齊叔姪群從間往往有姻戚之好文字之衆而均則實吾甥焉故知袁氏為潏然不可無以復其請也故為之序俾以示其後之人焉

東屯朱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譜所以譜東屯朱氏族也東屯在武山之西尖星岡之北去邑三十里有良田沃壤千畝頃潏溪而負山其陂泉繁紆錯行阡陌開以達於溪者老眾歲非盛旱恒可得豐獲方承平時率數十金置一畝鄉西此鄉樂土焉當宋季朱氏有別業在屯中潏州通判某之幾世孫曰林王者不知何時始奉其父少崧自邑西橋上來居之橋上本朱氏故家橋跨考溪水環其宅當時論居室園池之盛莫允焉嘗聞故老言朱氏由通判致富盛貴貨雄一邑田產連村落其兄弟子姪鼎：不論他日出其門有背豎馬石者至今邑之內外若市巷若

園池人猶以其姓名之則朱氏之盛可知矣少崧之六世孫曰孔高早失怙能特立自奮治產業以承其宗其子瞻悼先世譜牒之逸而無所系也乃斷自少崧為始其傳而可知者少崧生湫玉、生三子汝棣汝福汝壽汝祿生進可、生安素、生孔高、兄弟四人子瞻其季也初孔高無子母命子瞻為之後今子瞻荀子名煜九八世至矣其可量乎余嘗覽今典廢惟世業惟難保昔柳子厚遭竄遂綬四五年其城西田及先人手植已復蒼瓦穢斬伐所居善和里之宅亦三易主矣而朱氏乃能保其東屯先業以長子老孫於二百餘年之久不惟不喪又從而斥大之豈非難哉今

孔高父子方循、然內誠於奉親外勤於事上暇則課僮奴力耘耔以無廢甘勞疇復延師取友教子孫以無忘其先業其尊祖裕後之心又倦、如此則自今以往歷九世十世而益盛者可知矣火之燎薪又蕭必熾又豈無繼通判之緒而遂興者乎余又聞朱氏之族有居今其竹者居江南黟地者居西鄉桂溪屯者皆同所自出也此不之載者譜為東屯也作也作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吾邑仙槎鄉之丹山有羅氏世居之傳若干世有學者曰東海先生實踐力學教其子用賓為名士洪武十二年余自此平家恩放謫夏先生於丹山之陽幅巾藜杖

儻然物表時與余談兩家婚媾事未嘗不扼腕而太息也會

朝廷徵儒士時縣丞程翺以用賓應詔余力贊之既

行明年庚申正月詔以禮部侍郎起崧于家北至

京則用賓已除知金州矣是夏余以新格六十致仕得

再歸田里首見先生智而拜之以為先世積善之報先

生嘆而不之答也他日先生出其所編族譜以示且曰

將求子文以序之余不敢辭則書之曰按譜鼻祖諱光

遠任唐為冠軍大將軍情石敬瑭之不義乃棄官依覺

項南居筠州其後有諱恭者尚錢越王長公主徙洪之

市必再遷廬陵之墟下放大以蕃科第甲江右有四世

三魁九科七弟之譜三遷廬陵之澤蓋有祖塋在金坑

焉後又諱安強者好遊獵至西昌之仙槎喜其山水明

秀始遷而居之則丹山始祖也安強之後支系曰蕃而

家業益盛迨宋末元興公私多故而羅氏微矣先生既

早喪其父至延祐戊午先生之祖可齋與其母余氏復

同日棄世先生在髮亂中坐視松業淪於豪族雖時有

不平之氣然卒亦莫之支也既長即知以學問自羈粗

衣糲飯書誦夜思積五十餘年而有得焉嘗曰余於易

詩書雖未能盡其精微亦庶乎略窺其涯沒矣初譜牒

藏於從伯應驥所先生百計哀懇始得請而觀之然猶

未能以完究也歲甲辰先生復挈家避地入山中先廬

與遺書數千卷一旦蕩為灰燼瓦礫而譜遂亡先生父子出萬死一生凜乎千鈞之一髮大懼宗系失據將無以示後人也故今譜斷自曾祖某始其上世次遠其下支系之斷者闕之所以傳信也其言曰一泓之微混不已至於演百支分萬派而朝於海者有源故也一核之微生不已至於發千條開萬葉而干雲實者有本故也可謂名言矣崧以鄉里晚生不知上世事獨憶嘗侍先祖實存府君聞言有妹諱某者適丹山羅氏早亡矣由今觀之則先生之從妣母也余敢臆言我不揣菲陋輒據斯譜推序先生所述之意以為引後他日金州宦成歸拜家慶當為斯譜大書之



2025/0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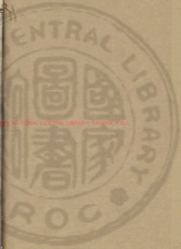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

題跋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往年鍾希浩奉饒學正教將赴韶陽余在豫章合能文之士十有九人賦餞南浦門外既別去君自韶陽秋浦且歸而余以羈游四方不能以時會視當時十九人間闊跡遠者而特甚焉余私心固惓惓不忘也後十五年余未平川時君以重聽請老子家鬚髮未盡白顏丹渥如昔相見道舊懽甚其子學祖出當時所贈詩一卷希浩請曰之十九人者今具若何余感念今昔為之惘然則壺告之曰一中字元道山東人嘗以茂異薦為永



新校官汝礪河南人為盱江山長壽為白鷺山長伯虞
今名舜元由萬安教諭擢建昌教授益翁以提舉醫學
死湖廣而本則其子也若易之端慤康之宏博蕭之介
特皆吾郡士其餘若龔若王魏若鍾姚徐羅并況存云
又有不能以盡知者矣天祐更名達字伯達由建昌學
正歷富州知事今辟大司徒祿復初更名雲樞以易預
丙申貢與余為同年其賦部石而稱子高者今名楚則
余也余懼審浩君或未悉其名字之更易而無從於考
德也因為書其後而歸之但學於才道者亦有所觀考
焉

履曠伯達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往時豫章節度碧以能詩交一時賢士聲譽藉甚虛碧
死無後有文妻黃氏而黃氏之婿曠伯達乃知愛其詩
而尤知敬其所友若龍泉瑞玉康公者則鄧之女也今
觀公所和伯達詩其自序所以感念今昔推愛其故人
子婿諸孫者其厚矣直詞章之美而已後公和詩之九
年為癸巳是春冠輪龍泉入邑首問公所在公老且病
方僂臥床上不起迨逼之公罵曰吾年幾八十受朝命
階七品官尚愛死乎即延頸就戮死之一子早卒有孫
亂後不知尚存否公物由隱官為廣東憲史終贛州路
總管府照磨官能文辭諳典故以鯁直常齟齬於世若
是詩結句以菊自喻則公之志可知矣嗟夫伯達以親

親而篤其先友君子又因詩以知其為人伯達其慎藏之以無忘康公期待之心則鄧君為不死矣嗚呼孰謂鄧氏之後果無人乎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嗚呼此宋丞相信國文公與湖南安撫愛山蔡先生之遺像也先生與信國生為同鄉學為同業仕為同年當其相與上下議論神采暢發亦一世之豪傑後信國崎嶇兵間就死燕市而先生亦掛冠來歸以天年終豈所謂各行其志者固然歟嗚呼是圖也可以表鄉國之尊可以見契誼之敦其所以為世不泯者豈不繫乎其人之所存歟呈元至正六年丙申冬孟後學劉楚獲觀遺

像於先生之曾孫敏則家因拜而為之言

跋周宜冲所藏黃庭帖後

此右軍所書黃庭經刻本後有宋筆楮中諸先正及寶晉齋論跋甚詳好事者併刻為一通以傳于世信善本也毋論晉代即寶晉齋所跋時距今已二百五十餘年安成有博雅君子周君可庭舊於中州故家購得此卷藏之且餘三十年至正壬辰兵亂其子宜冲不忍忘其先人所好寧棄重寶不顧獨緹襲珍護挾與俱逃可謂知所重矣按徐李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七然佳本傳世者幸不多見余十年前於豫章鄉大回家見我朝泰定間清江范公所臨黃庭墨本

筆意位置率相類豈亦嘗見此歟大同後以入石置
之書帶軒大同歿於亂石本存忌不可知而周氏子獨
能寶其舊物於離寧之日豈非難哉己亥春正月南平
劉楚敬觀而竊有感焉因為著所見者于春末而歸之
跋張真人遺像圖贊

青華張真人以至誠事天感無不應故四方有求者咸
奔走歸之至正癸巳夏五月吾州以旱告違候憂之衆
謂非真人莫能致禱者候即具齋幣往候其來至則如
候命為民致雨不寡候敬信之今觀是圖候與真人頗
瞻後先若有所欲言者意其森威威服以相從於致禱
之時乎而憂旱之色隱于眉睫觀者亦安能知之後五
年而候沒又後三年為戊戌五月蓋不雨又踰旬矣其
侍生劉楚再拜而識其後

書劉叔清四清圖贊

世言梅蘭石竹為四清然四者恒落落不能以相合得
此失彼識者歎之今觀進士戴君晉明所藏宋劉叔清
四清圖俯仰映帶於徑尺之楮而芳潔貞真之德備焉
於是淇園澧浦孤山大湖之隔越者如贊威氣格莫不
畢合其盛德君子方以類聚之兆乎若彼無名小草蕪
穢在側亦獨何執嗟乎劉君其亦有所感矣後宋慶元
己未之百六十年為大元至正戊戌南平劉楚謹識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千文創始於梁之周興嗣至隋智永始為真草書而唐
歐陽之楷張旭之草又繼出乎其後而字体之正變極
矣夫昔人所以恆喜書斯文者豈非以其字無重出有
以具衆體之妙而其源固本於鍾王之所遺者歟今觀
馮子敏所藏趙文敏公行書千文一通蓋律之以歐陽
之嚴而非拘狃之以張顛之奇而非縱而又兼得天智
宋之圓正而邁美者也夫書之道遠矣真者猶人之坐
立而行者猶人之行也觀其筆勢翻翻有回翔容與千
里一息之意豈造次學步者所能摹擬哉此其真蹟崇
無可疑者子敏工書而有志於古宜寶愛之益至也詩
不云平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博考而潛玩之則思過

半矣

跋鍾璠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昔朱元暉父子駕山水天趣高出前古作者弗遠也今
觀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雪月晴雨晝夜人物之情
狀互見錯出於數尺之間而造次出奇又得意勝其亦
造離味法而自成一家者歟卷後有汪君所自題詩足
又一奇也外有鍾萬新王介夫七言長句二首介夫字
漱玉吾鄉先達年九十餘乃終為宋天幸國學士諱贊
之裔孫萬新本邑人自少以勇畧從軍有功擢打捕廬
房提舉嘗與介夫遊而尤深於詩嗚呼斯人不可見矣
得見墨詞翰斯可笑迂方其慎藏之

跋張華所藏劉慶良掀蓬梅圖

此梅卷作掀蓬體僅橫見其中間一節耳然推其可
以竄數畝而不盡窮其勢可以凌千尺而亦莫之止也
筆成麗而不亂枝斜錯而不枯又老幹時時作橫紋特
異墨色明潤意格高古當時錦屏山人劉夢良筆舊曾
於無城熊子莊家見梅障不異此不然恐他作者亦未
易乃也此二十年前楊翰林吟窓先生為推官時於臨
川得之楚見於其家卷後有孫滌軒先生贊可考今張
君其又得之於劉方東所豈劉又嘗得此於楊氏歟君
清容雅潔尤為好古今梅畫余見某所藏自遜神老人
四好圖有鴛鴦白鷺映帶竹石間者極清美冰其餘畫
又數十幅作者姓名亦衆然皆不及此鴛呼此奇筆也
劉孫楊二先達之所嘗贊賞者哉君其寶藏之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古意者鄉先輩王原父之別字也原父於宣慰文公為
貧賤交宣慰公嘗為書古意二大字以贈之筆畫通勁
觀者悚敬原父沒後四十餘年其孫佐始得諸名士為
詩文相與贊揚之佐既卒其子新又克寶藏翰墨以無
忘其祖父之澤間出以示余以余於王氏為通家子請
比次其文錄于古意字之左嗚呼使世有賢子孫若王
氏又為有文獻不足之憾哉抑余嘗聞君家深溪集見
原父公作詩以謝宣慰公書字之意老成謙抑尤可樂

見後來宣慰公之孫寓誠叙澤溪集又能援以為說疑
擬焉不忘其世好是皆不可以不記縣併錄于卷末而
歸之伴兩家子孫尚有考焉叙文凡二首詩三首寓誠
名某位字以善新字明極澤溪者王氏先世所居坊名
即今具慶也

跋周氏先墓誌方錄後

右周氏墓誌文六通其一為宋故朝散大夫吉州文
君贈太師奉國公諱說之墓誌撰文者知南安軍管城
陳元也有辰陽史君諱利見者其子若江東提舉諱必
正宣春史書諱必達及益國文忠公諱必大者則皆其
孫亡吉州之澤遠矣載吉州六子十六孫其顯而可見

者三子曰利建宣毅郎大母妣士是為益國公之父可利
諱右承奉郎通判靜江府皆無所述而辰陽獨有誌可
名者五孫曰必端必先亦皆未有述而江東宜春各有
誌益國復有神道及忠文

二碑豈徵於文而猶

不足者吾觀周氏之盛自吉州史君始而君之為政萬
然有兩澤循吏風下此若辰陽之科名宦業江東宜春
之世澤治蹟皆卓卓可紀至益國公以盛德全福歷事
四朝其文章勳業盛矣備矣又豈勝錄哉宜其後之益
昌也余六世從祖常德府觀察推官諱令猷於益國公
為同年進士其卒也公為誌其墓至以昔者不能薦賢
負知己為恨他日察推君之子賢為淳熙庚子真士又

以通家子弟客公所嘗與警校歐陽文忠公文集公之
壘也為辭以哭之哀甚今樓學士所撰神道碑中載始
末行事類可互證捧讀之次能無感乎敬識此卷末而
歸于公之六世孫鐔鐔字思忠其第士庶皆敬而好學
能世其家凡先世遺翰故物寶藏於世變之餘者尚多
有之則是編之錄寧有既乎時辛丑四月朔世榮生西
昌劉楚再拜謹書

跋達侯手帖後

右達侯正道手帖一小幅命余錄陳情表以示者也是
年至正甲午秋之九月侯感肺疾方劇而隣邑警報日
聞侯省料軍實按行營僅晝夜戒嚴不以病廢獨時時

思親為之泣下蓋深知城守不可違歸侍不可得而又
終不能不慨然於定省之疎曠也侯有母年幾九十先
是奉以來既久之謂侯曰吾性若不遵安此者盡返吾
宜與伏不能強留乃具舟命其妻若妹奉以歸至是不
見母者四年矣侯寡兄弟又年四十未有子而母之年
日邁則李今伯所謂終鮮兄弟與夫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而報劉日短之意寧有殊感哉然令伯之請得以遂
於其祖母達侯之意乃不得以遂於其親此其所遭所
處蓋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若楚者州之鄙人也學劣
而年又最少間嘗以筆墨從公遊辱舉而加之存賓之
末其平時翰牘之辱居多而遭亂散逸不復存他日於



故帙中得此帖雖片楮率然而筆法遒勁又謙抑不苟如此余懼及而或忘也乃裝潢而懸之詩不云乎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覽者尚有以想見其忠厚憂勤之所至歟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為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憂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撥兵出捕至隨州特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參軍事俾復

應山旋以功攝令父之冠日滋而右丞所撥兵遲疑不進民困餓餓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怒曰若書生寧能戰邪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即受命領號勇以前不數日連破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棄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持向德安未至聞德安以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搖壘植柵令老弱運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殺其小寨凡一十九所擒賊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

益探明日寇悉數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庶幾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劉禹章俱被執若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撤出征逆賊不辜勢窮為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寬君於城門下劉被刎吳以十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也彬田野實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言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間逃歸時為鄉人遇其弟云為手縛亦真我上武志定下以開台侍始他腹撫解謂天下無義士至孤儒為不知兵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君字方剛其事果以余為通家請書其事義不併辭敬建而論之併錄以附其家傳云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彭惟孝求志堂故基在縣西月池之南始創於惟孝之三世祖廷孝孝當宋孝宗時以布衣伏闕獻賦歸始得諸名公為詩文發揮之當時已入石更亂散逸惟孝五世孫劉焱當皇元大德間旁購而復刻之劉焱之從曾孫有豫者又克嗣守墨蹟與重刻之石並傳至今豫燬真蹟歲久或至漫漶也乃更其楮墨乃余措書副之起自周文忠公揚文節公謝尚書終于陸觀文得詩文凡



一十五首書畢豫請識其後余惟彭氏自有斯堂以未
宋元三百年間凡幾興廢而遺復者固其後之賢也亦
豈不以斯文之尚存欤宜豫之所以敬而不敢忽也雖
然豫之用心亦勤矣其亦知所以求前人之所當求者
乎則凡君於辭者不若著之於行之為實銘之於石者
不若銘之於心之為因此又彭氏子孫之所當知也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今年五月十三日之變大梁陳君仲仁以吳都事分省
從宜陞西昌時兵至倉卒守城者聞東北大府俱淪陷
不敵輒引一區去民遑遑無所歸以君嘗從事于是州愛
人而適變可恃以生則相與詣門號呼求脫水火一朝

之急君堅拒不聽民請益固出則羅拜馬首擁與俱行
君不能禁因感泣曰吾以老母故既忍死于此又忍爾
民乎乃揮涕上馬從父老數十百人出城北門外見主
帥即以勿殺為民請請得乃歸比入城果如約兵卒惴
惴不評無敢拔一矢抽一戈以向我人翼日有奸民乘
勢邀奪兵行掠郭外先入仇家破門戶搥釜盡至發囊
負篋盡載以歸出遇仇家于門刃之其弟往救併刃
之僞亂路隅血流草中民洶洶弗自安君蹤迹得之立
礫于市好黨散民則大悅主帥聞而避之嗟夫平日
據尊城享厚祿傲然號於民曰我天子之命吏也一旦
有急乃相率委去至人相成相據劫不問併棄其民欲

天下之平亂得乎若君者初未嘗真受民社之責而能
與民同其憂患古所謂憂民之憂者非敢余嘗從州人
悉君之行事他日見爾若受益亦作爾君序文讀而感
焉因為述當時逸事以附于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奉議郎官誥後

右宋殿中丞歐陽發改奉議郎官誥一通時元豐三年
十月以相祀明堂禮成故有是命先是詳定官制以階
易官寄拜新格若太常執書皆得為奉議郎不獨殿中
丞爾也洪巖謂為官命之華制者其以是歟當時中外
臣下之誥命衆矣去之二百七十餘年而歐陽氏之裔
孫以忠省獨能寶藏是誥以傳豈非賢哉昔文忠公典

其以通理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
今又獲此顯致政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至於臨難死
節亦是政崇事也公之戒子孫處榮立節如此則殿中
君受誥之日豈不亦有所感於其先公之訓哉此又歐
陽氏子孫之所當知也余既獲視是誥於以忠之三峰
堂謹識而歸之俾有所感發云

跋張務民所藏南唐書後

余幼頗嗜書嘗以不及見唐人真蹟為恨一日與楊公
武論唐人法書公武問余嘗見楮書乎欣然出古錦軸
一卷曰此唐人法書而我朝越文敏公定為相合書無
疑者今于當拜而視之余敬請裝玩則所書自蕭頰蘭

相如而下九數十傳歸文終以優孟每來蘇蘭開分兩
行書之字差大如說而結構闢正姿態閑雅奕奕然魚
窟束意余觀之不覺下拜自後因他客獲旁觀者丹然
每草草過欲之輒大咲曰又令君長一格矣因為余言此
卷本幾半學士負塔家後仲易陳先生得之乃移書先
翰林因勉余兄弟第技一可無金至寶落他手也後公武之
仲兄弟皆至武林裝飾之謂謝氏有產清者欲委重賈
分其半不可公武又聞此必有所未有着蓋縱然國藏
之幸此處與俱非其人不得見也與子秋州陷於地公
武過則移其遺物猶為指其惡惡不去竟被害明日地
割其囊襟分之遺道士蕭許在自紹以為道寧經語乃

得之公平聞楮書筆派落蕭許慨然將持白金贖之道
士固言亡去不復出楮怒將白其事道士懼禍及時叅
政廖公鎮吉安即以楮書獻之自是揚亦絕意矣今年
秋偶見此幅于楮即張務民家自曰叔公儀休至優孟
凡三傳而未終乃原卷中最後一幅不知何以又泥落
至此意其鑄搨之際或又分補决裂之所遺者歟蓋不
可知矣嗚呼自楮令書時迄今七百餘年其隻字點墨
流傳天下譬猶遺珠半璧得之者皆可以為寶然自余
所見數十年其派傳隱顯若此好之者不啻以死生保
之猶不能免而卒為無心者有之亦可感矣然猶幸得
不泯於水火使後學者猶得以闕見古人筆法之妙將

非幸歟其卷縫有紫芝印者即貞嶠所識其大雅章則或揚氏之所識也務民其善歲之

致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信國公派離南州困頓蕪微甚矣而悲憤之作往往流出肺腑若三詩者不知作於何時何所而與之之感係為君臣之義存焉其題曰為或人賦者無亦有所指歟此之法然不忍再讀

題趙文敏公書杜後

文敏公喜書古人詩文以遺人或併記所書年月與其地其人以自識此帖書杜拾遺城西波泛卅詩其亦有感於盛時遊宴之樂者乎惜不識寫詩時當在何歲何所而風致宛然識者嘆之

跋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右邵菴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敘一首距今且十有一年矣前年江西亂宗海由渝川避地西昌間閱徒步尺寸之費不能無幾微怨恨色獨時時追誦往時士大夫所贈詩文以自釋一日誦余曰漢受知虞先生甚深嘗辱序余畫今畫本雖不存而文辭之識於心者幸未忘也子盍為我書之又將以示無忘於後之人焉嗟夫宗海可謂賢矣自兵火蕩焚金石淪燬而文辭之托於人乃有不泯者如此夫事平更化有日文藝勃興宗海之畫將必因奉章之文以並傳於世則是序也豈徒

為宗海終身之誦而已哉宗海用志專而天分高雖流離顛沛中筆墨史進不少廢序所謂尚志古人而渾然天成者信矣惜先生既沒而不及見之余嘉宗海惟能不等於先生也故忘其繆拙為之錄書以歸之

永州府君遺像引

嗚呼此吾九世從祖永州府君遺像也府君諱在中字伯正元祐五年庚午紹聖三年丙子元符二年己卯政和四年甲午凡四舉進士登重和元年戊戌第初授無所考惟靖康元年其從兄南安叅軍中為虜夫人墓誌謂伯正守官江東却又未知果何職何所也建炎二年文林郎訖差永州錄事叅軍愈遂終於是其又按

西昌志載劉中興族人南立在中名相琦時稱珠林三傑中初與永州同請紹聖舉大觀己丑改名至魁鄉巷晚就恩科調武岡簿終迪功郎南安軍司儀曹叅軍並司兵曹而立登崇寧癸未第宣義即興國西位今南安府君與二國府君遺像不可見而永州遺像與建炎勅黃並傳至今蓋二百三十餘年矣雖縑素粉墨不無消落而眉目峻明風采猶生我後之人尚敬而未歲之哉甲辰春二月從諸孫前鄉貢進士楚再拜謹識

書先大父所作後漢序後

右後漢序一首先大父實存翁為里友王大可作也至正十六年丙申春其孫傑出以示余凡五百餘言序以

至正壬戌作實聖生始生之明年距今三十五年而先
大父之去世亦二十五年矣聖生伏而讀之悲感交集
不知涕泗之沾頤也蓋我大可之父慶可別字珠溪故
大可別字後漢先大父喜其後於珠溪也故為言後之
義甚悲首謂人孰不願其有後而不能光于前者曾
不如無後之為愈又謂吾先君周旋珠溪視吾先君為
年家長先君視吾後漢猶嫡孫行故吾與後漢為忘年
交勉之憫之甚於父之望其子其餘反覆纏繞所以期
待後漢者甚遠且大嗟夫此通家肺腑誠懇之言也孰
知去之數十年後漢已笑而後漢之子若孫復能寶藏
此序以貽厥後若聖生之愚不肖亦復與有聞焉特非
幸哉於是舊本且漫弊絮請更鐫似水以求其傳聖生
惟兩家祖父世好之篤至于今四世矣誰不敢辭謹錄
錄一通識始末于後而歸之使後之人讀斯文者亦得
有所倣效於無窮也

跋顏中行避地藪

往往與吉水顏中行俱客筠陽嘗為余極道其鄉山水
之勝土俗之厚文物之懿甚恨不得卜隣其間以相從
也兵亂以來吉水殘毀尤甚獨文昌鄉以先達賢智之
力倡義固守之持久弗支亦既淪而為墟矣今觀中行
避地之作由滙源至沙田凡若干首其轉徙奔竄之狀
哀痛慘酷之情睽離悲慨之感無不委曲備至亦何能



言我昔劉大情評少陵北征詩云他人寤懲有甚不能
自言又蓋敦勿道中行其真能言我雖然此哀怨之作
也時之否者必復於泰匪風下泉之思切則江漢蕞民
之罪作矣中行尚悵俟之

跋蕭氏鄉校記後

往時曲山蕭仁叟欲以其所居為鄉校以教其鄉人之
子弟時則養吾劉先生為記所以推論三代鄉校之義
甚悉且曰仁叟六館英流其子宏遠又世學館授鄉墮
望焉又曰昔人有擔簦負篋千里而得所托今
碩師世美將歎世賴之深以為茲里之幸且將師以
聽於其間其願望之意不亦遠且厚哉後五十餘年余

從其孫書春得其文讀之書春泫然以泣且告曰此吾
祖倡之而未果吾父欲繼之而未遂者今吾又將老矣
念昔鄉節與吾父若祖同居者今其室百無二三獨當
時所課故屋數間者獲幸存焉然猶竊懼前遺之不淑
而終無所畢於前人志也嗟夫昔燕軍入齊問王瑞所
在今環三十里無入濮王攻魯聞弦誦聲至不忍以兵
加之仁人善教之澤固如此今東南喪亂千里蕩然君
子於一鄉校之存豈不可以觀世變人心之所係哉傳
不云乎士之子恆為士又曰工用高曾規矩子恆為士
者也安之若祖父之規矩不有屬於後之賢者而天之
將以淑其鄉人者又寧有既乎書春其慎守之吾見斯

文之足徵而有光也

跋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及核山堂記後

讀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銘及核山堂記如讀太史遷諸書時如獲見古人於秦漢之間何其偉也其謂信叔儉貧自然布衣蔬食不喜為華靡又謂即遇棄物無不可理用又謂赤手再奮起貧薄自致小賸則有傳貨殖意其謂信叔於異端禍福不為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路不必其有知已又謂親友急難雖不以掣諸人雖困阨中亦地為計出入於水火白刃不望報有博游俠意至謂諸弟姪環堂內以居無而食之如一又為義學義莊以賑族教鄉里子弟又事繼母盡孝白首不衰其孝

友篤行又性性有萬石遺陵張叔之意河其偉哉至叙其造里屠之禍走田間有指示此可隱引木以蔽之而去乃三世俱免於難又嘗訟繫有毒而飼之者較先後至偶置地與犬犬斃先至者乃誤也余為之撫卷浩嘆以為天之生斯人甚不偶然也况於為行君子乎而或者快威逞詐遽欲困而殘之其如天何哉大博至引易碩果不食以實之曰食者剝者剝之又剝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嗟天此核山之說也君之所以自托於天者亦何奇哉余獲交君之五世孫曰敏曰敏戍秀而文蓋蔚然能世其家者於是大博之言遠而有徵矣書曰邁種德信叔有焉

傳曰載者培之其不在敬與敬乎吾觀馮氏之世食其厚而不已也

一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錢紹安賜修職卽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錢紹安修職卽誥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需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特一舉爲耳而恩數之單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濤忠厚得感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時束釣當軸者乃釋目前日感之慮方備常秩爲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於錢氏之四世孫有洋方者出以示余致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題龍氏書香世科錄後

書香世科者余同年永新龍同翁之所輯錄也起自南不實祐六年戊午迄于我元至正十六年丙申其間記別職可試文榜名班班備載而龍氏祖孫具焉於是先後百年其嘉謨良法人才文章畢見於數紙間龍氏世科之盛爲有徵矣嗚呼文章與世運相推移而賢才爲之紀綱君子之澤遠矣尚世引之哉後丙申之十一年春正月朔劉愛謹題

題王伯儀赴金陵道中詩集

王君伯儀歸自金陵余得觀其舟行所賦五七言近體絕句凡四十五首皆清麗暢達風雅雜陳蓋其才情英

敏如秋鷹天馬神氣超卓有一舉萬里之勢要非尋常
羈絆所能拘者而湖山淮水風花煙草又不無休休今
昔之感快哉其能言也誠有合於詩人之旨歟世之窮
鄉僻處悲吟苦思方謗為求工於一字一句之末者視
此亦何遲哉余既喜而為之評復書此而歸之伯叢鑒
此而有作焉當又不止於今之所觀而已也

題十八學士飲圖序贊

昔唐太宗為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延天下豪俊於是房
杜虞褚而下十八人者並為學士出入更直備顧問效
獻納一時之特相文武才能器藝咸在彀中笑天下
其遲謂之登瀛洲言其地位如仙之不可及也夫謂之

登瀛洲已不能無淺陋飲羨之私而後世好事者又
為宴集斛飲之圖其亦誣之甚矣使之十八人者果若
斯而已太宗亦奚取哉今觀是圖有偶坐拱揖酬酢者
姑飲而恭慎也有前席聚首若言若笑者如飲而方樂
也有攘臂振襟引袖以舉飲者自放而相傾以相溺也
有歌者有擊節者假於聲以宣其情也有舞者控彈者
頌吹者假於器以聲其和也有偃息者坐而息者均之
為困而又有自力與不自力之殊狀也有全坐而踣舞
者樂而忘其形也有掖之以起者若懼其顛而莫之支
者也有掖之以行而踵不曳地者左右奔而力也有負
而趨者以身任安危而不懼也有上馬持燭前導以趨

者若鍾鳴涵蓋而知返者也充巾短袂後洗俯仰執器
物以供令者之侍之良也背而趨者青衣之黠而駛也
藉而衣優臥路隅醉而忘其主併忘其身者也此其為
畫似亦有勸戒之微者余故序而贊之以為觀者之所
而或者謂太宗時固嘗命闕立本圖像褚亮為贊矣安
知其不然噫其然豈其然哉

樞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樞齋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
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
以為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遊豫章
見滕王閣三大字推麗深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
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
雷公堂見堂左慶壁石碑數段掃而視之有吳說書小
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為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
即傅朋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稊穎以歸



者若鍾鳴涵蓋而知返者也充巾短袂後洗俯仰執器
物以供令者之侍之良也背而趨者青衣之黠而駛也
藉而衣優卧路隅醉而忘其主併忘其身者也此其爲
畫似亦有勸戒之微者余故序而贊之以爲觀者之所
而或者謂太宗時固嘗命闕立本圖像褚亮爲贊矣安
知其不然噫其然豈其然哉

樞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樞齋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吳傅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傅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傅朋以法書名一時嘗
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
以爲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遊豫章
見滕王閣三大字推麗深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傅朋筆
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
雷公堂見堂左慶壁石碑數段掃而視之有吳說書小
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爲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
卽傅朋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稊穎以歸



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隆王閣則既
淪矣為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真蹟之
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
因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傳聞與瑞旨令李西美
者西美為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
湯氏者此帖蓋季氏女携以歸湯氏者也番背有季氏
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飄藉自二王
帖中采無一毫竊拂之態蓋其湛磨罔煉清潤適美卓
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
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鎮名姓鉅麗宜與
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明情強寓草草數字乃能寶
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予敏所藏若此
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
王氏今為溪南堂球玩云

書宋高宗三詔後

嗚呼北宋高宗南渡初諭宰臣黃潛善之三詔也其一
白麻為建炎二年內降答不允辭退之詞其一勅黃為
三年改罷之詞其一以五色箋書之則丞相之死已久
實紀典二十七年追復寵命之詞也後二百餘年余獲
敬睹於丞相五世孫得祿家其餘誥身及前賢遺文尤
多得祿皆能誦習之娓娓幾千萬言不遺一字又能珞
襲巧匿以保存於喪亂奔走之餘其用心可謂勤且勞

笑嗚呼觀是詔者可以見君臣隱全忠厚之義不廢於存亡可以見子孫難難保持之道不遺於文字則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羅子理族譜引

余聞長老言州旌孝坊有羅孝子者故大族也世華代遷羅氏子孫散徙不常而旌孝不知何時亦更名平易矣羅氏有名性者嗜學篤行人也幼孤博覽長後遭亂故其先世譜牒墜逸而故老亡盡無所考實常以質於叔父寬則追憶其聚錄宗譜為一幅以示之蓋其可知者也始祖諱希白五代末由金陵遷西昌至宋大觀間有以致政為戶買田以供祭祀者今其吳券可考也不

知又幾傳而至十口咸三子長伯英次伯壽孫主簿又次伯霖主簿即亭子也孝子嘗到股和藥以愈親疾事聞除令至為即所居起坊闔以表異之君子謂是將有餘慶以大其族者性甚會孫行也夫譜所以追本始謹世次也人亦孰不欲其宗譜之且而或有不可知而弗傳焉雖生人如之何哉惟仁者必有後而天之報施恆在善人九孝子乎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寬則有馬嗟乎又汝知方來之慶將有大雅於羅氏不在性已乎

陝西臺榭天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至彙翁者丞相同舍生



也卽爲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揚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臨市也則又爲酌文一通爲位死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得於人言而仁入用心若蘆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宮氏與劉惟吉顏省身及先祖良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心一舍許會爲丞相外家而堂者見山者寓思丞相也定夕舉酒三酌翁自賦摸魚子一闋三人同聲和之有十年華表會有鴻來下之句每歌一再輒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輿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燕所注釋謝翱單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慨於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單羽一人而已也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右周母彭夫人墓表一通元故揭文安公爲集賢直學士時所撰其書字則雋陽楊益爲臨川太守時筆也夫人沒既若干年爲至元庚辰其曾孫浩始克請於集賢

爲文以表其慕未及入石而東南亂文逸于燬獨其孫
于諒以誦習傳又三十二年爲洪武四年于諒進士
第入朝爲虞部主事與余後先職事有同朝之好因弓
余更錄之其心蓋惓惓焉懼斯文泯沒無以昭其祖母
艱貞之美其於家教可謂遠而不忘者矣夫人以未亡
人確然秉志保方岳之嬰存垂絕之系卒至身享壽考
歸延五傳世而卒大以顯天之所以篤惠於孤孽者豈
偶然哉豈偶然哉

書呂氏均產記後

余讀宋大史及諸君子所爲呂氏均產記慨然嘆曰彼
富假子者或體而訟焉見利而不見義也疏也宜也觀

莫親於兄弟而其子孫或不免焉夫豈不亦以其利歟
斯固君子之所甚慮也慮不周於一時則其禍將延於
後有不可勝言者矣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沒後而以
弟之子爲後禮也爲其後而居其利君子不以爲貪知
義之所當有也今爲其後者一人而費產之利均及於
諸弟君子不以爲過讓知情之所不容自己也何也凡
人必有所懲而後有所勸而况友愛之實其物本於一
人之身者乎味其本而欲專其利此禮義之所以喪而
爭奪之所由興者也利之所在情有時而或淪惟利均
則情通情通則其於友愛也斯無不至矣昔王右軍之
於諸子若孫也一味之甘必割而分之其仁愛周溥卒

有以開臨淮教十世之盛子孫至于今不替况呂氏之所為又有大於此者乎吾見呂氏之後遠而益昌笑且為諸君子之所稱道而不已仲善名復賴興國人今為大常司丞云

題所書宋吳大常安國誌銘等文後

今水部主事燕天翔府釋事吳從善以其七世祖太常少卿袁州府君墓碑銘并括蒼人物志畧及宋史所書府君傳刻文與當時名卿贈送詩什等作俾余以真書通錄為一卷將以藏於家而示久遠焉余既為之書矣復作而歎曰借哉府君之所以自立也夫其碑銘在墓道志在郡邑信史在朝拜可以慕之古今天下而無愧

况書補缺上有與日月爭光者則是錄之有無不足計也而從善必港之焉為之者斯孝子之所以重先美而耶不忘者歟余上世由科第濟仕版多至三十餘人而莫盛於大觀宣和之際其間必有與君為同年同舍惜語雖偶不在不可考而兩家子孫得優修好於數百年之後豈偶然哉則余之執斯筆也不曰與有榮焉可乎

書巢居野人序後

江陰程君典可嘗誦杜少陵五盤山野人半巢居之句心欣然慕之因自號巢居野人其友與君遊者咸作為詩歌傳文以傳其事莫不津津容愉揚詠歎若將引而上之以躋夫遠古有巢之世者或者疑之以為君以從

帝秩滿方調主兵部幕為人清脩雅飭規旋矩蹈事上
敏而有禮與人交樂易誠懇濟。然鷲滄而玉立殆未
見其爲野也又其所居屬京都鉅麗警嚴雖十畝之
宮與夫教切之堂而上棟下宇寫明處究未嘗不與人
同也其於巢居奚有哉劉子聞而歎曰異哉君之所以
自名者乎其心必有所慕而托焉者矣吾聞之貴賤
殊趨隱顯異致去榮華而即岩穴者隱者之志也釋疏
孺而登廟堂者仕者之爲也今奈何小其居而謂之巢
鄙其名而爲之野哉蓋嘗觀之矣古之君子不以仕朝
廷而素山林之故亦不以處崇貴而忘鄙賤之爲出處
一適也竊達一致也足以慮周而氣完智達而行安其
進也若懼其退也若素足而自名曰巢居野人豈不
越然天地間而無不可哉彼謂逐遠古而相忘於巢構
澆朴之俗者愚也謂衣冠之不可以爲野居室之不可
以爲巢者惑也謂將梯危構深真若五盤山之所爲則
固矣余辱君知厚故爲推言所以慕而托斯名之意且
以解夫世之愚而固且惑者焉

跋唐太宗手勅後

右唐太宗手勅四通其一勅右驍衛金容府簡點衛士
其一勅本衛府送銅魚其一批答左屯衛石亭府折衝
都尉周孝讓賀正表其一勅右驍衛差一百九十八配
杭州鎮蓋勅右驍衛金容府者三答左亭屯衛石亭都

尉者一也以時考之差府具配杭州以貞觀五年六月當在前送銅魚以是年七月當居次簡點衛士在十月當又次之而答賀正表在十三年當又後之此其時次明白而繁曠者誤置之位當更定也其勅相傳皆以爲虞未與公所書雖無明驗而風格迥異亦頗彷彿每勅文後復書大勅字筆草草而此然嚴重當是太宗貞觀無疑其下則列書宰臣官爵以著當時相與奉行之人蓋唐制然也其五年六月之勅首書中書令西河郡公臣溫次書侍郎臣杜又次書守中書舍人固安縣家臣出其下皆破缺不完然可知其必爲溫彥博宣王倫奉而致禮行者以後例推之而知其當然也至七月則彥博與正倫仍分書中書奉字而行之者則守中書舍人岑文本也至十月則中書令下書使字疑當時彥博以使事出而正倫書宣教禮奉行蓋燕共事久最後十三年中書令下書關字者蓋彥博已薨於十一年之六月而岑文本以燕中書侍郎江陵縣子而書宣徐令言以朝撤大夫守中書舍人而兼書奉行其十三年六月之下淡墨大書十六字者意當時女官所書以誌日耳按兵制隋置十二衛皆有左右唐增爲十六衛而號衛屯衛猶仍隋舊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隸之而皆有其名若金客石亭之類是也每府以折衝都尉爲長而果毅副之凡府兵當宿衛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

皆一月而更其差配杭州鎮第一番限十月一日到者
雖外番亦示之以期也唐初兵符國隋竹武德秘改銀
莛後易以銅魚矣其說熟翔三衛之士則選五品以上
子若孫為之凡徽廟皆親使親事謂之侍宦宜簡之
嚴也一折衝都尉攝常禮進賀表而答詔以皇帝問首
之則太宗之待臣下可謂情通而禮達矣要知當時視
廟兵為重故朝廷造次不遺小物類如此後世觀之則
調度發遣一委諸吏類已無不可又矣待八主手勅之
云哉嗚呼此太宗之所以為賢君也歟再考永興公在
真觀初嘗為弘文館學士秘書少監則五年七月之初
戎公所書然已卒於十二年之五月今勅有十三年之
筆與前後如一手則非永興明矣要亦當時供奉之善
書者也覽者尚有所考焉

跋吳傳朋送張顛書帖後

書藝也而有法焉法之精妙非用工深到者不能知之
知之斯好之矣古人有求之不涸至唾血發塚者不亦
愚哉余每喜唐宋名人真蹟具晉法者然家貧無資不
能購致時時從人借觀而亦未為無所得則固不必其
在已也彼奪人以益已者固恃矣已有之乃憂憂為欲
秘而私之者亦獨何哉今觀此帖乃送張長史書帖首
尾五千字若憐然而無樂易之意此必以有所挾而與
之而非其情者然既曰傾囊則盡矣又曰但錄一空囊

耳其意不惟措之於今又將拒之於後也至其悵悅謂自此爲鄙俗之人則又不啻平日以保惜斯帖爲進修之資者嗟夫人之所以自貴自立於天地間者固有在矣豈真係一字帖之有無哉傳朋此帖意必有在否今不可知余五

魏王璋書宋真宗汗水發額文

未師示余法書一卷乃汗水王璋書真宗發額文一通自朕以寒溼之月至神龍八部常守而常持云爾凡一百一行一千令七字卷首題汗水發額文五字作一行次真宗御製作一行通一百令三行總一千一十六字卷尾又以古隸作戊子歲鴉慶曆八年御書院祇應王

璋書兩行凡十六字筆法大駁出自唐沙門所集晉人

書聖教序與心經等帖而結體布勢尤兩拔道逸轉折

頓到無毫髮與古人書殊當是盛宋名筆借他傳記未

有書其名者又粉楮疑學如破墨漆可鑑考真宗以乾

道戊戌夫位至王璋書此文時已二十七年笑由慶曆

戊子距今洪武六年癸丑又不啻三百餘年而鮮澀完

好如昨日詩不易得也卷內第五十行至於況宜於字

下衍一千字五十九行或爲豹虎之所食落爲所二字

六十二行豈封樹之可望落一之字六十三行肌實壞

而無餘當是肌膚今作寅字恐誤也七十二行既惻隱

以斯至至字下衍一道字通篇流動滾々不之獨狼字



微有敗筆此又不足疵也真宗以汴淮下流常有墊溺詔每歲秋於泗州擇嚴潔宮觀寺院道場五日仍禁屠宰至中元日道觀復大醮僧院齋僧二千人又為二者別置祭奠其中論所作過業自為臣不忠以下尤致意於茲評誦諛與天墜法異文傷賢妬善之徒則當時之意可識矣豈徒為彼冥冥無知者設哉文體類排若世俗所謂戾狐榜語而謂之發願者亦猶今之都鄙齋醮也杰師別字天英本吾郡谷平李氏名家子遊方遭亂寓北平慶壽寺十餘年嘗學有義氣多交名卿士夫好著書玩而是卷本其科教故充所實慶余得借觀淡日而歸之因畧識其詳于後以資他日考校云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往年見崇城倪中為錢塘沈彥中跋獻之保母墨誌拓本引宋姜克章記畧云初野人掘土得硯以遺王氏王氏見硯背有晉獻之及永無字知是壙中物遂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碑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則已斷為四爻歸王氏復斷為五碑四重其三為錢文皆隱起誌文凡十行末行闕二字不可知第十六行闕十六字猶可考曰仲冬既望臺會溪山之黃閣硯背永和字者晉獻之字上近右乃刻成甚淺瘦未字亡其磔和亡其口石色黝而潤微窪其中蓋晉唐刻皆如此點筆易圓也又云此字與蘭亭字不少異豈不定哉倪中云彥中得此

帖於監書博士柯敬仲家而識其顛末如此余嘗以不
及見為恨今復觀此帖於北山上人許考其印識皆詳
于伯幾甫名乃伯幾甫以前元丙戌得之武林市肆前
有宋會稽守李大性題識亦云硯後有晉獻之三字旁
有水和二字又云今君錢青王氏家王氏名蕙豈耶克
章所謂野人以遺王氏者歟後有趙文敏公書題謂此
碑最近出太令手書當時所刻世間無第二本最後一
跋不着各姓乃云己丑正月四日見別本於教授曹承
禮家硯後晉獻之字略不浸漶後有王儂自跋磚短石
高上下各有界行不知何處重刻者此跋當是元至正
間翰林諸老所題然謂之別本又謂不知何處重刻則
已非一本矣而文敏公謂天下無二本何邪又虎童大
性詩人所跋皆謂後有晉獻之與永和字而今拓本乃
無之又何和豈大性所跋又非此拓本邪袁章謂第六
行十二字猶可考今拓本乃不可考詳于公與敬仲皆
好古精識豈鮮于此本偶未之見耶凡此皆不可知余
故集所見諸賢跋語為北山併錄于卷末且因識袁章
所釋十二字之文以補其晦亦將以俟後之博雅也

跋文丞相書卷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
後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景北平思訪求丞
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清老盡失每追想高風偉烈

而不可見則既命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
之今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入示以丞相所書
嵯峨閣門北集注感興絕句一首凡廿有八字復摹公
像于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
鄆城鄧侍郎孫謙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追祭
已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甲申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
寄其舅氏曹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冊五
十者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
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
士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
北山所藏僅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
筆勢有挫勁按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
本又大加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
珠玄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珠盈拱而光耀充溢自不可
少而或者以爲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
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
像者莫不快覩以爲齊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傳有之
論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
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
其教行尚義蓋有自云

跋揚翰林李吳二進士所賦和贈從兄以德甫詩

後

余從先以德肅敬學強記好交從賢士大夫自其年壯已浩然有四方志嘗泛江出彭蠡獲輿故翰林豫章揭文安公同載越而拜之公不知其儒生也間聞其誦誦當世名頌詩文如風騰海注濛濛不可窮公憐焉有幾夫子之歎其別也爲賦七言四韻以勉之他日性來廬陵來新山中又獲見前進士一初李先生莘樂吳先生因爲誦其昔所得於文安公者二先生以文安公之所與也迺各爲之進和以致贈而所以期待之者尤深至焉會遭亂轉徙真翰散遠無有存者乃謂其弟崧曰余去矣曾不能存以奉三君子之教子幸爲我錄而藏于家將以示後之人嗟乎前輩不可作矣矧可得而復

言取世所時下士能不自存必依長者以爲歸而先
之長者能不自高必朋後進以達到此所以上下交摯
業成而風俗厚也噫若此卷者其可忘哉

雙書黃州學記後

右黃州興學記一首元至正七年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之所撰也前黃州教授彭公權以其鈔本示余請書一軸以藏於家蓋公權以三史校勘書成故有是命當時從道作興備至及購植斯文於學宮也尤精緻而費備今公亂存歿不可知而公推罕已七十餘猶爲此乎大夫兮教究乎之縣學從遊者多至數十百人其誨人之心可謂老而不倦矣述其施教之澤自南自北益



遠而愈廣將不冠吾公禮公豈直黃之人而已哉余也
概前脩之日遠重斯文之不泯而又喜吾廬陵之有人
也敬為錄書而歸之他日或可裨觀者之考徵云

題唐學士勅書圖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選文學士備顧問而天下之事亦
無不與之謀議則當時學士非徒朱墨校勘而已後因
前代置知書監設秘書校書郎及書守等官掌校讐典
籍刊正文字則其職有所專主矣然其間傳通五經明
於左氏有如徐文遠者吾博辨博為釋文有如陸德明
精於訓詁考究五經有如顏師古撰考經章一作五經
義訓有如孔穎達皆卓然傳宗千載之下使人想其風
采而不可見今觀是圖四人者衣冠甚偉筆硯卷帙無
不端整精潔其把卷執筆俯仰顧盼又隱然有盛時館
閣燕閒氣象意者其徐陸顏孔之徒歟蓋不可一一考
矣然筆意精妙非闕立本造不足以語此宜張氏楚芳
之保愛也楚芳舊名觀復為賴興國名家今從事燕王
府相云

書皇甫君碑後

此帖余初年嘗用意模倣後未得力最多愛其體勢有
矯壁有間架有起止有向背落筆圓勁結構嚴密譬之
規矩準繩凡為方圓平直者自不能越之而別創也初
學只如此寫去待筆下稍知去就則進而求之醴泉銘

與聖教序化度寺孔子廟堂等帖亦無不可使進不
已雖鍾王之門牆亦可以企而聞之矣所最忌者怒張
筋骨發露鋒鏘則墮於俗惡耳此不可以不戒也洪武
七年余在北平偶購得此帖以遺平原懼其不知所以
學也因識余之所嘗用力者蓋如此以示之

跋顏真卿所書雲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九月二日甲子北山上人示余以
所藏晉獻之保母墓碑誌文拓本并此卷顏太史真蹟
其剛勁嚴重沉鬱頓挫千載之下如見其生使人毛髮
豎立恍雷電白晝之下激而不散漿玩也是日與余弟
楚同觀于北平相著之西齋觀畢謹識此而歸之

題和靖咏梅圖

林君復隄居孤山十餘年嘗著有心詮要一書其視世
事曾無一毫足以嬰其心者而世乃以咏梅歸之豈誠
然哉今觀是圖前有一鶴戢翅翹足而立若冥然與人
相忘者而琴几斜梅陳列毫楮方兀兀然抱膝橫足與
童子對語附火口吻作忍寒吟哦狀其為思亦深且苦
矣然士君子之非固有大於梅而又有急於吟梅者昔
畫工不足以知此然盛時放逸之流風雅韻亦可以想
見矣

跋葉照磨所藏東坡帖

昔坡公留惠州與密直帖有云日來吾痔瘻遂斷肉菜

五味食淡麵西批胡麻茯苓麩孟與程公輔帖云苦
病痰二十一年今忽大作遂斷酒肉醬酪普茶惟食淡
麵一味更食胡麻茯苓麩此事極難忍才強力行之惟
惡無茯苓不用赤者吾兄爲於詔英南惟爭買得十束
斤乃足用及與孫元老帖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
僧他與子由帖右云華地請一而果决八即婦可用又
曰八即續親極好但難自言今觀此帖有稱老弟末問
八即而帖中書所惠所食所需如出一時疑紹聖元年
公由定州交諭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復以寧遠軍副使
安置惠州時以少子過自隨此帖當是度嶺時與子由
者故有嶺外無茯苓之歎時公年五十九矣是年子由

知汝州再論汝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汝州居任其力
需扶養則或汝或均未可知也八即是公猶子故公於
其吉凶婚葬之事尤極鍾念公孝友忠直人也其於養
生服食之節疾苦之微所以告於朋友者無以告於其
弟而戒肥濃茸淡薄尤常人之所難今他帖具見於簡
策而此帖獨不載則公之翰墨散逸於人間者又可勝
既哉今照磨葉君叔則出此帖以示余而柯博士題爲
華茂且監定爲真蹟蓋無疑也展觀之餘謹識此而福
之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



天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路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倚晴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亭之雙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十年矣顧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燦者已忽焉如颯風扶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登從雲山上人學佛于天王者我二十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下清平得主昌導於南京之間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日

慨然以告曰余游方數千里外其不能又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題于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于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粟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懷賢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於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為之大書太史詩于前後識其說於左方俾來者又將有所觀感焉

蘇文忠公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故雖遭時抵讖患難百
罹而士之從游者嘗沓至而不戒而公之所以與上下
應酬者亦往往爲之紆徐整竭而不自失若此帖者一
時去就交好之際豈不嶮然而不滓哉其在當時所以
疾媚而交搆之者固已忽焉如煙雲之變滅而無餘矣
而公之高情雅韻猶隱隱楮墨間千載之下如親見其
落筆豈非氣槩發有不隨死而亡者固如是歟卷後
有鄧郡劉大情鄧禮侍二先生輩跋語其議論感慨考
訂精切如史評如傳贊要皆可寶而並傳者也噫文忠
以雄文偉氣振起於元豐之間而劉鄧以名科碩學淪
落於德佑景炎之本君子觀是卷而宋之始終盛衰具

馬鳴呼豈不誠可感哉

欽

卷當是左丞王公雜書墨蹟其子射

集

也今觀段君跋尾可考跋中

公游歐翰墨

至如歌詩樂府等作能經鳥

等論及與任

則不可見獨山東救荒備寇之激與所錄宋周文

千文跋語則猶仍其舊意者或遠而存其半歟

體絕句數詩簽題數字雖草草不經意而風神

遺珠 擘無不可愛於是公政事文藝之美且見

聞而前輩之風流遠矣雖然微段君評而述之

其所以然之故執而或者見千文跋語與檄文相

併疑爲文忠公之筆則誤矣左丞名守誠真宰

泮人嘗爲禁官在元泰定甲子爲同年進士



書呂僉憲本拙二篆字併漢陰抱甕圖後

壽春呂繼道醇厚古君子也蚤由中書掾史以躋于天官至于太常敬歷中外蔚為名卿其與人交渾渾然如珠含瓊蘊無一毫表襮矯戾之意近之而不隨也激之而不躍也拂之而亦無所撓也或異而呼焉則笑而應曰余性本拙故爾因以本拙為別字而命其父某氏為二篆字於卷端而畫漢陰抱甕以侑之若將以狀其拙者蓋曰生不利於機巧亦若是而已他日若余文以發之余謂機與拙正相反又天之降才有不齊故所以施諸用者有能有不能焉能者或過而為巧不能者或不及而為拙然拙者固不可以為惡德而機巧者亦未可謂

非君子之道也若漢陰丈人者其春秋世之隱者歟憤世嫉邪要其言近於激而亢者夫豈拙之謂哉若子貢之教為枯槁固亦聖賢利用之智也而謂有機心則過矣夫人之有機心以其妙聚理而應萬事也變通周流不居者而或膠焉則固矣尚何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哉况物之有機皆所以制運動而適於用者也書曰若虞機張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是豈曰非君子之道而必皆遠絕之哉且制器利氏非一聖人事也上古聖人不能為中古聖人之事中古聖人不能為後世聖人之事非前之不能為而後之能為非前之拙而後之巧也歷之既久而講之益密講

之既審則為之愈精其理勢則然耳且古今宮室衣服飲食制作之變易未有不自粗而至精由踈而至審者姑卽梓弓矢之一節論之其始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而運之以手者視後之埋石地中機木其上而運之以足者孰便也其始之弦木為弧刻木為矢視後之膠漆筋角絲絳具六材而羽箭鐵鏃之孰利也當必有能辨之者矣奚獨於漣之一器而疑之哉夫抱甕之不如桔槔雖使聖人捷起吾知其不能以易之也審矣今乃欲勞於用力而惡其逸於用巧乎夫惡其逸於任巧而欲其勞於用力以之自利一已則善矣於聖人前民利用天下之心得無有未記者乎故曰夫人隱者之徒其

言近於激而亢者如此也仰夫人之論固近於激且亢矣而繼道方屹屹焉慕其事以狀已之拙豈非潛心向道尤患夫世之檢儉翕訛以趨便專利將喪其天真而不自知若孟子所謂無所用其耻者故寧困勞其身者若夫人之所為而不顧也然則繼道其賢於自守而能不混於流俗者矣豈真拙狀繼道為比乎愈憲余辱與同事故為論序以擴其志且以祛觀者之感焉

楊翁文集卷之十四

題跋

題黃氏宗譜後

余觀建安黃氏宗譜及侍講宋先生所為序自宋季至天朝洪武初上卜百數十年間黃氏僅五傳世耳然前有二三善後有二大君子於三河府君與鄴郡贊禮祖孫之間不能無所深感焉方府君為都監後別將之守維揚也勢窮事亦知時之不可為而去之非智乎及再戰再北身繫兵鋒而卒不為動者勇也身既完且顯矣終不忍加兵於故邑邇引疾辭榮以休若非義乎斯之謂三善矣夫豈昧然志進退重死生而繫富貴者之高



楊翁文集卷之十四

題跋

題黃氏宗譜後

余觀建安黃氏宗譜及侍講宋先生所為序自宋季至天朝洪武初上卜百數十年間黃氏僅五傳世耳然前有
有三善後有二大君子於三河府君與鄴郡贊禮祖孫
之間不能無所深感焉方府君為都監後別將之守維
揚也勢窮事亦知時之不可為而去之非智乎及再戰
再北身繫兵鋒而卒不為動者勇也身既完且顯矣終
不忍加兵於故邑邇引疾辭榮以休若非義乎斯之謂
三善矣夫豈昧然志進退重死生而繫富貴者之高



扶府君三傳至曾孫普保以明經起家為鄧都丞四傳
至玄孫仁又以賢禮官太常駿奔郊廟係光日月其蹟
融又日以肆謂非二美可乎嗟乎善之裕於後也大
矣則黃氏五世而往所以引其美而廣其善者將十世
有世可知矣豈徒若今所錄而已哉仁字淵靜嘗從先
生遊習於禮而敏於學故先生尤器重之如此云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自晉國家尊方外之臣建前元蒙古氏極矣壽以開
國上公至封其父母相父母又敬禮而優賚之雖同
時功高德鮮之臣亦有不得與抗者是果何修而致此
哉若饒國吳全節真人其最著者也真人蚤從其師學

道龍虎山中暨采燕以貞於文雅受知世祖

柳其得而著纒之不可由是盛事四朝膺秋二品况

上方主玄教於天下既貴顯矣遂獲推恩二代天下

談之士莫不扼腕動色余竊悲之以為方外之士所以

貴重於世者以能外聲利薄榮寵也今真人我冠被褐

日于然從大官貴人出入中禁關事樞機而不自以

為煩及道行勢得以不階尺寸褒然後令式追贈先祖

躋封二親如於春然此其志雖存家而能不遺其親然

上之人所以施之者不亦溺於所尚而少所節抑哉余

奉命貳憲北平之三年僉事徐叔銘得真人二代封

贈誥詞副書刻本以示乃故趙文敏公所書一時名

學士自仰文原而下所為設語凡九首所以贊其光
寵孝忠者同然一詞可謂盛矣抑是命也國家慶當勸
功之大柄天下之名器係焉而當時士大夫曾不知惜
誠之若是方且為之咨嗟羨慕而不已固可悲矣彼或
儒其冠服不思自植乃汲一簣借舉求助致嘖之間至
爭出門下此其人果何如哉雖然世之生子者固不必
皆其人若也而真人所以自致貴顯者亦可謂千載一
時之幸遇者矣獨不知其於人之家國成敗之數何如
也後之考德論世宜必有慨然於余言者矣

書孫氏復姓文後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其之曾祖某

及代絕城防軍之有子某方也樞其母嫌之夫曰張其

香瞬之竊負以渡江因鞠為二子由其至某冒張姓若

三曰矢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

於我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

氏而令仲子掩本姓馬繼而啓孫即世長子亦卒遂不

累後若干年 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世之
弊陋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互異姓者而凡冒姓者
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德明慨然追念先祖之
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
所然恒若有不憚然者大夫士咸為文以贊美之又



從而釋之大器以為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
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
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為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
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為之立後以報之其
所以為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矣余竊以為不然當先
州危難顛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孥
而無存之者固為孫氏計非為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
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志也不幸張氏
先無後孫卒不能不為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
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
以已無後為慮慮即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

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
為也天也天吾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
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
耳今明穆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乃又欲於
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管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
渝之母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為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擇
於張氏之族屬為之立後而後去之可也張氏而無人
焉則奉其主以附于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為別室以
專祀之又時者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
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遜歟苟孫氏之緒求傳
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

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徐叔錦家傳後

世咸謂法家慘酷少恩故爲吏者恒不能以善其後是殆不然法者天之所出而人持之以爲平者也罪苟當矣雖寘之於死地人將以爲不寃况明濬以求之又未必時死者乎夫惟人既自以爲不寃矣則奸惡禍福之小若天與鬼神者又焉得而遠之哉漢于公治獄有陰德固宜其子定國之興盛也若張湯之深文而無少貸固不可與于公並論然史稱其推賢揚善則其忠厚公平之意未嘗不行於平法斷獄之間故其子若孫遂三

世致顯位若是者又豈容以吏而少之哉三衢徐仁可故宋儒家子也當元盛時常以試藝爲湖州府史及考滿爲溫台屬縣幕官其醇和豈弟之政兩浙之民至今能言之其爲史蓋所謂文無害者也仁可歿後十餘年而代筆其子叔銘以洪武五年春由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七年調比平按察僉事余辱有同寅之好因得觀其所著家傳洞乎其世德之傳遠而有本也余雖不及識仁可幸嘗誦其詩又觀叔銘今之所被遇敬歷則仁可之所存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豈不信而可徵哉余故述于張之事於前俾爲史長子孫者知所擇焉

物有適然之命君子必致察而謹書之者豈不本乎其
人之所存哉是故賈生自傷於謫也鵬鳥為之來萃海
翁機動乎中也鷓鴣為之不下夫物固未有無因而致
然者也即是推之則吾心之憂患愛欲之隱然萌於中
而不見不著者在物固皆有以窺之矣而況於孝行之
純卓者乎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神明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不聞也猶足以通之而况於昆蟲草木之昭
昭者乎後世若甘露之降松黃雀之入暮義鳥之嚙土
君子尤有取夫哀思誠感之極致焉其理蓋不誣也今
觀天台王文起氏慈烏記歌亦有由然哉記者曰文起
孝謹篤厚人也方洪武初詔天下故官咸徒置今之風

我朝定以晉為浙者屬官在行其至鳳陽也念親老
無與侍養欲歸又不可得日愴然東嚙嗚咽流涕如是
竟數下同行者皆為之感動其寓舍傍有槐一株高繞
亭瓦至是忽有群鳥百十集其上朝去暮來呼號翔躍
若彷徨顧恋而不忍釋者或驅而逐之而是鳥之來止
自若也一日屋壞文起他徙群鳥始為之散去君子以
是占之然後蓋信王氏孝感之有徵矣於是士大夫為
詩又以稱美之者先右首夫鳥之係於木性也其適
然之去留宜若無與於世者君子猶仰而觀之若是則
夫士君子於凡語默作止之際其可不知所慎擇哉今
文起詩命四方其行役也方駸々而未已使其心能不

適其親而益悞焉則是鳥之翔樂園將無往而不見也
豈徒昔者適然斯視之集而已哉余嘉文起為學敏而
劊行篤故為書此千記之左且虞其意以告之

書栲散生傳後

士生天地間未有不頑為材者而其為材也亦未有不
頑為堅勁與脩直者舍是不居而必托為不堅勁不脩
直者之名豈情也哉夫物之生而為材與不材而或見
用於世與否焉者皆天也豈人所能為哉金華許君存
禮先正文懿公令子也質粹而學茂其懿耀哉考既有
生坐譬之良材鉅植曠然深山大林之下而不知人之
料也夫已也顧乃擬莊周氏之寓言退然自托於蠶腹

琴曲之不中繩墨規矩者而為之栲散生或者又從而
為之得與替焉豈誠然乎夫物有定名材有定質栲之
不可以為栲栳與硬楠松栢猶梧櫟榿楠松栢之不可
以為栲也凡具耳目者之所能必察而明辨之者也而
況於匠石乎三尺童子過之指梧櫟松栢而謂之曰是
栲也是不材之本也則信乎其惟或者之言是聽而一
無所與辨矣然猶惧其或有所知而不可以遂欺也今
仔禮登名於朝而職教於斯也是猶舉千仞連抱之
餘真之通都大邑之衢而又適當夫匠石之繩尺矣累
栲散乎哉若曰吾固非惡夫硬楠松栢與梧櫟而不為
也徒惧其堅勁脩直之或為吾累姑托之以自避焉是

不知列之所戴而欲自遊於天者也遊於天而任以人
宜士之學與志哉故曰寧為此不為彼也吾知存禮必
將幡然於此矣又奚以寓言為哉雖然余徒能言之而
不能知所以用之也請述之以詰夫今之匠氏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近代飛白書絕不多見而知好之者亦難得嘗見吳
興陳繹曾為吾邑故福寧州尹劉公明叟作飛白蠟點
二字飄逸勁險姿態生動於是錄三十年矣茲來北平
又於鍾君本存所見所藏存齋三大字乃學士陳元
達所書余雖不識元達其所書視繹曾固不無少間然
亦幾幾若人沉鬱頓挫固率側掠遺意而非安排造作

之為者則亦有足觀焉者也於是四五十年之間所謂
飛白者昉一再見之豈學者覺然誠不多見而所學
愈不古若哉昔李約於江南購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
字匣以歸洛至構亭以賞之號曰蕭齋今本存宦遊燕
趙久矣得名賢翰翰固多若斯卷則尤可愛者也吾意
本存便當携之南歸訪故里青原丹砂間揭諸齋居與
宗人子弟日省而玩焉豈不為亂後還鄉之一奇哉
抑君之為是名也夫既有以存所存於昔者願沛流離
之際矣則後之所以觀感奉承而不忘乎本存之所遺
者又豈止是書已哉余鄉人也竊好古而尚友故不讓
而識之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前太常贊禮郎張馮字子翼其名義蓋取周雅卷阿詩
中語也今翰林承旨學士宋公既為之祝辭矣余不敏
請繹二字之義而復申之夫士之所以為世重者固以
其用之有益於人之家國而可恃之以為安者也是以
父生之而名之審師冠之而字之也舉致其期望之意
而必不為虛詞與溢美焉此馮之所以立名而尤必取
義於翼以為之字者歟今夫馮若依之謂翼者輔之謂
也故翼著於兩而馮有一之義則翼固非馮之謂也然
入下之理寧有可以為馮而不可以為翼者乎是以方
其靜而居也則馮之體以立及動而往也則翼之用以
彰焉乎聖正凝定而不搖也屹乎左右矣持而不
倚也夫如是而後謂之馮又謂之翼而君子之用廣矣
備矣豈徒曰安甫之奉承與課戲之將助而已哉子翼
永嘉人學敏而才周蓋強而有立者今為燕相府奉祠
官云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前國學生王明初扁其書室曰全軒他日問余以全之
之義余曰子奚全之問也將才之全乎抑德之全乎抑
其休之全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則孝子之事體之全
者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則聖人之事德之全者也言
語文字禮樂射御則賢者之事才之全者也蓋必有以

全其德然後有以全其体斯才亦無有不全者矣夫
之全者非有所裨益矯揉於其間而後為之者也本
始之無不具要其終之無所虧必若大將之全師而
秋毫無一矢隻輪之弗返也必若忠臣之全誠以守
然無一民尺地之或喪也又必若蘭相如之全璧歸趙
渾然無半規一粟之或利而漫也夫然後為君子之
德夫然後謂之全不然酒養之未至而斷喪之不保或
守之未純而剝蝕之未除吾懼其日蹙月削亦就於
氓而已又奚全之有哉明初撫然曰異於所聞請書于
軒之壁而論事焉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澗二帖後

古人簡牘稱呼必以實而示敬非若後世謬假名秩以
相說悅者也丞相大博同郡同年視古澗為同時同志
宜無異者今觀此二帖丞相則以判簿即中稱大博則
以先生稱將仕有早晚而虛後有少長歟大博謙恭樂
易於人無不可故致其推重之意則稱之曰先生宜有
之丞相剛毅正直豈汎然以名假人者哉稱之曰判簿
亦中意者一時勤王添差或辟攝之類但今不可知耳
惜古澗墓誌亦不之載而丞相宛陵之命似又非其時
者當更考之以毋忘先輩交好推敬之美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



析摧剥者其殆當發虜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若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昔唐顏太史以直節挫叛臣而世恆以其書名宋胡忠簡公以蹈海却僭虜而世或以其畫傳此無他士君子博於游藝而不遺小物類如此矧書心畫也而書與畫又異趨而同出者乎今觀此圖乃公所製清江引又自題詩其後以遺張慶將者也其捷步而視舟騎而挾從作壓寒狀與魯魚而舟居者勞佚遠矣雖不可知其命名意之所自然規置精密意態生動有非尋常畫文之所及者蓋真蹟也即吾聞自昔忠臣義士繪畫所在天

必闕而攝之若大師碑刻類然斯圖也安知天不奪之丁下而取將乎胡氏子孫尚慎藏之哉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母胡氏孺人勅誥

程鄴之典莫盛於宋皇祐已後國步窘矣而歲舉恒不廢其恩慶至下造胄監諸生俾樂得以榮其親可謂之盛已乎然當景定之初丁大全吳潛善皆已竄死似道獨秉國鈞而元世祖已即位建號於朔七矣朝廷不知念此方猶格為覃恩之舉不亦失其所先後緩急者哉今觀侍補生王叔可母胡氏所受孺人勅誥則景定元年八月之程鄴也去今一百廿年自費相而下當時列名簽簽者已茫然不知為何人而叔可之曾孫子

與猶能實感此詰且摘榮慶二字為堂以表顯之而思
以益振其家聲豈非君子悠長之澤哉子興其弟子
皆皆以文學知名當世嘗仕而顯矣則雖世膺慶者將
不有夭於是乎

題函子所藏擬蘭墨龍二圖後

蘭生於深山擬之則陽其性矣擬而真諸達而謂之惟
玉則不無有自銜之意而蘭之天益以喪矣若夫龍陽
物也神而不可測者也然或潛焉或躍焉或飛而在天
焉時也斯君子之象也亦變化之所為也假諸海水而
謂為湖之象則墨而矣夫君子蓄其德於無人之地不
及於見用及物至而行焉則進也到見大人可也故

大行不加爵不稱然後謂之君子國封藩君子所得
受人所為爵龍二圖而請說於余故為之推而論之俾
有以焉進德修業之助而余亦因以自勗焉

書郭氏隱居記後

條溪之山其遠而最高有巖穴可窺闕者曰高香曰白
竹其近而盤礴特立皆可修篁者曰窩岡水之繁而駛
者為小陂汨之陂折二里許始出而南進于太新塘之
多石礫廣可數百畝蓋泉水之所歸也其竹有篔簹白
管變硬吞夏可食其木有檉非松栢豫章之植上者
子雪下者鋪山其材可以供薪樵凡器用其池塘雜大
小淺深寸盈尺或為竹為障池戲旱不為之編宜鯉鱸



雖然可也。河浙春麥秋肥可以供庖厨奉賓客其田
綠肥馬山間乍見下陂或尤或窪宜植菘菘香未宜
林宜麥可以為酒醴黍稻供伏臘有淮兔狐狸麋鹿野
豬可以為取所居多田大樵爰而與商賈變詐之習無
爭錫陵之風故可處可游其故何哉吾聞有郭氏宅
勝於是將數百年矣後有居焉田者其費力甲一方當
元物涸涸時能宰羊載黍以打衛鄉士故流風遺俗迄
今不泯而餘溪遂為西紳繫上美余性年客南溪蕭氏
有鸚鵡者郭氏與恭甫婿也由鸚鵡舉獲交與恭與兄
安道與贊及其弟與諱焉與恭先好交好大夫七篤義
高氣整又喜為僧墨池墨所田園高生植以居有之

勝時上日車馬雜選賓朋兄弟傾座洽席則火竹鳴鼓
為詩笑大噓以燕娛之至其自治嚴殺則雖僮僕侍側
粟如也嘗約余裘狼徧遊西北山水間會遭亂不果無
何與恭致向之章屋勝樂約為丘墟而余亦以

徵召去鄉里夫八年重來則與恭墓草之青已逾十宿
余過之為之哭拜而去是夜寄宿篠溪故宇之西偏則
與恭之弟與諱及其貨婿劉貴弘在焉意勤情至權洽
如往時余殆不知與恭之為亡也明日與諱要子過其
高田新居而余歸興浩然且不及留矣與諱善談論好
客如其兄平居猶猶交其二弟舉無隱言故能服勤先
時久而不墜又能夷泰養春反墟以典復其先廬庶幾

劉氏之賢者矣惟余與郭氏兄弟交遊逾二十年終山不殊而人事之榮悴廢典相因而迭見有如此者將非地利之莫不置而世澤之流猶存者乎是可尚矣他日於南溪山房見國錄蕭君子所所為高田隱居記又知與諒與蕭君相好尤篤密因為書余所親記之于左以附益之庶他日過高田或借所頌焉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賢往來啓牘後

右集賢直學士文選志兄弟父子與虞陵蕭禹鴻啓牘七紙及緇倚勝寶一紙光澤主簿劉養吾二紙齋藏禹尚家後廿十餘年其孫九川出以相示蓋文氏本婚媾之好而鄉與劉則篤交契之誼者也觀其謝答賀慰之

動梁問勞推引之辭至可謂情至而義盡者意蕭氏往時交游文物之盛若斯隨者豈直文氏與滕劉二君而已其逸而不存者固多矣然蕭氏猶能保藏此紙於喪亂播遷之餘獨不知三家子孫亦有能保藏其先世之手澤若九川者乎張表剪省爲之三數禹鴻名瑞號嵩崖元元貞中以薦者擢爲封州學正調梧州教授終韶州知事九川敦謹嗜學蓋能世其家云

題晉七賢圖

古人論畫以意勝而人物爲難若晉人物爲尤難蓋去古遠矣自余前後見吳興趙松翁所畫七賢圖率踞坐竹林間而酣暢袒跣蕩然無復賓主傾接之容其冠服



飲其又往往狼藉奇標不可辨詰豈亦有所模放而為之者抑徒以其意邪今觀錢舜舉此圖自題謂唐正木宋法而位置服用又整饬盛麗如此豈翁固未之見邪史傳稱阮咸善琵琶而所畫者與今世琵琶絕異按資暇錄載唐中宋時有蜀人獲銅鑄樂器於古墓中以獻大常元行冲行冲曰此昔阮咸所造也命工人以木為之音韻清朗而難於名因借其姓以為稱而為之阮則是銅器未出之前世固未有所謂阮也豈至是始拆銅鑄之樂器為阮而以世之所用者自為琵琶乎夫阮直項圓腹而形小或謂為月琴似夫琵琶曲項脩腹而形稍大行冲又安知阮咸之琵琶非曲項脩腹而必以直項圓腹者為阮之琵琶而別謂之阮邪此在習音律者似當有辨也以阮咸一器且莫能致審若此而况嵇康之琴之廣陵散乎不然所謂手揮五絃而目送飛鴻者又可得而論邪凡若是者蓋皆不可一一考矣觀者其亦以意求之焉可也

張洞然諸公詩卷後 世開大王院

天界崇維那洞然吾邑郭氏儒家子也與之相見於京師嘗欲刻宋黃太史留題醒心軒風竹絕句於其受業慈恩之天王院且謂余為之護余既諾之矣未幾自兵部調官北平而洞然以書來徵文日垂余為之次第其顛末以授之又六年夏余自北平榮



恩放還會洞然亦暫歸意恩復與之相見問其石刻則方購而未動也因出其留京時所得曾監春官諸公及靈隱淨慈諸老所為記文銘詩共讀之俯仰人皆泠然興懷不啻沃水室而濯清風於炎歎之外也洞然好古高友他日幸併刻斯文留軒中以為慈恩故事

跋長興令蕭德喻所遺其甥郭履恒漁樵園後

吉水郭履恒以洪武五年冬來省其舅氏虞部蕭君於京師因獲見馬恂、汪子第也未幾君調官長興履恒亦勿別去後七年余始歸自北平今年春偶遊蕪城蕪華間道過富灘則履恒家在焉履恒以余為舅氏同年也出其佳時在京所遺漁樵山房圖併跋語為一通

以示且請題識于左方余因歎曰夫漁樵者君之甚隱也有先世之田廬在焉圖而玩之意有在矣今乃不自愛舉以歸於其甥而復中之以戒勉之辭者將非示其所懷而勉其所守且俾誰忘其素業也履恒持而守之能不墜其規訓可不謂之賢其令長興君方遠寓桂林而余幸以不才攬弄田野間乃獲過其鄉以觀其山水之勝覽其文辭以感其甥舅眷愛之情而思友朋今昔睽違之故則余也又烏能以已於言哉他日子之舅氏幸歸而覽斯文也當必有以知余之所感矣其其慎藏之

性時大博劉先生為廬陵戴燕濟作德無堂記後遼陽
提學劉公泰和州判蕭公又為其族子肅翁作及幼堂
記妮、千百言隱然有漢太史公傳扁鵲與唐柳子厚
傳送清意去之將百年其諸孫克恭出以示余蓋保藏
於兵火之後或僅存於斷裂補綴之餘或具錄於家傳
口誦之習者可謂知所室矣夫戴氏業墜者也其德本
於其幼而德之熟者亦由於行之、久而傳之、世夫
豈漫施冥索一時一己偶合之所致哉夫種德莫切於
活人而活人之名也子孫必食其報今德之熟者戴氏
子孫既已食而飲之矣蓋又思所以為碩果不食之圖
者乎先念其慎戒而務首焉則戴氏之世德寧有既哉

書荷山劉氏敬先圖序後

余弟東原既為宗家存大氏作敬先圖序存大復請余
書之且微言焉余惟序說至矣尚何言抑余親洽於存
大父子歷世久矣矧復同一本乎則申告之曰余聞存
大之先有賢婦鍾氏蚤喪其夫仁叔而寡居確然守志
撫育孤幼至於婚娶而有孫其先廬之卑隘者悉撤而
高廣之而先業之嘗見侵而出者既盡復之又從而增
益之至六頃有奇及臨終猶慍、然命撥田以供祭祀
由今觀之則存大之高祖母也今存大又能推而廣之
不獨專於己之親又旁及於諸父之兄弟難矣然非有
以倡於前則何以承於後此欲敬其先者所不可不知

也存大痛叔父以禮伯兄存方之無後也乃以伯兄之
祀屬其弟存用而以叔父之祀自屬其子孫又念自仁
叔而下五世夫婦著于圖像若祀皆有田獨已之繼室
王與弟之繼室倪圖像未之及則又屬其子孫他日祀
事得各同其前室之奉而無外焉此其意周慮遠則後
之恩嚴其先者尤不可以不念也傳曰孝者善繼人之
志又曰法立而可守存大其庶矣乎請書是以補序之
缺抑以志余宗賢孝之不朽也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右宋吏部侍郎孫獻簡公自為族譜序一首其諸孫如
心嘗錄之以藏于家者也孫氏世家祖泉系出南唐銀

青所君迨今三百餘年矣考其序述君西園之樂善好
施朗澤之活人濟難李夫人之翼書教子皆可以示訓
而公又謂吾家處以仁厚守之亦以仁厚事不新於倫
勝利不志於盡取者則又存心保家之龜鑑蔡石也為
子孫者可不深省而允論之哉如心嘗自言其先世本
亦獻簡之撰而世殊事異譜牒弗傳有足慨者然觀其
父子兄弟間篤孝友而崇禮讓則何恂然猶故家遺範
可敬也況其丹青絕藝自足以名世而傳不朽者乎他
日丐余繕書此本以貽其後推其用心之遠豈徒不忘
先世而已哉是可嘉也乃題其後而歸之

跋周沂安所藏周元公平譜後

大原里周君所安家藏未南宮靖一所類次周元公濂溪先生年譜一帙具載先生宗譜及其少長始終歷官行事之詳所安敬覽而服膺之慨然有與感於百世之上者且曰希舜之人亦舜之徒吾獨非其子孫哉同邑劉某聞而題之因論之曰惟先生道學之宗其學其行凡學者皆所當師法也况同姓者乎又况同姓而賢者乎今天下請先生之書服先生之教者豈必皆其子孫而所安尊祖敬宗之篤嘗著于希賢景行之間將非善學而善繼者乎昔高家周史君舜元為曲江嘗建祠以祀先生良齋謝公謬為之記曰今濂溪之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豈偶然邪宜所安之賢

藏是譜而不忘也或曰先生之子奇嘗為吉州司戶矣安知其不有所自惜所安之先世遠而莫之徵也余惟嘉所安之志能不忘其宗而非慕乎其外者因為書其末而歸之侍俾周氏之賢子孫有所興感焉

題蕭鵬舉戊巳集後

余與鵬舉交游且十年每見必出新作以示而後出者輒勝非惟智與年長亦其涉歷深廣涵養純熟所致夫豈可強哉昔青陽余先生論學詩謂如學仙非有僊風道骨者不能則固又自有所本也鵬舉以明敏之才而加學問以鍊治之使湛然如秋水粹然如美玉則仙之成也不難矣鵬舉固余之所畏也余安得不以方未之

凌雲絕座者侯之狀

書羅晉用傳後

羅楚材嘗遊金陵遇其人得異書遂精方伎之術然與人語輒不詳獨閩西人朱伯玉明習傷寒治法往往有其說而楚材之活人日異且衆矣楚材嘗恨無貨力不能若致藥劑以濟患者然恒謹為人按按古方其品劑法製煉兩不爽以故多良愈他日謂余曰今人有疾者余既授之藥矣或人求方者余無所問也惟授之然察其間得余方而能力購以亟服者十無二三其購而不畢劑與服而不盡其法者又十之四五其委而弗購弗服者蓋皆是也欲天下無枉病得乎言之鏡若變而有

惻于中者嗟乎仁哉君之用心歟抑君孝交人也宜其視人之病猶己日皇皇焉而不倦也而世之不克自知其病與知其病而卒不知求所以藥之者豈非君之罪入哉余官陳一德氏所為羅晉用傳因記君之言為有合於道而慨知者之或鮮也輒書于其傳末以附益之楚材晉用字云

書冠朝郭氏家錄後

右吾郡冠朝郭氏家錄一卷凡七首吾友郭存敬之所藏也首著譜系自唐汾陽王以下至宋祠部員外郎佖凡九世佖以上遷徙世次其詳以下皆不載次之以祠部景祐初及第時所為七言詩及御製賜進士詩各一

首又次之以追封制部爲太常諡詞及其子之美由也
田員外郎改授通判定國軍諡詞各一省其降封及改
授年月不可致後有魏堂楊先生弼跋一首自謂得罪
錢塘當是官於杭州而職名不可考則知里名冠朝者
摘取太常封諡中語也取後載越州諸暨縣尉郭允叔
所撰彥章墓誌銘又知其父慶甫登嘉祐二年進士第
與蘇內翰同年去景祐終廿一年耳彥章沒於政和三
年其於太常系屬親疎及今存敬於彥章世次遠近無
諸系亦俱不可考誌文有客死忘人者彥章曰上下當
有與文舊錄又以改僅爲佷及御製詩皆爲真宗非乃
仁宗也初存敬得舊本示余於喪亂之餘序乖字訛始

不可讀余故爲竄正繕錄以歸之竊意位時家藏書不
止此也所其亡逸之偶存者耳存敬其盡精力學致行
以保其家聲宜益加意訪輯考訂以成全書亦贊子孫
之責也

跋西漢八景圖詩序後

晉書子送揚少尹序謂某丘某水五童子時之所遊釣
至其鄉人誡子孫以揚侯不去其鄉爲江夫使人皆
不食其鄉則亦安有懷離之思者哉今觀心吾陳先生
所爲縉雲應仲張氏西漢八景圖詩叙以爲人情懷土
切蹉甚遠不能無遠志雖甚樂不能無離思言哉言矣
然人亦孰能必其主之果不去其鄉土哉吾聞西漢一



八景惡善取勝者也仲張因宦遊之遠而思鄉土之不
可七好事者乃擬其景之勝萃為一園俾時而觀覽焉
能說之士又從而分題歌咏之可謂各盡道仲張之所
懷者矣仲張歟旃其時宦成東歸又豈無昌黎公之選
少尹為神張道者乎其侯之

張菊逸記後

逸民之稱不於孔氏至李唐時始有以竹溪六逸名而
宋先三又有謂菊苑之隱逸者也後世好事者疑是或
有假於竹於菊以自逸者而去古益遠矣夫逸者逸天
之謂也故詩之亡者謂之逸詩亡之希者謂之逸等世
之所不見用之所不及者謂之逸士今張思孟氏精學
既行日焯有聞於八而自擬以菊逸何哉夫菊植物
中之清楚而不可撓者也英苗香味華為世重亦豈能
以遂逸者哉吾見打掘其香而擷其英於山之深林之
寂者矣尚慎自持哉余觀心吾陳先生菊逸堂記謂思
孟氏隆孝敬樂恬退宜為菊之所與乃古之道焉蓋善
言逸者也因釋其義以申之使自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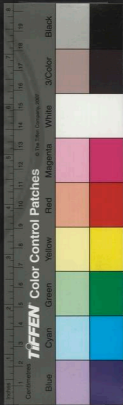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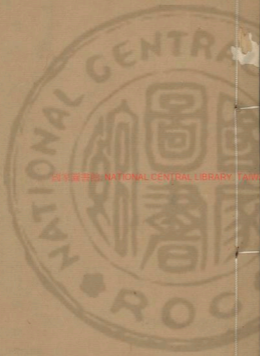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招魂辭

永豐劉德以已丑夏六月養死字如其表又節恒
性實來扶其柩以歸余悲而哀之作招魂辭五章以
授之辭曰

赤曦陽光而蒸兮黃塵眯人車輪絞兮晴後故宇升
高陵兮明星夜漫目昏兮號招行舟無以溯兮竟其
來歸不可以久懸兮

山石魂兮虎豹遺兮蛇虺噬人相煽螺兮齒牙峭厲
戈矛兮銜空電水處兮秋兮窈不見日風起兮兮

Ac 509 v. 6



招魂辭

辭

招魂辭

永豐劉德以巳丑夏六月客死寧都其表兄鄧恒性實來扶其柩以歸余悲而哀之作招魂辭五章以換之辭曰

赤曦陽之亢而蒸兮黃塵眯人車轉轆兮瞻復故宇升
高陵兮明星夜漫目魯兮號招行舟無以溯兮竟其
來歸不可以久懸兮

山石硯之虎豹適兮蛇虺噬人相蝸蟻兮齒牙峭厲縱
戈矛兮陰室重水澹冬秋兮窈不見日風颭兮兮魂兮



杳歸魂不可以久留兮

山木龍從傲斤斧兮千霄稍雲萬夫舉兮夕陰晝冥
聽鼠兮臨崖際淵下險阻兮結筏挽槎傷組齟兮魂兮
來歸魂不可以久處兮

貢江之陽灘洶兮石觸而滿聲琮琤兮白日滿洪雷
電轟兮迴風蕩舟截鱗鱗兮中流湧兮揚尔旌兮魂其
來歸魂其無驚兮

青原幽之點而青兮身溪派波般冷兮兮陟礪揭潛賸
尔庭兮尔書尔琴崇几屏兮棠衣載陳應饒登兮魂其
來歸魂其永安兮

胡山人哀辭

高丘兮延佇孤余懷兮誰語風颼颼兮吹衣雲淒淒
兮凝宇媿人去兮不來玄堂鬱其覆鬼漆燈燭其膏夜
椒酥湛兮澄盃慨脩短兮孰齊志歸盡兮同期問青鳥
兮何在化為白鶴兮今何之巖之山兮漱之水地號氣
蓋兮不可以止金華裝裝白石巖巖君歸來兮依其故
里

故提舉李公哀辭 有序

維戊申閏七月某日丙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
舉雲陽李公汶于未新上麓之寓舍其友生南平劉
楚聞而哭之既脫書弔其子自立又為書弔劉君子
瑤以余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未疾時嘗為青陽

先生文集序青陽者改安慶元帥廷心余候之自號而公之同年也公序文有曰元紀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賓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時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歸養江南沉沒下僚學殖日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為庶本為甚為省聲光赫然如干將祭礪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端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余以毋憂竄伏鄉里恨不得乘一障以效死而廷心以麤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接絕城陷竟東部伏義與妻子偕苑生為名臣沒有美溢於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又曰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其就屈辱而猶覲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嗚呼此公之自道也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星之絜白而不可掩哉又其首語曰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嗚呼此公之自慨也豈不若適有前知者哉於是公之平生出處始終大槩有不待請述於他人而具於此矣公嘗為徽州路婺源州同知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序所謂沉沒下僚者也其後調儒林郎杭州

踏推官擢拜南臺監祭御史未幾朝廷以廣西言者
擢知平樂府臺除燕南廉訪司僉事會兵亂道梗皆
不得赴而公亦未嘗以為言當壬辰初亂公已遁迹
茶陵山中及城陷乃微服遁去往來永新境上其後
荐罹兵禍間閱萬死而窮顏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
咸知敬愛至為出死力相周護他日當道名貴有欲
羅致公者輒辭以疾至文墨議論則毅然不為屈也
上麓劉子瑑於公為故人與其兄子綸皆個儻尚義
嘗不遠數十里遣人迎候公與其家人俱來而館
餽之爰乃弗急公亦樂而安焉公清脩玉立攻苦淡
泊如未第時為詩文有典則尤工夫書自造亂欲絕
筆以自贖而所至求文字者輒湊公不能拒則說其
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貳心老人皆以
示已志也嘗謂盧陵王禮與余曰今世變輪雲君等
日壯途遠固不可不慎吾且夕人耳然猶惴惴焉未
知所終也余對曰先生至此夫復何懼公曰不然夫
夫蓋棺事乃定耳烏呼孰知事乃定於今日哉余竊
觀公之所操推公之志使得時位以自效而與青陽
公齊驅並駕則或先或後未可知也故或介烈以立
節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者而求以無愧於
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憶公數月前遺余書有曰近
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將謂適然耳及後得子

居報書則述公臨終時凡戒勅其子及與朋友決絕
皆靜治而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粟明死
生於一政者為能然哉公諱初字一初晚更號希遜
翁享年七十以沒之明日葬上麓之原主其事者子
珺也余悲公擅學問文章為儒宗擢高第為名進士
而遭時搶攘不拯其所至使名與位不大於于時卒
困約以死又悲老成凋謝若余者屏昧弗殖而失所
依歸也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上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愚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
累於吾仁兮曾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粉死生之汶汶
兮親嘗其所履進必不攝於患難兮退必不肅於寒

寒
蹇
駘
馳
之
駿
陸
兮
儼
御
聘
而
就
馳
任
既
重
而
道
險
兮
奮
余
身
以
先
之
倘
軸
推
而
軫
仆
兮
雖
骨
折
宜
兀
未
悔
兮
非
所
事
而
在
野
兮
又
奚
必
傷
勇
於
既
退
昔
三
仁
之
異
楚
兮
同
所
歸
於
潔
身
彼
食
積
與
采
藜
兮
亦
已
志
之
各
伸
差
牛
生
之
好
脩
兮
委
聖
美
於
天
開
遭
家
艱
之
顛
頃
兮
勸
方
於
而
道
蹇
鼓
子
棟
兮
星
源
兮
登
文
臺
之
我
；
披
星
文
之
五
色
兮
障
浙
江
之
穠
波
鮮
予
嚙
以
來
歸
兮
紅
塵

蓋而雨澗兮孰無君而有臣擬幽憤以有作兮時托辭
以著志將掩袂而吁關兮亦浪浪而流涕攢臨終之遺
言三觀受帖而不驚從青陽于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
三二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
三三鯀其未遠恍王立之在前兮浩余遊而莫從折斯文
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哀張以備辭

洪武四年夏 朝廷以言者徵前進士劉于於吉之
永豐其至也廷臣以于見 上欲官之于叩首再拜
以迂疏不任事辭 上許之乃薦其所知者三人
而退三人張安張繁何淑賢安成伍朝賓也

上命賓御近臣邸籍而徵之五月滯與淑偕至京師
次于侍儀司之東室既數日聖符疾遂卒方潔之應
徵而起也有分年八十九以親老辭有司不可既又
患趨不良下行以疾辭又不可君乃與別其母杖掖
以登舟抵南昌會余以使事歸自海南相見於南浦
驛時君以蹇躄支離嗟然有憂色明日君以期迫先
發又後月餘余始達京師見侍儀使周仲方告余曰
以備竟卒余為奠之城東門外若干日矣嗚呼痛矣
余悲君有才諳不及苑用有老母無以終奉又之子
息無以主宗祀而客死數千里外若是者豈曰無其
時而不遇也哉然而卒終焉命也余曩與君為同年

而生又同歲惡君之病已死而余不及周以臨且送也乃為辭以哀之

嗟維君之醇茂兮文煥輝而有華矣戰戰而獲焉兮亦襲武而承家美兮登而時絃兮抱籌也而莫嗟忽

大明之中天兮惠澤沛而弘加羅羣才以充位兮曾不問乎通避君之刑以敦孝兮及餘年以將母日怡愉於膝下兮立爵屨之能期何予交之勉勉兮指兮旌以當路將干祿以徵榮兮曾弗念夫桑梓之遺慕紛密索以就道兮分登堂而推羹牽母衣以嚙指兮歸濟臨而四堂曾賸遺之幾何兮遙傾頌於京師榮不壺而慈及兮子又奚以賢能為路遐邁而視飛兮忱歸侍之不昧堂

掩以流形兮身歸來乎無背反余哺而弗終兮噫匪我而伊狩恨終古而彌天兮慨虛名之為累鄰曲奔扑以號呼兮烟黛來視而悲冲倚慈帷以掩泣兮聲哽咽而氣溼孰尸襲為送骨兮內外顧而莫因將老終而失主祀兮吾將貽恨乎蒼昊

郭南叔哀辭 有序

今年夏余歸自登萊前虞部主事蕭君德瑜由湖州長興遣其郭氏甥名亨者來謁余於南京亨手其先大父南叔居士墓名一通以示則蕭君為虞部時所撰也其事美而實其文核而暢其銘剴而激因歎曰斯人吾不及見之矣幸而見斯文也見斯文如見其

人况見其人之子若孫乎又竊自歎余與君同郡其
應微而起也同年及仕於朝也又適同事於六曹今
君以廢棄及考調上邑為百里師帥而焯然工文辭
為世表著如此余憤然無補於時且暮當斥去思
一見君不可得則讀君之文有不慨然而思古之遺
者乎君以余奪君好也固來微言乃為辭以追悼之
庶幾虞部發潛闡幽之意哉辭曰

宰木之蔚兮蘭茁而突兮力義任之連時之絀兮章令
扼臂而不管絃兮水沈之下澗山叢而上嶽兮繁
華斯第澤沈渾沸兮表茲貞碣百世其迄兮

祭文

祭叔母文

維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七日
甲午孝姪楚詩弟楚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于 故
叔母妣人之靈而言曰嗚呼叔母猶吾母也其生而愛
我兄弟猶吾母也其沒而棄我兄弟孰謂其不猶吾母
邪我生時父愛艱而危一夜十抱負涕洟叔母之愛
我也與吾母同其慈我長克岐始學而嬉一語弗順瞋
目止之叔母之教我與吾母同其責常實于懷撫我
諸弟嗔嗔吾母當為已子亦撫余頂遺之粟稊咲謂吾
母爾有父无族庶慨隨次第散處一歲之隔竟墮傾阻
我失我母歎之嗚呼叔母悲之如已所遺歲時拜慶從

先雖美謂母兒云胡不喜茲秋試茲升堂告辭也嗟
送之期之悠歸香茫南歸及里聞變投淚入室弗見其
面病弗及視喪弗及臨地厚天高孰知余心嗚呼當辛
未之夏失吾母於叔母方康之時則捐奉而見憐於吾
叔母也今茲之秋失叔母於吾母既沒之後果孰與紆
此哀痛哉吾母不可得見矣得見叔母斯可矣乃今而
後可見者復轉而為昔之不可見者非九原之下此理
彼由語及子泣寧不對失重關深：白於雁：吞聲不
忍老淚欲枯列妹方嘗孝也遠違半線氣、孰能其末
與言及此肝裂淚血魂兮來歸歆此一吸

終篇敬辭文代

嗚呼世有赴死惟殉斯迫豈忘其生勢至形格貪徇者
利烈徇者名憂懼仰藥慚憤自經抱石以沉刺刀以刎
死雖萬殊徇迫是本嗟唯先生名科碩師公侯賓客庠
序表儀侃：翼：允率正立一語之博義形于色眾方
滔：已獨仲々悼道之厄悲時之窮顧瞻廬陵耶國父
母城人具非生豈我所勇蹈于井一再弗列豈徇迫之
為惟義是安彼駟駢駢彼印繫：或貪其生醉狂夢癡
先生之於斯時非有一郭之乘寸祿之糜蓋國法之所
不及加而清議之所不能庇信無所為而為之者夫然
復為仁義之勇而百世之師某自來莫趨訓師庭惟忠
惟孝共敬佩承叨慕西呂公來自穎贈言授時啓我家

聞采次暫諸曾幾何時珍瘁之禍誰實為之飄之者風
靡之者草嗟余有母亦才既老感激高風慨想儀刑在
地醴泉麗天文星言絮余酒壚左斯酌有言不文式鑒
反誅

祭廖子所文

嗚呼子所廖氏之特溫恭謙勤罔或不克維余之生後
六十年聞風慕義望鄉之賢長大食貧恒次于穠歲時
聆啜淡取雲聚裏在丙戌始客鄧溪空山無人余行栖
栖於焉得朋友宜在遠我東其春君西其歸歟處伊迹
其樂孔多接席而坐同歡而歌臨流對月形影聯映移
杖生器扣壁呼應有書大帙曰春秋經發例駒玄夜燈

最坐百家子史三傳諸氏咸手蔡之字集萬蟻指其遺
書曰我先入授之自家如師父親邁試其藝而憊于苦
眼矍力勃欲進輒沮或咎以酒謂過而史備然露悟傾
確擲盃乃叩于壁而砥而藥我親其容有覺無榮正冠
歛襟浹滋不收廢食滑歎孰知其憂或陟嶽登或厲幽
驥落日浮雲壯心浩蕩言藝其晚思樹夫蘭悵望青天
飛霜夜寒我遠溪上往客南浦君隨去之亦返空虛我
歸自南見君子堂他日來過或病在床君曰嗟愛我病
汝作思從子游心遠氣弱或進之蘭抗手若拘嗒焉虛
几墜筆忘書謂憐餘生憤憤心意故人坐對恍若隔世
乃春告遽去客宰扣瓶釀酌醕強宴以娛揮手深悲送

我于巷風雨沈淖謝不能往我行顛石亂山遂津悵懷
音問夕不能晨有書來告君病不起孰信哉疑夢寐泣
涕追念昔者勳與子同此登三華西眺武峰昌言遠濁
將老林下抱一守玄廣錢贖者山川邈邈白雲悠悠歸
不見君傷哉舊遊烟燼先應歸其無所亦有兄弟可以
將毋死而已矣生者孔哀歲月一過逝今不來平生四
方豈曰無交孰有知己處可以久玉龜其輝劍飲其鋒
孰知其奇彼方勝勝殘者或昌狡者或裕寬嗜造物法
不可據我自涉夏憂患存增肉失大毋外矣交朋歛不
得臨葬不得送死生之間負此悲愴聞死之日有書無
金豈不有餘傳之嘔深同心有言祝我猶不廢幾不違

以勗令子清醑在樽寒草在原魂其有知尚聞斯言

祭泰和州監造正文

維至正十五年歲次乙未三月十有一日侍生前州學
訓導劉楚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監州達侯正道相
公之祠而言曰嗚呼達侯於吾民有百世不可忘之恩
於吾州有一日不可去之勢今而已矣誰實為之饒思
六年之艱危恪乎一心之忠赤以公子宦門之舊而有
布衣盞食之習其守已何如也以事變捨攘之秋而有
獨立不撓之志其守職何如也完城而城完矣安民而
民安矣素之何悠然終更備然坐逝使吾民絕望滅想
於重來之遠而卒不能以一日少挽邪雖其型長安之

日而爵不克以酬其熟瞻求吳之雲而養不得以逞其孝此其九原之物豈有可相知者然而挈全城以還朝廷得首領以歸父母生為忠臣沒為孝子夫復何憾某等辱公春過寶棹斯文方問疾之迹不敢瀆於私庭而臨失之哀竟有違於殊次幽明之間其忍言耶茲率諸生敬奠祠下冀英國禱有濟如滿英英者靈如此江水庶幾不厚以報知已

祭劉元帥文

維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八月十有六日友人西昌劉楚謹以清酌庶饘之奠致祭于故宣武將軍廣東元帥衛山劉侯之柩汝溪而言曰嗚呼劉侯何英雄也風塵

未清而遽死和君親之恩朋友之誼百年方殷何遽相棄念昔已丑侯往宰相嚴掉龍洲侯我衛廬頡謂仲子拜以承學同載南上灘石藝藝亦既至止關節城南入則照席出則並轡當時幕中亦有賓客雖時承平投劍論策咸曰侯政遠境救康侯謂不然備不可忘雅今之兵非玩則惰玩惰致虞責實在我慨念先侯寶鎮廬陵客有劉鄧大博侍鄉來徙官筠陽是宅談經論道允懷忠哲維君於我亦篤斯文庶幾余子或繼前聞次年冬還載憇江園問我先人言饋珍饈乃辛卯春我來筠城侯喜我來岸憤以迎命長子同尔亦受業武非聚羣乃有則七月我暑省樓判馳懸餐于封命往平之侯乃

楊旗即日就道追送長沙瑯坐秋草候念更戊曾幾何
時非賢而勞敢以遠辭馬鳴蕭蕭落日在藪言執余手
酌酒數十候南度關乳鴉截途僕瘦馬磨銀我以書秋
高海清師以捷告指期冬還道左迎勞戈船東下過我
林屏交臂而別我帆夜歸我歸自筠寇已媒藥候歸幾
時寇乃雲合聞率萬夫出戰九江爨創披危退保豫章
石頭接戰寇銳我靡侯奮其威奔逐百里進克豐城次
千瑞河霜露風雨劬庫實多候憤疾呼死竭我職省臣
曰噫視病毋亟旌旗無光喪病入城泣命雲第以領我
兵侯曰我人受恩四世義蓋于後收愛一死妻子室家
義不向完有毋不見推心絕肝夜寐起雖猶可督戰烟

烟者目光落飛電省臣臨歛百姓淚淚士卒失色茫茫
夜墮我時家若窟伏林莽載聞叢疑驚悼悲悒追念平
生交誼石全侯念我志我知侯心指揮蕩振有紀有律
決機制勝水涌山出衆方唯唯侯獨琅琅姦孽殲殲邪義
氣翕張大阿出匣良驥騁陸誅而未周推鋒折袖侯不
可死侯有令子死可無憾令母壽社侯功著崇著闢廣
東亦有道憂植碑空同生榮死哀萬夫之特征南奇勛
光灼史冊臨終有言意實在余山川阻脩號計莫趨伊
余何人亦托以子庶幾不遠以篤交誼昔別長沙乃永
訣同江山淒其渺失音容六年重來矣公靈極有言不
聞敬瀝鴈酒風塵茫茫逝者其亡匪失吾私悵時之傷

祭蕭提舉文

嗚呼一滅而至於斯耶負英英之氣振獵獵之聲如豐山之鍾藉威神發或不叩而自鳴如干將之劍鋒錐嶙然曾莫之敢嬰年三十有五舉乙科貢士學不可謂不成也職司儒臺議參省庭官位五品階陟奉訓仕不可謂不榮也支祀天於一隅為海邦之長城狗奔橫以就義視刀鋸而不驚嗚呼人生萬變萍轉坐零受其末路公論乃形以海宇輻裂之際而宦于甌閩以放士傑將之日而卒于金陵嗚呼一滅

告先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孤哀子某等謹備時奠致祭于先考快軒府諱煥頃念邪怒乃頌是遵是循矩矱繩尺不華不紕菽粟布帛勤猶燃薪儉或補履早承伏經志在廷策中遭世艱退伏林雨風繼繼墮鴛鴦配先訣助勤拮据三徙其宅陶情在酒寫興以詩暮年水竹先廬是依或登高而遊或臨流而嬉時其未遇世或莫知嗟余在幼承愛寔多傳裕接席聚戲聯歌左提右挈日矇月磨戊辰之春我滿于河誓不獨生援裙出波里巷驚嗟涕泗滄海歲在辛未俄失所持弟兄號泣寢處同位迨壬辰春寇亂氛起先尊掃遷一疾奄垂後來歷歲遭屯險艱猿率魚引窟屏于山侯遺忍逢心喜浹消穿巖隱密草附蘿攀亦既寧正携手言旋草奠東西言咲相關共誓歲安承

把歡顏豈期庚戌四月維夏 廷詔徵賢郡邑勅駕兄
獨燕處我乃不暇詢 帝承明備員司馬職方四年離
悼莫焉癸丑六月 官北平瞻言故鄉六千餘程兄時
書來道達深情問我眠食許已孤策旋報以書淚并目瞠
前年十月書來告我眼昏齒落生計坎珂陳述家事詞
極繁夥瑩土摧塌屋瓦破墮援孤力卑窮甚碌庸兄弟
何時老與時左聞言憂傷痛將奈何兄屢余行懶憚實
多次年丙辰我仕及考七月傳言兄病在禱且驚且疑
憂心草草九月第望以計來告始云二月兄病莫保爰
命輝子繼祀承考言殯舍傍衝沙霖潦路遠時邁奔赴
不早手足跼蹐心氣煩惱我淚欲枯我髮已禿蓬髮雖
萎自洪武庚戌夏五月去婦承徵入朝擢司織方兵曹
四年轉調蕙北忒憲入府濫寄風節考績入朝循格再
任又六閱月罹此尤嚴中臺嚴罰賦豆在疚四十餘日
旋沐寬宥倉皇解綬扶病南歸矣 寒驚魂夜飛靖
念不肖生五十而遇明時一旦而布衣趨拜京秩已過
分矣繼又轉調北司於六千里庶休餘二伯階列四品
自揣么麼何以能稱望逾分溢實方僥倖自非聖君之
恩不至此非大人之教不及此然而學乖養違于誠有
負於親矣祿事賤及柰之何親且不能以少待執永懷
私頸局報長夜不圓生還歸拜墓下所可恨者吾父之
志既已獲表於太史之文矣而不肖不克慎卒不得以

承 朝家榮贈之典此非其大可憾者邪惟當閉門誦
書以淑我子庶幾家孝不墜前美再念兄弟三人同祿
元沒弟存：考益老自今俯省易慮另圖慎茲未睹言
守先廬雖茲冬孟霜露凄其言省松楸陳奠孔時姆原
之山馬田之水萃英爰灵式永千祀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嗚呼念昔同堂有七兄弟四十年間繼喪其二同胞者
三惟兄與季如何不淑遽奪其粹惟兄之尊諸弟所賴
家之植幹宗之冠帶氣直而剛色厲而介孝克而洽才
具而沛造化綱維義毛髮大無不知細無不容文評
物議胡徹黑白長篇短詠綜繹風格砥鈍發家言既

君新墓之道而言曰嗚呼惟我父棄諸孩十有六年凡
再易塋始克獲卜于此不孝不令天實臨之揆時之良
鳩地之吉敬修靈柩奉以更厝曰仙槎鄉姆境數畝之
原實稱我太祖妣趙氏夫人之墓左尚惟妥茲萬子孫
其求永共事無殺敢告

告太夫人墓文

嗚呼余兄弟大不幸而蚤喪母又不幸既葬而屢不得
其所三十七年之間于今三遷矣尚忍言哉惟不孝不
慎罪當殞滅然徒死而親喪有不寧焉尤不孝也此不
肖孤等所以日夜惶惶為疚心泣血急死以賽事誓不
獲卜將殞身以求之所不祥也以天之靈憫卜之吉遇

時之良敢更飭靈柩奉厝於節家原祖塋之舊斯地也
既廢而失餘六十年矣將大夫夫人令淑之報天典其藏
雖遠而有待耶封窆有期奉奠告惟靈其終妥茲萬
子孫亦永有依賴也

祭先考文

維洪武十有四年歲次戊午十月庚子朔越廿有五日
壬子不肖孤前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劉崧借嗣孫平原證以清酌庶幾之奠致祭于故先考
快軒府君之墓道而言曰嗚呼自吾父之更葬於斯也
今十有二年矣其間出而曠九年之展省者實靡繫於
王事歸八閏月而復不免往拜者其怠慢之罪復何辭哉

駒巷棚集鵠吁嗟昊天曾不憖老空床虛几失我紅樓
是冬十月牲覲南京謂當謁告歸掃新塋旋奉 上命
再任北征心搖目斷骨折魂驚是秋九月臺檄下徵職
成在宥俾築外城城功將終版郵既戒臘月三日寬恩
下逮解纜釋馬拜舞而退謂當南歸失拜以酌熟期衰
弱憂患所薰條遼陽厥寢疾罹迫光離于目語吃于唇
交僚環駭董僕無親危竊骨立與鬼為隣起病祛毒藥
資異人絲忽殘喘延于茲春聞有歸棺與疾問津瞻望
故宇頓忘呻吟伊疾去体如風振塵踉蹌及門哀聞嫂
哭升堂入室悲動骨肉舊圖在壁遺帙在櫝情不見兄
灵帷凄蕭扶床號呼淚竭氣絕使兄未亡見第來歸喜

當如何抱襟抱木念昔人言我瘠兄肥詎云第還竟奪
所依嗚呼大元性靈豈昧進惟教言永服終佩扶危出
死恩德斯在天胡不壽此棄背我家孰宗我子孰誦
想像巖容肅微肝肺兄今逝矣季亦旋外我誰與居形
影相對惟我蛟氏羸強引年惟姪猶子宗祀斯延先業
可承遺業可傳元猶不死又何憾焉惟茲大祥日月垂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筵祀其米欲慰此黷然

槎翁文集卷之十五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公諱學禮字季立姓陳氏五代末有諱暉者自金陵占
籍吉之西昌縣生承遠邑嘗乏令且遺亂衆以承遠長
者咸推奉之號曰都幹錄都幹之後其子孫曰盛至宋
末有遼病者為兵部郎官諱者為國子監主簿此其
著也公之曾祖諱俊攻堅有德德生申種學績文有教
場屋淳祐丙午考官得其賦欲第高等鈞論策不可得
乃屈置次榜申生先得清修政善行義如古人當皇元
至元初年踰四十始以試言由縣教官起家任至將仕



當如何抱襟抱木念昔人言我瘠兄肥詎云第還竟奪
所依嗚呼大元性靈豈昧進惟教言永服終佩扶危出
死恩德斯在天胡不壽此棄背我家孰宗我子孰誦
想像巖容肅微肝肺兄今逝矣季亦旋外我誰與居形
影相對惟我蛟氏羸強引年惟姪猶子宗祀斯延先業
可承遺業可傳元猶不死又何憾焉惟茲大祥日月垂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筵祀其米欲慰此黷然

槎翁文集卷之十五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公諱學禮字季立姓陳氏五代末有諱暉者自金陵占
籍吉之西昌縣生承遠邑嘗乏令且遺亂衆以承遠長
者咸推奉之鄉曰都幹錄都幹之後其子孫曰盛至宋
末有違病者為兵部郎官諱者為國子監主簿此其
著也公之曾祖諱俊攻堅有德德生申種學績文有教
場屋淳祐丙午考官得其賦欲第高等鈞論策不可得
乃屈置次榜申生先得清修政善行義如古人當皇元
至元初年踰四十始以試言由縣教官起家任至將仕



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後以子恩贈承事郎吉安路萬安縣尹其歿也前翰林學士吳公澂名其墓揭公侯斯表其碣先得三子長學詩韶州乳陽縣儒學教諭次學禮郎公也公生而穎異大父奇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暨八歲罹革命而家教未嘗廢稍長從鄉先生龍門李公文溪王公遊春秋補試輟居前列家故貧酒巷環堵風雨不庇歲遠投館以為養其旨之本由意惟謹至元二十九年由茂異得薦江西儒學授舉司署為贛瑞金教諭會江西庶訪副使臧夢解庶試公見所賦白鷺詩有一舉二青天之句奇其才得覆察科授南安大庾教官未幾更制以省撤陞梅州學正苦瘠薦居官者率舟

云上之田兒奔於隈陳公投籍取之至夜有懷白金者明目發其奸於有司杖之竟復其田秩滿隨職不中應州將發歸廷祐一年始之官擔簪臨驛行道關惟一僕負公服匣以隨有貴人乘舫出嶺下見而問焉大驚曰嶺海間關不易子仕至廣州教授矣何勞苦乃爾欲與俱載公辭焉至廣州近驛先往公不能測也及抵學舍上謁憲府有推茶迎勞者則郎前舟中貴人乃金憲劉公某世號為鐵面者因語其長篇曰是詩擬擬赴官者真清苦士也聞者敬之廣為東南郡會學賦十俸他郡而歸以二司提攝百端居職者率能於應酬至廉朽字敬弗問公至即明載籍以歸侵淫數隱租以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廉賸久之儲峙益充乃請于兩府首新禮殿繪塑像撤
門堂齋廡而塗覓之創專經閣以度群書建二亭以居
宗器會其匠以工計者二萬後夫倍之鉅中統以貫計
者六萬未以石計者二萬制度弘壯表冠嶺南豫章然
朋來記其事今石刻可考也秩滿帥府辟為掾以簡直
受知上官綬律延掾多所裨益至治二年注將佐仕郎
贛州路司獄贛在宋為提刑治所獄具慘酷其械床以
石為之公臨視惻然即使副以木夏具濕沐冬給薪炭
察其飢寒而慰撫之且曰苟一日不即死猶吾人也况
天必皆因石乎故訖官三年自大辟外無一人瘦死者
嘗和民夜守禾稼蘇田間會盜出暭而悟之盜恐遽挾

與俱往行劫富家盜入傷其主事覺縣誣均其罪止之
府府下之獄公訊知之言伏於部使者守禾者獄得城
死論後以外根去官照調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狀尹
瑞金僻界閩廣又隸會昌以達天府其俗習負固抗獄
乎其奸民嘗以死事及偽幣事誣搆善良而上下相疑
為奸文牒如兩公請首禁格之由是誣告者不得行有
掃今者或躬詣其庭訓迪之訟簡徭輕民以休息喻耶
守教化的政尚嚴峻為邑有解印綬去者公獨得其獎
譽公為政平易務以德化從邑人父老觀風問俗嗜心
田里問如家人父子民不忍欺焉時公年六十有四已
慨然有田園之思或勸之進公謝曰吾以一介宦士至

七品官得推恩二親幸矣尚何求哉竟投牒去元統二年以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致仕考贈萬安尹妣曹氏贈宜人公掛冠耒歸猶羊里閑時翰林待制楊公景行亦以告老家居二老者曰相控來以詩酒五樂暇則課家僮糶蔬于畦植材于山料功省成不憚宜暑間有住山水可游息者極杖屨造之年登八臺處處如馳勝時上日烟客過從巨觥崇俎談笑傾盡而尤伶於處已其冠數十年不一易蓋為教授時故物也嘗戒子孫曰吾始居隘時夕寐至無以為榻幽遊江海費如一錢乃得官以歸辛勤至有田廬今若輩未嘗艱苦得已過分矣而猶有富貴像乎或有過矣報語杖之退則

備之然不敢見其面他日覘其改過輒懼然擁之曰為吾子若孫者固不當若是乎知人之艱急人之危至解衣推食不吝者請書不泥章句至陰陽星曆卜筮之技種植畜養之術靡不通究而善處十全本於世業尤工療奇疾或有致之者往無難色貧者或自疑不敢致公公聞之至懷藥以相濟前後多所全活未嘗以為德性至孝每食必祭必泣然以悲其祖塋散在遠方更百數十年者類訪而脩之樹以松栢題其表碣仍置田于各墓之旁近以供祭掃其誠孝類比晚年為州學賓師得休粟不以食私家還於學俾助脩作監州達理馬識禮賢之特加優禮戒勿以調役勞其家人至正六年詔

賜致仕官金織文綺有對八年賜年八十以上有官者
金織紋錦一匹十一年如八年之賜十六年賜帛二匹
公年廿有四始入仕凡四為儒官一為帥府掾一為微
官一為縣今年六十四而致仕七十八歲至八十八歲
凡十年之間又四膺恩帛之賜其尊榮盛福何如也至
正十七年丁酉九月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九閏月
庚午其孫曾奉公柩塋于千秋鄉樟橋之原從治命也
配胡氏封宜人淑慎有家法白首齊壽鄉人羨之子男
三人長以道公以其兄乳源教諭無子命為之後仕至
潮州路儒學教授未上而卒以文廣東憲走轉廣州番
禺主簿沒于官以新臨江新淦州判官沒於王事皆先

卒初以新由任子廉官至龍興石馬務稅會士辰亂
守城有功大司代道童以嘉之陞擢今職因歸省留家
會恭政金公自領擢兵西昌聞其賢機使守隘于州之
東境未幾被誣陷於東因竟遇害時丁酉五月十八日
也女二人妻蕭某甚先卒孫男六人曾敏祖喜本喜
為族人有源後文六人其婿皆士族曾孫男六奉先經
先言先恭先孚先維先女三皆幼公平生為詩有南北
二葉極山川風物之状况前承皆廣平程公為之序揭
文安公又為剛而評之為世傳誦嘗留梅州賦梅詩百
詠因自號梅村先世文獻固多以兵亂散失迨終之日
猶以為言且諡曰吾平生所述存不存不足惜但先世

手澤併失之止吾恨也其幸存者尚慎齋之又曰我死必薄歛我必歸于樟橋之南原慎母為浮屠事孝不在是也楚時在侍傳聞斯言惟楚之先世與陳氏同自金陵來二姓世婚姻好不替余先大父實存翁於公交契充厚今楚人厚婿公之孫女嘗沐公教愛其嘉言善行固嘗竊聞於浦家之舊者也至是公之孫曾述公之行已歷言大槩俾次序之將以告于當世之大人先生而請銘焉故不敢辭而述之如上

胡母樂人行述

夫人諱某姓樂氏宋進士衍四世孫也曾祖諱某祖某考某妣蕭氏夫人天性溫惠蚤服母訓年十有五歸于

里胡氏為清翁甫之妻宋南城縣丞諱某之曾孫婦清翁母蕭氏蚤喪繼母陳氏夫人既歸克勤于養又逮事祖姑劉氏甘旨澗澗之奉備極其至陳氏年踰九喪至正間受國恩賜襲帛夫人奉之終身不衰始為清翁早娶家難訟患交構無寧歲夫人支吾拮据輟睦內外凡絲枲織紉耕桑畜牧必勤于綜理婚祭賓客饌饋酒食必躬于治具故雖非橫選與而家道屹以不墜至構居宅治園池蔚然有成夫人相助也至正壬辰兵甲四起子至楨因有司令下量鄉丁為保障計尋以功領早禾市巡檢而清翁沒矣所居當未新龍泉之衝迎送填委兵務禁集志楫每出夜歸夫人必詰其晝之所為聞

有所功禁必戒曰毋輕殺也見有所俘獲必戒曰毋枉
抑也諄諄焉以勤儉立身忠厚保家為第一事暮年子
各榮裕諸孫蕃衍振興輕軒嚴時迎養橋東西開奉觴
上壽蓋祈祈如也字孤有恩遇下有惠信二氏福果喜
簡建橋梁尤樂濟飢饉人謂期頤之福天之所報當未
艾也會癸卯秋闈門避地萬安山中及冬始返次於千
秋之車田時志楫以公事留章貢會有以夫人疾未告
者歸未及訣而夫人病革不起矣夫人生元貞丙申十
二月癸亥卯十月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長志楫次志
安志安繼伯父某後先夫人卒次志衡繼仲父某後季
志德繼叔父某後皆克世其家女適劉適樂孫男女瑛

璘瑤曾孫男三尚幼以歿之月庚申奉柩安厝于柳溪
山之原負良面坤從術者言也惟夫人夙以勤儉起家
晚遭世變壽不酌德君子惜之然相其夫為賢婦能教
其子為賢母宜得其銘以昭諸後斯孝子之志也楚同
里又辱與志楫相交善謹撰而序述之俾作者有考焉

清溪居士行述

居士諱天忠字文翁自號清溪居士世為西昌珠林劉
氏高祖諱固曾祖諱公道祖諱澐考諱泰元字亨可皆
隱德不仕在南宋有諱邦昌登紹興壬戌第後為南雄
臨賀二州教授者其八世祖也有諱南美年九十餘由
推恩以承務即致仕者其九世祖也居士生九歲而宋

華命比長際皇元之盛嘗從外祖主簿陳公某遊于洪
都有欲以吏牘薦之者不就歸隱城東清溪之上治田
園以奉其親親年至八耋餘乃終先時亨可以世族高
年推擇為州父老至是人咸謂居士繼有壽祉逢世濟
為居士長身玉立幅巾拄杖鬚眉洒洒如畫耳目筋力
老而益壯性伉直不欲酒不善俯仰而情時嫉惡尤甚
九州里之公私得失兵民利害往往刺口旋列之州長
敬憚鄙使者至止車問所欲言因舉于學官使以賓禮
禮之至正間賜天下高年帛公前後凡三被優渥鄉閭
羨之晚年益廣田宅教訓子孫起居恬怡甘旨豐備會
兵亂辟地山中以終年三月臥疾于雲亭鄉之良村謂

其子若孫曰吾年九十餘得終正命幸矣夫復何憾言
訖而逝實某月某日也享年九十有七妣陳氏配楊氏
子男二人長福孫先卒次觀孫女二人長適朱次適袁
孫男六某女三適某皆士族曾孫男女九人尚幼是年
冬其孤觀孫遣人謂其族弟楚曰昔者吾父不幸至於
大故憂有期矣將求銘於今之立言君子子實同所系
言宜可信幸為述其行已之槩以貽作者且昭不朽也
楚不敢辭謹述行實而敘述之則慨然曰吾宗由金陵
來四百餘年其間業詩書由科第致顯仕者多矣然年
不逮德者比比有之獨南美後世濟壽考豈天之福善
人尤獨厚於此欤抑先世安遠府君敘慶源圖譜有曰

子孫十世千數口有安靜而福壽者有廉謹而引吉者
居士其安靜而應謹者欵其子孫又何其蕃且遠也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公諱雲龍字作霖姓蕭氏系出唐宰相復長子儉居
長沙傳六世至居生遭馬氏亂與兄弟三人始去長沙
徙感陵居生舉吉水來昌鄉之苦富劉崇其山木遂家
焉苦富之有蕭氏自居生始後人燻其名以虎為苦曰
虎富或曰非也溪有石如虎因又名虎溪宋慶曆中以
其鄉多又士故又更求昌名文昌而蕭氏遂甲他族矣
居生季子環禪生勝勝四世孫父叔以貴維娶趙賜官
大理評事子二人曰來應德通德通由舍選選道卒實

應軍生子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字行父有隱
德求季兵興徭役繁重遂嘔其家仲子大德字茂叔則
公之父也公生有殊質志操絕人少總角出從師訓即
知刻厲自奮母彭夫人嘗夜求其所居屏端坐密室少
張燭讀書未寢也大驚曰異之比長求亡學成而無所
試然奇氣硃碑誓不為庸衆以止公魁梧精敏習禮度
又善陳議古今下筆為文辭常數千百言當是時元始
有天下風氣肇開文物蔚興公欣然慕之即日束書北
遊燕京或言於世祖召見賜問明日條六事以獻曰崇
學校進賢材薄賦歛均徭役禁驕奴革和買世祖善其
對賜銀碗一下其事於中書俾議行之乃勅述邱舍以

需後命會有弗使者沮之不報乃去西遊關陝安西王
兒而奇之欲辟為府屬不果就特京兆蕭射負才名於
人少所許可及見公雅推為南士之冠公盛年備器以
氣岸文采自持一時名勝皆為傾動所至登高眺遠觀
風講道悲歌酣飲浩然有縱遊天下之志會茂叔年過
不可稽朝夕乃決意歸養其於起居寒燠之節旨甘滯
澁之奉凡可以承志取悅者無不備至馬至大初有薦
為衛張院大使公以非所志不拜或曰君命也乃復趨
裝至京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一日早起之官所乘馬
忽蹶于門因歎曰馬仆矣尚安往乎即日投牒謝去吳
興趙文敏公時為集賢學士留之不可則為文以送

之其後起用者皆坐廢而公以謝獲免人服其有先識
馬公周遊南北數千萬里乘馬僕從豪門戚里迎勞如
東西家視功名不啻探囊中物耳及事會蹉跎退而家
食者餘二十年亦未嘗不恬然自得也嘗憤世為豐家
而先素隕于多故稍折節治資產不數年盡復其故後
乃更倍之有同母弟二人庶弟一人或潦落不自振公
輒分已財以資益之他日有竹兩兩比生于舍傍人以
為友愛之感也公天性豪邁尤慷慨急義家故豈財而
未嘗困於厚積人有緩急無問識否苟赴馬千金可立
捐也每誦杜少陵廣厦萬間庇天下士詩語慨然曰此
貞大丈夫之責哉所居溪山秀蔚高門累榭連岡跨陌

交結如畫四方賓客之過從者日填門不絕傾筐倒索
摩無不滿意而去冬遇雨雪即遣人視里社匱乏者載
薪米廛換而周給之歲以為常人有忿爭者惟恐聞於
公或聞焉為從容出一語輒羞愧兩罷族子弟或以貧
廢學公招而館之俾與諸孫同遊其後有為名士者上
世藏書最多而先達名卿若忠簡胡公龍雲劉公文節
楊公文忠周公信國文公異齋歐陽公以及江葉二丞
相劉大博章尚遠謝良齋諸先生之詞章翰簡至數百
卷曰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構竹精舍以度之嘗為
芳洲堂於所居之西北深觀夷壇淨地之勝因自錫芳
洲先生時記之者平章秋谷李公道復也公生寶祐戊

午十有一月壽止七十以元泰定丁卯十月遠狀於子
孫曰請文若干卷蕭炳所嘗為序者也娶宋氏有婦德
家道中裕蓋其助焉子男二來復來泰來復由監學子仲
讓主授容頓州儒學王先公一年卒來泰性警敏嘗撰
上義法十九章一夕而成以薦者授其路儒學錄亦蚤
世孫男四孟權孟福孟武孟洵來復子也洪武三年夏
洵以學行應詔辭天下士五十人詣京師是秋七
月上衛奉天門擢為虞部主事余三人寔同郡偕來
又仕也及獲職事于西神廟得朝夕篤密以聞其家世
之英明年洵以公行事屬崧為之銓次洵且告曰洵不
至早孤為大父所鍾愛及弃代時洵甫六歲大悞不克

喪事勉以次年奉公抵鄉葬于盧村之原成治命也前
翰林納備王相於吾爾氏為門婿欲狀公之行而未果
後洵屏從遼陽魏來劉先生遊先生於先大父尤和厚
嘗謂洵曰非我不能銘若祖也未幾先生沒又不果
公諭四十年而行事與卒葬年月未有定非慢狀敢明
嘗以請又曰曩吾兵亂家暴嘗者益野若予元大父
之藏然忘矣會有過而止之者曰是德人不可以犯乃
全之而洵既幸備公之為矣則求所以文而銘諸不若
又焉敢後也抑捨寧枉以升不敢以薰醜辭謹據而載
之請以授于今之太公之氏俾有所擇焉

故賢公若十歲心行狀

公若十歲

公若

曠氏之先在春秋時師曠顯於晉後因為氏其始家
南陽汴宋時有四十九府君瑤有為長沙通守又五世
有容為零陵宰子孫徙交成之向州宋季有曰中行者
因遊廬陵之宣溪愛其山水遂家焉至君凡若干世矣
高祖諱某曾祖某祖諱元智考諱若敬皆隱德不仕妣
劉氏君諱某字作成質谷其自難也在幼時已不喜弄
端重如成人稍長知讀書恂恂自持而高下在心與物
無忤或以非義干之亦毅然不為動其父喜之曰是子
必振吾宗乃悉以家事付之君綜理周慎雖勞不倦由
是斥修會懲忿爭御煩以簡制擾以靜不數年而家益
裕視先疇有加焉時富家出楮幣以為幣者收其息率

月百五君曰是該也本以濟賈急者今若此無乃重困
之乎乃減之月收息百一人有累歲逋其租入者或請
理之君則曰彼實貧非自余者其人聞而愧悔竟償所
負焉至順應午歲饑夜有餐屋而罵者君獲語之曰若
本等良善奈何以饑而至此明日祭所積以賑鄰家德
君至稱爲長者至正祭已妖亂方熾安成山氓結黨與
十數行劫將逼境東障者欲委而遁去君止之曰公微
在廷微一推足則民魚肉矣即出粟帛給丁壯子弟而
以公議諷激之衆咸呼奮願效勇力及寇至君率先當
其衝遂大敗之俘馘幾二百命絕于楨獻捷于郡且戒
曰此吾屬當爲也苟有賜其慎勿受時監郡納遠見大

真樞著君名秩而旌賞之楨以直告辭公歎曰使吾自
義士如曠吾教軍憂時事執明年使大猷大府勸楨
之令下君慨然首輸粟八百石而鄉民告饑無以甦乃
發帑幣遣人告糴于他境比糴核其直每石增碾直爲
錢一千五百文或請依增直以行貸者君曰若是則民
命類矣寧相之無傷民也比秋檢止收其元實之數不
求盈焉光之君未有後以宗祀爲憂嘗命方士祠而禱
既夜夢天油頭已曰汝獲陰陽當賜汝子逾年而把生
人以高之之策云其教于則隆師教禮以嚴義方之
訓其托先則得法買田以爲人遠之規其父爰待下類
能急人之難而濟其所甚愛故當時論世家之志厚者

必君之歸無所言焉所居之田可量數十椽住竹盈畝
清陰翳如海風夏月又彌傲其間怡然無復世慮故彌
賢者君之方將優游於文章歲而世事日非君病且不
起夫君生于有元兵年某月日以某年某月日終于正
寢享年若干堅而無下派初氏宋進士姚源縣必某之
後也子一人即其子備嘗艱辛其家兒孫男三人君在
平時嘗歎青丘而樂之因指謂從者曰是中固齒秀蔚
他日吾其歸於此也主是托不敢違以某年月日葬是
山之原某向定治今之惟公以貴甲一族以義推一卿
觀其才智之以寧亦慈惠足以及人孟軻氏所謂一卿
之吾士欲使得一命能有政豈不卓然有可觀者惜命

與時違獨而不耀所可見者止此亦可悲矣他日其子
杞俱其先君之賢德無以顯白於來世也乃述錄其行
已大槩以求銓次且曰將有請於太史氏以乞銘也余
等與杞交遊最舊誼不得辭乃為之述而授之庶作者
有考焉

墓表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西昌有篤行君子曰楊公望氏嘗作為古文以表著于
世又出而仕矣而遭時之窮罹變之極卒能特立不污
保其身以沒將非篤行之君子乎哉君諱介公望其字
之為翰林侍制朝列大夫致仕諱景行之長子贈朝列

大天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孫母嚴氏封
其縣君君強敏倜儻博雅群書而尤深於論辨恒誇
折其輩行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鄉人推之年十四侍
制公官曹昌聞之讀書足述未嘗至公府為性清整好
三絮其冠求避退讓然也既壯為待制公授牒京師
會同年許公有壬在中書君以年家子請見許公見其
家飾類貴游子弟頗不為禮君慨然歎曰彼誠以其外
者視我耶雖然吾不可無以自見者夜歸邸舍為長書
紙數千言詰旦油之以獻公讀之大驚為推案起謝
曰吾昨幾失子因與無誤文字多所啟發至以先生稱
之而不名由是名聞諸公間咸稱賢可氏有子他日

仲第公辰卒君為詩文哭之辭意慘痛聞者墮淚至正
丙戌待制公致仕之命下君年四十有五始以任子授
進義副澗江路清江縣主簿非所志也辛卯夏始到
官即杜門謝謁米藥自持府史有欲擾事以挫君者君
不為屈至抱牘庭下辨詰不少變府史卿之會朝廷以
言者更造交鈔徵買料墨于江西卒以監運擠君君俯
匍暑途上計于所司時國子助教吳當太常奉禮危素
皆君故人爭借而留之不可乃賦竹溪行等篇而歸時山
東河南北以修河召亂紅巾盜繼起淮潁君趨間道復
命于行省遂移病以歸明年閏三月紅巾渡江素臨瑞
吉相繼陷豫時高昌達理馬識禮守秦和嚴兵保境按

寓官之賢且能者以共事首檄君出成王山以防東岡
君辭不獲即日引民丁就道嚴約束薄供具以身先之
既而有席蔽勢為奸利者君止之不聽乃去之比事覺
其黨與皆連坐而君以先去得免人服其明識戊戌夏
河兵入西昌令下錄寓官以待用君謂其友曰設有相
污吾已辨一罵速死矣去郎山中屏絕以自晦聞人言
東南某所某州已復擬為之喜而不寐或言失某州陷
某所即不食不語至詰罵人傳言者君有季弟公武素
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誹君即變色大語攘袂欲歐之
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若而為此語恨不
殺汝以敬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叩首請勿復爾乃解

後公武竟死如于女君為學喜司馮子長班困及莊周機
雄之書故其文端奇艱奧而根據至理一字不可苟易
尤不肯徇虛美非其人弗與也當道有欲得其文者即
辭不見或見之其人竟不敢言而還其嚴正類此癸卯
甲辰間江西又大亂及兵次西昌民爭窟深窰雖數十
百里外不能免君盡喪其所資及先世遺書告命而先
廬亦燬於兵獨書篋僅存一夕復仆于風雨君就屋一
區不諱風日甚安便之乙巳大飢知邑者有開饋之助
所食而散其餘不求諡焉余他日往假君書日晏猶僵
臥不起因歎曰吾欲與子有言當復來見乎顧視左右
欲取水飲為意不可得則悵然以別後數日過之君得

疾死矣寔定歲三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有四塋于千秋
湖之原妻項氏先卒遂不更娶子男二人長曰章
先一歲卒次曰昌文一人適魯驢孫男五人某俱倖于
兵時無在左右者卒之日家具蕭然幾無以為歛命葬
者咸咨嗟傷悼以為君崛起一世而卒至此亦有美其
得死且塋為葬幸者嗟乎君以世學由任子為九品官
而在官僅九十餘日何其迭且淺也而孝友忠義根于
天性故寧困阨寵覺以老必不肯失言色於人而況於
悼之馬丈其身以自賤也立言而言章矣其存而傳者
又何少也後或有推其言而得其心焉亦君子之表也
戴天履地孰非臣子而君又何獨不能以遂思也惟持
立不污庶篤行之乎

劉國器先生墓表

先生諱某字某，軀幹魁偉，風韻夷曠，嗜讀書，以氣誼自
持。嘗學舉子業，一再進，不利，輒棄去。學古人為文章，下
筆瞻蔚，最光輝。然年三十，客遊吳楚間，所交皆知名士。
時苗田陳眾仲為浙西儒學提舉，以文學德望權衡東
南之士，推敬重君為書薦之。至京，首為翰林應奉。揚公
所知，一時諸公爭為鼓譽，未幾，衆仲調國子監丞，偕應
奉連請舉君為翰林典書。方上會君邑豪劉以殺人奸
狀搆大獄，捕黨與甚急，或疑於所親，事遂寢。無何，某官
汝陰李子威以才薦，君侍儀司舍人，未下而子威移西

臺又不果君慨然悟曰即時命當爾何以辱知已哉即日東裝移南歸時樊時中為中臺御史知君故慊留之不可乃移檄南臺以茂材異等薦君俾歸就行省之選君居家又九年而景星書院山長之檄始下明年至官會于咸由禮部侍郎出守江州得居甚喜是冬淮師變起蘄州告急朝廷以九江為西南都會調江西平章禿堅不花總諸郡兵來援既而議不合反退向善純坐覲形便動成牽制子君知事日蹙不能成功因謂本守曰百萬之師省臣之師也百雉之城明公之城也明公其與城俱存乎顧吾老且憊無能為役請從此訣李公首持大失君亦失乃變服從間道馳歸時下流久梗南郡洞疑日甚及聞君至皆迎勞感泣如獲再見後數日報至則省臣宵遁九江不守而李公死矣君為位比望莫失且為文以哀之明年冬龍泉寇逐萬安守者而燬其邑君以鄰國陷覆義不苟去時鎮守全善庵撒里方招集流散謀舉兵東下屢遣舍人招君不應曰此豈是與有為邪乃携童奴入深山耕植以自給久之得疾亟因憤曰天乎吾獨不得從李江州死邪命進酒飲之奄臥而卒寔某年六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初娶康氏繼藍氏子男一人名璧藍氏出也女二人皆適士族考茂叔祖如海曾祖華卿華卿而上為延州司戶某其先世有諱迪者任南唐為御史大夫以言事獲譴

黜為江南西道巡警使，尋遷人道，毅之遺幼子世昌養於乳翁，因家萬安。實君之始祖也。君沒之十六年，余過萬安，弔君墓於廐嶺之原，見其子壁訪遺文，無有存者，乃以余曰：藏哀李江州文歸之，而壁復丐余文以表諸墓，余不忍辭，則為之。言曰：自昔遠遊，放浪之士，往往因近臣薦，道其材能，而朝奏暮召，起取祿位者，有矣。若君之材之學，宜無不達，然卒沈浮羈旅，積十餘年，為諸侯賓客，其遇合何齟齬也！晚得所從矣，復遭变故，不得售其奇，竟憤鬱以死，吾不知其何尤也。然蹟其遺，退從客陳議，訓切使符，尺寸以自效，則漢之賈誼，司馬相如，鹿之馬周，輩詎足多哉！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七

墓銘

楊君公平墓銘

君諱準，字公平，姓楊氏，世為廬陵西昌人。祖諱復，主皇朝贈朝列大夫、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考諱景行，延祐初科，以步舉登進士第，調會昌判官，終湖州歸樂縣尹。以朝列大夫翰林待制致仕。待制公治尚廉敏，所歷有能聲，名良吏。君兄弟五人，以家學競爽，為文詰義，恒額頌相角。待制公不能誰也。若里中嘗夷視，經視謂不足語，聞與文士都執中及其弟視相友善，二鄧推稱之。待制公宦遊江西，江浙間所交皆一時名士，無不傾

黜為江南西道巡警使，尋遷人道，毅之遺幼子世昌養於乳翁，因家萬安。實君之始祖也。君沒之十六年，余過萬安，弔君墓於廐嶺之原，見其子壁訪遺文，無有存者，乃以余曰：藏哀李江州文歸之，而壁復丐余文以表諸墓，余不忍辭，則為之。言曰：自昔遠遊，放浪之士，往往因近臣薦，道其材能，而朝奏暮召，起取祿位者，有矣。若君之材之學，宜無不達，然卒沈浮羈旅，積十餘年，為諸侯賓客，其遇合何齟齬也！晚得所從矣，復遭变故，不得售其奇，竟憤鬱以死。吾不知其何尤也。然蹟其遺，退從容陳議，訓切使符，尺寸以自效，則漢之賈誼，司馬相如，處之馬周輩，詎足多哉。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七

墓銘

楊君公平墓銘

君諱準，字公平，姓楊氏，世為廬陵西昌人。祖諱復，主皇朝贈朝列大夫、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考諱景行，延祐初科，以步舉登進士第，調會昌判官，終湖州歸樂縣尹。以朝列大夫翰林待制致仕。待制公治尚廉敏，所歷有能聲，名良吏。君兄弟五人，以家學競爽，為文詰義，恒額頌相角。待制公不能誰也。若里中嘗夷視，經視謂不足語，聞與文士都執中及其弟視相友善，二鄧推稱之。待制公宦遊江西，江浙間所交皆一時名士，無不傾

接嘗從其諸兄遊草廬吳先生申齋劉先生之門君年
少又最後至以穎出為二先生所器年三十將遠遊困
於無資會賴巨室有謝煥者其先君門人子也素厚君
材雅即稍貲相其行君徒步至京師索其文數十百篇
以年家子禮見學士歐陽公玄承旨張公起巖翰林黃
公潛諸公交譽之困歎曰子館閣材未何晚也時太常
奉禮官危素於君先厚善即具君名將薦之且番賓館
中俾需後用君以單弱苦寒疾力丐辭歸則常鬱鬱
有憂世之色其交或非之君為之指事搗勢力詆極陳
至謂風俗已壞人心已偷葦藪之下奸民公於糠粃而
下忌官府恬於奉養而不聞上下蒙諱以阿順相傾引

欲天下不亂得乎聞者掩耳居數歲江淮亂作延及江
西君乃飄然携妻子若避匡山特往來雲亭山中自歸
玉華素士布衣芒屨獨行悲吟誦慨然人莫識也如是
者既十餘年而西兵始復大至西昌其掠江南也遇諸
野劫其家人君獨負其孫麟與為文一帙以避追及之
君憤憤不能平取其文列置口中含嚼之不能既則盡
投之而抱孫以赴水會同行者挽之乃免亂兵猶驅君
入城中君得熱病狂不食七日死無以為歛景華城
東故居之側實甲辰六月十七日也君生大德辛亥十
月壽止五十有四子一人名某女一人適某孫一人名
某尚幼君剛梗高氣槩平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極於國

語史記戰國策等書其評切古人。特出唐宋諸儒先外而引義指辭鑿鑿如老吏具微毫。原不可掩適人服其精深尤嫉邪惡聞時人所為輒切。函語怒之至形諸文字不諱以此抵牾奇蹇鮮有合者。然過知已即肆然破屋岸觸事應口為韻語相嘲諷聞者無不絕倒家素貧好法書名畫至解衣解之。不讓當時若豫章陳瑛臨川吳當郡士劉文昌康震維隱顯時。小伴咸相師友以文行深結納其元介尤剛正少許可。至論為文亦必推其弟準云楚以鄉里晚生辱君受過。爾妻君之甥也憶君嘗謂楚曰吾文傳不傳未可知然。他日能錄吾文者必子也嗚呼孰知逢銘君墓哉銘曰

嗚呼至者德隱而莫賞至富者文燬而莫傳將時不遇而命罹其凶祿不及而憂在人先者耶

謝夫人墓銘

有元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唐致贈太傅中書令越國公之裔孫廷芳錄賴之與同移書奉和告其友劉楚曰昔我先妣之塋于五止若之原也前進士信州貴溪縣丞楊公淑雲為之誌既刻石納諸窆矣而地墳泉發弗克安靈罪莫甚焉惟不獲更卜忍死以至于此茲幸得言於儒林鄉栗里之原陽岡將以是冬奉而改窆焉而年月未有以識者得不鄙世好賜一言以銘之斯存歿幸矣楚辭不獲則徵其狀而為之言曰夫人諱某姓謝氏

秩出賴縣之社大和某宋國學上舍考善伯國學待補
妣某氏年十九歸于鍾氏為汀洲上杭宰諱紹安之孫
婦賴州學王諱斗元之介婦而學正仲子諱端孫字炳
文甫之配也主粟貞淑米嶺德門恭事舅姑克盡婦職
又和以睦屬儉以持已勤以率下閨門之外難於秩
無間言焉炳文甫氣岸豪邁好治園池花竹日有賓客
之盛夫人供其佐歡雖舍卒必誦師訓子嗜學見古今
書籍喜購蓄之夫人至晚暮珥以珥其志嘗夜有寇炳
文甫操戈出禦大呼寇至夫人隨聲直前從後出照此
寇入已無及矣又嘗夜失火家人驚走或舉地失塔夫
人亟命道長幼先出已獨挈幼弟按井中乃去比歲甚

人難所傷而貧又捐究炳文甫既歿夫人綜理家務鎮
以安靜費用益裕姻黨咸義而禮之夫為婦之道持其
行常難矣而敏於應變又往如此是能相其夫成其
子而卒有以保其家者豈偶然哉壽至五十有四子男
五人長曰茂次曰公孫四曰壽生先卒三曰廷秀俱克
家為名士孫男八人應龍應麒應雷應祿應奎應鳳應
瑞應彪而應瑞應鳳皆登世至是應麒應雷俱能以經
學註試江西應龍有子曰慶一應祿有子曰舉孫尚幼
則夫人曾男孫也惟夫人之令子嘗從余先君子遊其
諸孫又辱從余兄弟間是楚於鍾氏有通家好而曾習
問大人之為賢也茲因其請謹撮大槩俾表諸碣以慰



其孝之慈孫之心至若生卒始塋年月則具前誌文茲不復載其所載誌未備也故言而表之銘曰

嗚呼夫人淑且敦矣、謝族婦鍾門持常應變義所專焉則不羸天易論五山葛宅泉發源二孤十載燭曼他媽兩發新元以溫剪制養弱白爾孫丁酉陽月壬午臨窆杖水遷從街一山行丑辰向未坤啓迪文海振後昆我銘斯碑示弗諼過者觀之婦德存

鍾母李孀人墓誌

歲壬寅冬十有二月某日朝興國鍾君廷芳之妻李氏以疾卒越明年正月壬子塋邑北門外之墓坑壙龍原前朝十日其來子應麟述其母之家世及生卒年月與

其治家行已梗槩遣人奉書走百六十里以請銘於墓且曰昔我先祖妣之墓嘗辱先生表之以文矣茲吾母之塋亦惟先生之銘是托幸勿辭敢泣涕再拜以請是日意是嘗辱與其夫及其子有世契之好者也又何敢辭乃取其所述而叙之孀人諱貴字嗣榮姓李氏為不待制諱補之世孫祖某父某皆世篤忠厚為邑望族母某氏孀人在父母家已柔順謹敏從兄弟居內齋獨詩禮而九服其慧長從保姆學文事而母推其勤年十九歸韓氏為炳文甫家婦姑謝氏嚴整有家法孀人曲意奉之得其歡心姑沒至承粧奩傳錢若干以治墓事相其夫預門戶侍賓客饋食之供應接惟謹而尤篤於



教子嘗曰汝祖父尚清素無以遺子者願奮有藏書致
下卷可以爲學抗之具幸各勉之他日聞四方有名儒
佳士焉其色必錫禮延致使受業焉因謂其夫曰使吾
得見兒子輩能操筆入場屋即無憾矣至正癸巳當
大比而兵興道梗輸守尚書舍公合屬邑之士庭試之
二子既在行後四年丙申邑大夫復以二子充賦江西
及歸禮舍君見顏問謂誰與不負家教之篤又明年戊戌
而世變猝矣其在辛丑冬鄰寇攻圍邑城廷芳與其邑
之父老從步冒風雪請救于賴府要歸歸入憂急所加
遂逃匿反蓋逾年而後沒得年六十有一子男四人志
望悲嗚其卷六承請明則應謝也嘗從余乞傳之

琴女一人冬城過丁允德當戊戌十日避兵山中舍亂
作冬姑美不受辱自墮崖下竟被害孫男四人舉童蘭
復女三人尚幼銳曰

嗚呼人孰不教其子而母之教也勤而慈、非狎恩
詩、乎惟曰賢良是師有淑孝氏勤誨諸子、以儒
稱女以烈死端龍之原住城渠、我銘其幽百世不
渝

亡妻陳君墓誌銘

君諱某姓陳氏曾祖諱先衍贛州路儒學教授贈承務
郎吉安路承務郎四子叔祖諱學禮授承直節贛州路總管
府推官致仕祖諱學詩番州路乳源縣儒學教諭考諱

道子潮州路儒學教授姚楊氏延祐初科進士授翰林
待制朝列大夫諱景行之女也君幼得瘍疾瘥其左臂
而備服女工不廢益勤其歸于我老年已二十有八時
紅巾遭亂歲又大歎君相余歸珠林取故廬隙地葺而
居之耕織以任給收族之孤遺子二人嫁前室之女一
人治具窮祭無遺禮若明年乙未江西行省以薦者擢
余為龍溪書院山長未赴又明年丙申為至正十六年
余以明經與舌有司而北上道梗兵興日蹙君怡然非
薄不以生事於余憂也戊戌夏汚兵陷江西南土騷然
者數歲自是抵折輒徙固有定居辛丑冬廬陵新安縣
譚安福統水師出之兵併擊與國東鄉孫馬士宣秋統

周興孫瑄侯反制節兵合擊之所過殘蕪余携家屬十
九人入南山之長坑進寓里良者三十餘日余與二
男一女俱病既而兒女相繼死而君獨無恙余得不死
君力也癸卯春吳兵始窺襄君有弟曰某嘗約君俱入
馮滿山中方往赴之夜抵羅村遇遊兵乃潛行東入石
鼓坑轉寓而宿依蕭氏姑九越月而後返明年甲辰夏
攻賴之兵復至大掠南境乃偃趨東鄉夜走里良入太
庄方書門外呼寇至衆大驚潛與陷沙中出奔小庄又
不可留乃回間道度雀兒嶺入閩川壘然上出雲端
回望原田不見底裏行者皆號失君不自難也父之聞
兵退乃出山寓羅坑之平原其姓子乳馬無有災害同

行者驚歎以為有和之者時舟師猶往來江上勢不可
歸乃復寓南富明年乙巳正月而靈兵之圍頓者抄掠
四出由東而奄入南富君發其乳子冒涉凍潦走王山
入富田園坦途益近乃渡佛源渡江爭橋絕幾陷明
日歸民男女溺死凍餒道死者不可勝數二月朔陸聞
舟師已東下乃歸而故廬蕩然生事孔棘掘捨棄餘存
蔭垣隙上雨下潦蓬菲交少君處之晏如也六月余歸
自廬陵君一得熱疾以為常既而遷種痢積不飲食
者五日得理疾遂卒寔是年七月廿六日也君生奉定
丁卯六月廿五日壽止三十有九子男三人長綺次履中
先卒今存者曰平原奴即平原竹主者也女一人照娘

八歲卒君一名家內無母教外聞父兄之訓知女則大
榮又貞險之靈婦道故自戊戌迨乙巳八年之間君罹
兵變禍兒曰險出萬死不測在他人有甚不堪者君咸
剛馬云之未曾有幾微怨懣之色可謂賢也已余不
早喪其心以雖得君若甚幸奈何險險未說又復中說
哉將吾者一不必壽也抑時世不淑因足為君累和是
皆不可知也以卒之明日墓所居亭上園之左乃誌云

張大八墓誌

乘嶽岳取而居閨、而鳴閨、三誰方將闢而立言
雖時之而孰奮其社尚有遺稚嬰或不死

張大八墓誌

歲乙巳冬十月甲寅朔其省照磨蘇某闕文字
官傳以某友王某所為其妻張夫人之行述來請
且曰墓期迫矣願有以誌也余發而視之則第述其父
與母姓及其享年若干與其三子存沒大槩而其餘皆
不可知將返而更請焉則道里阻備而由甲迨丁四日
矣期不可緩而誌不可缺也矧余與某閣君有相知之
好者乎乃遂將命者修詢而恭書之按夫人諱某山東
大名府人父諱齡瑞州上高尹因家江西母呂氏夫
生十有九年始歸于某閣君。明徽矣。整佳子弟也夫
入相之始順動慎克稱家婦事舅姑甚姻族御早下咸
有禮度教子勤學能以慈持義遺時多艱因克完居

而持履莊一造次不違以延祐甲寅三月某日生也
亥某月日病卒壽止四十有六子男三人次從周早卒
次從禮年十五卒於新淦今存一人名從政則其長子
也夫人之沒也值兵亂殲廬陵城。西後七年乃獲吉卜
改厝于某鄉某山之系實是歲冬季之丁巳日也嗟夫
由兵變乘婦人有先德而不失者鮮矣若夫人之行庶
乎無愧於古之遺則若然其身不克享純麗之社其子
不能免夭閔之禍天之報施善人固若是耶是宜其君
子悲悼之不已而斯文之是徵也抑君辱與余友又嘗
辱善其可無以示後人而不少慰其遐思哉銘曰
世之薄于女德之也乃惟斯人之溫。考夫之感兮

子造其良方惟幽之光芳伊令德方而弗食方有

世之式方

二子瘡誌

余年三十有八嘗戊戌歲之六月始得子麟又三年辛丑六月復得子麟皆陳氏出也麟清修整慧三歲能舞揖客四歲能背誦五言絕句十教者進而趨退而拱手隅跪應對唯唯又善伺顏色為可否麟尤頑強捷在襁褓已多竊而少察旦鷄鳴輒匍匐起坐語唯唯然雖長不怯也當麟生之前一月適河兵破江西而南上達江澤騷又明年庚子秋安成姚寇焚掠泰和其明年辛丑冬新安孫又襲殺熊府屬官之守吉安者撫富田團

亂又明年壬寅姚寇合熊府之兵共攻富田團五年之間兵交無虛日民罹殺戮甚眾男女無不被俘虜者余以麟幼無所知不可以教語孺慮麟稍長或不幸相失也教之自言其鄉里祖父家世之所自與其生之年月名姓令識而勿忘他日誦之習矣乃歲之八月姚兵破南鄉余與其母及雛之保姆彭員二子入長坑山中又入里良窰報恩寺謁暑雨跋泥潦犯胃嵐瘴者三十有七日九月既望聞諸軍已破富田團退矣乃徙家出三四嶺而蒞與巖邊邊瘡前居數日彭姆以泄傳死余最後得瘡疾乃昇歸將求壘焉未至巖道卒裸壘橫坑大嶺之西麓時二歲矣迨抵介橋小愈後三日得腫疾又



卒癸所房守上國之左五歲矣其母哭之哀余時猶卧疾不能哭也噫若余之得觴與鱸可謂難且晚矣茲幸而免於兵難乃以奔走致疾不十日併喪之天乎其生也將無言子抑亦保養調護之間有不能盡其道者乎奈何使余衆之恟而不置也後若干年其母不幸又卒既葬矣乃命遂饋與觴之骨附於其傍寘其幾其原也嗚呼禮石之七歲口悼觴與鱸俱未至於可悼也而余亦誌之者抑俾後人知斯人之不幸生於亂世而不保其躬雖若與鱸之方前益者亦遽至戕闕而不救如此也豈不尤可悼哉更豈以其年月日向某某若干天同穴而葬哉馬子石方弟誌也

先府君遷厝續誌

先府君諱恭字恭學者尊稱之曰快軒先生世為西昌劉氏考文度妣郭氏祖諱缺祖妣王氏曾祖諱震曾祖妣嚴氏兄弟三人府君其仲也魁梧有氣岸問學天成耻步驟常調屢試有司不合退而教授為鄉郡師表性至孝尤謹家譜厚倫記義之所形雖強禦不囑也其行已儻裁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狀以大元貞元年乙未二月十六日生以至正十二年壬辰春避紅巾亂由州城返珠林之故宇病三日卒實閏三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後更名楚領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亦名楚孫男九曰鵬曰解

曰恩耶曰嗣曰爵曰嗣皆後公卒今存者曰解曰
平原女五皆卒配蕭氏繼郭氏府君之歿也初遭亂淺
殯舍傍後三年始奉塋于楓樹林之原不意符羅兵暴
斬墓幾毀乃以吳元年丁未七月甲申改厝于仙槎鄉
姆坑太祖妣趙氏夫人墓之左負申庚面寅甲從街者
言也蓋府君沒既十有六年猶弗克詣銘于世之大手
筆而墓已再易矣言之痛心罪大違重將塋之前一日
余兄某弟某相泣謂曰府君塋期迫矣而銘文不能以
卒致然不可無以識歲月也某乃飾新塋之碑泣血再
拜而書之如上

先夫人遷厝壙誌

先夫人諱某姓蕭氏泰和仙槎鄉石頭岡人祖諱希聖
考諱應祿代為儒士妣廬陵楊氏以元貞二年丙申七
月十一日生以皇慶壬子歸于珠林劉氏為先君快軒
府君之配不幸以至順辛未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三十
有六是歲權殯于城東清溪之陽後七年丁丑乃返塋
于白家橋之東又廿年戊戌復遷橫坑之助教山於是
又十年而山剝水射弗克安靈憂悻之積感于憂寐乃
以吳元年丁未七月丁酉奉厝于秋鄉鄒家原之吊鐘
嶺首午丁趾子葵從術者言也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
後更名楚以詩經請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錄生一
名楚孫男九某某皆從夫人之沒既又皆卒今楚有子

曰平原楚有子曰解女五昏卒惟太夫人生有淑德而不克享其壽沒有遺骸而不得安其藏豈非遭時多艱而不肖孤等不孝不慎之所致歟追惟淑德善行已載諸誌文不敢贅述茲更厝也其仲子前鄉貢進士楚謹書其始末歲月于石而納之如上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拙存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廬陵丹沙人其先業詩書致通顯者累累有之其族蕭氏家譜中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其當來季骨懷德不仕先生於書無不讀而恒深於老莊之言於方術無不究而尤精於攝生是年之道年十七出遊鄉邑為童子師已喟然特出道中歲

即引恬家居壽八十而沒其處已也無失容無矯行無遺言其於交際也不擇賢愚少長貴賤有所諾焉雖所甚愛必捐有所期焉雖道理懸絕甚寒暑風雨不爽以故人恒不忍欺之與之慶久而益敬至有化驕悍為柔嘉易暴慢為禮讓者其以經術訓諸生幾四十年然所主僅歐陽氏曹氏徐氏三大姓止耳性恬淡寡言不為表襮嘗行田陌間其衣裾為草露沾透解飲之曰昔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吾十年一易布衣視晏子殆有愧乎晚更疑拙存政聞其故先生曰人皆伎伎我不規利人皆營營我不競利非不規名非不競惟拙之故規競弗勝是道也彼以巧而喪之吾幸以拙而存之由是

言之不亦可乎
宋咸淳庚午九月沒元至正己丑五月其欲也手足如柔面目如生人疑其有道云娶同邑宋和里約心楊公之仲女余先外祖母蕭夫人之妹也子二人長應生曰卒次祖生字紹宗女一人適鍾某孫一人規洪武四年冬余備負職方規為韻邑文學以郡表來上將致其父之辭會余有京口之役不克見而去明年夏紹宗乃為書介余弟楚請曰祖生不肯不克承先宗今老矣痛先人之沒而至於趙家營之原也又甘有四年而泉木有所述非不孝歟昔子之舅氏方古嘗稱群甥中子名能文辭宜於先銘有所不新也敢請余弟楚亦曰是不可不撰述以成母黨之懿余因執

何敢銘然亦何辭乃遂加為銘銘曰

嗚呼先生抱送字蓄德以全其天合真咀和以引其年有委有源乃健乃儼鬻而不離人以為高不絕學以為賢故學以世而宗以傳趙營之原有爵其阡尚百千年過者式也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唐容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唐公沒既若干年為大明洪武元年其孫汝默以前翰林侍制侍講學士朝散大夫楊舟始為華容尹時所為狀來請銘謹按公諱士龍字玉瑤姓唐氏光州固始人宋開慶已未

間勇勝軍有屠初統兵屯鄂城外以偏師往來渠巴年
州教與元兵拒戰至南平隆化縣界射嬰九創被執元
帥欲生降之不可路置馬上行至蒲州土門發憤八日
不食卒者實公之先考也其諱字逸而不博都統既沒
於外是秋元兵破鄂陽其軍公方在襁隨母胡氏俱北
徙時董忠獻公從世祖擒兵南討具知都統勇烈及在
蜀力戰死節狀始言於世祖因以其幼子見世祖歎曰
佳父必生佳兒然不宜在軍中即以公屬之忠獻
鞠之同己子居先五年而胡氏亡已八歲矣忠獻長子
中書平章名士述故名公曰士龍以次於諸子一日疾
作戒侍婢視藥適忠獻往問之見婢仍以宿粥進怒

而辱之命更於馬年十六壯括精敏歲有以八歲馳

騎引射能令中如破忠獻目而言之因歎曰都統有種

笑公因不識所謂也凡衣服飲食一視諸子故人以爲

重氏子無異辭者由是諸是忌之至罵曰虜子見幸如

是和公聞之泣新曰諸兄見侮辱必有異說死卒聞之

忠獻慰撫之曰汝我子也勿以不肖之言爲惑公卒不

自悔他日乘間表懇遂請之故公不覺痛哭且拜且誓

曰爲人所生而不知有父何至愚也然爲人所養而不

知報曰我則非人自是與人言輒涕泣至寢寢食思欲

復唐一不可得一日從熾溝沅水上復前延哀懇不已
忠獻曰爾欲復爾姓耶爲我投石水中浮則爾姓

否則我左右咸以為快公仰天恸號流涕被面視曰
使居亡不絕石當誓浮因抱石投水中石於急流中暫
旋若若浮者數四志雖愕然变色以手拍鞍曰天也
庶鄰之靈其不死乎即日命公復唐姓數畝為而官
之命公皮弟果忠獻之覺也公哭之恸於所生至為重
服謀之忠獻之弟文忠公與之恸於所生至為重
國公考以家故忠臣子孫薦公于朝試經學吏事高等
授高郵興化尹時兵後縣宇荒落民之寡穉散居村堡
公招株泥後撫以恩信是旁無教之耕桑又籍戶於
田若干入學官召佃懇之歲得穀三百五十餘石以
賑士凡兩學之敦學齋廡聖賢像設成創而新之民士

觀仰俗以至變縣東五十里濱海為患嘗宋范文正公
為縣時嘗築堤之名捍海堰歲久圯壞鹹鹵浸溢高
郵寶應海陵諸郡田棄湮沒民流亡飢死者半公悉以
扶聞請發九郡人夾檣餉之楮石畚鍤雲委山積食計
動以萬計公私藥要害以身先之故民不告勞而官無
冗費凡十有六月堤成延亘三百餘里數郡利賴其澤
民至今歌思之嘗興工時毀一舊祠發堤獲方石上刻
四大字曰遇唐再脩公驚曰何先知吾姓於二百年前
邪因決志成之暨造事江淮都省以聞朝廷擢公為兩
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秦治監規賦以克羨調淮安賤
推官未及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時姦臣

柄國靈燭方熾公憤曰吾責居言路視此寧能緘默耶
耶抗章劾之未幾事敗伏誅中外惴服嘗按歷荆楚貪
利革化細民頌得伸其情隱所至首訪先都統在蜀力
戰遺事多得之故老退卒之口歸語濟南文士西疇張
某稱爲行狀狀成謁故翰林吳文正公撰宋李勇勝軍
統制官詹假墓表乃具衣冠招魂與母胡大人合塋鎮
江舟從縣崇德鄉硯山之原明年歸興化治園亭於北
城葺草堂於德勝湖北將倘佯是問樂而忘世焉未幾
朝廷以公老成就家起公拜奉訓大夫廣西道副政庶
訪司僉事居二載苦於瘴癘憊躄不禁思德勝湖草堂
之勝即日移疾東歸創書樓於齋居之東藏經史子集

費二萬奉常謂人曰吾城西有田二十頃可以供伏臘
家樓有書數萬卷可以教子孫志彌壽矣春秋家祀必
先設忠獻公神主率家人拜奠之示不忘也家君越五
年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實皇慶癸丑某月日
也配金氏封壽君再娶吳氏生子一人名澍以蔭任至
岳州華容縣尹有惠惠聲故忠獻弟翰林承旨文用之
子九學士某嘗曰吾童異姓而骨肉者也不可使
遠而愈疎因以其第五女妻澍叙婚媾之好焉女二人
長適大名王特中次適陝西張伯固明經舉進士漫染
書院山長孫男五曰汝霖曰汝影亦名中蘇正有祖風
入本朝爲鄧州府會昌州同知即奉狀來請銘者也曰

改朴曰汝植次五曰汝棟嘗卒女二長適傅氏次適
余文其今為滄州判官魯孫男五長如應吹如魯次閻
保餘幼未名以卒之某月某日葬墓所余幼時嘗讀臨
川吳文正公所為后統制墓表既覽嗚呼其風節矣及觀
所述誓石復姓事復奇其事而憐其人乃今得誦其狀
識其諸孫而遂銘其令子之墓豈非幸哉銘曰

惟孝勳天惟忠有後孰為為之勳厥神遺乞乞詹侯
統制鄂兵拒戰憤死赫其忠貞夙有幼子隨母北渡
自強及冠知重為父惟忠獻公事命以護護之字之
不懈益承天啓其美此懇投告生既有如愿卒不報
從儼浮泥弓矢具飭請命蓋哀哉以投石抱石誓河

河水逆流我復我姓石為之符令知有詹昔念有董
由董而詹維天之寵侃與化令尹起家勇割流器
發揚濟辛庠序言儀器秩民樂以遊士飽而習
維東有暹捍海之邦決函法我民其魚起而脩之
亘三百里能楚以詹識于異世嘉績上聞權判監司
蔡畫孔良秋官載治南堂我實振風紀天子曰噫
擢我良吏彼好國者為鵠為象抗章列詞萬死不淫
當其薰灼聞者吐舌及旣敗覆咸服明誓司憲八注
端海登氣山樊繫思歸我白雲堂有書史原有株桂
播之研之以毅以育古人有言無他不野忠獻在宗
尸祝是脩亦有直臣詹有孝子風采疑峻質行純美

維石發祥維天降昌子孫如林百世允臧有歸其阡
過者式只我銘其幽以誌朱尚

吾黨嚴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漫孫後更名臧字元交一字吾南學者稱之為
吾盛先生姓嚴氏吉之泰和人宋治平間有以忠厚聞
於鄉字方叔者其七世祖也曾祖諱末美字某祖諱毅
字孝仁別號山厓考諱源字深道末季室佑初有諱楷
字季樸諱越字季御與毅兄弟三人遊上庠有聲一門
昂以文行相師友而季樸尤豪邁負氣矜信國文公
推倫魁選里中前輩悉下之獨季樸不少謙與之爭
至以不學語侵公公嘆之然亦未當不心服也山厓清

脩攻苦尤好古博雅多所著述其說也大槩謂曾孟為

誌其墓源生二寸長諱源孫字楚交早卒次即先生

幼失怙恃物於諸父其志操已挺不郡儀觀脩整

如神人然見者悅之性敏悟每開卷一覽輒成誦日記

數千言終身不忘元至元廿四年遣按察使某行江南

試儒士至邑以論語可與共學童命題舉試者數百人

既退各言所破句其叔父某有謂道至中而止而中難

能也先生甫八歲謂此破辭渾如意達當在首選衆以

童子少之及榜揭果然言者數服比冠出移鄉先輩遊

凡經籍史傳與天諸子百家至天文山經卜筮醫藥之

書靡不探究奧天窺極軌類下筆為文奇氣灑然時科

舉未行士隱其業先生視醜假澳忍者謂不足與語又謂鄉里淺薄不足吾心常快出處當世仕者率妍媚脂膏若女婦然獨歲所遣監察御史行部氣勢甚都稱舉按內外又極言天下事而無所顧忌以真心竊慕之嘗謂人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吾志否則寧不為耳聞若嘆之一日先生將北遊其嘗與柳者為請送之且謂明年當假故人駿馬於城北楓塘橋上也先生益自信即日束書走燕都時臨川吳文正公澄廣文靖公集禧童揭文安公豫漸方至京俱客承旨程鉅夫所數人皆得先生權甚每相與考訂今古搗推治道憂嘆悲玩無軒然於群衆中人莫測也特結廬石岡人而下向十

舉一命不易致而風憲尤所慎重未幾文正公以教授舉文靖公以檢討為獨先生傲岸簡亢以故當事者恒不敢以卑薄瀆先生亦介然不為動也他日全阿刺公集官與撒里公平章以書幣延致先生于館中俾子弟從之遊先生愜然起應之曰吾道北矣吾志其行乎哉由是舉學者益聚四方贊聞儲遣者填於室車馬交於道莫不願見顏色間嘗欲執弟子禮全公為之增築館舍待之其授五經義者全占其盛學之半時人目為兩監云先生不厭不倦隨其人深淺高下而告語之無不傾竭人亦自以為無不得所欲者其後皆至顯要若丞相春刺罕大夫脫脫不章全帖木兒不花太尉

高納麟丞相質太平大夫脫院使三十八年章元即
哈台察哥夫里則又傑然者其由曾監進士出身任州
縣者不論也或進規之曰以元生之才之學何官不可
為何爵祿不可致誠能一俯就循資而陞則先定之志
達矣先生拙首不應嘗錄五經大義為書十卷藏於
家笥其徒竊以獻於文宗嘉之論者以比西山所
義尤為切實方議以集賢待制官之會文宗計遇事遂
寢先生方日與客酣飲於紛勢利盡茫乎若無所見
聞也其為詩文不假思構間立就而皆根據要極疏
涉風雅流動耐暢節制老成王其情悅時事惻惻淪放
而哀傷忠直則必為之特筆且書不少假借或為之瘞

純異乎使聞者至於嗚咽涕而不能以已也先生

至元庚辰至正乙未年七十有六其九月之九日竟若

不豫觀謂其子曰吾疾其不起矣夫越十有三日夜生

子起沐浴衣服冠危坐而逝又明年孤子嘯與其徒教

千人塋先主於宛平縣西玉河鄉古園村之原配楊氏

奉定甲子進士謚升雲之從妹貞淑有婦德先公沒之

十八年卒子男二長又文以兄范交無子命為之後又

次事所後母倪氏與母楊氏克孝謹有子道次曰復公

三三歲而先生北遊比有知恩其父不可見因泣請於

公曰汝大能往吾復何恤年十七請行母為吾所親

高為書詞道之既至燕父子固不識也桓公涕泣再拜
三親舊所為書數之數多違其選鄉語先生慨然曰吾
三夫家能以布衣誦見齊人子弟和一語不及家事自
是留侍左右更名曰暉為之娶羅氏女復公遂不敢言
歸天暉初入曹監為侍讀生後紀至元之六年備邊全
示三史諡中節吏局書寫禮第賢校史後先生沒之二
卒孫男四人曰遂於曰明初則人玄之二子曰同書
曰同庚則暉之二子遂初與同庚皆先卒今明初有子
二人曰昌武昌居泰和同寅有子曰奴曰其居曰
三余幼時嘗從先大夫嘗存府君過嚴氏先姑所先
世法夫人為妯娌故殺進拜馬時也公初赴燕場夫人

見余兄弟米飯憶後公而泣余時在幼一不知其情之
悲也比長見先生所與子姪書皆家人問勞語所以望
其子孫者甚遠且謂吾嚴氏後此當為南北二祖矣意
若戒之俾勿忘者噫若先生者豈真慙然於其卿士骨
肉者哉留燕京幾五十年不畜婢妾為詩文多至數千
首而不著彙飲酒至終日而不亂世事優有斯人哉余
自洪武三年就徵入朝起家為兵部郎中六年調官
北平又復聞先生之高風拜先生之遺像欲吊其墓而
未果他日同寅以狀來請銘屬以通家子弟詎不敢辭
乃卒而誌其碣復系之以銘曰

嗚呼先生其奇偉不常者既已生而鍾夫天柱龍洲

之英矣乃不施不試徒效而歸於幽燕熙漢之鄉耶
其砥礪孰體不得以肆而鳴者寧遂汨沒於糟粕而
化成於文章者耶侍志在必時言不可忘故寧指介
一牙特以自放於管賤而必不雅言即言以叨尤借潤
於毫芒者邪然後知言之過言惡者有所不為而或
賢智者之所傷也志之大者天且不能成之夫又豈
人之所能備之哉嗚呼先生不辱其志柔儒之規舍
鄙之孺一時之遺百世之師

曾母周夫人墓誌銘

洪武十年三月余以朝覲歸自京師入過河舟過靜
海前監察御史今知縣金公宗景持其郡刑進士吳儀

所為狀一述泣且言曰此余先母周氏行述也惟是先
母之塋于今七丘而墓石迄未有銘使貞艱之志鬱而
弗昭非不孝罪乎惟先生風紀一道言文而信茲幸獲
拜道左倘辱表而賜之文以徹惠後人業之頌也敢再
拜請余時以行次未暇憫其志而姑諾之既還北平三
越月業復以書來告曰近制州縣官老滿入 觀者許
給假省親 柔不幸親早弃不逮而赴 觀有期願得銘
文歸而刻之則先母為不死而業他日亦可以見先人
於地下矣 柔悚然曰是嘗有諾其何得辭乃按狀而次
第之曰夫八謨柔姓周氏邑之白沙里人也曾大父某
大父柔父 柔字其錄皆世積忠厚為名士夫人自幼端



一有忘採。而父母所鍾愛嘗曰吾此女必不使出室當
為擇任婿。而同邑眉山曾氏子名以仁者宋進士一縣
之孫也。秀之謹或以為言。淇綠君以為可妻。即欣然許
納之。時夫人一年已及笄。越明年壬戌生子業。又明年三
月業承時。工中以仁卒。夫人泣且誓曰吾聞婦人從一而
終。雖無子。世當不感。况有子乎。既又泣告其舅曰吾曾
氏婦也。夫亡不可外處。即抱其子歸眉山。族大
屬尊或坐。妾相軋夫人以孤弱處其間。操守彌厲。初以
仁有世產。雖以其鄉而遺禍。余卒夫人無所承命。其故感
契券。又為其女弟所掩。區莫可考。曾夫人循。旁詢詞
法。誰彼驗。其誠感動人亦不能隱也。先時以仁事高

伯或暫曾其。其族氏乘危亂。復為貨之。夫人悲憤。快
悵然卒。不以為言。他日斥其奩。皆盡贖以歸。先時故虛
煖。至是始優。博馬親黨或難而質之。夫人謝曰我何能
為此。吾夫志也。每秋稼告歛。躬澁糶。析私惠。周流公賦。
克給。不十年間。家以豐裕。嘗詢業曰汝不幸早孤。又無
他弟。元可托。凡吾所以不死者。為汝也。業何不學。吾寧
死不能繼汝。負汝父或甚怒。欲歐之。至自投杖而泣。業
由是感動。向學不怠。年十五。聞江西李進士炳。江東黃
先生。善易學。將往從之。遊夫人甯。裝送之。戒曰汝學
成而歸。則名吾子矣。甯費不汝惜也。後成學入天朝。為
洪武元年。天下清明。郡守侯公某。縣丞王君某。知業才

俊可用交致薦辟棄以母老辭明年己酉九月十五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其明年庚戌春屠于里之
原山四年服闋郡守復以為才舉業于朝即日擢承事
即評監察御史巡調知青州寧海縣則今職也惜夫人
不及是矣則原山之楚家有窮乎余惡乎不銘曰
古有之死婦倚木亡卓彼從一質承志剛道孤既將
世業亦復奮丁閉門光此令族斷機引刀林心劬勞
發則不違而鞠為是遭旁冠朱衣來拜墓下陰靈慰
揮鄉里嗟墓金銘湯：原山哉：嗚呼婦則百世不

磨

元故養善劉公墓誌銘

公諱成，大子，宗源別字養蒙，世為西昌劉氏。曾祖諱其
祖諱其考諱某，皆服勤詩禮，恪紹儒業，故能積懿趾履。
以知美于公，為惟公剛介，言行斷然，外不事祿飾，內
不蓄怨，慨已有弗善人，以告之，輒自愧悔，不吝人有不
直者，即面折之，進退不貳，辭方髻亂時已嶄，自異比
長從荀存陳先生，在天全倪先生游，故於先達之遺言緒
論，與有聞焉。為學攻苦，精確不以口耳隨人，後上自元
經四書傳注，論史子評議，下暨漢唐名家著賦頌詩文
等作，無不究。折旨義貫，統宗極，跋涉源委，鈞抉隱奧，雖
今而經誦之手，纂口，諷長篇大帙，充帷連篋，達晝夜，歷
宗晉西德嘗以學行由州里推舉，遂以易經一試，有司

師合過東湖拜徐高士祠而歸晚以經學教授鄉里每
正嘉講論聲澤異如調揚義暢聞者心解弟子從遊者
多至數十百人雖頑暴鄙陋者登其門莫不消滌欽押
率饒臨境知所嚮效師道之嚴友道之篤公賈任之不
讓性寡欲尤尚儉約大布之衣歲不再更嘗游學章貢
二水間不以險遠自悔或邀以與馬則曰吾本寒素何
有驕貴習也竟謝卻之聞人言仕進勢利焰上可灼者
輒掩耳起曰無以汚我家貧好著書嗜酒或為客沽
設成禮而已嘗築書樓於先廬之傍勿高大而卑樸
之令子孫可葺也年五十六以耆德來明庠賓監守
大夫多所教禮嘗自為真贊曰貌古而癯亦儒而壯念

益秉慈靡敢性放沉潛平易動息有養見天地心悟義
皇上觀此則公之為人可識矣至正四年甲申五月遽
得熱疾家人命醫以藥進則止之曰吾生平未嘗服藥
皆以甲申生今以甲申病無乃遂終竟以是歲之六月
某日卒于家壽止六十有一卒之日衣具蕭然幾無以
為斂明日塋于秋鄉之蛟湖口毋郭氏配嚴氏力勤持
儉克相其夫子一名愛能世其家女四人適某某某皆
古株山名族次某適石岡蕭某孫男二人長名藥次名
某夫死女四人適蕭適蕭適蕭某有周易集說若干
卷先世遺文與繼志錄若干卷遠山詩集若干卷其評
而序之者荀存先生也後以兵亂俱逸不傳君子惜之

楚後三十有三年我棧兄某始改附於仙槎鄉百記東坑祖塋之左時終由兵部職方郎中調官北平是歲十月以書來曰昔者吾先君之殯也荒迷義事不克有紀今且更卜矣而墓石猶未有銘不孝之罪奚其文憶先君得時謂群從甲吾弟為陳文詞得無忘之乎無忘則斷誌宜有述也某不敢辭謹按先譜而為之言曰嗚呼我劉氏由金陵來至公終十有五世耳十五世之間以忠厚傳于家以文學聲于時以科第顯于官者固多然而或著或微或絕或緒則係乎天矣有脩亭制行如公者而卒不得有為於世以沒寧復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乎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泣而銘之銘曰

行而式方以直學是力用之抑後斯殯号
明故羅君和鄉墓誌銘

君諱天與字和鄉姓羅氏世居西昌之江南為士族曾祖正叔祖希白父德甫俱誦述立園隱德弗耀君生而岐嶷長益敏達嘗從叔祖希顏公授書至太史公貨殖傳讀而心慕之廼折節力本綜理生殖相時乘機工於取舍儉不失已侈不踰物紀綱家政敦秩人倫始居積於阡陌之間終放適於江湖之上與物無忤秉心維仁嘗江行遇風波同載洵棟君正色不動益飭篙楫舟遂及岸人以無虞又道遊群剽徒旅星散君解衣揮金辭氣慷慨冠不忍害合之而往鄰夜失火匍匐奔走義有所

急已貧弗顧且其酒采謝卻而弗居若此殊卓非君孰
能敬事嚴君孝養慈母言其備將來自遠方既罹荼毒
衰極泉壤教子淑孫日篤前往厲歲之歎視靡有餘怒
焉在己周貸里閭惟決友朋和睦內族歲時蒸嘗有加
無瀆囊在庚子山寇肆侵夷率徒伍庇其鄉鄰迨壬寅
秋亂兵渡江衝冒嵐濤竄于閩川九月避疾十月卒焉
室家倉皇幼子同被壽五十有八旅瀕江下及茲丁未
民物和合孝子以九月癸巳奉柩歸窆于所居之北原
陸遷迨甄坎而離配周氏合葬寔同其時子男三長仲
季次仲文次仲考普克家又次仲章其幼子也女三餘
一人在曰順娘適黃孫男三曰澗曰相郎曰澄相郎死

與國隴上女一尚幼余典君同里閭又嘗往米山浦間
蓋無其為人至是仲季兄弟來請銘銘曰

嗚呼生乎有元大德乙巳之盛際而卒于壬寅之亂
離又六年丁未始克返合塋于故里古城之東鄰其
生也時其歲承綬噫喜佳城百世不隳

樞新文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勅賜開國輔運 誼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海侯追襄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積奉 詔

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鑿駝驛視之弗能愈遂與

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之

廿六日薨計聞 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二日 詔贈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窆鐘山

之陰伴官給其事葬之日 車駕臨奠加賻贈焉又明



樞新文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勅賜開國輔運 誼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海侯追襄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積奉 詔

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鑿駝驛視之弗能愈遂與

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之

廿六日薨計聞 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二日 詔贈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窆鐘山

之陰伴官給其事葬之日 車駕臨奠加賻贈焉又明



年庚申 上追念其勞爰

物備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其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臣崧未諳不敢辭乃追考公蹟紀載第而書之謹按公初名合保後賜名翰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涿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為自嚴甲午乙未西克潞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懷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分院元師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師與良同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皆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將朱錠甲辰進英武衛指揮使壬午寇出馬歇沙上親督戰進

至浮子門寇乘潮逆推首尾相失公縱兵擊之俘獲無算是歲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巷口取湖州公潛勒奇兵出魏館扼之戰以大捷事平邊留戍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封二門士誠就執公奉命撫循秋毫無所染進僉大都督府要時方谷真據明州未下上以公為征南副將軍從御之大夫信國公湯和徃平之公引舟夜入曹娥江夷垣逆出其不意直抵中庭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兩公領兵進及於盤輿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

之時偽平章陳有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戊申進破延平
執有定閩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業陳二聚劫蘭秀山
丞梗公立勳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閩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持進左柱國吳相府左相
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
年壬子朝廷大發兵東戍定邊命公總舟師數萬由
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
卒免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中寅海上警
聞復領沿海各衛軍出捕至琉球大洋獲人船若干俘
送于京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機務至是歸
自遼東而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廿一日

蓋以覺之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
以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封額上縣子
妣周氏封額上縣子夫人祖十一府君贈驛騎將軍都
指揮使追封延陵伯妣劉氏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渤海侯妣葉氏追
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侯夫人今封某夫人子
男五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次忠羽林左衛
鎮撫夫人李氏出也次端次供次五十皆庶出女十人
其第三女許為湘王妃尚在室惟公以驍勇之才際
興王之運鍾英淮甸立勳遼海致位公侯而不矜不伐
盡瘁所事直古之名將孰是宜銘銘曰

赫赫景運 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公侯出馬桓桓

海公有乞其勇願殲在廷王立山聳元政不綱 帝

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滌和旋授采石飛

渡大江魯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千

城是力 帝命汝植言守江陰隣敵授首遠人歸心

南牧舟陽東略無錫連興策功英武躡職寇窺海口

縱立擊之風從潮生彼還不支從攻吳興機略周布

捷出舊館托其歸路進換封門東定姑蘇擒厥大酋

禮十 京都 帝念尔勞陞秩督府不曰四明亦肆

意拒逆厲戈甲往二征南挾潮而飛颶旗電帆撥金

伐鼓壁其城下寇窟而連膽落萬馬躡景追風執訊

凱還鯨奔鯢伏海霧雲詳張方告平尚海方急千艘南

馳賊彼勃敵三山既隳延平肆通旌麾所指列郡未同

公歸自南蘭秀連梗鉏而闕之海道眇眇 帝曰靖海

寶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恭煌煌鐵券奕奕命秩

思延子孫功翼王室載授征虜督餉定遠白紵雲麾

風不摧倭童狂狡出沒大洋愛獸狝之 皇威以張茫

茫遼海烈烈英勇式弘將略茂對天寵方名元老曹周

世膺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 天佑賢公宜未福何疾

之嬰遽與不淑儀曹考行贈謚有光鍾山佳城天設地

藏神道之左有石巖巖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將軍濟寧

侯迨封滕國公謚襄靖顧公神道碑銘

自昔 國家興王之世 必有才武雄傑之士 出於其間 以贊立大功 佐戎大業 為 國虎臣 享有祿位 豈非天人交應之會哉 故征西右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某世為臨濠人 曾祖子四府君 以公貴 贈鎮國將軍 僉大都督府事 柱國 濟寧侯 妣雷氏 繼潘氏 俱封濟寧侯夫人 祖文俊 累贈驛驛將軍 都指麾使 護軍 迨封武陵伯 妣林氏 封武陵伯夫人 考道祥 累贈榮祿大夫 同知大都督府事 柱國 濟寧侯 妣雷氏 繼潘氏 俱封濟寧侯夫人 公自少 個儻勇力 絕人 元末 政亂 海內大亂 皇

常侍左右 自歲甲午 從 上起兵 此攻南甯 西授餘和

飛渡大江 克姑熟 下溧陽 定建業 撫宣城 收廣陵 凡

擊叛 討逆 開疆 拓境 靡不景從 始從百夫 長鬚 歷元帥

由是 取安慶 於危疑 復南昌 於反側 領兵血戰 而洪澤

載清 塞壘 而廬州 告捷 既而 奏功 秦州 振旅 海安 出

奇制 勝厥 績尤 異 進同知 天策 衛親 軍 指揮 使 司 事 而

午 詔 從 東 平 侯 韓 政 取 濠 州 破 其 四 門 月 城 時 偽 吳 張

士 誠 據 蘇 州 公 攻 圍 曠 歲 卒 拔 其 城 而 擒 之 統 調

濠 梁 衛 指 揮 洪 武 元 年 戊 申 從 大 將 軍 魏 國 公 徐 達 北

定 燕 薊 拜 驍 騎 上 將 軍 副 大 都 督 府 事 兼 同 知 太 子 率

府 事 三 年 庚 戌 論 功 行 賞 進 朔 開 國 輔 推 誠 宣 力 武

臣階榮祿大夫敷柱國贈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
授征西左副將軍由興源取四川入階擒其驍將王洪
進克文州綿州擊向家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偽
夏丞相戴壽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
川以平五年壬子仍右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
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曹國公期失道殺且盡士卒不
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直衝部落戰走之遂掠其輜
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
兵出鎮北平益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邊隅
入靖晝夜從養府吏諫計遠算常若冠至明年乙卯

有六

言同曹國公仍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邊

造奇疾葉弗能愈以是年十一月廿一日薨享年四十

有六計聞 上為之震悼 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

己卯公喪歸自北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墳道觀者感歎

及至 勅塋鍾山之陰 車駕臨奠親定誌文以賜之

明日 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

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哉 美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子

男四人長曰敬金吾前衛後所千戶鎮撫次曰朱保曰

舍生曰苟兒女二人適若 恭既塋其孤敬泣而請于朝

曰惟先臣某事 上二十餘年不幸早終願神道之石

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請予以昭 聖朝眷待之厚且



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曹以爲言 詔可其請命
禮部侍郎 崧高之銘 職在討論不敢以蕪陋辭
謹按狀而書之且係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 時佐 運各奮其武矯之襄
靖生千 帝鄉 帝猶 龍飛雲從龍翔自淮渡江首
定建業公時左右執任 獻捷領兵來向遂夷月賊寇
擊颶馳渡梁以清北 燕薊旋拜駉騎崇勳豐稜鐵
券以誓乃命西討進自 漢中取道借文山噴水深進
圍成都作亂一鼓千 投戈俘厥辱主繼從征虜北
渡陰山雖親奮出千 險艱薄削部落脫鷲擊掠
彼羊馬遠置軍食主 上功 帝憫爾勞四方既平

尔弓其素 弓試矢比推燕薊虛其高輪式謹邊
涑水法 居庸關 馬絕南牧城無盡關公歸無期
遽以計告沿邊驚呼當宁度博真靖有詔時國有封
茅土斯號沛豐信庸關結着銘垂勒神道 祭光自
天 天子有誥

王孝才墓誌銘

余性持憲比平時客有王某以里譜生來謁見之頗然
佳子弟也問其所從遊則對曰前監祭御史王君子敬
頽之師也余耳其言辭鏗然曰其冠衣貿然進退殆
然益信而愛之察其志若斯有請而不敢發者誌之則
再拜拱而前曰願有須羊老而著文而其志惟先生之

是恭也念昔御史君嘗為余父起予錄書子隱二大字
居將為堂揚之以奉吾親先生尊神而言文又素知御
史居者能愛於一言平政以為時余公事叢雜諾諾
而遺之以為是非所宜急者既又私念人有賢二弟能
不遠數千里為親求文字其勤若此雖決不深且不可
然幸未之暇也明年戊午春余以公事免官自是平至
京師會恩放還他日須介其從者公輔來徵文且曰
某不幸有疾不能以躬造也久之聞某疾且愈又明年
已未閏五月某日予為文馳寄之則某復病且卒已若
千日矣嗚呼惜哉今年庚申春正月某復病且卒已若
拜禮部侍郎至五月以年六十及故得致仕比南還舟

過承私恩見起予哭第之始獲登所謂子隱堂者起予
見余來齋其子之不見也且泣且折余不忍聞並謝去
越若于日起予遣其仲子豫持友人謝矩所為狀來請
頌莖銘嗚呼余尚忍銘哉按王氏系出長沙南唐保大
中有為吉州法曹操譜其者始居泰和之梅岡宋淳佑
間有兄弟先後領薦第幾正奏者其五世祖光亨也
曾祖諱某父興生某起予其字也初起予由梅岡僑居
廬陵之永和而生穎生而警異因以穎名之比粹父
母羅百罷物試之穎一不顧惟取書冊與筆而已聞出
從群兒戲獨持片紙咿々作讀誦聲或指字教之即識
而不忘七歲從鄉先生授四書經傳通其大義學為五

七言詩輒清麗可愛至為歌行下筆調然率數十韻
人以奇董目之方王君未為御史時常從之遊言談出
入多見器重性溫雅自持丰姿工潔被服儉素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事父母極婉愉敬順起居先志而論撫諸
弟尤歡然有恩不肆陵押比狀請於說曰今海宇寧一
舟車四達都會文物咸在可觀以則兒不能久居膝下
笑顧大人斥裝囊然但資之遠遊以振拓其鄙陋不
亦可乎親悅而從之乃去家泮江越胡公楊子至京
師遊觀久之又東過揚州絕淮遡河以達于齊魯燕趙
之墟至浮海並碣石而歸每過名區勝境遇高人碩士
輒傾倒頓交賞詠終日至解案揮金不吝也尤喜賸良

方居善藥良愈奇疾見病而寢者即授以成劑無倦色
烏乳母阮疾卒矣之哀為具衣棺祭奠不以疎遠廢禮
丁巳秋自北遊歸作子隱堂于所居之西偏既成而病
病而日思余記烏始嬰歲於戊午之二月卒於己未
之五月六日享年三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嗚呼
惜哉穎宇公敏母某氏娶魯氏故宋右司悅心先生六
世孫愷之長女也男一人曰悅女三人長某次某皆先
卒次曰某尚幼余悲穎之才能而不得求於壽考矣而
不得終於養不可無以塞其親之志又傷穎之能知求
文字以悅親而卒不克見以死也亦惟昔者親見穎容
儀言辭之可愛而益信其狀之足徵也故誌而不辭且

為銘曰

其孝胞胞其行恂恂孰閱其身不遠千臻伊木之苞
委祭於春將爵而伸維後之祭

東屯朱處士墓誌銘

往余讀書武山之西聞東屯淵有故家曰朱孔高氏其
為人事親孝與人信臨財廉介而過事有斷赴義如鶩
嘗一見而心敬之洪武三年余被徵入朝與孔高
不相見者八年然後歸歸二年而再入南宮四越月始
得致仕而返實為洪武之十三年夏六月時孔高已卧
病比七月再過武山則孔高死矣余遣人吊其孤子瞻
而哭之他日某衰經躡門手前進士國子學錄蕭若子

所為狀來請銘泣且言曰先人不幸遭罹世艱不得
少抒其才益以沒令墓矣而墓石未有刻某幸嘗公事
生之門得得微惠于先人賜之銘以普靈於地下孤之
願也敢以為請余不能辭則徵其狀而書之按君諱仰
孔高其字也系出故宋潭州府君端某之後曾祖某祖
某考某皆勤厚自植為鄉善人初府君居邑西門之橋
上有別業在東屯其後有諱淑王者始遷而家焉至其
三世矣君幼有志操夙邁不群早依外家劉氏以居知
力於生暇即從師誦習若成人然年十八父某沒君哀
跽骨立克襄大事撫弟妹尤極恩愛使其母安之若忘
其父之喪久之君猶未有嗣母憂而憐之乃命子某

為之後君不忍違也勉承命當元季至王王取以文入
淮大亂鄰邑相挺割劫民骨肉不相保大府檄義士團
結以自衛君慨然指貨運諸巨族竭力捍禦民賴安全
十餘年君力也壬寅兵交四起民魚逝焉嵐君亦負其
祖母康其母劉避伏山谷間久之甲辰夏

天兵平定南服君乃杖持以歸。則田汚室毀無所資
霜降丁祖母康氏憂衰涕泣血飲殯別指人皆難之然
夙雨弗除大懼貽母憂乃除故址構群材而棟宇之首
而先祠次及賓館中為室以奉親後起重屋以藏書翼
張鱗次視舊觀有駕馬所居田環陂池兩濠騰溢不時
差浚而深之甬立隄堰以備水旱其四圍皆平田庶

庶布幕列春耕秋稼可左右顧而盡也君日率子弟課
僮奴耕耨其中候測早晚而程其勤惰歲耕若干畝積
穀若干石先公上急賦稅節其餘為賓祭衣食之費無
贏蓄焉性伉直不為婢刺人有忿爭者為之推折是非
而面折之咸服其平無有怨者或有談古今人物嘉言
善行輒傾耳注聞脫口成誦晚歲延名師教諸生誦歌
琅琅出水竹間君坐聽之而樂焉每旦入室候其母起
居與垂白之弟左右扶持調其進食嬉嬉如孺慕時尺
布斗粟盡入公室有事則稟命而行之方臥疾時猶戚
戚以母老為憂且以為其弟終養之志有遺憾焉若生
有元泰定丁卯四月之十一日沒大明 武 二十

中七月之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後卒之。曰其私其
寔于其里周破之原負成乾趾辰巽從街者言也娶鍾
氏賢淑克相夫子子男一人即子瞻女二淑誠適蕭伯
璉淑靖適郭子廉孫男一曰煜女二淑恭淑敬皆幼余
素熟君行又嘗接其言而挹其摛尤知其為長者又重
國錄君之教則誌而銘之宜也銘曰
行可以範俗而施於家才可以用世而位不加有田
有宅長沙之澤施于後人視此貞刻

撰翁文集卷之十八終



